

# 諸史瑣言

諸史瑣言卷一

史記一

集解序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按此用論語猶賢乎己之意索隱注複查不明

五帝紀幼而徇齊索隱云大戴禮作敬齊一本作慧齊錢氏攷異云今大戴禮作慧蓋慧之省 按高安朱氏本大戴禮作慧未知錢氏所據何本

是為青陽集解太史公乃據大戴禮以嫫祖生昌意及元

髡杭氏世駿云按戴德禮有孝昭冠辭則其後於太史公明矣集解竟以為太史公乃據大戴禮疑有誤 按太史公所據帝繫篇在今大戴禮中故裴注云然大戴禮亦漢初相傳之書戴德刪為八十五篇遂名大戴實非德所撰述也

述也

養材以任地索隱大戴禮作養財 按朱本大戴禮作養材家語作養財

材家語作養財

莫不砥屬集解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索隱依王肅音止蜀據大戴禮作砥礪也 按朱本大戴禮作

砥礪與小司馬所見不同集解所引王肅曰乃家語注今

闕本家語作底屬而小司馬未言異同不知唐時本何若殷本紀遇女鳩女房測讓云按古本尚書商賢臣女鳩女

方今誤作女鳩女房 按詩大田箋方房也房方乃古同音段借非誤

音段借非誤

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 按弟沃甲當是帝沃甲

之誘祖丁乃沃甲兄祖辛之子不得接以弟沃甲上文言

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下文言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

沃甲則作帝為是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按中丁至陽甲凡九王故言九世大紀所言豈以商世兄終弟及自沃丁之弟太庚始故云然耶然自沃甲至陽甲中閒立弟者止七世太庚 雍己 太庚 外王 沃甲 南庚即據世表以小甲為太庚弟亦止八世若以昭穆言之則為七世皆不符九世之數不知大紀何見而云然况太戊稱中宗實能紹成湯之業雖以弟繼兄位豈得云亂以理推之中丁之名不誤益廣沙邱苑臺正義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五十二年今本計二百六十五年更不徒都 按紀言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與正義所引紀年不同今本竹書紀年武丁三年自殷遷于河北轉與史記合蓋非原本矣

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按前大師少師指比干箕子觀比干曰云云可知後大師少師則周紀所謂大師疵少師疆也王若虛辨惑疑微子何至與樂工謀決去就是混前後為一致滋疑竇不知官名雖同其職分迥殊也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集解譙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 按漢書律歷志謂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而以殷歷四百五十八歲為非傳曰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自當以班言為是譙周所說亦與班合

惟本紀自湯至紂凡三十世竹書紀年不數湯故云二十九王世數則與史記同通鑑前編無外丙仲王二世為二十八世六百四十四年與班所言皆不合

周本紀后稷卒集解皇甫謐曰豕去中國三萬里也 按此言誕

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正義周書作末孫受德受德紂字也 按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孔晁注紂字受德也正義蓋用其說竊謂周書當以受為句德字下屬德迷先成湯之明猶此言殄廢先王明德耳向書屢言受矣受德則無聞也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按此二句猶孟子云圍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也注說皆非

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襍志云王用之與上用事複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因衍用字後人遂加又字札記云用之非複衍又字則或誤或衍耳 按王用之數句乃總束語以見周之所以亡用字又字皆非衍文

秦本紀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正義德公母號魯姬子 按此當以母字句絕正義非

十二年齊田常弒簡公官本考證云事在秦悼之十年今作十二年與春秋及年表不合 按一二字蓋衍下文文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亦與春秋合

齊魏為王索隱齊威王魏惠王 按是年為秦惠文四年乃魏襄王元年齊宣王九年小司馬似誤然威王於二十六年自稱為王秦孝公 惠王 稱王 見於 孟子 雖不詳 始於 何年 必生時 自稱 王 故 孟子 稱之 曰 王 魏 世家 以為 追尊

恐未必然

縣義渠志疑云美文是年義渠為臣非為縣也 按此時

義渠不得為縣杭氏世駿有說疑縣乃伐字之譌

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正義魏襄王韓宣

惠王也 按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

尊父惠王為王年表亦書其事於秦惠文四年是年又書

魏君為王然前已書齊魏為王此不應復出疑魏字為衍

文秦惠文初稱王故十四年更為元年表亦衍魏志疑已

論之矣韓世家宣惠王為王在十一年為秦惠文後二年

年表同此蓋連及之

始皇紀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官本攷

證云六國年表衛君角以始皇十八年立此是衛元十二

年不名角 按角字衍

十九年王翦羌瘝盡定取趙地徐孚遠曰羌瘝舊本無注

疑是人名王翦之副 按上言羌瘝伐趙是秦之別將與

王翦楊端和各將一軍者非翦之副

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按秦紀昭襄王

五十二年九鼎入秦正義秦昭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

八入于秦中正義所稱未知何本始皇所求蓋九鼎之一

耳水經泗水注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

皇使數千人没水求之不得蓋據漢書郊祀志也然赧王

時九鼎入秦則顯王時無淪沒泗淵之事

百姓當家則力農工 按文選甘泉賦注引禮記鄭注當

主也當家者謂主一家之事也

妻為逃嫁子不得母戚化廉清正義言妻棄夫逃嫁子乃

失母 按正義非此言妻逃嫁者子不得復以為母故下

接云戚化廉清與上文夫為奇殺殺之無罪男秉義程文

法一律

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

之者不稱成功盛德 正義上稱尺證反下稱無音按上

稱當讀如字下稱讀尺證反帝字句也字句者字句言金

石刻本始皇帝所為今不稱始皇帝久遠之後如後嗣之

所為則不足以稱成功盛德也

近官三郎注索隱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正義漢書百官

表云有議郎中郎散郎又有左右三將謂郎中車郎戶郎

按漢書惠帝紀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

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然則三郎者中郎郎

中外郎舊注皆非小司馬分外郎散郎為二尤誤正義所

引百官表與今本不符當是傳寫有謬奪耳據百官表郎

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續志言議郎不在直中則當以中

郎侍郎郎中為三郎與惠紀又不同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余有丁曰按賈書作是其所

以取之也文意甚明史添守之者異四字似誤禠志云異

上當有無字 按上文言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

其政不改已兼取與守說無此四字文意轉不明不得云

賈書是而此誤也如禠志說文意更明

項羽紀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頸汜水上大司馬

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樂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

梁是以項王信任之 按翳塞王三字衍高紀及漢書紀

傳皆無

高祖紀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 按

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九字疑在周市來攻句上余有丁

曰此一周市也書法如此疑誤

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卬將兵北定楚地 集解

秦軍大壁破魏二軍札記云魏字誤史詮云當作秦漢書

魏地或先與沛公俱為秦所破秦破魏軍故下接云楚軍

出兵擊也如依漢書作其則下楚軍二字贅矣下云與魏

可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益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志疑云方敘沛公入關不應忽

入楚軍漢書無此十字當衍 按集解引表云三年十月

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即此事非行文也曹相

國世家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

攻之杠里大破之與表紀合惟世家破東郡尉在成武南

破王離在成陽南是兩事表統言成武南者其辭略耳沛

公受命於楚懷王故亦稱楚軍

與南陽守龔戰犇東 按水經澠水注稱為呂鞞不知何

所本

十月燕王臧荼反凌稚隆曰十月疑誤高祖用秦正十月

後事當屬次年志疑曰十乃七之譌 按梁說是月表五

年於漢書八月帝自將誅燕於燕書九月反漢虜荼蓋荼

於七月反八月高祖擊之九月虜荼次序甚明反漢虜荼

表并書者史總言之耳

皆屬齊集解漢書音義曰云云正義孟說恐非 按如正

義說則音義當是孟康說

呂后紀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 按

漢書惠帝紀五年九月長安城成則五年六年乃五年九

月之誌

呂平徐廣曰呂后姊子 按呂后姊子何以亦姓呂疑有

誤

文帝紀陰安侯列侯頃王后 蘇林以為二人如淳以為

一人按蘇是如如說則當云列侯陰安侯矣 徐孚遠曰

公議廢立事而以婦女二人為冠首非體也或尚有呂后

時遺風耶 按時無太后及皇后宗室中尊屬為楚王時

又不在京師在京師者二人為最親故大臣與議引之

彫文刻鏤云云一段 說苑反質篇李克之對魏文侯曰

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

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

者未之有也此段詔文全本於此

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繼七日釋服注服虔曰

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 按呂下師古曰

音義與高紀同高紀注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

下棺也然則此三十六日之服乃已下之後改服紅繼凡

三十六日其未下之先自崩至葬凡七日必當仍服衰麻

合之為四十二日非止三十六日乃自來相傳以日易月

之說未知何據而云然殊不可解翟方進傳及後母終既

葬三十六日除服是三十六日是既葬後算起漢法實如

是也

復晉陽正義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 官本故

上有晉陽二字顧亭林曰此當言中都言晉陽誤是顧所

見本亦有晉陽二字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顧說誠是按

此正義原本蓋標晉陽中都四字下注晉陽云云中都云

云今晉陽下有奪文遂致謬舛十三里卷首注三作二

然上召賁尉佗兄弟以德報之 賁王本同毛本則講本  
官本作賁按賁是賁字與下意背南越傳召其從昆弟尊  
官厚賜寵之與此紀賁字相應除肉刑札記云上文云去  
肉刑此不當複出當依漢書作除官刑與下出美人為類  
所謂重絕人之世也志疑以其複出疑上去肉刑為去田  
租案漢書亦作去肉刑不誤 按十三年索隱引崔浩漢  
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張斐注云以浩亂人族序  
故不易之也據此則文帝時未除官刑故武帝時尚有司  
馬遷下蠶室事漢書亦有誤疑此三字乃衍文

孝景紀為孝文立太宗廟 漢書景紀五月無此事按立  
廟之詔見文紀末乃元年十月事此書於五月疑衍文  
探者二尺稜志云者字因上句而衍初學記御覽天部引  
並無 按電不必皆深二尺有者字為是諸書所引未必

無奪文也

醴進索隱音進漢書作進 按此正文不作進王本官本  
無此注

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姚氏按揚雄云官  
本考證曰云字宜作傳下乃班固漢書之文非甘泉賦中  
語也 按雄傳乃雄自序之文自贊曰以下方是班語班  
贊已明著之致證殊誤注中甘泉本因秦離宮至屈奇瑰  
偉見雄傳下文又有高華溫德法相曾成宮白虎走狗天  
梯瑤臺仙人弩法相思觀皆壯麗也二十八字則雄傳所  
無疑姚氏本據雄集非采漢書也

有芝生殿防內中張氏照曰按隸辨曰校官碑董竝字公  
房按即房字唐公房碑君字公房亦作房隸辨云隸法  
房字其戶皆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昉皆誤也據

此則今本史記武帝紀芝生殿防內中漢書溝洫志築官  
其上名曰宜防皆防字傳寫之誤內中二字必有一衍或

曰按爾疋防即今屏風防若是屏風諸儒必有注解今無  
之知防為房之譌也 按古段借字多難遠定防為防誤

索隱本作房後漢光武紀元氏防子章懷太子注元氏房  
子屬常山郡並今趙州縣也防與房同古字通用

三代世表蟠極生高辛為帝倍札記曰高辛乃國號不可  
云生索隱本作蟠極生帝譽是也然表中前後文並作生

高辛始仍之 按上云昌意生顓頊為高陽氏則此當云  
蟠極生帝倍為高辛氏索隱本可從

從禹至桀十七世 按下文從黃帝至桀二十世不數黃  
帝為二十從黃帝至湯十七世不數黃帝為十七從湯至

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不數湯與黃帝為二  
十九四十六而此文十七獨連禹數疑彼此必有一誤下

文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則與此同  
帝庚丁廩辛弟殷徙河北 按本紀殷徙河北在武乙時

此疑錯簡  
十二諸侯年表索隱賤夷狄不數吳 按楚獨非夷狄乎

衛桓公二弟州吁驕相黜之出奔 按左傳不言出奔雖  
事在春秋前左氏未及詳然既出奔何以能弑君恐有誤

宋公馮元年及殺殤公 及王本毛本同官本作又測議  
本作乃按似乃字是

晉侯潛元年 按世家春秋俱作緡疑此偏旁傳寫偶誤  
鄭昭公忽元年忽母鄧女祭仲取之官本攷證曰文義未

詳按世家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  
故祭仲立之則太史公書之見立忽之由此也取當是娶

按取娶古今字札記疑當作立之則與忽母句不貫且上己言祭仲立忽又按此八字當上格祭仲立忽之下錯簡在此

楚文王五息夫人陳女過蔡蔡不禮惡之楚官本攷證曰世家不載春秋左傳在莊十年為楚文六年是當與伐蔡獲袁侯以歸同入六年按左氏敘事每因後而述前以明一事之原委安知息夫人非前一年過蔡者耶似宜姑仍其舊札記稱此十三年各本誤入前年依志疑移併未免武斷矣

晉獻公二十六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札記曰及卓子三字疑當在立奚齊下按奚齊卓子之立是兩時事不得云立奚齊及卓子

秦穆公二十圍鄭有奇言即去北宋本無奇字札記從之按有奇字是奇異也蓋謂燭之武之辭也

秦共公和按本紀無名索隱曰名猥不知何據春秋作稍與和字形近未知孰是

曹宣公廬官本攷證春秋廬作廬按春秋作廬釋文廬亦作廬

鄭成公三與楚盟官本攷證曰世家楚共王使人來與盟鄭人私與盟據此則春秋鄭成元年馬陵之盟自是兩事按馬陵與晉盟與楚無涉何必疑左氏傳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不言盟

陳成公二十九倍楚盟楚侵我官本攷證曰世家二十九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春秋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左傳楚子辛為令尹欲侵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楚求成據此則是年陳為請盟非倍盟也且經傳俱無楚

侵陳之文又襄四年左傳春楚師為陳叛故將代陳三月陳成公卒聞喪乃止夏楚彭名侵陳據此則當在陳成三十年按此條大誤春秋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陳倍楚服晉經文本自明白又是年左氏傳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亦與表符合乃此條引傳文改侵欲為欲侵改如會求成為如楚求成遂謂陳請盟非倍盟傳明有楚侵陳事而謂經傳俱無不知所據何本左傳致乖謬如此至三十年事表與傳亦合是另一事更不得執彼疑此

鄭簡公三子孔作亂子產攻之札記曰毛本攷譌救按鄭殺子孔在簡十二年不得於此年先書攻之當以救字為是世家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左傳子孔當國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眾而後定所謂救者指此事也又上格誅子駟三字當在此子孔作亂之上錯簡在前世家及左傳可證

楚康王元年共王太子出奔吳按世家無此事左傳言共王無冢適則安得有太子世家云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與左氏合世家言康王以長立是也

魯襄公三十一襄公薨昭公年十九有童心札記曰魯昭公元年昭公年十九有童心各本錯在前年今移正疑當衍下昭公二字按年十九上疑奪立字非昭元年之錯簡也

鄭簡公二十八子產曰三國不會按左傳昭四年楚子

問子產曰諸侯其來乎對曰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當指此事四國而言三國表無邾也官本攷證據左傳楚王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謂子產曰下疑有奪文其說恐非

燕悼公元惠公歸至卒 按此疑前一年之錯簡

蔡侯廬官本攷證曰世家春秋同左傳作廬 按今本左傳作廬不作廬惟昭二十年經蔡侯廬卒一本作廬

宋元公十詐殺公子 按官本公子上有諸字與世家合各本皆奪

蔡平侯九平侯薨靈侯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 按世家殺作攻是也

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官本攷證曰春秋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於楚朱穀梁作東第

攷朱無歸入蔡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汪克寬曰東即東國誤為朱 按左傳朱乃平侯子東國乃平侯弟不得謂

東國誤為朱也東國卒於楚亦許男甯卒于楚之例不得以朱出奔而附會之也表文奔楚上當有奪文春秋昭二

十年蔡侯廬卒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與表正合

陳湣公二十三楚滅陳殺湣公官本攷證曰世家二十四年左傳哀十七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與世

家同 按王本毛本測議本此後一格復書二十四三字是也楚滅陳殺湣公六本在二十四年錯簡在前一年而

後人以陳既滅不應復有一年遂刪去二十四三字致與世家及左氏不符楚世家言惠王復國是歲滅陳為惠王

十年是陳湣二十三年然楚白公之亂在秋七月滅陳亦在秋七月其非一年之事可知自當為惠王十一年事吳

世家夫差十八年管蔡世家蔡成侯十三年楚滅陳當惠王之十一年

六國表秦厲共公元年翁氏祖庚曰按通鑑在敬王四十四年則元王元年乃厲共二年也 按表以敬王為四十四

三年故厲共元年為元王元年通鑑以敬王為四十四年故厲共元年為敬王四十四年其同異在周不在秦也

齊宣公五宋景公卒集解徐廣曰案左傳景公死至此九十九年索隱以徐說為謬 按左傳景公立於魯昭二十

六年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立凡四十八年與史記不同計魯哀二十六年至此為十九年徐廣注衍一九字致來

小司馬之譏耳 楚聲王王魏韓趙始列為諸侯 按此但書於楚表似無

義疑當在周表九鼎震之上 趙敬侯七伐齊至桑上 按世家無

燕釐王三十敗齊林孤 按世家伐齊敗于林營與此不合

秦惠文後十二樗里子擊蘭陽虜趙將官本攷證曰本紀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非蘭陽也 按此條誤本紀

十二年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趙武靈王十三年秦拔我蘭陽將軍趙莊此一事也表不誤惟蘭作蘭陽耳乃據魏

事以證之宜不符矣 秦昭王十八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官本攷

證曰本紀作十六年又祇稱左更錯取軹及鄧無取城六十一之文通鑑亦作十八年云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

十一城又似兩事 按本紀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魏世家昭王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秦昭十八年

魏昭七似是一事惟十六年已言取軹不應復言至軹表十六年不書取軹事或統前事言之故言至軹耳

秦楚之際月表楚懷二年一月志疑云實計月數為年隨時改年易月從古未聞宜更之曰十三月以後月數依次更 按史遷之作本為創格前無所因此表諸侯皆計月而不分年而楚懷獨以年紀者以別於諸侯也

漢興以來諸侯元年表高祖四趙初王張耳元年薨 官本攷證於三年書十一月王耳元年而刪此文按此據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也然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立耳為王在四年十一月漢書耳傳則言四年夏三處不同此表與月表合疑漢表乃錯簡耳傳夏字譌耳

呂后七趙十四楚呂產徙梁元年 按南監本官本有幽死二字無楚呂產徙梁元年七字是也

孝文二初置城陽國二月乙卯景王章元年 按文紀在三月疑紀誤二為三濟北河間太原梁代同

元狩六燕初王刺王旦 按旦於昭帝時誅此不應書諡當衍刺王二字

元鼎三節王純 不應書諡後人所增當日今王下同元鼎四項王授 不應書諡

是為剛王 按四字乃後人增項王平 不應書諡

元鼎六康王昆侈 不應書諡元封二項王遺 不應書諡

元封五戴王通平 不應書諡太初二戴王賀 不應書諡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侯第 按列侯位次高苑東武皆四

十一東茅菌皆四十八肥如高梁皆六十六棘陽新陽皆八十一磨高陵皆九十二此其重見者也其缺者則二十一三十一三十八五十四五十六六十八七十六八十七九十七百二十百二十八百二十九百三十三百三十六共十有四今據漢表補其闕正其譌不知者仍闕之表次如左

一 鄧 蕭何 八千戶

二 平陽 曹參 萬六百戶 傳萬六百戶

三 宣平 張敖

四 絳 周勃 八千一百戶 傳八千一百戶

五 舞陽 樊噲 五千戶 傳五千戶

六 曲周 酈商 四千八百戶 傳五千戶

七 魯 疵 奚補亡子封母 疵漢書作底 四千八百戶 功比舞陽

八 汝陰 夏侯嬰 六千九百戶 傳

九 潁陰 灌嬰 五千戶 傳

十 陽陵 傅寬 二漢表 傳三千六百戶 同

十一 信武 靳歙 五千三百戶 傳

十二 安國 王陵 五千戶

十三 棘蒲 陳武

十四 清陽 疑此是 王吸 三千一百戶 漢表二千二百戶

十五 廣平 薛歐 四千五百戶

十六 汾陰 周昌 比清陽二千八百戶

十七 陽都 丁復 七千八百戶

十八 曲城 盪逢 索隱盪逢 與漢表合 四千戶

十九 博陽 陳真

梁鄒 武儒 漢表 功比博陽二千八百戶

二十一 關 按東武侯郭蒙第四十一與高苑侯丙倩同志疑謂東武當二十一然無以證其必是惟高苑功比斤位次相比無可疑者則志疑說或是

二十二 副成 漢表 周縲 三千三百戶 傳同漢表二千二百戶

二十三 都昌 朱軫

二十四 厭次 元頃 漢表爰類

二十五 成 董滌 功比厭次二千八百戶

二十六 故城 漢表城父 尹恢 功比厭次二千戶

二十七 阿陵 漢表阿陵 郭亭

二十八 廣 召歐 二千二百戶

二十九 河陽 陳涓

三十 蓼 孔慈 漢表孔聚

三十一 闕漢表費侯陳賀齊氏召南曰以本紀證之費

將軍與孔將軍分居左右功應相類蓼侯弟三十則費侯弟三十一是也 按平侯功比費則位次相比無可疑者

三十二 平 沛嘉 漢表工師嘉 功比費侯千三百戶

三十三 武彊 莊不識 漢表莊作嚴避諱也

三十四 隆慮 周窳

三十五 臺 戴野

三十六 黃 呂徐廣曰一作台索隱呂博國漢表傳胡害千六百戶功比臺

三十七 海陽 搖毋餘 千八百戶 漢表七百

三十八 關 按高梁侯鄼疥功比平侯嘉或當次此

三十九 柳丘 戎賜 千戶 漢表八百疑衍八字

四十 斥丘 唐厲 千戶

四十一 高苑 漢表高苑 丙倩 千六百戶 漢表下有五字戶比斥丘

侯 東武 郭蒙 二千戶 漢表三千 志疑謂第二十一說

見前 按依漢表三千戶則位次誠不應居此

四十二 樂成 丁禮 千戶

四十三 宣曲 丁義 六百七十戶

四十四 魏其 周定 漢表周止 千戶

四十五 昌武 單寧 漢表單究 九百八十戶比魏其侯 漢表

九百 戶

四十六 絳陽 漢表絳陽 華毋害 七百四十戶

四十七 曲逆 陳平 五千戶

四十八 東茅 劉釗 漢表劉到 千戶

四十九 復陽 陳胥 千戶

五十 猗氏 陳邀 二千四百戶 漢表千一百

五十一 祁 綰賀 千四百戶

五十二 鄂陵 漢表僑陵 朱凜 七百戶 漢表二千七百

五十三 博陽 周聚 千四百戶 漢表無

五十四 關 漢表平定侯齊受 按故市汁加皆比平

定位次相比則班是也

五十五 故市 漢表敬市 閻澤赤 千戶比平定侯

五十六 關 按襄平侯紀通此表無侯第漢表六十六

然表云功定平侯漢表云功比平定侯則此表有譌奪

耳功既比平定則應與平定相次六十六位次懸隔且

已見肥如高梁二侯不應重複如此疑六十六乃五十

六之譎與故市計却相比正符合也

五十七 卅方集解卅郡索隱 雍齒 二千五百戶功

比平定侯

五十八 柏至 許溫漢表 千戶

五十九 辟陽 審食其

六十 高京徐廣曰一作景漢表景 周成 功比辟陽侯

六十一 安平 諤千秋漢表 二千戶

六十二 留 張良 萬戶

六十三 南安 宣虎 九百戶

六十四 平棘 執漢表

六十五 北平 張倉漢表 千三百戶漢表三

六十六 肥如 蔡寅 千戶

高粱 鄭疥 九百戶功比平侯嘉 按平侯

沛嘉位次三十二高粱功既相比不應位次懸隔如此  
表中三十八關或六十六乃三十八之譎方不與肥如

同位 又漢表襄平侯紀通亦六十六說已見上

六十七 安丘 張說 二千戶漢表三

六十八 關 菌侯四十八張平志疑以為當六十八

六十九 朝陽 華奇 千戶

七十 彭 秦同 千戶

七十一 清 空中徐廣曰空一作室索隱空中同 比彭侯千戶

七十二 疆 留勝漢表

七十三 盩陵 呂臣 千戶 比彭侯千戶

七十四 祝阿 高邑漢表 八百戶

七十五 煮棗 赤索隱 九百戶

七十六 關 漢表梧侯陽 延 五百戶

七十七 堂陽 孫赤 八百戶

七十八 甯 魏選漢表 千戶

七十九 張 毛澤索隱毛澤之亦作毛 七百戶

八十 紀信 陳倉 七百戶

八十一 棘陽 杜得臣 千戶漢表二 新陽後

八十二 高胡 陳夫乞 千戶

八十三 陽河 齊哀侯索隱齊侯十 五百戶功比高

胡

八十四 龍漢表 陳署 千戶

八十五 下相 冷漢表 耳 二千戶

八十六 堂邑 陳嬰 千八百戶漢表六

八十七 關 按新陽侯呂清漢表 比堂邑侯千戶

此表稱八十一與棘陽同位漢表作八十七是也功比  
堂邑故列堂邑之次與此表義例相符若作八十一是

轉在堂邑之前不得言比矣

八十八 營陵 劉澤 萬二漢表 千戶

八十九 廣阿 任敖 千八百戶

九十 戚 季必 千戶漢表千

九十一 枸漢表 溫疥 千九百戶

九十二 唐漢表 程里 千戶

高陵 王周漢表 九百戶 按程黑與溫

亦均以定城茶功封其位次相似無可疑王周何以

又與同位武原云功比高陵則高陵位次亦無可議此

所未詳也

九十三 武原 衛肱索隱云漢表肱作 二千八百戶

功比高陵

九十四 吳房 楊武 七百戶

九十五 繁漢表 彊索隱漢表作張曠今漢表作張曠師 比吳房侯

千五百戶

九十六 汾陽 靳彊

九十七 關

九十八 深澤 趙將夜漢表 七百戶

九十九 宋子 許憲 功比磨侯五百四十戶漢表四十一作三

百 閼氏 馮解取漢表 千戶

百一 中水 呂馬童 千五百戶

百二 杜衍 王翳漢表 千七百戶

百三 赤泉 楊喜 千九百戶

百四 涅陽 呂勝漢表 千五百戶比杜衍

百五 穀陵漢表 馮谿

百六 甘泉徐廣曰一作景漢表 王竟漢表 漢表五百戶

百七 須昌 趙衍 千四百戶

百八 長修 杜恬集解一云杜恪 功比須昌千九百戶

百九 昌 盧漢表 千戶

百十 成陽 意索隱奚意與漢表合 六百戶

百十一 平都 劉到 千戶 此見漢表

百十二 壯徐廣曰一作莊漢表 許情漢表 六百戶

百十三 邱 黃極漢表 千戶

百十四 共 盧罷師漢表 千二百戶

百十五 開封 陶舍 比共二千戶

百十六 臨轅 戚德 五百戶

百十七 禾成 公孫耳漢表 千九百戶

百十八 東陽 張相如 千三百戶

百十九 陽義漢表一作義 靈常 千三百戶

百二十 關 漢表 軼侯朱倉弟百二十汲古關漢書作

百二十 平皋 第百二十一 戴第百二十六 不應比之者反居于

前自當以漢表為是

百二十一 平皋 劉宅 功比戴侯彭祖漢表 五

百八十八戶

百二十二 土軍 宣義 千二百戶

百二十三 汲索隱云漢表作汲今漢表作汲 公上不害 千二百戶

百二十四 豪 陳錯漢表 六百戶

百二十五 中牟 單父聖漢表單右車索隱漢表作單父左車 二千三

百二十六 戴 彭祖索隱秋彭祖漢表 千二百戶

百二十七 德 劉廣 漢表在王子侯表

百二十八 關 漢書王子侯表上邳侯郢客位次一百

二十八

百二十九 關 漢書王子侯表朱虛侯章位次一百二

百三十 衍 程盱 九百戶

百三十一 慎陽 樂漢表 說 二千戶

百三十二 期思 賈赫 二千戶

按說告信反赫告布反故位相次

百三十三 關 漢表便侯吳淺以父長沙王功封二千

戶

百三十四 義陵 吳程 漢表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

百三十五 桃 劉襄 千戶

百三十六 關 漢表 沅陵侯吳陽以父長沙王功

百三十七 陸梁 漢表 須毋 漢表

右表錄次侯第瞭如指掌矣其關而可以意補者各其

說于前其莫可補者則九十七也表中之無侯第者周

呂侯呂澤建成侯呂釋之 漢表 在 外戚 以恩澤義頡侯信合

陽侯仲沛侯濞以宗室陽夏 陳 淮陰 韓 以反誅茫 昭 任

張越 漢表 七 棘 漢表 九 江邑 趙 堯 六 以罪廢此本

無侯第者也離侯鄧弱則失所起及所絕者也惟射陽

侯項纏以恩封以它襄例之必有侯第此則史失之也

惠景表有俞侯呂它父嬰功比朝陽侯當亦有侯第亦

不可考矣

陽陵楚漢春秋作陰陵 按陰陵漢志屬九江

舞陽坐呂氏誅族志疑曰族字衍札記曰族字疑當在誅

字上 按志疑說是如族誅則市人不得續矣

計方功比平定侯攷異曰按平定侯齊受孝惠元年始封

雍齒以高祖六年封不應轉準其例當有誤文或是平侯

沛嘉之謫 按平侯位次三十二相去甚遠且平侯已比

費侯不應計方又比平侯也此表侯第乃呂后時陳平所

定不必以前後為疑

北平孝文格其四為丞相索隱為計相也 按蒼傳孝文

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是丞相非計相也索

隱誤

五歲罷志疑曰五上脫十字 按傳蒼為丞相十五歲而

免梁說是

相至侯功格集解漢表師古曰 按集解不得引師古語

此注漢表有奪文而師古云云則後人所旁注也

武原史詮曰武原封年月本次磨後漢表同今本失其次

按武原以八年十二月封磨以八年七月封漢以十月

為歲首故七月在十二月後武原之次不誤也惟磨之後

為稟為宋子皆以八年十二月封猗氏清彊彭吳房以三

月甯以四月昌共闕氏以六月皆在磨前安上方與磨以

七月癸酉同封磨因與安上相比此為失其次也

清侯功擊項羽代侯札記曰史詮云定代侯缺定字下三

侯同案漢表亦無 按定字不必增

平州馬童札記曰首脫呂字 按此謬昭涉掉尾以昭涉

為姓安得橫加呂字

惠景開侯者年表扶柳昌平 各本皆同局本依志疑改

呂平 按志疑之說蓋據本紀然平為呂后姊子何以亦

姓呂氏恐昌字末為誤也

郊高后格高后八年九月產以呂王為漢相謀為不善大

臣誅產遂滅諸呂 志疑以高后二字為衍局本從之刪

去 按此文疑是後人旁注而誤入者產為呂王國除矣

則此語應見漢興表內不應在此軼壺關昌平但言為王

國除此其證也毛本此數語不入高后格另列於下一格

其旁注之痕尙可考見

鍾坐呂氏事 按四字疑衍

楊虛共侯 按共字衍

有罪國除 按有罪二字衍 此侯上奪楊巨共侯劉平

說詳札記

山陽程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徐廣程一作擇 按擇各本誤作澤推毛本官本不誤與漢表合程量也課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順梁札記曰宋本中統柯凌毛並作順梁毛本旁注一作輝渠官本游王作輝渠 按衛將軍

傳正義云輝渠表作順梁是張所見本與宋本中統柯凌毛合而索隱所見本則作輝渠似唐時已有兩本

龍元侯廣德有罪誅志疑曰漢表謂元鼎六年坐酎金免按誅字衍王毛測議本官本並無此字

高平譜毀章賢代為丞相 按漢賢傳相傳皆無此事賢自以老病免不知褚先生何見而云然

平望索隱表志闕攷異曰按水經注平望在平壽縣故城西北八十里漢武帝封菑川懿王子劉賞為侯國 按漢志平望侯國屬北海索隱言志闕非菑川國後

臨樂敦侯索隱論法善行不怠曰敦 按周書論法無敗不知小司馬所據何書今 會典論法有善行不怠曰敦曲禮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漢興曰來將相名臣年表征和元年冬賀坐為蠱死 按漢書武紀巫蠱起于元年冬十一月賀于二年春正月下獄死蓋賀于元年冬得罪二年春正月下獄死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書四月王申丞相賀下獄死誤也

征和二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封彭城侯按漢書劉屈氂傳征和二年為左丞相與此合漢表書五月丁巳誤也本傳屈氂封澎侯此衍城字

征和三李廣利出朔方 按武紀出五原商丘成出河西 按武紀出西河此例

後元二二月己巳光祿大夫霍光為大將軍博陸侯都尉

金日磾為車騎將軍程侯大僕安陽侯上官桀為大將軍

按己巳漢表作丁卯是武帝以丁卯崩在己巳前二日又光封博陸日磾封桀封安陽雖以遺詔封然至始元年始封不得并書於此光時為侍中奉車都尉日磾為侍中駙馬都尉此譌奪桀以大僕為左將軍大字亦譌

始元四王莽為左將軍○漢表左作右時上官桀為左將軍則王莽當為右將軍此譌

本始韓曾為後將軍 按漢書紀表皆作前此譌本始三六月乙丑義薨 按乙丑當作己丑漢紀表可證

充國奪將軍印 漢書充國傳無奪印事本始四十月乙卯 據漢紀當作三月

地節四七月王寅禹腰斬 按漢表作王辰神爵二上郊雍五時祓祠出寶璧玉器 按漢紀是年無

此事惟郊祀志是年鳳皇集殿祔於所集處得玉寶亦無郊雍五時事

五鳳三三月王申 按漢表作二月是丙吉於正月癸卯卒也

甘露元三月丁未漢紀二月丁巳漢表三月丁巳甘露三三月己丑霸薨與宣紀合漢表作二月

七月丁巳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 漢表作五月甲午初元五許嘉為左將軍 漢表在三年

中少府貢禹 漢表作長信少府十二月丁未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漢表作丁

己按貢禹以丁未薨廣德以丁巳代漢表是永光元十月戊寅 漢表作十一月

二月廣德免 按二月誤廣德傳言為御史大夫光十月

廣德於初元五年十二月代禹至是年九月方得十月之數而韋元成代廣德在七月此表與漢表同不知七月字有譌抑廣德傳中十月字譌也

永光二雲中太守韓次君為建威將軍擊羌後不行 元紀無此事

建昭三繁延壽 漢表作李一姓繁按繁是

建始四任千秋為右將軍 漢表右作左是也

陽朔二六月 漢表作四月

鴻嘉元禹卒 按卒當作免

樂書距萬里索隱亦逝札記曰亦下疑奪作字 按亦疑音之譌上奪躡字

其治辨者 辨禮記作辨釋文辨本又作辨

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集解鄭元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

此樂官本攷證曰今鄭注無此語 按宋撫州本鄭注有

禮樂順天地之誠張氏照曰按樂記作禮樂見天地之情

正義云見胡練反又云見地之情見天之情可知古本亦

作見天地之情也今依樂記改正官本 按據注以校史

其說良是然樂記實作傾天地之情不作見也

樂師辨乎聲詩札記曰宋本中統游毛辨作辨下同 按

禮記亦作辨辨別也

商祝辨乎喪禮集解鄭元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

敬於接神 按今鄭注無此語

致禮以治躬者也 按者也疑衍

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集解王肅同分陝東西而治

按禮記無陝字鄭注言周召分職而治是鄭所據本無

而王肅本有也張守節正義曰舞者至第五奏而東西中

分為左右二部象周太平後周公召公分職為左右二伯之時按其文義似張所據本亦無陝字故不為陝字作解與集解有陝字者異也律書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丑集解徐廣曰此中闕不說大呂及丑也正義案此下闕文或一本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札記曰各本此下有丑者紐也云云十九字蓋依正義增入 按毛本集解無及丑也三字正文有丑者紐也云云十九字似大呂者句下有奪文而丑下無奪文即正義所謂一本也不得據正義而刪此十九字

天官書末太星正妃索隱辰極橫后妃四星端官本考證

端一本作從臣照按從即縱對橫而言端即端直也端與

從未審孰是 按諸家本從字在端字上然有是也監本

奪一字耳橫以東西言從以南北言端首也言辰極橫而

后妃四星從列其從之端為大妃故云末大星正妃也

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

司祿索隱司祿賞功進司命主老幼司災主災咎 按司

命二句王本官本測議本作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考

證云左理一本作大理與此本不同漢志正文四曰司命

五曰司祿六曰司災與史記又不同晉隋二志四曰司祿

司中司祿賞功進五日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

大理佐理實與史漢又不同則索隱之是非未易決也

其斗魁中貴人之宰 按其字上恐有奪文此謂天理四

星

權衡 按衡即下文太微三光之廷權即下文軒轅孟康

謂軒轅為權太微為衡是也正義引權四星在軒轅尾其

說誤

與鬼鬼祠事 按下鬼字疑有譌

為天街正義土金守官本攷證曰土一木作火 按作火者是

其東有大星曰狼正義金木火守亦如之張氏照曰按星占木為德星守則為休祥木字乃衍文也 按五星入守皆有災祥如壘占五星入皆兵起將軍死是也木字似未必為衍文

見危曰大章 按曰大章見下此疑衍 正旗上出正義言辰星出 按此疑有奪字當作辰星出

其上

免過太白正義漢書云辰星過太白間可械劍明廣雅是也官本考證曰此注略無文理定係訛傳今刪札記曰各本間下衍太白二字依漢志刪 按此注衍太白二字以

致難解局本刪去甚是張氏蓋據漢書以證廣雅疑漢書上有奪文官本刪去未為是也

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一作六張氏照曰按大下疑有奪字漢書天文志五殘星大而黃下賊星大而赤司危星大而白獄漢星大而赤可證徐廣一作六之說非也攷異曰大當作六六字連下句讀六賊星名也 按正義大賊星者一名六賊錢說蓋本之漢志晉志竝作六賊自當以錢說為是張氏照駁徐廣之說豈未取漢晉志相證耶且其所引漢志作下賊何也 又按以漢志證之六字皆有大下奪而黃二字大而黃句六字屬下句正義謂大賊星一名六賊蓋未知此下有奪文而強為之說也 賦官本

其怒青黑集解李奇曰怒當音帑晉灼曰帑雌也或曰怒

則色青 按當音帑毛本音作帑尾也

杓索隱杓劉氏音時酌反說文音丁了反許慎注淮南云杓引也 杓說文大徐甫遙切小徐片么反大徐本乃孫

廼唐韻小徐乃朱翺反切皆無丁了一音上文用昏建者杓索隱引說文匹遙反玉篇甫遙都歷市若三切廣韻四

宵甫遙撫招二切二十三錫都歷切皆無丁了之音按此字應从手作杓玉篇手部丁激廣韻二十三錫都歷切又

二十九條都下切皆云引也與叔重淮南注合今本淮南道應訓孔子勁杓函門之關而不以力闞亦譌从木諸字

音韻書皆引入杓字下矣杓說文大徐都了反小徐得了切集韻則作丁了切與索隱所引說文合金壇段氏說文

杓下注謂杓雲从手今本譌从木其說良然 而澤博密官本密作宀考證曰按宀字不可解蓋密字也

缺其下半傳寫至今 按諸本皆作密北監本誤奪其半故考證有是語

若霧索隱音如字一音蒙一音亡邁反爾雅云天气下地不應曰霧言蒙昧不明之意也 按爾雅天气下地不應

日霏地气發天不應曰霧釋文霏或作霧字同亡公亡侯二反小司馬所據蓋即或作之本故與今本相乖李善文

選甘泉賦注所引小司馬同是唐時固有此一木矣霧霧之說說文玉篇諸書多與爾正乖異形近易譌未可一言

央也

薄山者衰山也 毛本衰作襄何義門曰襄作衰注同从

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校正獨與揚雄河東賦合也 按

正義作衰衰色眉反何說是官本作襄并正義色眉反亦誤為色良反矣 集解末毛本有伯莊曰三字札記以為

衍按此處有奪文他本因此三字無著而刪去之耳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慎星稜志云奪

辰星當依郊祀志補 按上已言辰恐郊祀志衍也

西亦有數十祠索隱西即瀧西之西縣 按西者雍以西

即指湖下邽禮高諸祠也

置酒壽宮神君壽官神君最貴者太一何義門曰小字宋

本無重四字 按宋本是局本刪酒字漢志無第二壽官

字

乘輿斥車馬 官本局本輿作舉毛本作輿 按補紀作

輿輿是

卿有札書何義門曰小字宋本作禮 按札是禮古作札

與札形近而謬

獨見填星 此索隱本也札記曰北宋本與索隱本合各

本填作旗何義門曰旗當从漢書作填星故下二云信星昭

見也志疑曰當依補紀作其蓋即指上莠星 按補紀索

隱引漢志為說而此注又云樂產包愷並作旗星旗星即

德星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豔如旗本亦作旗何其矛

盾也

泰山卑小志疑曰泰山上缺東字 按疑東字衍

河渠書 按此書贊言水之為利害蓋以河之害為尤甚

而諸渠皆利民者也故曰河渠漢書改為溝洫聊以示異

於史公然溝洫之制自阡陌既開而後久已廢而不可復

當時諸渠之利不過資灌溉而已非有遂人匠人之經緯

也謂之溝洫非其實矣

平準書市井正義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

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札記曰及井二字疑衍

按孟子以市井與草莽對言則市井不指郊野說且周官

有司市諸職安得云古人未有市後漢書劉寵傳注引風

俗通所載春秋井田記井田之義謂因井為市交易而退

其說較為可信或曰市井者市四達如井也亦可備一解

漢志市井作市肆

天下之經費 按天下漢志作天子索隱注言故不領入

天子之常稅似索隱本正文亦作子

居官者以為位號集解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索隱注倉

氏庾氏按出食貨志 按漢志如淳倉上有貨殖傳三字

索隱食貨志乃貨殖傳之謬

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 按漢志重一吏字疑此奪

一國之幣為三等 毛本作二何義門曰小字宋本作三

徐孚遠曰名為三等而止敘其二不及中幣恐三字誤札

記曰吳校改三為二與食貨志合 按此當以毛本為是

他本皆誤

史記瑣言卷一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子熊遂立 按吳越春秋分熊遂為二人曰

章子熊熊子遂 世家太伯至夫差凡二十五世 越絕太伯至夫差二十六世

餘橋疑吾 吳越春秋橋作喬 柯廬 吳越春秋廬作廬

轉 吳越春秋作專 句卑 吳越春秋卑作畢索隱引古史考作畢彰

大而寬索隱左傳作大而婉寬字宜讀為婉 按寬婉字 異而理並通奚必讀寬為婉寬婉古音同部

魏獻子索隱名鍾舒也 按左傳獻子名舒此衍鍾字測 議本無

晉國其萃於三家乎集解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 家 按左傳杜注同祚作政疑此服虔二字有譌抑征南

之注本襲服氏也 政將在三家集解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 左

傳杜注下句曰故政在家 按左傳文無三字故注亦無 三字此或集解以意增

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 四年王餘昧卒 按二王 之年與春秋乖異說詳索隱吳越春秋則與此同

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 按伍子胥 傳及吳越春秋並同楚世家作小童爭桑與此異

專諸正義吳越春秋云專諸豐邑人 按今本吳越春秋 作堂邑人與刺客傳合豐字譌

雄貌深目侈口熊背 按今本吳越春秋貌作類侈口作 虎膺

七年 北伐齊 敗齊師於艾陵 按年表此年無此事 左傳在哀公十一年乃吳之十二年 年表十二年與魯敗

齊與左氏合 十年因伐齊而歸 按年表是年無是事 十一年書與魯

伐齊與左傳合 吳越春秋亦在十一年 十一年復北伐齊 按年表十二年書與魯敗齊與左傳

合 吳越春秋亦作十二年 此紀夫差事多與左傳乖 疑史文有錯簡非馬遷之誤也 年表與左氏多符應不明

於彼而闕於此 猶不田無所用 集解王肅曰石田不可耕 按與左傳杜

注同疑王肅二字譌 賜子胥屨鏃之劍以死 按年表亦於十一年書誅伍員

與此同左傳則是十二年事 吳越春秋則作十三年似應 以左氏為是 又按左傳使於齊反役王賜之屨鏃以死

徐天祐吳越春秋注曰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 役左氏連書之耳 會於橐皋索隱發繇口 按左傳杜注口作亭

齊太公世家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集解皇覽曰呂尚冢 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 按太公反葬於周安得冢在 臨菑

成公脫札記曰舊刻說與齊風譜疏引合然如索隱云則 所見本已譌 按毛本說與年表合不當從索隱也

使之間 襄公集解王肅曰候公之間隙 按左傳杜注候 作伺

笙讀索隱論語作溝瀆 按論語溝瀆如字解非地名索 隱誤左傳作生竇

於甄 按年表作鄆

丙戎 年表邴歌與左傳合

庸職 年表閻職與左傳合

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 按據左氏文十一年傳乃襄公二年事

反魯衛之侵地正義左傳云晉師及齊國 按此下有奪

文依左傳當有佐盟于袁 五字

慶舍發甲圍慶封官 按此有譌奪左傳云慶氏以其甲

環公宮

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志疑曰傳十二月朔上文已書十月

何倒言秋 按秋疑冬之譌

是為簡公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簡公王者景公之子也徐

孚遠曰左傳亦作悼公子年表非也且簡公非悼公子則

在魯而闕止有寵其事難通 按今年表云齊鮑子殺悼

公齊人立其子任為簡公與徐廣所言本異豈後人據世

家改耶

魯周公世家代王發之身集解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

天 今孔傳無也不可救四字

索隱鄭元亦曰丕讀曰負 按孔疏鄭元曰丕讀曰不釋

文鄭音不與小司馬異

成王少 成王之叔父 按周公口中不得稱成之諡此

史駁文

朝服以開金滕書索隱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說乖

謬 按孔安國以古文尚書起家司馬遷常從安國問故

史記多古文說乃云遷不見古文疏矣

惟朕小子其迎 按史遷以開金滕為周公卒後事與尚

書乖異索隱以為謬誤是也楊慎曰周公既卒則所謂迎者何迎也其說誠然乃正義以孔安國遣使者逆之之說為非而謂成王亦設郊天之禮以迎牽強不可從

武公九年官本考證曰年表武公立十年而卒是為周宣

王之十二年下文云夏武公歸而卒是立九年也與表互

異 按疑九年乃十年之譌

子弗涅立集解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索隱年表作弗生

按今年表舊刻本北宋本作弗涅王本柯本凌本毛本作

弗涅蓋皆非唐以前舊本矣左傳正義引世家作弗皇釋

文隱元年作不皇文十六年引世家作弗皇漢書律歷志

曰惠公皇無弗字

長庶子息索隱隱公也系本隱公名息姑志疑曰下奪姑

字魯頌疏文十六年左傳疏及釋文穀梁首篇疏引世家

並作息姑 按梁說是年表正作息姑隱元年左傳疏亦

引世家作息姑

生子允集解徐廣曰一作軌索隱系本亦作軌也 王本

官本索隱一作兀五忽反無系本云云六字按兩本不同

疑各奪其半故互異如此或諸本以一作兀五忽反六字

已見年表而刪之前漢律歷志左傳桓元年疏引世族譜

陸氏釋並名軌

觀漁于棠 年表漁作魚集解引杜注觀漁臺今注疏亦

作魚

國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 按左傳零講于梁氏女公

子觀之國人犖自牆外與之戲杜注女公子子般妹與史

異 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索隱系本名啟今此作開避漢景

帝諱耳 按左傳疏引杜世族譜名啟方謂杜从世本與小司馬異疑此奪方也左傳釋文亦曰名啟方漢書律歷志亦曰啟方

季友母陳女 按左傳杜注季友莊公母弟莊公母文姜則季友母非陳女也

是歲襄公三歲也 按左傳襄元年杜注於是公年四歲

正義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此云三歲誤也沙隨之會在成公十六年 年表九年云公年十一

十五年朝晉 按年表書於十六年據左傳則於十五年冬如晉晉人止公故十六年猶在晉至夏始至自晉也

晉留之葬晉昭公 按左傳公於十六年夏至自晉晉昭於秋八月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無留公送葬事

自謂主君集解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

按左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疏高張以齊侯之命稱公爲主君以晉不受公故輕侮之比公於大夫也此云自謂當有譌字

穆公三十三年卒 按漢律歷志合表止三十二年

共公二十二年卒 按漢律歷志合表爲一十三年疑楚表魯共公元年之文錯簡多一年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 按秦惠王卒在平公八年

二十二年平公卒 按志疑云下二字衍其說與漢律歷志合然楚表止十九年

是爲文公索隱系本作潛公鄒誕本亦同仍云系家或作文公年表集解徐廣曰一作潛 按漢律歷志曰繆公世家世家卽位二十三年是班所見史記不作文也攷異曰

春秋時已有文公潛又與閔同疑漢志是然謚法無繆疑繆潛古通用漢志所據卽徐廣所云一作潛之本與世本亦相符世家中先後同謚者頗多不以此爲疑

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志疑云元誤七 按楚懷王卒於頃襄三年世家與表均合在文公元年之上一年以表年計之則平公十九年也

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 按表於楚考烈八年書取魯魯君封於莒爲魯頃之十八年與此差一年

燕召公世家與宋衛共伐周惠王集解譙周曰按春秋傳燕與子穰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姓也世家以爲北燕失

之索隱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姑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此燕是姑姓今檢左氏

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

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

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姑燕與衛伐周則鄭

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 按北燕僻處北陲春秋之初

不與中國盟會南燕國地理志東郡燕縣與衛近故隱元

年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桓十三年魯與紀鄭及齊宋衛燕

戰是年亦衛師燕師伐周立子穰其爲南燕而非北燕無

可疑者小司馬仲司馬而誦譙杜未爲是也至齊伐山戎

事隔十一年各不相蒙詎得取以爲證且春秋莊二十八年齊奉王命以伐衛以其立子穰也北燕果與同罪齊何

以不伐之而轉救之哉左傳是役無宋年表亦云燕衛伐王不及宋此宋字疑衍

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爲吏索隱按以己配益則益己是伯

益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語終辭 按此當以益字爲句已字屬下讀下兩已字同

管蔡世家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日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 按文王十子次序各書互異列女傳則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霍叔武成叔處康叔封冉季載白虎通篇引文王十子詩傳則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毛詩疏篇引皇甫謐則曰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蔡叔度康叔武

霍叔處周公旦曹叔振鐸康叔封冉季載與史記皆不同趙岐孟子注以周公爲管叔之兄與列女傳白虎通合杜預左傳注年四以蔡叔爲周公之兄正義引賈逵說亦同與皇甫謐合然孟子文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趙氏故迂其說似不可從左傳疏仲杜而紂司馬謂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然定四年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祝佗私於萇宏宏以蔡叔康叔之兄爲說如蔡叔果周公之兄則祝佗止以何不先魯一言折之足矣列子篇有周公誅兄放弟之言賈杜之說未可遽信毛詩疏言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其說甚確與在傳疏之說則自相矛盾矣諸家之說既有抵牾則當以史記爲是列女傳白虎通所言惟霍叔武成叔處互易然漢書古今人表杜預左傳注並言成叔武霍叔處皇甫謐亦同疑二書所言本同列女傳霍武二字互譌白虎通武處二字互譌致有乖異

蔡景侯少子廬 按左傳昭十三年隱大子之子廬歸于

蔡則廬乃景侯之孫與史異 隱大子友者霽侯之大子平侯立而殺隱大子 按春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用隱大子于岡山有友古同用是隱大子實楚所殺史文誤也且上文言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使隱大子尙在何事於求此則自相抵牾者矣 二十六年 楚昭王伐蔡 按表在二十五年是也 後陳滅三十三年 按當作三十二年 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 按春秋隱五年秋衛師入郕十年齊人鄭人入郕桓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左傳文十一年郕太子朱儒目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此見于經傳者非無所見郕公羊作盛成郕

盛古通用

并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按白虎通作南南采邑也并南同音古通用毛詩出車篇傳南仲文王之屬常武篇南仲大祖大師皇父箋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春秋隱九年南季來聘皆其後也周語富辰言聃之亡由鄭姬而列于郕之後息鄧之前郕之亡在平王時息鄧之亡在釐王時則聃之亡亦當在桓莊時乎

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 按曹風疏引世家同年表作戴伯鮮當以形近而譌 其弟武殺之 曹風疏引作攻之 莊公夕姑 曹風疏引作射姑 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 按年表亦敘于十六年然史文有初字則非十六年之事矣

宣公彊索隱按左傳宣公名廬 按年表名廬本亦作廬與左傳合

聲公弟露 按春秋同年表作路

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至如公孫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尙饗祭祀豈合忽絕之哉 按此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祀其如公孫彊妄言霸說而不脩德政致叔鐸之祀忽然而亡左傳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馬遷蓋用其語正義非

陳杞世家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 按表宣王元年爲釐公五年

公世正義按陳敬仲札記曰各本奪按陳仲三字而敬上行杜預曰三字官本不誤 按正義曰按陳敬仲八代孫

田常之子襄子磐也而杜以常爲八代者似其文先引杜說而申以按語杜預曰三字非衍其下有奪文耳左傳莊

九

二十二年成子得政杜注成子田常也敬仲八世孫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 按左傳無徵舒自立事以春秋經傳證之史文誤也春秋宣十年書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一年書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所謂陳侯者卽成公午也是靈公弑而成公已立也冬十月始書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文云陳侯在晉然則楚之討陳者以陳侯之如晉而假討徵舒爲名也徵舒未殺而成公先已立則徵舒無自立之事明矣

乃殺陳使者索隱卽司徒招也 按春秋楚人執陳行人子徵師殺之使者乃于徵師非招也公子招楚執而放之于越

使棄疾爲陳公 按左傳使穿封戌爲陳公與此異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與按春秋定八年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九月葬陳懷公杜注三月而葬速使懷公果卒於吳恐不能如此速也左傳無此事哀元年傳始云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侵陳哀元年潛公之八年

潛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 按年表書孔子來于六年吳伐我于八年疑此六字誤而年表孔子來錯簡也

是歲孔子卒官本攷證曰年表陳亡于潛公二十三年孔子亦卒於是年此作二十四年與左傳合與孔子之卒差一年 按此五字疑在上文白公自殺句下方左傳文合東樓公者索隱又州國名杞後改國曰州而稱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是也 按杞未嘗改國曰州小司馬此說無據春秋隱四年杜注曰推尋事迹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然則杞滅州而非改國名州也

平公鬱索隱一作郁釐 按春秋名郁釐子簡公春立立一年 按疑一當作十下云杞後陳亡三十四年上云潛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潛公弑哀公立十年卒出公十二年卒得二十四年此一字作十方得三十四年也

杞後陳亡三十四年 按杞亡於楚惠王四十四年上推陳亡之年乃惠王十一年

衛世家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王若虛辨惑曰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按楊子雲言

酒誥之詞俄空焉疑今書或有缺文不得遽以訾司馬  
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 按春秋王人  
子突救衛無齊襄奉王命事

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

按立三年亡八年為十一年年表則云立三年亡十年為

十三年殊為乖異上文言惠公四年奔齊黔牟立八年惠

公復立與春秋經合此當云立四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

前通年凡十二年

三十一年惠公卒 按與春秋合詩疏引作三十三年誤

九年翟伐衛 按與春秋合表在八年誤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 按與世家左傳合年表在

二十三年誤

寧喜與孫林父爭寵至執殤公 按此與春秋乖異恐此

誤也

立二十一年卒索隱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

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至卒凡經二十五年而

卒于越 按表則出公復入又得二十一年索隱說與表

不合以左傳考之則出公十三年而亡亡在外三年通出

年亦可復入七年復出奔宋衛人立悼公出公後卒于越

不知為何年史文既與左傳抵牾索隱說尤舛錯

敬公十九年卒 按表二十年

昭公六年 按表五年

是為懷公 按表悼公

二十九年成侯卒 按表三十九年此三誤一

懷君三十一年 按表三十年一字疑衍

野王縣索隱十三年 按十三當云十二

二十五年元君卒 按表二十三年據集解則其誤已久

宋世家曰涕集解尚書作圃 按尚書今文作圃文作

悌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則應作悌惠氏九

經古義曰古書篆字作意與水相近讀者故誤从水

五者來備 困學紀聞引史記作五是後漢書李雲作五

氏按氏與是古通今本史記仍作五者則元明以來傳刻

之譌也錢警石學博校史記所見宋本凡四種獨此句不

聞有校語何耶

一極亡凶集解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 按此句有衍字

注疏本作謂不時失敘

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 按表云丁公弟與此異家語亦

以為丁公子

殤公即位十年耳張氏照曰按既云十年何得編於九年

之下左傳此事本在十年則上文九年九字蓋十字之譌

也 按下文有十年則此九字非譌督見孔父妻事左傳

載于桓元年宣言國中載于桓二年本非一年事史撮敘

一處故有抵牾耳

是歲魯弑其君隱公 按此誤應在八年然上文無八年

事

九年執鄭之祭仲 按表在十年與春秋合

十年夏宋伐魯戰于乘丘 按此事春秋在莊十年乃宋

摺公八年在九年大水之前史誤左傳載南宮萬事于大

水之後者為次年宋萬弑君傳張本也 官本考證以乘丘

事亦

十一年秋杭氏世駿曰按僖公立十年而被弑此云十一

年秋一字蓋衍文 按上書十年夏此不得又書十年秋

疑上文夏乃初字之譌而此十一年三字皆衍表在十年與春秋合

萬弟南宮牛 左傳杜注以牛為萬之子

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 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按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曰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疏耳 按左傳總敘重耳出亡之事於僖二十三年為次年秦納重耳張本非謂皆一年之事重耳居狄十二年留齊五年九十七年當宋襄之十二年自是由齊至曹由曹過宋則在襄之十三年重耳去宋過鄭又去之楚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圍亡秦亦宋襄十三年此其證也然則史文並未誤乃小司

馬之疏耳又春秋戰泓在僖二十二年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此誤二為三誤三為四當是傳寫之譌非小司馬之謬也

成公弟禦殺太子 按左傳無殺太子事

昭公四年宋敗長狄於長丘集解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縶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索隱春秋文十一年魯敗翟于鹹獲長狄縶斯於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載於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系家云武公此云昭公蓋此昭當為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杵白當亦諡武也若將不然豈下系公子特為君又合諡昭乎 按左氏敘長狄事於文十一年傳蓋因僑如而總敘其始末其事非在一年縶斯事傳文曰初宋武公之世明係補敘前事魯世家與左氏合是

也此誤當先由於表表因僑如而并書縶斯世家亦遂書之而未及刪正乃太史公之疏也小司馬曲徇史文而謂年歲相協昭當為武夫公子特不合諡昭獨杵白合諡武乎宜余氏有丁譏其曲說不通也集解引魯世家而曰未詳蓋亦有見於史文之誤矣索隱注敗翟于鹹下文義不明當有奪文

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正義公子鮑因華元請得為右師按時華元為右師而鮑因之也正義非左傳則曰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

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為亂按左傳曰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繆之族是為亂者武繆而無戴莊桓時戴莊桓之族方為六卿必無助亂之人史文衍也下文云出武繆之族則此為衍文明矣官本考禮曰左傳為亂者武繆之族與此異

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張氏照曰按杜預注左傳云在宋積九月此云五月不解蓋承公羊傳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文年表遂云圍宋五月其誤正與此同 按此言楚圍宋至夏五月猶不解也年表當以圍宋絕句五月絕句則不必以九月為疑

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徐氏平遠曰在左傳向成之事也此言華元為誤陳氏子龍曰宋共公之元年為魯成公之三年傳無兩盟晉楚之事是時鄭方黨楚晉宋同伐鄭其明年華元始聘魯其譌為魯襄二十七年宋之盟無疑 按此事見左傳成十二年徐陳之說疏矣官本考證采之何也惟魯成十二年為共

之十年志疑謂元年當作十年其說良是

太子肥 按左傳言公子肥非太子

共誅魚石 按左傳言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

諸狐丘不言誅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官本考證曰左傳三十七年魯哀

公之十七年也 按表在三十八年亦誤也此七字爲九

之謬

昭九四十七年卒集解年表云四十九年 按表四十七

年與此合未詳集解何據而云然

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集解年表云偃立四十三年 按齊

滅宋之二年潛王即走昔死則表是也

晉世家穆侯費王素隱鄒誕本作弗生或作潰王 按唐

風疏引世家同表作弗生與鄒誕本合索隱本作弗王

八年曲沃桓叔卒 按表在九年

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 按表在十六年左傳云在惠

之四十五年則十六年是也

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 按此文似小

子爲名矣然小子侯猶言孺子王耳恐非名也果是名當

言侯小子不當言小子侯

晉小子之四年 按左傳在桓七年則小子侯立凡五年

表以小子之四則爲繙之元則小子止三年矣

晉侯繙四年宋執鄭祭仲 按此魯桓之十一年事以左

傳而言爲繙之五年表則在六年此與左傳及表皆不合

疑四字謬 繙表與潛左傳作繙

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按表在二十一年以

左傳言爲二十年此亦與表傳不合

先晉穆侯會孫也索隱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張氏照

曰按三代世表及左氏並無兩穆侯以別先後索隱不知

何據而作此論也然則先者何蓋起事之辭猶左傳云初

也 按張說亦未安以文法論之不得爲起事之辭先晉

猶言前晉以別曲沃之晉耳

其必有眾集解有眾多之象 今注疏本注無多之二字

使死者復生索隱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

背生時之命是死者復生也 生者不慙索隱言生者見

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爲之羞慙也 按此言死者復生

生者見之而不慙耳索隱說似迂

卻芮正義卻成子即冀芮 按卻成子乃卻缺芮之子也

此注誤 君其祀毋乃絕乎 其字疑行

君其祀毋乃絕乎 其字疑行

恭太子更葬矣索隱言後十四年晉不昌恭按此下有奪

文譌字官本無之當以其語無著而刪之也

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 按國語僖負羈之言曰晉公

子生十七年而亡杜元凱注左傳從之與史蓋差二十六

年疑國語之言是也

告犯文公舅也 按志疑謂文公舅也四字旁注瀕入按

告犯二字亦係衍文

取新城 按表云圍邠新城與左傳合此疑有誤

虜秦將赤 表曰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與左傳合

穀先軫子也 按軫之子且居且居之子克克之見殺在

魯文之九年至是已二十三年恐軫子未必尙存疑史文

有誤也

二十二年伐燕 表二十三年入燕君

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索隱按趙系家云驕是爲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按今表哀公忌凡十九年無懿公驕與小司馬所見不同豈又爲後人妄改抑表有奪文耶然下文哀公四年趙韓魏共殺知伯事又與表合何也

十八年哀公卒 表十九年

十五年魏文侯初立 表十四年按上哀公卒表多一年此少一年或表文有錯簡也

十八年 與表合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 表在十年

七年

孝公顧索隱系本云孝公頌 表孝公頌

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襄邯鄲表十七年按七九最易簡

史文中蓋不可勝數矣

十七年孝公卒 表十五年

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

隱趙系家烈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

肅侯遷晉君於屯留 按此文與年表及趙韓魏世家皆

合不知索隱所言何據其所引趙世家今趙世家初無是

語豈亦紀年語耶今本紀年已失其舊無以證之

楚世家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 按摯紅既卒則其弟所

弒者何人疑弒下或有奪文下文載通疑冒子而代立恐此或亦然也

熊罥 表熊罥索隱熊罥

二十三年衛弒其君桓公 按三是二之譌

武王卒師中集解皇覽曰楚武王家在汝南郡銅陽縣葛

陵鄉城東北 按武王時楚地未及汝此言恐未可信也

上文正義引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然息之滅亦在文王之世

二十二年伐黃 表在二十三年

晉救宋至於城濮 表在四十年與春秋合

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 按此文恐有譌奪

莊王十九年九月圍宋至二十年五月而罷凡九月年表

於十九年二十年兩書圍宋其文可通此不書十九年事

而并書于二十年致有圍宋五月之文不符九月之數遂

滋後人之惑矣

於是晉宋魯衛不往杭氏世駿曰按春秋經魯昭四年夏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中此云宋不往誤 按晉宋疑曹

邾之譌表言曹不會楚左傳曰不來其魯衛曹邾乎表無

邾故不言也

吳越兵 按左傳時越大夫常壽過作亂非越兵吳方與

楚相距於乾谿其無吳兵更明

太子闔之亡奔宋 表在七年

小童爭桑 吳世家女子爭桑

遂滅鍾離居巢 按表在十一年與春秋合下城郢索隱

云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豈索隱所見本有十一年字而

今本奪耶

辱平王之墓 按表云鞭平王墓而吳世家云鞭平王之

尸伍子胥傳云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與表不同吳

越春秋云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

抉其目恐未必若是之甚當以年表爲是左傳無此事也

越絕云吳鞭伍子胥平王墳其言爲近理季布傳云鞭荆平王之墓

滅胡 表在二十一年與春秋合

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 按左傳云使處吳境不言巢巢時屬吳與白遠且為巢大夫何以號白公也恐此巢字乃衍文伍子胥傳云使居楚之邊邑郢或巢乃郢之譌 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 按表在十年與左傳合此在八年誤

是歲也滅陳而縣之集解徐廣曰惠王之十年 按上文無十年文故徐廣云然然滅實十一年事是徐廣所見表已誤或有奪文也

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杭氏世駿曰按楚簡王八年三家皆初立尙未列為諸侯也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為諸侯是年於楚為聲王五年蓋後二十二年 按年表不誤世家蓋史公未及刪正也

悼王熊疑 表悼王類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兩國韓魏也札記曰此自謂齊秦也小司馬說非 按札記說是此事與韓魏不涉何得妄指

還蓋長城 按徐廣以蓋為縣名小司馬謂蓋覆也而以徐說為非然蓋覆之義與射事遠仍以徐說為是

子幽王悍立廖道南曰幽王即李園女弟所生幸於黃歇黃歇進於考烈王者楚紀絕矣故上著秦王趙政立下著秦相呂不韋卒有意哉閻伯詩曰楚為黃者僅幽王悍十年耳悍卒而猶立是為哀王仍考烈所生也 按猶幽王

同母弟列女傳以為考烈王遺腹子猶立一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列女傳以負芻為考烈王弟與史不同然亦楚裔也楚中絕十年後負芻又

得五年而楚紀始絕與趙政稍異悍表作悼列女傳亦作悼

越世家其先禹之苗裔 按吳語引世本云越羊姓蓋鄭語所謂羊姓夔越者也與禹後之封越者當是同名或夏之時羊姓之越絕祀而少康以封其庶子也

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按吳越春秋云無余傳世十餘日無壬王生無暉暉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所謂元常即允常也正義引輿地志亦稱越侯夫譚子曰允常越絕夫譚作夫譚

大夫種正義吳越春秋云 按今吳越春秋未見是注語虜齊高國索隱國惠子高昭子 按左傳言敗高子獲國書與此異也惠子名夏昭子名張前五年已奔魯是時高子名無 惡誤

會子徐州 按吳越春秋注引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據此則正文作徐有索隱正義注今奪句踐卒 吳越春秋二十七年卒通鑑外紀作三十三年未知何據

子王與立索隱紀年云於粵子句踐卒是焚執次鹿野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野為與也 按左傳謂句踐太子名適郢吳越春秋名與夷即位一年卒越絕作與夷

子王不壽 越絕無此一代

子王翳立 吳越春秋越絕並無此一代而稱翳子不揚不揚子無疆 越絕作翳

子王之侯立 吳越春秋無此一代越絕則以為無疆子

北破齊於徐州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 按表

在三十六年官本攷證曰通鑑在周顯王之三十五年

諸族子爭立 按吳越春秋彊卒子玉王卒子尊尊卒子

親親失琅邪為楚所滅越絕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

竊自立為君長之侯子尊尊子親失眾楚伐之走南山所

言各不同

范蠡正義吳越春秋云 按今吳越春秋無此注語越絕

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

在陶為朱 按今越絕無此語

彼為彼我為我 今越絕無此六字官本無之豈用今本

刪去耶

盡日方去 今越絕無方去二字

以分與知友鄉黨札記曰友御覽引作交疑古本作反形

近諂為友 按友交義通蠡去齊之陶非反鄉黨也反字

無義

鄭世家而宣王庶弟也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宣王母弟鄭

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

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

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

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

餘公子傳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

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

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

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

也張氏照曰豈傳聞異辭而兩著於篇耶 按孔疏明桓

為母弟其論最確章昭國語注陸氏釋文並云母弟為異

說者惟皇甫謐耳史公於表稱母弟豈於世家故為乖異

恐是未及刪訂或是後來傳寫之謬母變為庶未可知也

張氏兩著之說未免騎牆

據突 譙周作突滑世族譜釋文作滑突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 表在三十四年與春秋合

文公躒 按表作捷與春秋及杜預世族譜合說文無躒

字古今人表名棧

與翟人伐鄭弗克 左傳云取櫟與此異

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 按三夫人

者左傳所謂報鄭子之妃曰陳嬀又娶于江又娶于蘇也

寵子五人者左傳所謂陳嬀生子華子臧娶于江生公子

士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也華為太子寧母之盟得罪於

鄭於文公二十九年被殺子臧奔宋好聚鵠冠三十七年

文公使盜殺之公子士則楚人醜之而死俞彌則早卒公

子瑕逐于文之四十四年至穆公元年覆于汪然則文公

之世以罪死者止子華子臧二人瑕以罪死而在穆公之

世士及俞彌則非以罪死者史之與左乖異者殆因總敘

其事而不及析言之歟

公怒溉集解徐廣曰一作取索隱音蔬左傳作瑕 按五

帝紀溉執中集解引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此溉字亦應

讀為既既者何盡也怒字句既字屬下逐羣公子讀言盡

逐羣公子也左傳云公逐羣公子即此事徐廣云一作瑕

索隱云左傳作瑕者左傳云洩駕惡瑕鄭伯亦惡之故公

子瑕出奔楚二家蓋取此事而云然然此文正不得作瑕

也

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 按春秋文二年冬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曰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  
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卽此事也官本考證曰左傳秦晉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此  
堅汪疑彭衙之誤豈考之未精耶

者靈公庶弟集解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 按今表作  
庶弟或後人依世家改也  
繆氏者殺靈公之子公之族家也 按繆氏乃繆公之族非  
子公之族家

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官本考證曰左傳作辰陵 按辰陵  
乃鄭與楚盟非晉也左傳曰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徵事於  
晉鄆陵之盟其此事歟

悼公潰 表作費與春秋合  
楚囚論 左傳云楚人執皇戌及子國與此異

立其弟論是爲成公 春秋同班氏古今人表作論  
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

子孔又欲自立 按此與左傳異 札記云公子子孔宋  
本奪一子字 按此當以宋本爲是

楚共王救鄭敗晉兵 按是年秦救鄭敗晉無楚敗晉事  
簡公欲與晉平 按欲字疑衍

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于申 按  
春秋申之會鄭伯次陳蔡之後左傳則言三年如楚四年  
楚子止之與史異又春秋言會不言盟

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 表在十一年  
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 按此事甚爲可疑攷左  
傳子產始見於襄之八年其時父子國呼之爲童子則尙  
未冠也卒於昭之二十年首尾凡得四十四年計其卒時

年六十餘矣孔子生於魯襄之二十二年至昭之二十年  
年方三十耳孔子世家載適鄭事於魯定公卒之後其時  
子產早卒矣世家又言孔子年十七南宮敬叔言魯君與  
孔子適周自周反魯年三十五而適齊是三十五以前適  
周之外無周流列國之事則何自與子產定交乎適周之  
事四書釋地辨史記之誤其說極確則年十七并未適周  
足跡更何由至鄭哉

共公三年三晉滅知伯 按韓表不載鄭共公以年計之  
當在二年

是爲縞公集解年表云鄭立幽公子駘 今表無駘字是  
爲鄭君集解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爲鄭  
康公乙 按此注未詳立幽公子駘亦見上注此處宜行  
然世家無鄭君陽豈徐廣所據本乙爲陽耶今表亦無乙

字

趙世家夙生共孟 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系本云公  
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  
夙弟而此系家云共孟生衰謚周亦以此爲誤耳徐乎遠  
日夙事獻公衰事文公年相當也不應衰爲趙夙孫世本  
是也 按國語以衰爲夙弟與杜氏世族譜合韋昭又以

衰爲公明之小子未知何所本也  
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卒 按左傳趙盾於晉  
晉襄之七年將中軍是秋襄公卽卒則不得云二年

晉景公時而趙盾卒 按春秋宣六年盾見於經八年傳  
曰卻缺爲政使趙朔佐下軍則是年盾已卒乃晉成公之  
六年非景公也  
趙朔晉景公之三年志疑曰毛本二年史誤故徐廣正之

若作三年則復下文而徐說贅矣札記曰案今毛本亦作三按此三年與春秋合既今本皆同恐非誤也或下文之三年字本不作三故徐廣爲是說而注於其下後人依注改爲三致與上文複耳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集解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按今表無誅滅事豈奪鄭襄公曾孫周集解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晉系家云襄公小子名周官本考證曰晉世家悼公周者其大父捷襄公小子也與此同與索隱不符年表亦奪曾字與此異按杜氏左傳注亦以悼公爲襄公曾孫與此合疑年表奪曾字致來徐廣之疑索隱小子下當有奪文蓋捷爲襄公小子索隱所言必依世家不應乖異如此

之十年疑二字衍

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按表在十四年與春秋合卒歸於趙武子按何義門校曰武作文是也各本皆誤下文云趙武死謚爲文子

秦識於是出矣據此則識緯不始於哀平

七世而亡正義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按此據年表也晉世家同惟哀公表名忌世家名驕爲不同趙世家無哀公而有懿公驕晉世家正義引年表有哀公忌又有懿公驕則爲八世矣

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按上簡子疾在定公十一年則二當爲三據左傳則范中之作亂定公十五年非十四年也志疑以范中行作亂然十四年卜接明年春恐亦無此文法必有誤也

仇人魏襄按襄下疑奪子字左傳作魏襄杜注魏舒孫曼多也

韓不佞按左傳作不信韓世家索隱引世家亦作不信佞信形聲俱近晉世家亦作不信

魏哆索隱魏簡子系本名取按魏哆卽左傳之魏曼多也蓋襄子魏世家作魏侈索隱引世本作襄子多索隱此注誤

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按左傳此事在定二十年此年但言伐朝歌

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表在二十二年與左傳合

趙竟有邯鄲柏人表同按左傳則柏人至二十二年始有

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按此文

謂簡子於君死而不爲三年之喪降爲期也左傳趙孟降干喪食乃襄子無恤時有父問子之喪喪食本降襄子又降之故下文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與史異此恐史文誤也後與左傳年數全乖

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滅當作圍表不誤然以文法而言則此八字當在下文問吳王下下方言越圍吳此不應先言滅然史言簡子事及年數多錯亂

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年表同按以左傳證簡子卒於趙圍吳之歲與晉定公同一年趙襄子元年越圍吳集解從此以下至問是三十年事按左傳襄子元年卽出公元年此與表則爲出公十八年相距蓋十七年

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官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集解徐廣曰各一作雜徐孚遠曰本文各字蓋言殺代王及其從官各用銅料擊之也徐廣曰各一作雜則以雜爲爲宰人名也張氏照曰今按徐廣說是蓋以料擊殺代王者猶實劍魚中之類代王既死其從官之被殺固不必問其何器矣甯有令庖人盡持料以爲戰具之理耶 按史又連言及從官似當以各字爲是襄子計誘代王故用銅料而無戰具得以乘代王及從官之不備而殲之也

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鞅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 按晉世家此爲出公十七年事與此蓋差四年年表則在哀公忌三年與

兩世家並異二處必有一誤范中行之亡至是凡三十七年其地未必得屬晉君至是而始分也

晉陽歲餘 國策言圍晉陽三年

二年敗齊于靈丘 表在九年

伐魏敗隊澤正義涿音濁 按凌本作涿澤是也表作涿澤正義以爲解縣之濁水故字音濁涿濁聲近若涿則不應音濁也

取皮牢 據魏表則在十四年

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 表在十年此衍一字

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正義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 按此事惟見於韓世家齊魏世家皆不載至齊伐燕三晉來救之事在敬侯七年至是蓋五十

四年矣正義殊誤

三年城郭 表二年

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 表在十二年

十六年秦惠王卒 表在十五年

爲敵弱正義曰我爲胡服敵人必困窮也 按國策作敵弱者注與弱爲敵謂胡翟其說是也與趙爲敵者胡翟爲弱故用力少而成功多爲去聲正義非

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 按此疑以代字句絕趙字下屬趙與人名也

反至分集解徐廣曰一作王公攷異云王公疑三公之諱

常山郡元氏縣有三公山 國策作三公

先俞 國策作什清

上伐 國策作上交說文佼交也

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 表在十五年

魏冉來相趙 按穰侯傳無相趙事是年秦表魏冉復爲丞相或因是而誤也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 按廉頗傳在七年與此同表在六年秦本紀白起傳秦表並在四十七年爲趙之六年

則此及頗傳誤也志疑以七年爲七月之謬白起傳可證

趙括以軍降 按廉頗白起傳並言秦軍射殺趙括則括

非降也疑以字乃死字之謬以死形亦近

虜卿秦樂間 按據燕世家及樂毅傳間當作乘時樂間

奔趙非虜也志疑則謂燕世家與樂毅傳同誤

魏世家魏侈索隱侈他本亦作侈蓋侈字誤 按趙世家

作侈侈皆从多得聲古通用非誤

秦侵我陰晉索隱按年表作齊侵陰晉 按今表曰秦侵

晉蓋奪我陰二字索隱所據本誤

公子朔為亂 趙世家及趙表均作公子朝

魏君圍 疑當云圍魏君表云圍惠王

儀臺索隱按年表作義臺 今表儀臺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 按

孟子與惠王稱之為王國策魏惠王死篇惠施稱為先王

似惠王生時已稱王矣非追尊也齊之稱王在威王之世

與惠王同時豈此本惠王事而傳聞少誤耶此後十年而

秦始稱王又後二年而韓燕始稱王惟趙武靈王不肯而

命國人謂已曰追傳位子何而自號主父則其為死後追

尊無疑

陽晉封陵正義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拔我杜陽晉陽

按今表作蒲坂不作杜陽

去梁千里集解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 按此注已見上

敗秦于注下此衍官本無

韓世家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 按表在十

年與春秋合此疑衍一字然下云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

卿之位又是十一年事

獻子卒子宣子代 按據左傳則獻子卒宣子已佐上軍

矣

宣子徙居州 按左傳昭七年鄭歸州於韓宣子宣子以

易原縣於樂大心則韓氏實未嘗有州也

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

按晉世家與趙簡子伐范中行氏乃韓不信左傳同不信

諡簡子宣子之孫趙世家作韓不復即一人也宣子卒於

頃公之十二年見左傳至是凡十七年矣蓋史文原奪簡

莊二代故有是誤

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札記曰據徐廣說史

云貞子生康子則今本史文簡莊二代後人所增 按班

氏古今人表云韓康子貞子子則亦無簡莊二代人表別

有韓悼子宣子子則不知何人也

十一年君號為王 表在十年

公仲索隱韓相國名侈 戰國策曰公仲明又曰韓朋

司馬庚集解徐廣曰一作唐 國策作康

楚圍雍氏 於是楚解雍氏圍 按此一段乃錯簡也上

文言公子咎公子蟻爭為太子蘇代謂韓咎云云下文

蘇代又謂云云其文勢相接不應中間插入楚圍雍氏之

事其為錯簡甚明第不知當何屬耳 按雍氏之役秦本

紀係於惠文十三年田完世家係於湣王十二年是為赧

王三年韓宣惠之二十一年也周本紀係於赧王八年宣

秦武王之四年韓襄王之五年是年秦武王卒昭王立甘

茂傳言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

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

肯救公仲因甘茂為韓言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與

周紀合若韓襄之十二年當秦昭之七年則甘茂亡秦而

出於魏久矣安能復言秦事哉史文言甘茂與昭魚遇於

商則甘茂時尚在秦可知甘茂用於秦則其為襄王五年

事明甚竊疑此段文當係於前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

萬秦武王卒之下秦甘茂拔韓宜陽之後韓使公仲侈入

謝與秦平故楚圍雍氏而公仲侈因甘茂為韓言救韓甘

茂許公仲以武遂為言秦昭王而歸之韓向壽公孫奭讓

甘茂茂懼亡去其事次第甚明故係于秦武王卒之下則

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事正相應於上文皆合也正義以此爲楚後圍雍氏報王之十五年一段事其說固非卽集解秦恐亦未爲是也又攷報王之三年乃楚懷王之十七年其時秦大敗楚軍丹陽取漢中郡楚襲秦又大敗藍田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新當敗挫之後何暇圍韓而圍雍氏五月之久哉恐此役本止一事秦本紀田完世家年數偶舛讀者不察而遽謂有前後兩事耳又徐廣言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皆云楚圍雍氏而今周紀楚世家並無其文未知何據而云然

田完世家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 按晏孺子孺子荼復沓疑誤齊世家則稱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

鮑牧與齊悼公有劓弑悼公 按左傳悼公立二年殺鮑牧其四年吳伐齊齊人弑悼公以說吳然則弑悼公者非鮑牧也齊世家及年表弟言鮑子而不稱其名似爲得之齊大夫朝御鞅索隱御官也鞅名也亦田氏之族 按觀索隱似以朝字爲句然左傳實作諸御鞅杜注鞅齊大夫則非田氏之族恐朝字亦當下屬也

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何義門曰按前已殺監止此疑衍徐孚遠曰前已誅監止矣此復及者蓋盡其黨類也 按如徐說則監止下有奪字

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齊世家及年表皆在十九年 晉伐我至博陵陳子龍曰此時晉已亡豈三晉同伐齊乎 按晉魏也魏自稱晉

大夫辛辛索隱年表亦作夫人 今表作大 盟而去集解徐廣曰表曰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 按今表無博望二字此衍

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 按上文威王二十六年云自稱爲王則何待此時相王乎

夫約鈞然與秦爲帝張氏照曰按戰國策補注曰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疑鈞字卽約字之譌而又重出耳去約然二字文義自明 按鈞字句絕然字下屬其義自明舊解以然字上屬故費解耳約鈞者伐趙與伐宋也戰國策奪鈞字遂滋疑竇

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二君卽悼公簡公僖子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 按二君乞弑荼常弑王也史以悼公爲鮑

子所弑左傳亦不言陳氏弑悼公小司馬曲爲之說非也孔子世家孔防叔索隱家語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 按今本家語同左傳昭七年疏引家語作泯公攷宋

世家潛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潛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然則潛公名共煬公名熙

今家語言襄公熙生弗父何似煬公卽襄公矣攷左傳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杜注弗父何宋閔公之子厲公之

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史文亦云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是弗父何者潛公共子非煬公熙子也漢書古今

人表亦云宋煬公愍公弟宋弗父何愍公子今本家語固誤索隱所引亦非當以左傳疏所引爲是

考父生孔父嘉 按古今人表宋大金考父子宋孔父大金子較家語多大金一代

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 按左傳疏引家語畢夷作畢夷父畢皋 相亂此奪父字桓元年左傳疏引世本作祁父祁夷音近也古今人表宋方叔嘉子宋伯夏叔子無金父夷父二代與世本家語不合而與杜元凱所云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則相合以事理論則杜說爲長

孟釐子病且死索隱昭公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爲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 按傳言及其將死云則史文病字不必與左傳病字相牽連小司馬規之苛矣惟繫於年十七之卜數未免差耳史以孔子魯襄二十二年生至僖之卒凡三十四年賈逵以爲三十五者據公羊爲說也

季氏史索隱有本作委吏趙岐曰委氏主委積倉庫之吏 按孟子疏引世家作委氏吏然則季者委之譌而史吏爲兩本不同也周官委人之屬有史四人恐史字是司職吏 周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注職讀爲櫛櫛謂之牝可以繫牛櫛人者謂牧人充人與釋文職戚音特或餘式反劉之式反注櫛同 朱子曰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 按周官牧人之屬史二人充人之屬史二人

適周索隱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家亦依此爲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卽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 按史文繫在年十七之後故索隱辨之如此然史文年十七之後又云孔子貧且

賤及長則已非年十七之時矣小司馬其讀之未細耶水經注亦云孔子年十七適周亦誤會世家文也閻伯詩四書釋地則因下文云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遂謂馬遷以適周在是年然其中間尙有自周返魯弟子稍益進未必爲一年之事則閻之言亦未爲是竊謂馬遷此文亦大略敘去未嘗定指何年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乃文勢至此一小結非謂以上之事必皆在是年也至莊子五十一適周之說則是時孔子方用於魯由中都宰爲司空亦未必有適周之事攷孟僖子卒南官敬叔始事仲尼敬叔言之於魯君而始適周則爲昭二十四年之事四書釋地備載諸說而以此爲是其言曰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塋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此卽

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公二十定公九年皆不日食昭公七年雖日食而敬叔尙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其證據可謂精確矣然昭之二十四年王室之亂未定敬王播遷在外干戈擾攘孔子亦何由問禮訪樂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哉則其言仍可疑也然則此事究當在何年乎竊卽聞說而推之夫適周由于敬叔則必在昭二十四年後而王室之亂至昭二十六年而始定先一年昭公出奔魯國無君敬叔又無自而請惟定公初年孔子在魯不仕適周當在斯時春秋定五年書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以聞說參之或卽是乎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余有丁曰吳伐越事在哀公元年家語云吳子使聘于魯問之孔子今載于定五年此時吳未至會稽安得獲骨之事 按史文

年數固差卽家語亦未爲是哀公元年孔子時不在魯則  
又安有來聘而問之事恐是孔子在陳時吳使使往問之  
耳  
爲釐姓索隱家語云姓漆蓋誤系本無漆姓 按國語亦  
言漆姓

匹夫而榮惑諸侯索隱謂經營而惑亂也 按索隱本作  
營惑故注語如此然其說迂回不必從也莊子人間世篇  
而目將榮之注使人眼眩釋文向崔本作營是營榮古通  
榮惑眩惑也其作營者段借字也又莊子齊物論是黃帝  
之所聽榮也釋文向司馬云聽榮疑惑也 趙策榮惑鮑彪  
榮火光也猶眩  
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官徐乎遠日費人襲魯  
而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官則三都之不隨其家臣不欲而  
三子不爲異同陳子龍曰身伴爲恭順而令其下抗命此

後世藩鎮強臣之習也 按其時叔孫以侯犯故季孫以  
陽虎故皆畏其家臣強盛故辟費之墮二子不爲異同成  
宰公欲處父忠於孟氏不肯墮成故孟孫亦陽不知而陰  
縱之則成之不墮者其事勢與叔季異也徐陳之說皆未  
悉當日之情形也

顏濁鄒 孟子作顏譽由讎由濁鄒音相近 左傳有  
顏孫聚

分異方以遠方職 國語職下有貢字

會晉楚爭疆更伐陳 按哀公時無晉伐陳事疑當云吳  
楚

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 按春秋定十四年衛  
公叔戌來奔傳曰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  
來奔無以蒲畔豈戌既奔而蒲人畔耶年表以孔子於十  
四年適陳居二歲而去陳則在哀元年矣吳之侵陳亦在

元則史文與傳文正合爾時無公叔之事則此一段年數  
又差矣致年表孔子於定十二年去魯十三年至衛十四  
年至陳此世家則言去魯適衛居十月將適陳過匡去匡  
過蒲月餘反衛月餘去衛過曹去曹適宋適鄭遂至陳約  
略計之去匡過蒲之時正公逐公叔之時則此事當在定  
十四年而非哀元年也

是歲魯哀公三年 按上文衛靈公卒趙鞅內蒯瞶蔡遷  
州來皆哀公二年事此是歲二字疑衍

楚侵蔡 按哀公四年春秋無楚侵蔡事傳曰楚葉公諸  
梁致蔡於負函杜注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  
或指此事

秋齊景公卒集解徐廣曰哀公五年也 按下文明年二  
字疑當在秋字之上

孔子遷於陳三歲吳伐陳楚救陳集解徐廣曰哀公四年  
也 按此六年事見春秋及左傳孔子於四年至蔡至是  
三年矣

陳蔡大夫至發兵圍孔子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  
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 按是時陳服楚蔡  
服吳朱子所言尙未分析

戰於郎 按左傳云戰于郊疑此郎字誤杜注郊地名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前文孔子以定公  
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二年魯系家定公十二年孔子去  
魯則首尾計十五年矣 按孔子當以十三年去魯至是  
得十四年前文十三年十四年字皆誤年表以爲十二年  
亦未得也孔子於十二年夏在魯史傳皆有明文是年冬  
十月公會齊侯盟于黃見春秋女樂之歸必在此時孔子

之去魯也以郊之不致膳俎也魯之郊在春則孔子之去魯必在十三年之春確有明證春秋十三年夏築蛇淵圃蓋孔子去而魯君臣之志荒矣

車子鉏商集解服虔曰車子微者也 按服虔乃杜預之謬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見左傳疏索隱亦以服虔爲非

陳涉世家自辯數集解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一音疏主反謂自辯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辯往數與涉有故此數猶朋友數之數也 按小司馬兩說皆不明晉灼音則是也數頻數也言辯之數乃置之也

外戚世家鉤弋夫人索隱號曰鉤弋夫人 按索隱引漢書文今漢書無此句

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 按無男女者無論男女也然褚先生此言失實武帝時以譴死者獨鉤弋耳陳后衛后皆以巫蠱死非因生子而譴死也王夫人李夫人皆有子而蚤卒何嘗譴死耶

楚元王世家戊則殺尙夷吾徐孚遠曰則殺疑賊殺也 按作則亦可通

王純立 至 彭城郡集解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諡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按太史公惟記王純爲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志疑曰王純立以下廿七字後人妄增 按

徐廣注純立云云於下則其所見本尙無王純立以下廿七字索隱以爲太史公記正義以爲褚先生誤皆非也徐廣索隱所言與漢書不合當以正義爲是純之薨當天漢二年延壽立當天漢三年下至地節二年凡三十一年而漢書紀表皆言延壽於地節元年謀反誅則止三十年又表傳言三十二年錯互不合恐漢書亦有誤也此文固爲後人妄增然亦不應誤謬至此或地節二年前上尙有奪文耳

蕭相國世家常辨之 按辨理也治也具也何乃給泗水卒史事 按給供也事字句絕 文終侯 按論法解無終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 按漢書何子祿死亡後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鄼侯小子延爲筑陽侯孝文罷同封延爲鄼侯延薨子遺嗣遺薨亡後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後封則弟嘉爲武陽侯薨子勝有罪免武帝後封何曾孫慶爲鄼侯薨子壽成嗣有罪國除史記以同爲祿弟同有罪而封延此其異也祿無後初絕而延續遺無後復絕而則續則免復絕而嘉續勝免復絕而慶續此所謂四世絕而輒續者也

曹相國世家成陽南索隱成地名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正義史記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 按管蔡世家言封叔武於成非季載也索隱正義皆非正義引史記尤不可解取宛虜 按高紀言宛降封宛守爲殷侯與此異 留侯世家圯上集解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李奇云下邳人謂橋爲圯音怡文穎曰沂水上橋也應劭曰汜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

稽東湖大橋名爲靈圮亦音夷理或然也漢書本傳注  
服虔曰圮音頤楚人謂橋曰圮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圮水  
也又非沂水服說是矣張必曰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  
今有汜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爲圮  
在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汜合從土作頤音下文直墮  
其履圮下並作圮字校定宋祁曰舊本从水必說非也今  
胡旦作圮橋贊字亦從水若从土則應從說文謂橋爲圮  
之訓李白詩我來圮橋上是謂我來橋橋上矣自宜以應  
說爲是說文水部汜一曰汜窮瀆也段玉裁注釋曰窮  
瀆汜郭云水無所通者漢書張良問從容步游下邳汜上  
服虔讀爲圮音頤楚人謂橋曰圮此漢人易字之例也應  
劭曰汜水之上此不易字謂窮瀆無水之上也下文直墮  
其履圮下良下取履其爲無水之瀆了然 按圮字本亦

作汜漢書則本作汜而張必改作圮其訓解諸說莽如札  
記謂段說甚確然應劭云汜水之上必誤以爲成皋之汜  
水故師古非之使其訓爲窮瀆必當引據說文爾疋其說  
方明不應疏略如此也郭云水無所通乃不與他水相通  
非竟無水段氏改易舊說又強取應說以就已見未免武  
斷况既云窮瀆無水又安得云汜水之上耶宋子京有取  
于應說亦未察汜水之在成皋不在下邳耳太白之詩未  
足以證史漢且恐是太白之疏夫與其穿鑿附會而說終  
未安則何如仍舊說之爲得哉是有李奇服虔徐廣之說  
在又攷水經沂水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於泗酈道元注  
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  
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  
泗間以爲圮昔張子房遇黃石公於汜上卽此處也然則

文頤之說必有所承師古非之過矣  
黃石卽我矣正義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丹藜  
履赤舄張氏照曰按狀字疑衍因下杖字而誤札記曰狀  
字疑當在鬚眉上

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集解漢書曰唯當  
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按荀悅漢紀說此事云  
獨可使楚無彊若彊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  
彊楚者言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意同也董氏份  
曰言客計欲立六國以撓楚權今縱能使楚無彊而遂撓  
楚矣然六國並立則亦將從而撓我也注謬撓字應就沛  
公計撓字 按集解之說出於服虔見漢書良傳注彼注  
又引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撓  
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以服說爲是然諸說皆  
未得事情當以晉灼爲勝無彊猶言無敵耳

絳侯世家擊章邯車騎殿 按殿字注中凡四解小司馬  
以孫檢下功曰殿之說爲是然下功何足書顏師古漢書  
注則本服虔略得殿兵爲說然略得殿兵書法亦不應如  
是宜如瓚說在軍後曰殿也  
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 按漢志鴈門郡縣十  
四雲中郡縣十一定襄郡縣十二蓋漢析鴈門雲中置定  
襄也  
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  
二十二縣 按漢志上谷縣十五右北平縣十六遼西縣  
十四遼東縣十八漁陽十二惟右北平同餘異殆漢時有  
所增益歟然漁陽隸省十縣殊可疑也豈衍上二字歟  
最從高帝索隱最都凡也 按最應作取說文部取積

也與索隱之義相通段懋堂說文注言之甚詳

十三年為太子太傅 按漢書傳同而百官公卿表元鼎五年平曲侯周建德為太常則非太子太傅也太常掌宗廟禮儀故坐酎金不善免若太傅則何涉耶疑世家及漢傳皆誤表五年於建德後復書杜相為太常則建德為太常不及一年

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集解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索隱既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 按年表平曲侯建德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漢表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並非先坐免官後又國除索隱所言表史漢皆不如是不知其何據而云然徐廣以為顛倒者疑元鼎五年四字當在坐酎金上耳然既言不善復言有罪語意重沓疑史文本止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八字後人注坐酎金不善五字於旁傳寫者竄入正文又誤在元鼎之上遂致倒錯不可解耳 建德於元鼎五年方為太常則其先之未嘗免官可知漢書多一後字則似先免官後國除恐非

守節不遜索隱謂顧尚席取善不對制獄是也 按遜順也言不能遜順以自全也故繼之曰終以窮困悲夫傷之至非責之也索隱說泥乃余有丁曰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殊未達史公之旨

梁孝王世家方三百餘里正義鳧島 按此引西京雜記今本作鳧渚下文索隱所引亦作鳧渚

三十餘里索隱連互七十餘里 按此引西京雜記今本作數十里

等士通亂 按士字衍正義曲為之說非也漢書無

襄立三十九年卒 按年表疑于二十六來朝為太初四年此言三十九則天漢三年漢書言四十年則天漢四年蓋表終於太初世家則至天漢也中統游本九作餘非為大河郡 漢表無大河郡豈後廢耶

五宗世家剛王基 表作堪漢傳堪表基按此蓋形近而譌然莫能定也

子頃王授代立 表終于十三年漢書立十七年卒當天漢四年然此不著其年而稱其諡恐是後人所增

廟孺垣索隱音人椽反 漢書注人椽反按字應作垣于王端索隱按廣周書諡法 按廣諡法隋志不載載劉

照諡法三卷沈約諡法十卷賀瑒諡法五卷

長沙定王發 立二十七年卒 漢書二十八年

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 表書二十八來朝豈來朝之後遽卒耶漢書康作戴八作七年數與定王發史漢互異未知孰是

廣川惠王 十二年卒 漢書傳十三年表十二年按漢傳誤

子齊立為王索隱漢書齊諡繆王諡法傷人蔽賢曰繆

按漢書師古注引諡法日蔽仁傷善日繆與小司馬異然諡法解並無之年表徐廣稱齊諡日懿不知何據也

膠東 子慶為王集解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 按表名通平與漢書

表傳並合此明因下文六安王慶而譌徐廣不以表為諡

而第三不得與叔父同名何耶

常山 長男稅索隱許慎說解字林 按此不可通官本  
作說文解字疑字林二字不誤說解二字有譌奪耳

泗水 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 按十字衍表哀王安  
世元年即王賀元年漢書云嗣一年薨

三王世家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謂諸侯王  
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

按下文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所謂  
尊卑相踰也

天祿永終黃氏震曰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  
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

之下誤矣豈亦王早天國絕之先兆耶 按論語堯曰篇  
注包曰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疏曰天之祿籍所以長終汝身尚書大禹謨傳則天之祿  
籍長終汝身論語皇疏曰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中

國外被四海則天祿位長卒竟汝身也是古注無作反  
辭解者至宋人始訓終為絕然唐以前訓詁無以終為絕

者易歸妹永終知敝亦可謂之長絕耶  
北州以綏集解臣瓚曰綏安也 按漢書作妥孟康曰古

綏字臣瓚曰妥安也此作綏而用瓚說故改妥為綏凡集  
解所引眾說若此者甚多不可枚舉

王其戒之集解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漢書立三  
十八年而誅國除此注奪八字

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  
列其事而傳之歸氏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闕讀此贊文

可見太史公亦不及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請求其世

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可知獨載其文

詞也趙氏恆曰三王世家昔云亡逸在十篇有錄無書之  
歎今觀太史公贊以封建之義則云弗論著也以燕齊新

立則云無足采也以天子恭讓羣臣守義云云故附世家  
則文詞爛然具在語中是未嘗亡逸也竊意分封莫不有

冊漢封非特三王若以制策獨為可觀則漢文爾雅非特  
三王之制為然安得一一記錄也而褚先生從長老取其

冊列其事且為疏解殊失有損無益之義是以褚先生所  
補者無不可刪也 按據褚先生所言則此篇贊語僅存

而羣臣之議及封策皆一褚先生所補歸以為本不闕者  
未為全是太史公喜其文詞故附之世家則封策乃史文

本有而不可補者至於羣臣之議文繁不殺太史公為之  
必不如是褚全錄之而未加翦裁此其失也趙氏謂其所

補無不可刪亦未為全是也  
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一子為平曲侯一子為南

利侯最愛少子引立以為高密王 按漢書胥傳宣帝即  
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引為高密

王年表有朝陽荒侯聖平曲節侯曾南利侯昌而無寶傳  
又言南利侯寶未詳也胥死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

是為孝王褚先生何以不言  
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已下竝見荀卿子 張氏

照曰按蓬生麻中二語見荀子勸學篇下文今本荀子所  
無 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見大戴

禮曾子制言上此衍一中字荀子自作而  
我安得弟在者索隱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 按

武帝擇愛而立非由權臣貪立幼主且鈞弋譴死即武帝

亦何嘗惑於內寵而立童孺哉昭帝英明賢於胥且萬萬  
惜享年不永致有後來廢立之事耳  
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  
故太子建爲廣陽王 按漢書旦傳宣帝卽位封旦兩子  
慶爲斯昌侯賢爲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  
是旦三子皆得封而此遺其一者豈以建與賢封於本始  
元年慶封於本始四年封不同時故遺之耶

史記三

伯夷傳 茅鹿門日以議論敘事傳之變體也 按列傳

創於太史公伯夷傳又居列傳之首安得云變體耶

孤竹君之二子也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

寅札記曰此十四字是合刻者之言下當有奪文 按此

合刻者因正義所引與索隱同而刪去仍記其異於此非

其下有奪文也

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索隱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

之屬 按土言近世則不得舉龍逢比干以為證

同明相照索隱已下竝易繫傳文也 聖人作而萬物觀

正義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易用乾象辭也 按易文言

傳文非繫傳亦非象辭也今本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亦異此文同明相照同類相求異

管晏傳貴輕重索隱輕重謂錢今管子有輕重篇 慎權

衡正義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

有得失甚戒慎之 按管子輕重篇凡十九日臣乘馬乘

馬數問乘馬事語海王國昔山國軌山權數山至數地數

揆度國准輕重甲輕重乙輕重丙輕重丁輕重戊輕重己

輕重庚其所該之事甚廣不止謂錢也又輕重甲篇言五

戰曰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戰權衡者即所謂戰權戰

衡也索隱說固未諦正義亦非評林謂輕重權衡指下三

事亦談也

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按管仲卒桓公四十二年當魯

僖公十六年晏子於魯襄之十七年即見於傳相距凡八

十七年史言百餘年誤

老子韓非傳楚威王聞莊周賢至以快吾志焉 按正義

引莊子釣於濮水之上云云而謂與此傳不同按正義所

引出莊子秋水篇言楚王此史所言出莊子列御寇篇言

或聘而不言楚又無子亟去已下數語此則其不同也

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按知讀去聲乃與下辯字對

正義說未明

司馬穰苴傳盧舜治曰穰苴齊之宗人田乞也 按田乞

者陳僖子也史下云田乞田豹之徒是也盧言絕無根據

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 按為當作至

孫子吳起傳君弟重射索隱重射好射也董氏份曰重射

謂以重射即下千金是也注非徐孚遠曰重射再射也注

與董說俱煩而不明也顧氏日知錄曰重射謂以千金射

也索隱非 按如徐說則重讀平聲然上文已言忌數與

是

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則再射之說難通當以董願之說為

不搏搯索隱搯以手搯刺人余有丁曰搯義當為擊非矛

戟也 按漢書五行志中注師古曰搯謂搯持之也揚雄

傳下注師古曰搯搯也詩鴟鴞傳拮据搯搯也釋文搯本

亦作戟說文手部搯搯持也段注戟持者手如戟而持之

也左傳公戟其手杜注抵徒手屈肘如戟形然則搯字本

當作戟後人始加手旁其義則作搯持索隱及余說並非

批亢擣虛索隱亢音苦浪反亢者敵人相亢拒也顧氏日

知錄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益其亢之肱同張晏曰喉

嚙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

虛 按漢書劉敬傳作亢師古注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一

切經音義二十引蒼頡篇亢咽也顧說是索隱音義皆非

擣虛者乘其虛也卽下文所謂衝其方虛也批亢謂捨其要路擣虛謂攻其不備顧合爲一事亦未是

左洞庭右彭蠡 按國策左右二字與此互易

伍子胥傳楚誅殺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集解伯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索隱卻宛州犁子伯嚭卻宛子 按左傳昭元年楚殺伯州犁乃靈王非平王也志疑云伯州犁三字衍是也左傳不言嚭爲宛子楚世家云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宛之宗姓卻宛之宗姓伯氏子嚭伯氏之子語文雖相連各不相涉讀者誤合爲一年耳史文初不以伯氏爲卻之宗姓也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亦不云語爲宛子集解索隱不知何所據吳越春秋以卻宛白州犁爲一人尤誤

楚將子常集解子常公孫瓦索隱公孫瓦也 按囊瓦子常之孫不得稱公孫注並誤

敗吳兵於稷集解稷丘地名在郊外 按史文稷而注稱稷丘恐注有奪文楚世家言敗吳于稷左傳定五年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於沂杜注稷沂皆楚地是左氏亦作稷而敗吳之地在沂不在稷也乃索隱云左傳作稷丘杜預云稷丘地名在郊外何耶  
遂威鄒魯之君以歸官本威作滅攷證臣照按此與左傳及魯世家俱不符且與下文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句相刺謬疑文有誤 按攷證未以王左毛本相較故有是疑  
凌本亦誤作滅

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 按陽生悼公名也此文

有誤爾時齊人立悼公子壬或陽生二字乃王之誤

仲尼弟子傳仲由儒服委質 按質之利切晉語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蓋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說文無贄字周官作摯說文質以物相贄委質於人亦引伸之義臣委質於君弟委質于師其義一也索隱引服虔左氏注迂迴費解

乃下石乞壺屨攻子路 壺左傳作孟

是時子貢爲魯使于齊索隱左傳爲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札記曰案此於上下文皆不相涉索隱本出此九字於子貢傳好廢舉與時轉貨貨條後疑今本錯簡 按仲由之卒亦是哀十五年在子貢使齊之後下文宰子死於齊子貢亦卒於齊故綴此句以聯絡上下文非竟不相涉索隱以爲誤故未必然札記以爲錯簡則子貢傳內亦無從著此句也

惡言不聞於耳集解王肅曰子路爲孔子侍衛 按今家語注作子路夫子禦侮之友疑侍衛乃禦侮之譌而下又奪之友二字前顏回傳引王肅曰顏回爲夫子胥附之友其文法一例

端沐賜 五國各有變索隱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按左傳無此事

澹臺滅明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宛委餘篇曰夫子云以兒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兒寢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更甚則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兒武而行儒耳 按龍眠之畫以子羽斬政事而附會耳且後人之繪事何足以證史

高柴 費卮宰 按卮字衍費季氏邑卮叔孫氏邑安得

並言之論語見作費宰

司馬耕官本考證曰家語耕上有黎字 按汲古閣本家語無黎字索隱引家語不言有異同未知攷證所據何本 伯虔官本考證曰家語作處 按汲古閣作處索隱云家語作伯處則考證所見本是

公孫龍正義孟子曰趙人 按孟子有奪字此據孟子荀卿傳文而言孟子七篇無公孫龍也

公祖句茲 今家語作公祖茲

顏高字子驕索隱家語名產 按今家語名刻孔子世家及班氏古今人表並有顏刻困學紀聞引家語亦作顏刻 漆雕徒父索隱家語字固 按今家語名從而索隱不言同異今家語字子文而索隱云名固何也

公肩定札記毛本肩與索隱本合它本作堅 按班氏古今人表有公肩子次公伯寮子石之間蓋即此人今家語作公賓恐傳寫誤也

顏祖字襄索隱家語無此人 按今家語顏相字子襄祖相形近而譌索隱前注云公伯遼秦丹鄭單三人家語不載不言顏祖而此注云家語無此人何也正義亦云公伯寮秦丹鄭單家語不載

申黨字周索隱家語有申繚字周 按論語正義引史記作申棠引家語作申繚續與繚蓋唐宋本之異也今本家語作申繚誤

原亢籍集解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亢作亢仁勇反官本考證曰亢家語作亢或作桃 按今汲古閣本作抗

樂欬字子聲官本考證欬家語作欣 按索隱云家語同

陶本家語亦作欬不知考證所據何本

顏何字丹索隱家語名稱 按今本家語奪此人故止七十六人然蘇子古史已云顏何不載于家語則宋時本已奪

商君傳姓公孫氏 按鞅蓋是衛公孫故稱公孫鞅非姓也史云諸庶孽子蓋言庶孽之子

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按比三代者比隆於三代即下文所謂比德於殷周正義說不明索隱本無代字故訓比為類而謂類三見孝公然以有代字者為是

行之十年 按十乃七之謂也秦紀衛鞅變法在孝公三年築冀闕在十二年此下文云居三年築冀闕十二年前去二後去三卻得七年

作為築冀闕董氏份曰既云作為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札記曰疑為字一本作築校者旁注後人誤并 按秦紀

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或此奪咸陽二字

居五年秦人富彊天下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按秦紀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此上言居三年乃十二年又云四年乃云居五年則為二十一年與紀不合表與紀則此文有參差紀表並言致伯此言致胙亦誤致胙乃孝公二年事

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案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耳 按鞅變法始於孝公三年至二十四年孝公卒凡二十二年國策所言十八年實誤今國策云行之八年而死者又奪去十字也至商君相秦之年史無明文可證此言十年豈即咸陽既作之後耶

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謂天資其人爲刻薄之行 按天資猶言天性謂天性刻薄也漢書陳平傳注資謂天性也索隱非

蘇秦傳東有闕河 按正義言江謂岷江則史文闕字應作江

粟支數年索隱戰國策粟支十年 今策作二年黃金千溢索隱戰國策作萬溢 今策作千溢

韓氏太原卷索隱又下軹道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云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其疏謬如此我下軹道

南陽集解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 按燕策鮑注道道所由也其說是徐固非索隱亦未是惟今燕策重一道字乃衍文攷異亦云道謂取道南陽徐非

張儀傳苴蜀 注中諸說徐孚遠以爲未知孰是按徐廣取譙周之言以方音證苴爲巴索隱以巴苴草名疑郡因

芭苴得其字遂以苴爲巴皆凡度不可信當以正義所引華陽國志括地志爲是

籍兵不傷眾正義籍音膳司膳具食也 按一切經音義引三蒼籍治籍之言善左傳成十六年籍甲兵杜注籍治也正義非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田汝成曰按齊字恐衍當云韓周之與國也 秦策云齊韓周之與國也吳師道

補注曰齊字恐衍按下文言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失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上文言伐韓臨周自應

如田吳之說 蓋城守矣 李光縉曰盡城守言可盡據其城而守之

按此言扞闕驚則從境以東楚皆須城守也城守者修守

備也 進熟吸索隱左氏羊羹不斟是也張照曰按左傳云羊羹

不徧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 按淮南子穆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此注左氏二字謬耳

陳軫使於秦 按魏策陳軫爲秦使於齊 田需 按魏策李從

卞莊子索隱館莊子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者或作卞莊子也札記曰困學紀聞引此傳卞莊子戰國策作管莊子

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蓋伯厚未見單本也 按戰國策楚絕齊篇鮑彪注傳管作卞吳師道補注索隱引策作

館其所言與伯厚同是宋本史記如是今所傳單本索隱云出北宋未必伯厚與鮑吳皆未之見且單本亦未必是

索隱原本安在其無奪誤耶何義門曰論語稱卞莊子之勇索隱所引或傳寫之誤而又妄爲之說翁元圻曰管莊

將刺之管與止之蓋以管與而并誤以卞莊子爲管莊子索隱又誤管爲館也

館豎子 國策作管與 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

擊之亦無異也徐孚遠曰軫言己之爲秦王計不後於楚王也 按上言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故言臣

主與王何異仍以索隱說爲是 樗里子甘茂傳虜趙將軍莊豹 按秦紀言虜趙將莊趙

世家云虜將軍趙疑豹字衍 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按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

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

當赧王之三年戰國及紀年與此並不同 按史文云秦

昭王新立則非七年事亦非惠王二十六年事也說詳韓世家

反宜陽之民正義武遂宜陽本韓邑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徐半遠曰反宜陽之民者欲秦歸宜陽俘民於韓非并以宜陽地與韓也後言竟以武遂歸韓亦不言宜陽也按戰國策反宜陽之民吳師道補注取其地而還其民也正義說誤

茂懼輟伐魏蒲坂亡去集解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按徐據年表而言以樛里子傳證之茂此時與樛里同伐蒲茂亡樛里亦釋蒲而還擊皮氏也然則擊皮氏者樛里也故下云樛里子與魏講罷兵

范蠡索隱戰國策云作蠅今策作環蓋蠅之譌

章義之難索隱案戰國策云納章句之難案今策納句

章昧之難此誤凌本作內句章昧之難是也

向壽策作公孫郝

大項囊索隱尊其道德故云大項囊札記曰索隱本大各本作夫按此當以夫字為是不必從索隱以示奇

穰侯傳乃使仇液索隱戰國策作仇郝今策作仇赫

其客宋公索隱戰國策作宋交今策作宋突吳師道注索隱引策云宋交

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按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按穰侯之封在昭王十六年魏入河東四百里表在十七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表在十八年不得云四歲也

戰勝暴子集解徐廣曰韓將暴鳶按表是年於韓書暴鳶救魏為秦所敗走開封徐據此為說秦紀亦在是年而

下文明年走魏將暴鳶何也戰國策作學子鮑彪注地缺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以和按魏世家及表在安釐三年為秦昭三十三年與此合秦紀及韓世家韓表在昭王三十二年與此不同暴鳶乃韓將此云魏誤也

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按秦紀趙世家在三十二年與此不同表及魏韓世家白起傳在三十四年與此合據韓世家乃趙魏攻韓華陽而秦救之此云攻趙韓魏韓字恐是衍文表云得三晉將魏世家云秦破我及韓趙白起傳云虜三晉將恐皆誤也秦紀表皆云斬首十五萬魏世家云殺十五萬人白起傳云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此云十萬當奪一五字也

白起王翦傳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按秦紀作左更疑紀誤

是歲穰侯為相按表紀皆在十二年

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按秦紀是年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不言取城六十一魏世家及六國表取城大小六十一事皆在昭王十八年表言客卿錯非白起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按紀言左更錯取軹及鄧與此異魏世家及六國表皆不載此事

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秦紀趙世家六國表並不載此事

拔鄆鄧五城秦紀同魏世家云秦將白起拔我西陵表云秦拔鄆西陵與此異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 秦紀昭王三十年蜀守若  
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與此異楚世家及六國表亦  
在三十年

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

按說在穰侯傳又按韓世家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  
秦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秦紀正義括地志云故華城  
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國語云史伯對鄭桓公虢鄆十  
邑華其一也然則華陽者韓地是時秦方救韓未必遽取  
韓地紀表及趙世家亦不言拔華陽恐此誤也

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于河中官本  
攷證曰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謂爲三或傳寫  
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按此言十三萬又言二萬合之  
爲十五萬紀表統言之耳非有譌也穰侯傳則奪五字孟

子荀卿傳撤席索隱張揖三蒼訓詁云撤拂也 按毛本

撤王本凌本官本撤作撤是文選甘泉賦注引張揖三蒼  
注作撤此作撤者誤也文選洞簫賦注引說文拏拭也拭  
與拂同義四子講德論注拏與撤同則撤者拏之異體刺  
客傳之蔽席則撤之段借字也說文玉篇皆無撤字字典  
衣部撤下引史撤席蓋未知其誤耳

自駢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

駢夷之徒各著書 按漢書藝文志鄒子四十九篇鄒子  
終始五十六篇名衍在陰陽家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在法  
家蚡淵卽環淵甘茂傳范蚡徐廣曰蚡一作環楚策作環  
家蚡淵卽環淵甘茂傳范蚡徐廣曰蚡一作環楚策作環  
一切經音義三蚡或作環是蚡環一字環環古同聲通用  
廣韻二十七刪環下云又姓古有楚賢者環淵接子田完

世家作接子正義引藝文志接子二篇在道家流今藝文  
志惟有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然古今人表廁捷子於  
尸子之後鄒衍田駢之前則非武帝時人恐志誤也廣韻  
二十九葉捷下引藝文志捷子齊人著書豈宋時本異歟  
田駢駢夷詳正義淳于髡之書則無傳焉

田駢正義說天口 按口下奪駢字

故慎到著十二論集解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  
一篇 按漢志一作二

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 按上言淳于髡終身  
不仕而此言爲列大夫相抵牾  
劇子集解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 按漢藝  
文志處子九篇在法家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以應劭  
之說參之則劇當作處

楚有尸子集解今按尸子書晉人名佼秦相衛鞅客也  
按漢藝文志尸子在禰家魯人秦相商君師之與此注稍  
異

長盧索隱未詳正義長盧九篇楚人 按漢藝文志長盧  
子九篇在道家

阿之吁子焉正義藝文志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  
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 按  
漢志作聿子故師古音弭索隱以顏爲誤豈以聿實楚姓  
不得爲齊人歟

自如孟子至於吁子董份曰自如孟總前自孟子至吁子  
也加一如字恐衍 按自如乃文法如此非衍如字

平原君虞卿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  
十五年張照曰按六國表邯鄲之圍在趙孝成王九年秦

昭五十年若趙惠文九年則為秦昭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按趙惠文九年無圍邯鄲事此注誤孝成為惠文五十字誤倒恐皆傳寫之失也

而未廢也索隱按鄭氏曰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札記曰索隱本廢各本作發發志云謂未發於口也廢即發之借字按此以作發為長恐索隱所據本誤而又曲為之說不當以索隱改諸本也鄭氏疑鄭氏之誤王本官本作鄭元

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日知錄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札記曰而以國人無勳句有誤疑以字衍上句也字當在此下按顧說是古人句法往往有此初非有誤衍也

故號為虞卿集解譙周曰食邑于虞徐字違曰虞係食邑則虞卿姓名今皆不傳也按虞卿所著書曰虞氏春秋恐虞是姓非食邑譙叟之言不足信

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按趙策作係鮑彪注係尉名吳師道注姚本係作復史同

告趙郝趙郝同策作樓緩樓緩從秦來至王春勿予策此段在前前後後皆樓緩事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稜志曰危讀為詭古或以危為詭天文志司詭星天官書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作危按管子大匡篇注危傾險也言樓子之言傾險也則不必以為古段借字國策注言為秦計深而趙勢危亦通

魏公子列傳札記曰宋本中統游毛各本並與索隱本合刻本作信陵君列傳疑本正義按自序稱作魏公子

列傳合刻本誤

魏王及公子患之按此言患之而下文不具其事恐有奪文

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日知錄曰謂特兒為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札記曰謂徒以客眾為豪耳按札記說是顧說亦當參舉動也言但有客眾自豪之舉動耳

有以也札記曰疑衍也字有以二字錯簡當在未奉祠不絕下按有以也者言公子之不恥下交非若諸公子之徒為豪舉實欲得岩穴之士為魏用也三字內含蓄不盡如札記說於文則明白然恐非史公之意此以後人之文法繩古人而轉失其旨者也

春申君傳先帝文王莊王之子三世不妄接地於齊余有丁日策作文王武王之子是此日莊王誤也按策作先帝文王武王之子三世而不接地于齊此文王下奪武王二字衍莊字如余說下不得云三世也不妄接地於齊國策鮑彪注不與通也按不妄應從毛陵本作不忘言欲地與齊接三世未嘗忘也

以絕從親之要索隱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戰國策鮑彪注要約也按鮑說是盛橋按策作成橋鮑彪注秦人吳師道補注劉伯莊云橋音矯按吳所引劉伯莊疑是此傳之注

桃入刑志疑云策作桃人入字誤按策無邢字鮑彪注桃人史作桃則宋本已如是

而肥仁義之地國策高誘注肥猶厚地猶道易日狐涉水濡其尾正義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

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國策鮑注曰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

按下文終之難也鮑注是正義非

榆次之禍正義注水經云榆次縣南洞渦水側有鑿臺

按此注當在鑿臺之下句下

而詳事下吏策注吳師道曰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

應士葆利言 按史記佯字多作詳詳詐也說文無佯字

吳注非

要約天下 策作要絕鮑注要中也

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 按此與趙世家合楚魏世家及六國表則在六年蓋是時秦圍邯鄲甚久五年圍之

六年圍始故表傳世家語有參差

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按楚世家云楚遣將軍景陽

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六國表於楚云六年春申君救

趙七年救趙新中於魏云魏韓楚救趙新中秦兵罷是救

邯鄲者春申君救新中者景陽兩事也世家失書其一耳

或秦釋邯鄲而攻新中春申遣景陽往救救趙乃一時事

而地不同

世有母望之福正義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 索隱周易

有無妄卦其義殊也 策作無妄朱子易無妄注史作無

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按朱子解與正義合妄望古

同聲通用

而君之仇也索隱戰國策作君之舅也謂為王之舅 按

今策作王之舅也

棘門正義壽州城門 按國策鮑注宮門以棘衛之徐孚

遠曰棘門疑是宮城門非都城門也

是為楚幽王索隱按楚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 按猶兄負芻或是捍弟捍生之後始生故前云考烈王無子也昌平君乃項燕所立者見始皇紀是完之子與否不得而詳矣

范雎蔡澤傳三亭之南正義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

岡字誤為南 按三亭即為岡亦何不可言三亭之南

為其割榮也索隱割榮即上之擅厚謂擅權也何義門曰

謂能割去素所尊榮之人索隱之說非也 按索隱固非

何說亦未為得也國策割作獨鮑彪注獨傷也榮草華也

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其說較妥割分也 呂覽應

損也 漢書楊雄傳諸侯擅厚則分主之榮而主之榮損也

而不概於王心耶集解徐廣曰一作概音同索隱按戰國

策概作闕謂闕涉於王心也徐注音同非也 按概概音

同故徐云然索隱非之何也概感動之意莊子至樂篇我

獨能無概然釋文引司馬彪注概威兒今策作闕鮑注闕

合同吳師道注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闕唐宋本已不同如

此

使以傳車集解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使持車戰國策

之文也 今策作使人持車

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 按匈奴傳曰秦昭

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

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即此事

施韓盧札記曰索隱本施與策合各本作馳後人所改

按策注吳師道言姚本施作馳史同是宋時策有兩木之

不同而史亦作馳也

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 策作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按策是此云十五年誤也上文言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則范雎之見王當在是年取齊剛壽之後三十四年已前秦之攻楚攻魏未有寧歲何嘗有閉關十五年之事惟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三十六年伐齊取剛壽此兩年中爲未大出師耳疑三十四年被魏華陽之後穰侯欲閉關息民故僅出偏師以擊燕齊而未加兵於韓魏趙楚范雎遂得持以爲言燕齊遠而韓魏楚趙近穰侯固予睢以隙也

伐魏拔懷集解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 後二歲拔邢丘 按此與表合秦紀取邢丘懷在四十一年爲一年事 崔杼淖齒管齊 按下文淖齒李兌而不及崔杼國策亦不言崔杼則崔杼二字衍也下言射王股崔杼射莊公中

股然莊公不得稱王恐亦淖齒事 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 當是時秦昭四十一年也 按廢太后者奪其權耳逐穰侯等亦非一年事紀言四十二年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四年葉陽君懼出之國未至而死此其證也史承策文總敘於此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詳林曰續賈古通用 按擢髮安能贖罪此續當如字續髮而未足喻其多也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陳子龍曰迹信陵所爲欲以實事勝秦非專尙意氣者固不輕納魏齊也 按信陵此時不任魏政其猶豫者非眞畏秦也畏魏王之畏秦而終不能匿魏齊也信陵志不得行故不輕納魏齊觀後救趙時魏王不納信陵言可見 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索隱言以比于子胥申生皆以

至忠孝而見誅放故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僂而憐其臣子國策鮑注曰戮殺也賤之加刑戮爲辱之人 按鮑注是卽下文所謂名在僂辱索隱所言不合語意

太史嗽 策作大史嗽

網成君 策綱作剛水經濕水注于延水又東徑罍城南 按史記蔡澤燕人也謝病歸相秦號罍成君疑卽澤所邑也按國策吳師道注引水經以爲證然澤仕秦而地在燕未敢信其必是

樂毅傳望諸君索隱戰國策望作蓋 今策亦作望

樂間居燕三十餘年 按自燕惠王元年至燕王喜四年

卽粟腹被殺之年凡二十七年恐三乃二之譌也

禽粟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 燕世家云粟腹將而攻鄒卿秦攻代趙使廉頗將擊破粟腹於

鄒破卿秦乘於代樂間奔趙趙世家云廉頗爲趙將破殺粟腹虜卿秦樂間按三處不同恐皆有譌奪也燕策趙使廉頗以八萬遇粟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

是樂乘趙將而禦燕師者也趙世家閱與之役王問廉頗樂乘爲惠文二十九年孝成十年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然則樂乘久爲趙將雖爲樂間之宗而不在燕疑此傳樂乘下有奪字樂乘爲樂間而爲趙破燕故樂間懼而奔趙恐當日情事如此史書樂間之宗也一句以明奔趙之由也燕世家則當云樂乘破卿秦於代樂乘二字誤在卿秦之下趙世家則當云虜卿秦樂間奔趙奪奔趙二字

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 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 按此文複出而未

剛正者也燕世家及廉頗傳燕與趙和止一事趙世家廉頗破燕在孝成十五年十六年廉頗圍燕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假相相國信平君者頗武襄君者乘蓋燕趙構兵歷三年而始和非有兩事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按燕王不用間計與乘何與此襲國策之誤

廉頗藺相如傳設九賓正義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 按秦時久僭稱王安見九賓之設不與天子同平

其時天下畏秦韓魏幾如關內侯矣關內所封之國如穰應華陽涇陽等皆為列侯蓋久已帝制自為矣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 表作三萬

三

請奏盆缶集解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缶音缶正義缶音餅 說文缶瓦器

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詒臣錯曰史記澠池之會藺相如進盆缶曰竊聞秦人善擊缶按小徐引史作缶集解

引風俗通義以解缶而不言缶恐史本作缶而唐時本有作缶者故索隱正義皆有音詩陳風疏引史記作缶此唐

有兩本之證也廣韻四十四有爾雅釋器疏並引作缶缶缶之俗字玉篇有之正義音餅當有誤李斯傳叩缶索隱

本作缶諸本作缶文選作缶 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 趙世家廉頗將攻魏幾取

之在二十三年此云居二年則為二十二年且曰伐齊而非攻魏與世家異或二十二年趙取齊幾旋又屬魏至二十

十三年又取之魏歟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 世家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按世家與徐所云一本合惟後三年則為二十四年疑三乃二之誤下文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乃二十八年事與表合益可證三字為訛

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 按邯鄲圍解在孝成九年破燕栗腹軍在十五年相距七年

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 按上文居六年乃孝成二十一年則此明年為悼襄元年矣下文亦云元年李牧攻燕而表及世家皆在二年

莫府索隱莫當作幕字之訛耳 按莫幕古今字非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 按後七年當王遷元年世家及表並在二年札記曰各本衍城字索隱本無按世作武城恐非衍行遂字耳索隱則據誤本而言表作

平陽

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 王遷三年世家及表同

居三年秦攻番吾 按世家及表皆在四年當云居一年方合

田單傳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 按樂毅傳云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是毅之破齊七十餘城

本非一年之事其始破臨菑為燕昭二十八年三十三年而昭王卒前後止六年耳以弱燕而破彊齊五年之中下

七十餘城其用兵不可謂不精莒之不下以襄王既立齊人有君而堅守也即墨之不下以田單之智勇相敵也論

樂毅者多以莒即墨之未下為劣固未識當日之情勢美之者以為毅欲以德撫之恐亦未然

兵以正合以奇勝集解魏武帝曰索隱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 按太史公此段語多本孫子集解所引乃曹操孫子注索隱以為軍令非

適人開戶索隱若我如處女之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也 按索隱注是正義以敵人謂燕軍言燕軍被田單反間而今齊卒甚怒是敵人為單開門戶其說牽混

魯仲連鄒陽傳今齊湣王已益弱國策鮑彪注曰衍閔王字今乃襄王耳史亦誤吳師道注曰謂今之齊視閔王已益弱 按邯鄲之圍在齊王建七年鮑注誤閔字自屬衍文如吳說則齊下有尊字

尊秦昭王為帝 國策鮑注稱諡非當時語吳注追書之辭 按此左傳陳桓公之例也 從頌 策作從容頌容古今字

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至過字為絕句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莞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為政於天下矣禘志曰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國策鮑注曰過猶不幸吳注過即過甚之義 按五說不同考證采徐說然當以鮑吳二說為勝吳與禘志說同本之高誘其義近古

齊湣王將之魯徐孚遠曰前言齊湣已益弱據此則在出亡以後恐前誤也 按湣王出亡下距秦圍邯鄲得二十

七年前文之誤無疑

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 按此事以姚姬傳之說為當見古文辭類纂魯仲連遺 將書下諸說皆未諦

以資說士索隱劉氏云讀說士為銳士意雖亦便不如依

字 按說士者游說之士劉音是

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索隱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 按亡意猶意者策作意者索隱非

昔卞和獻寶楚王別之札記曰索隱本卞和作玉人別作誅蓋誤 按索隱本與漢書文選同

圻肝札記曰中統游本圻作折舊刻作折御覽四百七十五引同 漢書文選作析

子罕 文選亦作子 越人蒙 文選亦作子臧 七首索隱案通俗文 文選注亦作通俗文

屈原賈生傳董份曰此傳大槩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班固常有論矣凌稚隆曰漢武帝愛離騷命淮南王作離騷傳太史公作原傳本淮南詞也 按漢書淮南王安傳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

若毛詩傳王逸離騷後序孝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然則淮南所作乃離騷解非屈原傳董凌二說非也

班孟堅離騷後序曰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據此則史公用淮南語其可考見者惟國風好色數句耳

懷瑾握瑜索隱按楚詞此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 按文選作深思高舉明萬歷王逸楚詞注本作懷瑾握瑜王注獨行忠道似當作懷瑾握瑜

察察集解王逸曰已靜潔 按萬歷本作已清潔文選同

汶汶集解王逸曰蒙垢汚 萬曆本汙作塵文選同

常流 楚詞作湘流

蒙世俗之温蠖乎索隱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 按楚詞

王注引史無俗字塵埃哉作塵埃乎

易初本由兮 楚詞由作迪王逸注迪道也按迪道也釋

詁文由字古無訓道者集解引王逸注疑史文木亦作迪

傳寫失去 旁并注文亦改作由耳正義本常也云云亦

本王注

前度未改 楚詞度作圖

內直質重 楚詞作內厚質正

巧匠 楚詞匠作倕

孰察其揆正 楚詞揆作撥王逸注察知也撥治也言倕

不以斤斲則曲本不治難知其工巧乎以言君子不居爵

位眾亦莫知其賢能也按撥治也詩長發傳廣雅釋詁三

公羊哀十四年傳訓皆同揆字誤

矇謂之不章集解王逸曰立黑也 楚詞矇下有睽字注

黑作墨

鄙如 楚詞如作固

窮不得余所示 楚詞無余字

誹駁疑桀 楚詞桀作傑

眾不知吾之異采 楚詞吾作余

重仁襲義集解王逸曰襲及也 楚詞注及作仍按襲有

仍及二義此以仍義為長

豈知其故也索隱楚詞作莫知其何故 萬曆本楚詞與

史同

進路北次兮正義北次將就 按正義疑有譌奪王逸注

路道也次舍也

曾險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集

解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楚詞無曾險已下二十一字

按萬曆本楚詞有此二十一字而無王注恐是後人據史

文增也集解所引楚詞在下心不可謂兮句下

人生稟命兮札記曰各本作有命禎志云當从宋本作稟

楚辭作民生稟命 萬曆本亦作人生有命然王注云言

萬民稟受天命是原本作民生稟命後人以史改楚詞也

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按自頃襄元年至負芻被虜凡七

十六年

嗟 漢書文選作默

嗟苦先生集解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言屈原遇此難也

文選胡氏攷異曰茶陵本校語云苦五臣作若袁本作

苦無校語非何云漢書作若陳云苦當從漢書作若更有

顏延年祭屈原文可以互證云云案所說是也苦字但傳

寫誤蓋誤認注中勞苦屈原以為正文有苦字耳今史記

亦作苦誤與此同 按正文如無苦字則注中勞苦字殊

屬無著此注嗟苦分詮文甚分明選注同而無言字胡說

未必然

風漂漂其高造兮 按文選注曰史記音漂匹遙切恐是

集解文也漢書漂作縹造漢書文選並作逝

請對以意 文選意作臆漢書作意此從索隱本作意諸

本作臆

塊軋無垠 索隱軋作圯與漢書文選合然說文無圯字

校漢 漢書文選作恬漠

釋知遺形 索隱知作智與漢書文選同

細故蕙荊兮攷異曰荊不成字荊芥聲相近故漢書作芥  
按蕙荊漢書作蕙荊索隱引漢書作介張揖作造介文  
選善注引鶡冠作契荊而曰契荊與蕙荊古字通西京賦  
作蕙荊善注蕙與蕙同並丑介切廣韻十七夬作蕙荊孫  
氏示兒編八蕙荊之蕙當讀曰蕙俗曰帝按以刺鯁之義  
推之此二字當作蕙介蕙整蟲也說文蕙之整以尾刺也介  
蓋也說文隔也昭二十年傳介疾左傳礙也漢書翼奉傳注畫者分畫既  
分畫則必有隔礙有隔礙則如食骨而鯁於喉中也蕙造  
蕙皆蕙之通借字荊玉篇俗荊字荊芥之通借字變字說  
文所無他書亦罕見

刺客傳曹沫 管子亦載此事曰曹劌  
獻遂邑 按春秋齊人滅遂遂國名非魯邑此因與柯盟  
同一年牽合爲一殊誤

讓 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曰云云 今策無此語  
聶政 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 今策與  
史同鮑彪注曰謂相可否與索隱所引不同

而與仲子爲讎索隱徐注云一作難戰國策譙周亦同  
今策與史同  
荆軻 跪而蔽席 策作拂席按蔽者撤之段借也徐廣  
曰一作撥撥者撤之譌也

李斯傳拜國二十 文選作三十  
而跛牂牧其上札記曰跛牂對樓季而言是指人非謂羊  
莊子駢拇篇有臧穀同牧羊之論疑牂與臧同聲假借乃  
言牧羊之跛豎耳集解非也 按跛牂之喻但言其平蹇

易涉耳似不必定指爲人  
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 按趙高宦者何以有女

蒙恬傳趙高昆季數人皆生隱官索隱劉氏云蓋其父犯  
官刑妻子沒爲官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官  
之故云兄弟生隱官謂隱官者宦之謂也 按高有女婿  
閻樂恐高非真宦者下云除其宦籍則高以父爲宦者世  
世在宦籍耳高昆季未必野合所生未必並官之生隱官  
者生長於隱官耳劉氏所言恐非其實

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徐孚遠  
日更置二字連下言更以李斯舍人典軍奪蒙恬兵也  
按更置二字連下讀於文不順仍以更置句絕爲是其義  
則未詳也

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 按  
參而伍之猶易言參伍以變謂更相考覈也索隱非  
張耳陳餘傳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 一本是

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爲決絕其夫而  
嫁之張耳也余有丁日卒爲請決乃父客爲之注誤○按  
此當以請字句絕決判也斷也謂請之女家而判嫁之張  
耳也 李光緒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

宰爲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注所云則方喪其夫遽  
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  
爲請決云者父爲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爲季箕

帚妾是也張照曰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日逃去其夫去抵  
父客父客爲之請決去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別生  
枝節哉 按張耳宦魏爲合其時必未亂史文本有兩本

亦未可定爲逃去其夫也李以請決爲請之張耳則決字  
贅矣恐皆未然

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集解張晏曰言其

不用兵革，驥策而已也。按杖馬筆，猶言躬擐甲胄耳。注未的。

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厠集解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文穎云：置人厠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同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厠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厠。厠者，隱側之處，因以為言也。徐孚遠曰：要之置者，謂強邀高祖至柏人置，類也。張照曰：觀索隱語，則置下有一厠字。漢書亦有厠字。按諸本無厠字，故徐張云然。毛本索隱本有厠字。陵本云：正本置下有厠字，置驛也。厠，行清也。言壁人柏人驛中之厠，以要之也。置如解作置人，則與壁人複沓矣。韋昭以為供置而不及厠字，豈所見本亦無此字耶？然供置之解亦未是。

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

索隱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按呂后紀年表，竝云魯王不曰魯元王，偃中廢而以侯終，安得稱元王耶？况元者主之謚，魯者其食邑，偃因母之食邑而封，非以母號也。疑此三元字皆衍文。

彭越傳：彭越眾萬餘人，母所屬陳子龍曰：是時楚已裂地封諸侯，天下略定矣。而如越者，將萬人，既無所屬，又不能誅，可見楚之疏矣。按諸侯於漢之元年四月罷戲，下就國，而田榮即於五月畔項王，定三齊，然則非楚之疏亦勢有不及耳。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按漢五年三字衍文也。上書四年冬，下書五年春，則此秋乃四年之秋。漢用秦正，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冬在前而秋在後，疑是讀者不悟因上文有四年冬，而此言秋，遂注漢五年三字於旁，而誤入正。

索隱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按呂后紀年表，竝云魯王不曰魯元王，偃中廢而以侯終，安得稱元王耶？况元者主之謚，魯者其食邑，偃因母之食邑而封，非以母號也。疑此三元字皆衍文。

春立彭越為梁王。表在五年二月。

喋血乘勝，日有聞矣。索隱：喋，猶踐也。殺敵踐血而行，漢書文帝紀注：服虔曰：喋音蹀，蹀履之蹀，如涓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按文紀索隱引廣雅：蹀履也。今廣雅釋詁：蹀履，也不作蹀。此字既訓為履，自當從足。疑史文本從足，故索隱引廣雅為訓。後訛為蹀，并注文亦改從口耳。師古謂本字當作蹀，蓋亦知從口之非矣。蹀蹀說文，竝無依說文字，當作蹀。蹀蓋亦知從口之非矣。蹀蹀說文，竝無依說文字，當作蹀。

楚足部蹀蹀足也。徐鍇曰：足蹀蹀然連蹀也。今俗作蹀蹀，韻喋血流兒，則承如涓之說耳。文紀作蹀，或段借字。徐廣曰：蹀一作啞，恐當作蹀。一作蹀。劉辰翁曰：喋血乘勝，日聞矣，不可解。意曰：字句讀聞字誤。按喋血乘勝者，猶言血戰成功也。日有聞言功名聞於當日也。

蹀布傳：謂左右曰：索隱案謂隨何。按左右泛指左右侍從之臣，不專屬隨何。

故曰：楚兵不足恃也。集解：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案：漢書作罷音皮。按此言楚兵雖強不足恃，以破其從楚之心。徐從一本作罷，其注不明。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高紀在四年。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高紀在四年，按六年衍項籍之死，實五年也。漢書無此二字。

淮陰侯傳諸母漂李光緒日或謂漂母非婦人乃秦漢間之隱君子蓋以其不望報數言有儒者氣象且似教韓信立功不當責報耳按此則母當作母或云越絕書有漂母蓋冉字之誤按千古婦人具隻眼者奚獨漂母安得妄生異說若以為冉字之誤則諸冉一再將作何解

以木罌餽渡軍徐廣曰餽一作缶按作缶是餽俗字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表在五月紀在三年疑皆誤

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遂虜豹表在九月紀在三年疑皆誤

斬成安君泝水上禽趙王歇按紀在三年表在三年十月此失書

乃立張耳為趙王表在四年十一月下文六月則三年之六月或三年請之四年始立之耳

齊王廣亡去紀云齊王廣奔彭越與此合田儋傳則云虜齊王廣表又云擊殺廣並異儋傳又言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則亡去乃橫非廣此事紀在三年表在四月十一月表是下文云漢四年逐皆降平齊蓋與表合信之破齊實

在三年之秋至四年冬始皆降平齊耳

漢十年陳豨果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札記日各本十下衍一字舊刻無按韓信之誅紀表並在十一年疑一字非衍文也豨之反雖在十年此因誅信事而追敘之

韓信盧縮傳子代集解徐廣日名長君按子代以下正文二十一皆後人所妄非馬遷筆也說子表名長漢書名與恐史誤史表征和元年子長代有異絕云云亦後人

所增說於征和二年為衛太子所殺史不及書

說孫曾集解徐廣日長君之子也按漢曾乃與弟則是說子非說孫

續說後正義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為龍領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領侯按漢表按道侯說

為衛太子所殺征和三年侯與嗣四年坐祝詛上要斬後元年侯曾以與弟紹封據此正義文誤甚恐傳寫之失

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按一字衍文高紀在十年八月豨傳稱九月皆十年秋也

高祖十年七月董份日淮陰傳中漢十一年豨反此云七年不知何也張照日按高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陳豨反韓信傳亦云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至淮陰

傳則作十一年是時高祖固在邯鄲誅豨等未畢也馬遷

誤耶抑別有意也田叔傳亦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札記日各本十譌七考證改按十譌為七故有董

張之說淮陰傳自因信事而追述非與豨傳有異

自立為代王凌本代譌大故陳子龍日日本代王譌為大者北音相誤官本亦誤故采陳說札記日宋本中統舊刻

毛本吳校金板同宅本代譌大按南監亦作代

田儋傳盡屠之徐廣日立故王田假也徐為遠日田假後立史失載之按徐廣據表而言下注假走楚楚殺之亦

史表文也傳略之非失載

樊鄴滕灌傳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漢書作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日圍即陳留圍縣按漢書

圍都尉東郡守尉乃二人若改此圍為圍當增都尉二字否則文不可通矣

捕虜十一人 漢書作十六人

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 漢書斬首十四級捕虜四

十四人

章平索隱章平即章邯子也 按高紀云虜雍王弟章平

則非邯子

從斬首百七十六級 按通計實百八十九級內二十四

級依漢書作十四級則百七十九級

虜二百八十八人 漢書二百八十七人

將軍十二人 漢書十三人

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漢書十二人

呂須索隱音須眷二音 按據索隱音須則正文不作

須

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索隱謹日靖侯漢書無證 按

漢書傳無表有

蘇駟索隱駟者龍馬也丹鉛總錄日駟從馬從且音置無

龍馬之訓 按駟子朗反楚詞憂苦注駟駿馬也與索隱

訓相近字書不見從且之駟字用修不知何據

乃賜嬰縣北弟第一 漢書無縣字

張蒼傳千二百戶 表千三百戶

後五歲正義高后之年 按據正義則此五歲承上三歲

而死為言當高后元年與高祖功臣侯年表高后元年國

除之文合漢書表傳並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則書

堯抵罪於孝惠六年誤也漢表言堯為御史大夫十歲堯

以高祖十年為御史大夫至孝惠七年乃十年國除自當

在高后元年

子類 按漢書表傳並作類索隱引作毅恐是傳寫也此

條索隱錯誤不可通當從王本凌本官本為是史表類作

預亦誤

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日一

本無侯去病而云共侯茂三十三年子史改封靖安侯張

照日按徐廣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二十二年

薨與徐又異 按史漢二表並無侯去病漢傳云傳子至

孫與有罪國除則徐廣所云一本是也共侯茂自孝景前

三年至元狩元年實三十三年漢表二十二年恐是傳寫

之譌

子侯與代六歲 年表作五年按元狩二年侯與元年元

鼎元年國除則表是

至弟二子其名元成 按漢書元成為賢少子元成有三

兄也

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元成 按漢書賢長子方山

早終次子弘為太常丞賢病篤弘坐事繫獄罪未決賢門

生矯賢令以元成為後元成陽為病狂不應召丞相御史

劾奏元成不得已受爵

丞相司直繁君 漢書是蕭望之

至九乃中丙科 漢書匡衡傳除為太常掌故

郡不尊敬 漢書云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與

此不同

廩生陸賈傳更食武遂 按史漢兩表並不言更封恐是

以高梁侯而食邑武遂耳

取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朱翌日說者謂賈取死之子

家得此物考上文賈常安車駟馬云云則下文謂其子云

何待死而後與以遷史考之乃徒字謂十日後遷別子或

過他客處則以所携之物與之耳徐孚遠曰所死家有喪葬費故得所遺物 按徐說是也朱說難通賈十日而更安得如許寶劍車騎侍從者以與其子耶

數見不鮮索隱數見音朔現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 無久恩公為也集解章昭曰恩汚辱索隱恩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

厭患公也 按此兩語承上率不過再三過而言數類數也見如字鮮好也廣雅釋詁恩亂也廣雅釋詁汨亂之意范曄傳言類數相見則不鮮好無久淹留以汨亂我也舊注似未合

語意漢書作數擊鮮母久溷女為也與此不同楊用修曰數見不鮮恐其久而厭也注非漢書作數擊鮮尤非劉貢父說亦如是 日知錄另作一說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歸有光曰其文類褚先生補入者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項羽於鞏洛之間而

以衣儒冠見及與平原君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棄也誤見於此耳凌約言曰此必有兩問故竝紀之張照曰史記事兩見而小

異者甚多蓋史家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遺意歟志疑曰酈生復出猶秦記也御覽三百六十六引楚漢春秋與此政全 按文出楚

漢春秋則非太史公未定稟亦非褚先生補入也當是後人以楚漢春秋與史不同附注以見異傳寫者遂誤入正文耳志疑以為後人附益其說是

傳斬蒯成傳項侯精 表作靖漢表作清 共侯則 表同漢表作明

凡斬首九十級 按上文斬首實八十五級 虜百三十二人 漢書百四十二人按上文捕虜實百三十人

謚為貞侯正義謚為尊侯一作卓 按漢傳作貞與此傳合正義作尊與表合漢表作制

季布樂布傳為氣任俠集解俠傳也索隱傳音普丁反其義難喻札記曰王柯凌本傳作粵索隱同 按說文巧部粵或曰粵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為粵人部傳使也繫傳作俠也廣雅釋詁傳俠也然則傳與粵音義竝同又何難喻之有

顧金錢 漢書鼂錯傳注師古曰顧讎也若今言雇賃也 按讎猶答也後漢桓帝紀注雇猶酬也顧雇同聲得相假借言數招權而人酬答以金錢也

季布母弟丁公索隱案謂布之舅也 凌本官本無此注 按史文明言母弟索隱云然豈讀為母之弟耶然經傳稱母弟皆同母弟未有以為舅者索隱非集解引楚漢春秋以丁公為薛人而季布乃楚人故小顏以為同母異父之弟

毋何凌雅隆曰毋何言更無餘事也札記曰宋本毛本作苛王本作奇蓋亦苛之譌 按苛何古通用凌說非漢書亦作何

杖步行七八里 漢書作屐步行七十里按杖步行者扶杖而步行也

馮唐傳百金之士十萬 李牧傳作五萬 萬石張叔傳以為九卿徐孚遠曰太子太傅不當九卿言其位次當為九卿也 按此疑有奪字如徐說或當連下

迫近二字讀言太子大傳迫近九卿也

慶為太僕考證曰漢書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為太僕與傳

異 按漢表建元二年內史石慶三年內史石徧是慶為

內史一年也建元二年權夫為太僕二年為燕相而三年

不書繼夫而為太僕何人六年方書太僕賀不應歷三年

而虛位以待賀此必慶於二年為內史三年為太僕故石

徧即代慶也慶為太僕三年徒為齊相而賀方代慶也表

有奪文致滋讀者之疑

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 漢傳同漢表作四年按漢表是

史表亦四年

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景帝前四

年安上侯張歐為奉常二年而蕭勝代之

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 按漢

表建元元年中尉張歐九年遷元光四年中尉張歐為御

史大夫五年老病免此言元狩誤也

塞侯微巧索隱功微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

景帝封之功微也凌稚陸曰索隱以為將受封為微巧非

是徐孚遠曰為將而封不為微巧 案索隱本作功微故

注語云然凌徐譏之蓋未見索隱本也其文自當作微巧

方與下文相應

田叔傳數歲坐太子事 至中山國 按衛太子事在征和

二年疑此五十三字皆後人所增時無左丞相言左尤誤

居是國必聞其政趙恆曰田叔居趙則政聞於趙居魯則

政聞於魯字作名聞之聞與論語解異 按此謂田叔居

趙而趙人舉之得聞國政耳趙說非下文義不忘賢明主

之美以救過則指其居魯時

扁鵲倉公傳扁鵲過魏說太子索隱然案魏後改稱郭春

秋有郭公善郭之太子也 按郭說一聲之轉非魏改稱

郭而別有郭國也魏滅已久傳元之說為是韓詩外傳亦

作說說苑辨物篇作趙當以趙為是

醴灑 按醴醴酒也灑散也言以酒散其病也

案抗札記曰索隱宋本中統游凌毛竝作杭王柯壽杭凌

引一本作抗字與手部抗下日與玩通史記案玩今本多

譌杭攷吳曰索隱音玩謂按摩而玩弄身體當作抗从手

从元 按荀子王霸篇注抗與玩同則索隱音玩似非肌

說然玩弄身體之說於理頗疑其字當从气从手作抗

或省作抗文選吳都賦注引廣雅按摩也 今本作磨

禮樂志注引孟康曰按摩也玉篇手部抗柯礙何代二切

摩也廣韻九迄居乙切磨也十九代古代切磨也然則案

挖猶按摩也按摩見韓詩外傳說苑上文橋引索隱謂為

按摩之法橋引者如三國志華佗傳所稱熊頸鳴願引輓

腰體動諸關節也與按摩不同

搨髓脂 說文搨按也

搨荒 說文搨閱持也

齊桓侯 新序作魏桓侯

數者中下熱而湧札記曰據下文疑下奪痂字 按中下

之熱上湧故曰湧痂此句不應有痂字釋名曰心痛曰痂

痂說也气說說然土而痛也气說說然土者即湧也

齊北官司空命婦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奴 按作奴為

是命疑是司空名然下云因以接內則非女奴

故齊北王阿母正義鄭慈已者考證照曰正義文疑有訛

奪字 按鄭下奪元云二字

毛髮而色澤脈不衰 而字疑在毛髮上

正義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 心織也

所識纖微也 脾裨也在助氣主化穀者助氣今本釋

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 故短也三字 腎引也腎

屬水主引水灌注諸脈也 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

敢也 今本釋名 胃圍也言圍受食物地 乃也之謬

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也 蓋滓穢爲牽又誤倒

勝橫也肱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

釋名作胞胞也空虛之言也主以虛承水液也或曰勝

言其體短而橫廣也按此文恐有錯謬水液當從釋名作

水灼反或當在此下也 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釋

常舒泄所 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爲土

故云主胃氣也 釋名作咽所以咽物也或曰要在頤下

也又謂之隘氣取流通既要之處 喉嚨空虛也言其中

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 肛缸也言其處似車

缸故曰缸門即廣腸之門又名曠也 按以上諸條與釋

名多同疑皆本之釋名其膾喉臃肛三條今釋名無或釋

名逸也或謂此皆甲乙經之文今未得甲乙經無以證之

吳王鼻傳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 按飲藥自殺四字

衍齊王先畔約後方自殺也

魏其武安傳貌侵集解韋昭曰侵音復短小也又云醜惡

也刻确也凌雅隆曰按注有刻确也字則本文侵字下當

有刻字 按刻确乃訓侵字凌說非

不好面諛官本諛作朕汝證曰按面腴蓋面諛也或古字

通或傳寫之譌或謂面腴以喜悅親附意著於顏面非口

諛也若然則諸家必有注解今無之故知非也 按諸本

竝作諛官本承北監本之誤故有是語

引繩批根生平暮之後棄之者何義門曰根音痕當作根

誤作根 按朱子語類漢書引繩排根不附己者今人誤

讀根爲根增韻吳楚俗謂牽引前却爲根格亦本漢書注

語是漢書本作根索隱引孟康音根格小顏音痕則史亦

本作根也廣雅根引也 釋語 廣韻根急引也 索隱注駁

謂云云恐是集解語

且帝甯能爲石人耶索隱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 按

下文言帝在故錄錄設百歲後云云索隱是也正義引小

顏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云云其說非

韓長孺列傳到佗宋無日若郅他是人姓名爲天下名士

何不著見於史漢書作至它是也 按以到他爲不著見

於史則臧固亦何嘗著見於史耶

李將軍傳軍曲折正義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

也襍志曰當從漢書作失軍曲折 按軍曲折者軍事之

曲折非專指失道失字似不必增正義亦未是

敢從上雍索隱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 按從上雍者

從上至雍也顏說非

匈奴傳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 按詩六月云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史豈據詩而言

耶然詩乃宣王時事豈幽王時事亦同耶詩釋文曰爾疋

十載周有焦穫爾疋郭璞注曰今扶風池陽縣中是也

郭所謂瓠中即正義所謂劍中也

而山戎越燕而伐齊 左傳作北戎

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代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

戎 按春秋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傳曰以其病燕故也

自桓六年北戎伐齊至是四十三年表書於三十一年故

為四十四年與春秋差一年

其後二十有餘年 按春秋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曰賁叔桃子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是也自齊伐山戎山戎至是二十八年

而戎狄至洛邑 左傳僖十一年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杜注揚拒泉皋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與僖二十四年乃兩事且所謂戎狄恐皆是戎狄之在中國非西北之戎也

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 按左傳陸渾之戎乃秦晉所遷在魯僖二十二年至狄之入衛乃魯閔公時至僖公時狄伐衛侵衛皆在是年之前 故詩人歌之 按此乃宣王時詩

周襄王既居外四年 按年表襄王十六年奔汜十七年

晉納王首尾止二年左傳同此云四年諫 固浴之間正義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 按三十六字有

論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 按年表晉納襄王至魏絳和戎七十六年

後百有餘年 按年表自魏絳和戎至趙襄子并代百十二年

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 年表在惠王後十一年

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 按書此者言秦與戎界邊也然魏入西河在惠王八年納上郡在十年皆在

拔義渠二十五城之前

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考證曰恬以始皇三十四擊胡以二世初即位死首尾實四年 按此承上秦滅六國

來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三十七年二世殺蒙恬二世元年陳涉反諸侯畔秦相距十三年故云十餘年

相封徐廣曰一作將 漢書無封字疑此行 漢初定故匈奴以驕 按前已言漢初定此疑衍漢書無

漢初定故四字 錦三十四 漢書二十四

至代郡萬餘人 漢書無至代二字 鄰國之敵 宋本毛本南監本國敵互易與漢書合

後四歲老上單于稽芻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徐廣曰後元三年立 按上言後二年此言後四歲則當後元六年徐說蓋以軍單于立四歲絕和親當孝文後六年故此

云三年然恐誤也 軍臣單于立四歲 案四歲字疑衍漢書云立歲餘恐亦

未必然此即紀所書後六年冬事下云後歲餘孝文帝崩可證也

後五年之秋 按此元光六年事秋當作春漢紀可證其冬 按冬當作秋漢紀可證

所築城列亭鄣 城列疑當作列城漢書無此二字 而罔衰忌諱之辭索隱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衰之是也

忌諱當代故也劉辰翁曰罔衰謂不得不衰則有可諱矣董份曰罔衰言无可衰而不敢斥言故為忌諱而微也

按三說皆於文不順恐未然也禮記樂記禮記上注衰進也蓋言忌諱之辭不可進故微其詞也

衛將軍驃騎列傳與侯妾衛媼通索隱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亦魏是媼姓而小顏云衛者舉其

夫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似更無別夫也下云同母兄

夫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似更無別夫也下云同母兄

衛長子及姊子夫皆冒衛姓又似有夫其所言之姓爲父與母皆未明也 按漢書妾作家僮則非平陽侯之妾矣衛媼如爲平陽侯妾則衛孺等與青不同父者何以皆冒姓衛疑妾者婢妾之通稱若今人之僕婦循吏傳之所稱家婦漢書稱家僮蓋家僮之妻也衛是其夫姓衛媼之夫爲侯家僮故青亦得爲侯家人也下文云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疑衛孺實衛氏子故稱衛孺餘非衛氏子故皆冒姓書法如是理或然也外戚世家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其家號曰衛氏則子夫固非衛氏子

益封青三千戶 漢書三千八百戶此奪八百二字

再從大將軍受詔札記曰宋本中統游毛本受上重大將軍三字 官本有漢書亦有按有者是

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按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 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按去病入百騎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是過於所當也前說是

益封去病二千戶 漢書二千二百戶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案漢書云減什七不同也 案漢書與史文同其減什七之文在是年春索隱誤也

益封去病五千戶 漢書五千四百戶

校尉僕多索隱案漢百官表 按百官乃功臣之誘他本無此二字

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 漢志日本作先其大軍漢書無將字上文曰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是其證 按王說是也然右丞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豈唐時本已有將字右

蒸誤讀史文而云然歟

禽黎徐廣曰禽一作鳥索隱案表作鳥黎 案表作鳥黎漢表同漢傳作禽黎

師率減什三 漢作什二

會與城 漢書與作興

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 漢書七作八

符離 表同漢表傳作邳離

仁善 漢書仁喜士

左方兩大將軍 按王本凌本官本方作右誤也兩者謂大將軍與驃騎將軍疑大字衍

最大將軍青 按最應作取才句反說詳段氏說文注

武帝立二十二歲 漢書十八年

平津侯主父傳秦乃使尉佗將兵以戍越 按南越傳佗

於陳涉舉兵時爲南海龍月令恐先未爲秦將兵也

南越傳揭陽令定 漢書作揭陽令史定

朝鮮傳左將軍卒正多 漢書無正字注如淳曰遼東兵

多也按下云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則多乃

人名卒正者卒之長猶軍正之正也下云左將軍擊朝鮮

泅水西軍未能破是左將軍軍未嘗敗散敗散者卒正多

所率之兵故多坐法斬也

天子誅遂 漢書誅作許按贊云與遂皆誅則誅字也

右渠子長降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攻異

日降字當連上長降功臣表作長路 按表作張路漢表

同與徐廣所言不合豈今本史漢兩表傳寫誤歟

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索隱楚莊王弟爲盜者

按韓非子楚莊王時莊躡爲盜於境內小司馬殆據彼

以為說然此云楚威王時則非為之莊驕矣且史文明  
日將軍曰楚莊王苗裔與索隱所言不同小司馬誤也

會秦擊魯楚巴黔中郡 按此楚頃襄王二十二年事上  
距威王末年五十二年矣華陽國志楚頃襄王時道莊驕

蜀枸醬索隱又云取葉 按此下疑有奪文

司馬相如傳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郭璞云婚不以禮為  
亡也札記曰亡疑當作奔 按禮記奔則為妾弟謂六禮

不備者耳與文君之私奔不同不當引此為訓 又按集  
解索隱屢引郭璞璞嘗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見漢書

敘例 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 文選作王悉發車騎

善日本或云境內之士備騎之眾非也漢書作齊王悉發

車騎按下文言齊王欲夸車騎之眾恐當以史為是

割鮮染輪集解郭璞曰染濡也濡之於輪鹽而食之索隱

李奇云染濡也切生肉濡鹽而食之 按染輪者言射中

獲多而血染車輪也舊說似迂

射中獲多 按此句與上文獲多乎日少不免矛盾

名曰雲夢索隱褚詮音亡棟反又音莫風反裴駟云孫叔

敖激沮水作此澤 隋志百賦音一卷宋御史褚詮之撰

疑索隱奪之字或省文也裴駟云云當是集解語而今無  
之

瑗石 文選作瑗石漢書作礪石按作瑗是說文瑗石次  
玉者從石與聲凡與多譌需故漢書及山海誤作礪此作  
瑗乃瑗之異文玉藻作瑤釋文瑤又作瑗則瑤又瑗之譌  
也山海經中山扶豬之山其上多礪石郭注音與今雁門

山中出礪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者如冰半謂

武夫 山海經南山會稽之山其下多硃石郭注硃武夫

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赤地白文色龍蔥不分明

芷若射干 漢書文選並無射干師古曰今流俗書本芷

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善曰芷若下或有射干非也按

干與上文蘭為韻無此二字句法亦參差不齊當以史為

是此賦三射干字義各異不嫌其複也

葳蕤索隱作葳析音針斯二音析漢書作斯 今漢書作

析文選作葳

薛莎 漢書作薛莎

菰蘆索隱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 漢書文選並作菰蘆

師古曰書不為菰蘆字郭說非也漢注引郭

但不知菰蘆於今為何草耳 按上文已有菰葭此不得

復言蘆當從漢書文選為是

菴蘭 集解本作菴問與漢書合索隱本作菴問與文選

合 軒莘 漢書文選作軒干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龜 此兩句為韻鼈从單聲  
鼈從元聲古音叶瑇瑁漢書作毒旨同  
陰林巨樹 漢書同文選巨作其善日本或林下有巨字  
樹下有則字非也 以句法而論當以史漢為是  
藥離 毛本藥作藥與漢書文選同是也藥乃俗字說文  
藥黃木也徐廣音扶反豈以為薛荔之薛歟  
檉樹 樹漢書文選作梨  
騰遠集解漢書音義曰騰遠鳥名索隱孟康云騰遠鳥名  
非司馬彪云騰遠蛇名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焦竑

曰服虔云騰遠獸名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驚鸞鷓鴣翔其上騰猿飛獵於其下蜀都賦猿狖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猿猿遠字相近而誤耶按漢書文選並用服虔之說焦氏非之是矣然上文已有赤猿蠟螺則焦以騰遠為騰猿亦未是索隱取馬郭之說然亦與上下文不類恐當以孟康之說為勝

漢制札記曰漢書文選玉篇引子虛賦讀作倩按徐廣音七見反恐讀字誤耳

微說受訛凌稚陸曰微與郤同微索隱作微漢書作微文選作微皆譌體也按說文人部微御受屈也御正字微段借字方言微倦也微者御之異體也集解引郭璞曰微疲極也索隱引司馬彪云微倦也與方言之訓正同凌

謂與郤同者非說文心部懈者勞也與御音義同奴傳又漢書趙充國傳之微極與微御音異而義同也

說文微相踦微也踦段氏謂當作持持偏引也則微遮之倚引之義亦可通然叔重之意固以微微為微御也

被阿錫文選注善曰列子曰鄭衛之處女衣阿錫錫與錫古字通五臣本錫作錫儀禮燕禮幕用給若錫鄭注今文錫為錫錫易也治其布使滑易也說文錫細布也與張

揖注同然則錫者正字錫者段借字

紆徐委曲文選有此句漢書無諸家注皆不及

郵削索隱本作戍削漢書文選皆作戍師古讀如字善音郵蓋皆戍之譌也上林賦戍削索隱本作恤削漢書同文選作郵削郵恤戍並同音通用

喻叩漢書文選喻作翁

萃蔡索隱蔡作蔡乃蔡之譌體字書不見

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縹乎漢書文選作眇眇漢書及文選善本無仙字正義引戰國策有仙字漢書注引無與策合然兩注所引同而與今本國策字多有異同胡氏文選考異以為史記誤衍

斐珊勃率索隱作盤珊勃粹漢書文選珊作珊文選勃作勃

上金隄文選上下有乎字為是

連駕鵝札記曰中統游毛駕作駕與索隱本合按王本凌本作駕與正義本合文選善本作駕胡氏文選考異曰駕者鳴之假借左傳榮駕唐石經宋契本下皆從馬古今人表所載亦然相如此賦用字古矣唯中山經是多駕鳥郭注未詳也或曰駕宜為駕駕鵝也然則駕字晉代不復

行用之

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漢書有此二句文選無善曰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何義門亦謂無此為優

觀乎成山索隱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云言在山下游觀按郭說是猶孟子云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也

秋田乎青丘集解郭璞曰青丘山名亦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矣索隱郭璞山名出九尾狐也正義服虔云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郭璞云青丘山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南山經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郭注亦有青丘國在海外外東經青丘國在其北君子國其狐四足九尾按山海經則集解郭注田應作國正義服注國應

作山漢書文選注竝誤上有田三字南山所無當即亦有國之譌衍索隱所引郭注不同或出九尾狐四字在亦有國之上青丘山亦出九尾狐也大荒東經本有青丘之國

听然凌稚隆曰听音矧古晒字說文听笑兒與晒不同楊慎修亦以听爲古晒字皆無據玉篇廣韻听笑兒晒笑也其義不同說文無晒字即矧字也

齋齋索隱今名沈水此從索隱本諸本沈作沈胡氏女選謂當作沈段氏說文注謂當作沈

滂滂索隱作滂泮漢書文選竝作彭泮泮泮滂泮泮泮漢書文選竝作弗宓

彭泮索隱泮泮與漢書文選同然吳王濞傳索隱泮泮字也恐是用此賦語洞簫賦長笛賦皆言泮泮

穹隆郭璞曰水隴起回窠也窠文選注引作窠

蜿漣正義作蜿蟬漢書文選作宛潭

魚名也張揖曰其形狀未聞按彪注蓋因上下文皆魚屬而云然也

鱗漢書文選作鱗

駁駁漢書文選作文精

鵬鵬漢書文選作庸渠

駘駘索隱咸鶯漢書文選箴疵

虧漢書文選盧

於是乎崇山龍從崔巍峩峩漢書文選山下有嶷嶷二字無峩峩字是也下言參差峩峩則此不應復言峩峩

參差漢書作參差

九峩嶷嶷集解嶷嶷山在池陽縣北漢書注師古曰嶷

嶷山即今所謂峩峩山也在三原縣西文選注郭璞嶷嶷高峻兒按何義門取小顏說然終以郭注爲是

崑崙漢書文選虺作虺

丘虛崑崙隱麟鬱鬱漢書文選崑崙作堀鼻堀作崛正義所引郭注此兩句與漢書文選互易

施靡陂池即子虛賦之陂靡罷池

沈溶沈漢書允

沈夷集解漢書音義曰沈夷新夷也文選注引王逸楚辭注曰沈夷香草其說爲長漢書注亦以爲香草師古曰非新夷新夷乃樹耳

葳橙漢書文選橙作持爾雅釋草葳寒漿郭注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葳疏案本草酸漿一名醋漿陶注云處處人家多有葉亦可食子作房房中有子如梅李大皆黃赤

色葳馬藍郭注今大葉冬藍也疏今爲葳者是也按此賦葳字小顏以爲寒漿焦竑以爲馬藍皆本爾雅然以小顏爲是焦竑因葳爲寒將而謂善本誤以將作持其說謬景純爲爾雅作注而此注云葳未詳何也

曉暖苾勃漢書曉暖必弗文選曉暖必弗

曠盼軋沕漢書文選軋紛軋芬

沈牛塵麋正義麋似水牛按麋乃鹿屬安得云似水牛此注有誤文選注引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一名沈牛或正義亦爲沈牛作解而誇奪也

纍臺纍應依漢書作纍文選作纍纍之俗字

婉蟬漢書文選蟬作儗即上文之婉蟬

瑣瑣漢書文選瑣

杌紫莖杌當漢書文選從字

胥餘 漢書文選餘作邪攷異日餘邪聲相近按今韻麻韻之字古韻有在魚虞部者故餘邪得通借

紛容蕭參 容蕭漢書作溶前文選作溶前攷工記注作紛容掣參

旃旒索隱張揖云旃旒阿那也說文木部櫛木旃旒也段氏注木如旗之旃旒故字從木櫛曹風倚櫛旃旒旒者施之俗也棍者又旃之譌也於部旃旒旒兒從於奇聲段氏注旃旒疊韻字在十七部許於旗曰旃旒於禾曰倚移皆讀如阿那檜風倚櫛其枝傳云倚櫛柔順兒楚辭九辯九歎則皆作旃旒上林賦旃旒從風史文選作倚棍漢書作倚棍未如段氏據何本攷工記注則作倚移與許書禾部合知以音爲用製字日多廣韻曰嫻娜曰旃旒曰哀豪曰檜核皆其俗體耳本謂旌旗柔順之兒引伸爲凡柔

順之稱倚移與旃旒同許以從於從禾別之 按旃旒之旃旒許作旃旒於部旃旒兒從於也聲段氏注謂俗改爲旃旒從尼聲殊失音理然玉篇廣韻並有旃旒字則沿用已久惟古人駢字多用雙聲疊韻此以疊韻求之其字定作旃旒攷工記注鄭司農兩言倚移從風疏曰上林賦云倚移從風豈唐時史本尙有從倚移者耶許於禾曰倚移於旗曰旃旒於木曰櫛旒然則此賦之字在許當作櫛旒倚移旃旒及詩曹風之倚櫛皆其通借也今諸體皆不行用而習用旃旒字如文選揚子雲甘泉賦夫何旃旒郵傷之旃旒也注服虔曰從風柔弱兒漢書作旃旒注師古曰繆旒之形也司馬長卿大人賦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旃旒以招搖漢書作倚棍注張揖曰下垂兒此皆指旗兒其本義也王子淵洞簫賦形旃旒以順吹兮此笛形之旃旒也揚子雲反

離騷乘雲嵬之旃旒兮漢書旒注旃旒雲兒此雲之旃旒也唐閻楚封臨風舒賦狀臨風之旃旒此錦之旃旒也寶泉迷書賦織慢旃旒此書法之旃旒也至若楚辭九辯竊悲吉意華之曾敷兮紛旃旒乎都房九歎結桂樹之旃旒宋三高唐賦倚棍豐沛王粲柳賦紛旃旒以修長成公綏木蘭賦繁旃旒之弱條及此賦所云則花木之旃旒也皆其引伸之義也惟王逸九辯九歎注云旃旒盛兒詩云旃旒其華與叔重說義異東方朔七諫橘柚萎枯兮苦李旃旒以旃旒與萎枯對言意與叔師頗同曹風傳柔順兒然柔順義少遠不如用叔今二義並行辭賦家多用叔師之師說則三章皆可通也說考異謂說文無旃旒字當從漢書作倚棍其考之未詳歟

飛鷗 鷗漢書作蠅文選作蠅胡氏考異曰考集韻五言鷗下重文有六而不載蠅可證其非然則索隱本作蠅非也

騰殊榛正義榛仕斤反 漢書文選注皆仕人反 蒙鶉蘇縉白虎 漢書注上句用郭璞曰蒙其尾爲帽也 下句用張揖曰著白虎文縉也按二說是也與下二句方一例諸說皆非

胃驥裏 胃漢書文選作絹驥漢書作要按胃說文作羶周禮冥氏注局絹禽獸段借用絹字後人遂因絹字加岡爲絹後省絹爲胃耳

韞白鹿 韞漢書作韞文選作韞說文書車軸尚也韞專或從韞無韞韞玉篇廣韻並無此二文徐廣曰一作惠札記疑轉之爛文按惠者段借字轉者惠之譌而韞者韞之譌也

乘騎之所蹀若人民之蹈躅 漢書無乘字民字疑此衍

文選乘作步民作臣

于遮 文選于作干

綸袍 袍索隱作袒與漢書文選合

嬖嬖 漢書作嫫嫫文選作媢媢說文媢好也大徐委員

切小徐以為今之媢字索隱引廣雅媢媢容也則史文本

亦作媢傳寫譌為嬖并注亦譌

媢媢 索隱作媢弱與漢書文選同然徐廣曰媢乃冉反

則史不作媢也說文媢弱長兒媢媢也二字連文玉篇亦

二字連文

今聞其乃發軍與制索隱張揖曰發三軍之眾也與制謂

起軍法制也漢書注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為與眾之制也

按此猶上言用軍與法張說謬顏亦順文為說

乃拜相如為中郎將索隱張揖曰秩四百石五歲遷補大

縣令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中郎秩比六百石中郎有五

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張說殊誤且是時相如至蜀

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其非五歲補縣令之

郎可知矣

通叩都 索隱通笮漢書通叩笮

漉沈 索隱漢書作漉今漢書作漉

大人賦 多用屈子遠游語

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上浮 遠游賦曰悲時俗之

阨兮願輕舉而遠游

載雲氣而上浮 遠游曰焉託乘而上浮又曰掩浮雲而

上征

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 遠游曰建旌虹之采

旄兮五色雜而炫耀

拙善而為警 遠游曰孽善曰為矜兮

低叩天矯据以驕驚兮訕折隆窮蠖以連卷 遠游曰服

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蠖以驕驚

赴蟻索隱孟康曰赴蟻申頸低頭張揖曰赴蟻牙跳也赴

音居幼反蟻音許救反張揖曰 漢書注引張揖曰赴蟻

申頸低叩也與此異疑此孟康張揖互譌下文又稱張揖

曰不得連文而登稱名也

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 遠游曰吾將過乎鈞芒王注就

少陽於東方也又曰召玄武而奔屬王注呼大陰神使承

衛也

與真人乎相求 遠游曰貴真人之休德兮

互折窈窕以右轉兮 遠游曰歷大皓以右轉兮

部乘眾神於瑤光 漢書乘作署遠游曰選署眾神以竝

轂

左元冥而右含靈兮 漢書含作黔遠游曰歷元冥以邪

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按

楚辭則注中黔羸之羸當作羸含黔同聲羸羸聲相近

祝融驚而蹕御兮札記曰當依漢書作警 遠游曰祝融

戒而蹕御兮按警即戒也注中亦云警蹕亦乃傳寫之譌

屯余車其莫乘兮 遠游曰屯余車之萬乘兮

使句芒其將行兮 句芒遠游作鈞芒見前

吾欲往乎南嬉 漢書嬉作娛遠游曰吾將往乎南疑

雜還膠葛以方馳 遠游曰騎膠葛以雜亂兮

衍曼流爛壇以陸離 遠游曰班漫衍而方行又曰叛陸

離其上下兮

徑入麗室之砵磔律令 遠游曰右雷公以爲衛

鬼破 漢書作歲魁

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 遠游曰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

奄息總極汎溢水嬉兮使靈鳩鼓瑟而舞馮夷 漢書總

作蔥瑟作琴遠游曰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又曰使湘靈鼓

瑟兮今海若舞馮夷

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 遠游曰風伯爲余先驅兮又

曰左雨師使徑侍兮

西望崑崙之軋沕沈忽兮 沈漢書作荒遠游曰覽方外

之荒忽兮

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 遠游曰排閭闔

而望予又曰集重陽入帝宮兮又曰騰告鸞鳥迎宓妃

呼吸沆瀣餐朝霞兮 漢書今在瀼下是也遠游曰復六

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

噍咀芝英而噉瓊華 遠游曰懷琬琰之華英王注咀噉

玉英以養神也

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沕沛 遠游曰上至列缺兮

又曰召豐隆使先導兮

舒節北乎北垠 軼先驅於寒門 遠游曰舒并節以馳

騫兮遠絕垠乎寒門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 遠游同

視眩眠而無見兮 漢書眠作泯遠游眩眠作儵忽王注

目瞑眩也

聽恟悅而無聞 遠游同漢書恟作敬

迷聽者 漢書作聽迷

淮南衡山傳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

而令後人不敢效也 按此言令郎中令斥免靈被非斥

免郎中令也正義誤被爲郎中屬郎中令

六年過淮南 按六年二字疑衍下方云元朔六年中也

志疑謂下文元朔六年中五字衍恐未是

循吏傳子產 大宮子期索隱子期亦鄭公子也 左傳

鄭無子期索隱之言恐亦舛揣

治鄭二十六年 按左傳子產爲政在簡公二十二年定

公八年卒首尾二十二年與此傳不同年表世家言子產

卒於聲公五年則上距簡二十二年四十九年亦與此傳

不合益可見年表世家之誤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 韓詩外傳曰王使爲理

汲鄭傳其先鄭君集解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孚遠曰景

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按下文言

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大父殆即指鄭君徐說是儼人集

解徐廣曰一作入 漢書作人處下句

始翟公爲廷尉 漢書百官表元光五年廷尉翟公四年

而張湯爲廷尉不言翟公復爲廷尉

儒林傳故子路居衛 漢書無此句

酷吏傳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 漢書無竇太后三字

及竟字是謂匈奴中都以漢法矣

閭奉以惡用矣 贊云水衡閭奉漢百官表元封元年水

衡都尉閭奉

以牧司空盜賊札記曰牧凌引一本作收與漢書合 南

監作收何義門校作收

故九卿張德 漢百官表九卿無張德

大宛傳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

草旁行以爲書記 今西洋諸國頗類此

乃封審爲博望侯索隱案張審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

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地

理志南陽博望縣 按許舜亦封博望侯地理志南陽郡

領縣博望原注侯國即指審舜所封也小顏此注在張審

傳蓋由冠軍從驃而推然恐是肌測不足信也田敬仲世

家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

東南四十五里是博望爲地名不始於漢今爲驛在正義

引地志爲證最是

其人皆深眼多鬚額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

而丈夫乃決正 今西洋諸國頗類此

佞幸傳周文仁索隱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兼文

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 按周仁見萬石張叔傳據索

隱注是以仁字爲後人所加末四字必非索隱語乃後人

所加

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索隱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

不甚篤如韓媽也楊慎曰仁寵最過爲句庸不乃甚篤爲

句不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攷異曰予謂不乃者

不能也乃能聲相近言周仁寵過于常人猶不能甚篤以

見景帝之無寵臣也 按凌本乃不作不乃故楊錢云然

考證采楊說然楊說亦其難通錢說爲直捷然以乃爲能

於古無徵不如從索隱本作乃不爲是乃猶而也言寵過

庸常而不甚篤舊說未可議也

滑稽傳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云優孟在春秋楚莊

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三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攷異

曰優孟事在前二百餘年此乃躡駁之甚者 按楚莊王

距齊威王二百三十三年齊威距秦始皇百三十二年此

傳當先優孟而曰其後二百餘年齊有淳于髡其後百餘

年秦有優旃史蓋優孟淳于髡誤倒而兩處言年亦誤譌

也

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楚莊王距始皇三百六十五

年

連四海之外以爲席 漢書席作帶此蓋由俗書席下爲

帶而帶譌爲席

日者傳正襟危坐 索隱作免坐按下云公且安坐則作

危者是

不見奪精 說文貶齋財卜問爲貶从貝正聲讀若所按

貶之爲精同音段借貶所以讎卜者故云卜有不審不見

奪精說文曰精糧也是凡糧皆曰精享神之米其一端耳

或曰祭神米曰精卜者必禮神故其字亦作精然詩云握

粟出卜亦以讎卜者也

適策傳今昔王子索隱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

夜爲今昔楊慎曰此篇凡用昔者皆訓夜也以上文視月

視斗言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按昔夜也 楚辭大招注廣

莊七年及莊子 今昔猶今夜也索隱謬當以慎修爲是

而終昔囚 按終昔猶終夜也

內經問術 按術讀爲遂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

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

諛臣有眾 有去聲

貨殖傳陳稼其間索隱陳稼猶經營馳逐也 說文稼緣

也段氏注緣者衣純也既夕禮注飾衣領袂口曰稼引申

爲凡貨緣邊際之稱稼者緣其邊際而陳稼也陳稼猶經

營也按陳列也周官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據者言布列市肆而資緣爲利也

而民雕悍少慮索隱人雕悍言如雕性之捷悍也黃生義府雕與彫通樸之反也今俗用刁字 黃說蓋與管子所云禁雕俗合 按捍當讀爲勇悍之悍蓋古捍捍通用也

雕捍少慮者者言其性如雕之勇捍而無所顧慮燕之俗正如此若訓爲捷則與下少慮之義不洽矣

領南沙北正義謂池漢之北 池字有誤 楚越之地地廣人稀 今楚越則地狹人稠矣古今事變其不同如此

燕代田畜而事蠶 今燕代不知蠶矣 此有知盡能索耳凌稚陸日索謂索財也 廣雅釋詁索蓋也按此對下終不餘力言凌說未是

自序易大傳 漢書遷傳下有日字 不可改矣 漢書矣字作也

春秋之中弑君二十六 按春秋弑君之見于經者衛桓魯隱宋殤齊襄宋閔魯子般魯閔晉奚齊卓子楚成齊舍宋昭齊懿莒庶其晉靈鄭靈陳靈晉厲齊莊衛殤吳餘祭蔡景莒密州楚靈許悼吳僚薛比蔡昭齊之魯之般閔惡則春秋諱而不書者其不見於經者晉哀小子鄭昭鄭子魯晉懷其以疾赴者鄭僖楚郢敖齊悼合之得三十八也

亡國五十二 按春秋亡國之見於經者極紀宿譚遂鄆陽弦虞溫黃項梁邢夔滑江六庸舒蓼根牟蕭蹇氏甲氏留吁鄆舒庸鄆萊偃陽郟舒鳩賴陳蔡陸渾之戎徐沈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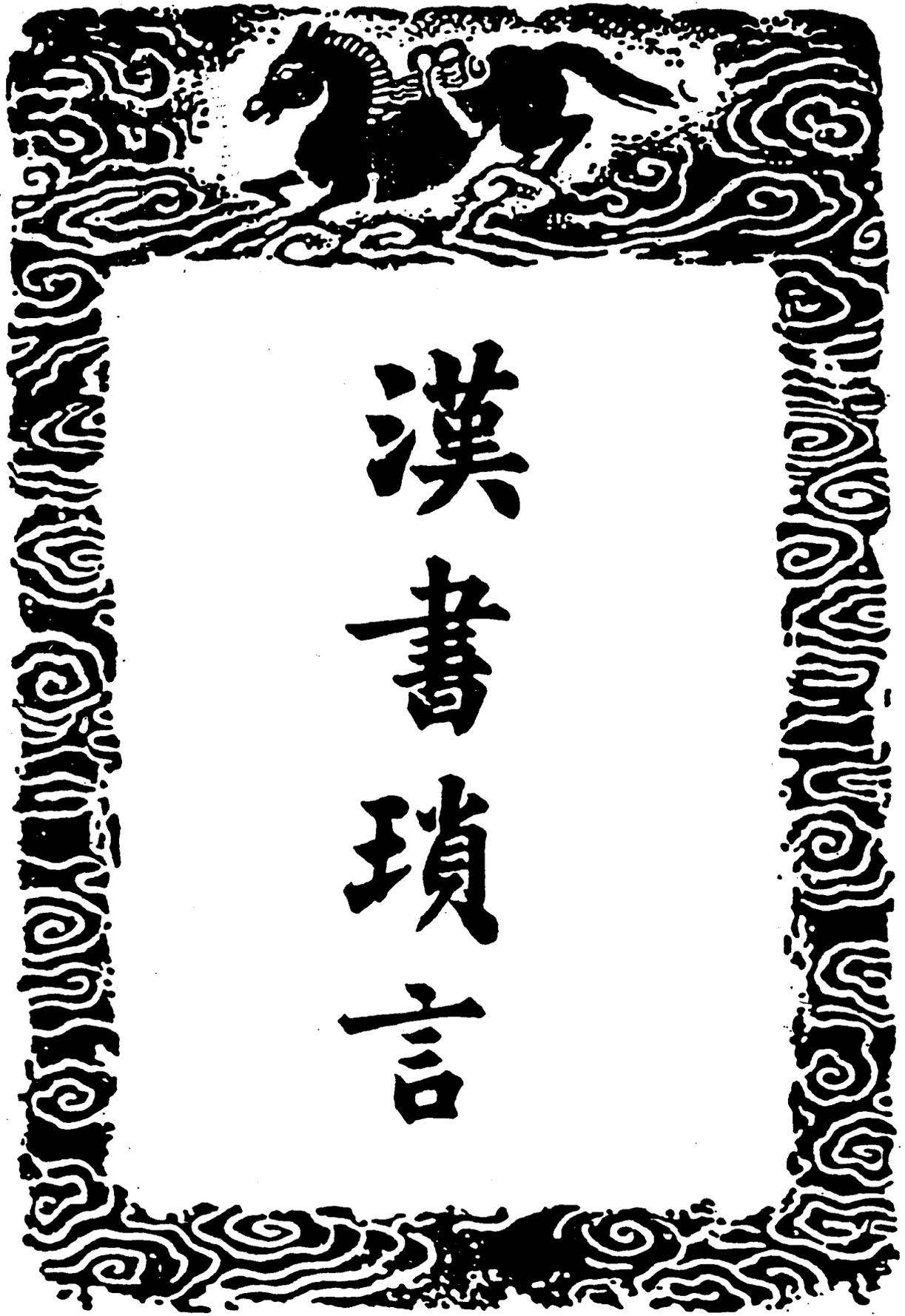
頓胡戎蠻曹凡四十三見於左氏傳者權息鄧耿霍魏虢鄭睛鐸辰焦揚肥鼓唐夷虎又州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

復是州亦亡凡十六滅而復者須句道房郟其不見於傳而可推而知者則申芮荀賈是也弟此云五十二者與經傳皆不合何也

至于麟止 漢書武紀元狩元年獲白麟太始二年因前獲白麟及渥洼出天馬東山見黃金更黃金爲麟趾裏蹶按止趾古通用據此則史文中有太始元二年事非竟止于太初也

衛頃不宜索隱衛頃公也 按頃讀爲傾傾覆也謂朔讒殺太子而衛亂也衛無頃公索隱誤

史記項言卷三



漢書瑣言



# 漢書瑣言五卷

## 諸史瑣言卷四

### 漢書一

敘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 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  
 或云傳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 按臣瓚劉孝標以為于  
 瓚宋祁引姚察訓纂辨劉說之非而以爲傳瓚小司馬史  
 記索隱亦以為傳瓚蓋即本之姚說李善文選注所引臣  
 瓚注四十九條內重見者而於嘯賦洛神賦稱爲傳瓚與  
 姚馬之說同是隋唐時多以瓚爲傳姓而師古獨不之信  
 何耶鄭元水經注引薛瓚漢書凡十六條洪武正韻從鄭  
 說鄭在姚馬之前又稱博約所言當必有據今則難以臆  
 斷矣 鄭李二注所引瓚說有顏注所未采者今錄於此  
 以備參考水經河水三又逕典農城東注上河在西河富  
 平縣馮參傳注顏注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注秦逐

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新秦也食貨志注鮑丘水又南

至雍奴縣北注按漁陽有博陸城霍光傳注潁水渠出樊陽北

注武強城在陽武縣曹參傳注顏注中牟在春秋之時爲

鄭之堰也及三卿分晉則魏之邦土趙自漳北不及此也

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

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

當在濕水之上矣 巨洋水又東北過壽光縣西

注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

曰衛地理志注按東郡有濰水又北過平昌縣東注博昌

有薄姑城地理志注匯水東南過含滙縣注沅在武陵去滙

遠又隔湖水不得入沅地理志注凡八條文選西都賦提封

五萬注案舊說云提撮凡也言大舉頃畝也齊故安陸昭

同撮作最地理志思元賦貼焦原注安臨危曰貼食貨志

注按最應作最

左思詠史詩高朋遐四海注遼綿邈也注武紀鮑明遠出

自前北門行徵轉屯廣武注律說勒兵而住日屯景紀報

任少卿書畫地為牢注以為患吏刻暴難以木為吏期於

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 報孫會宗書田彼南山

注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于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畝

豆落而為其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楊惲傳注為袁紹檄

豫州身被梟懸之誅注懸首於木日梟高紀過秦論執敵

朴注以為短日敵長日朴項籍傳注甲屈原文生之無故注先

生謂屈原賈誼注吳都賦歛望注歛謂相歛而怨望也盧籍

顏同袁陽源高闕注山名也武紀注顏鄒陽上書吳王

武力鼎士祗服叢臺之下者注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

趙王之臺鄒陽傳注顏聖主得賢臣頌純綿注以為純絲

王褒傳顏注凡十五條又西征賦絡甲乙以珠翠注與造

同蓋義凡十五條又西征賦絡甲乙以珠翠注與造

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注作孟康未知孰是鄭引

稱漢書集注李引稱漢書音義其不同者晉灼所集本名

曰漢書集注瓚又總集諸家曰集解音義也顏漢書注用

舊說往往襲其語而掩其名即瓚說可見矣商權云地理

志末總論一段內雒邑與宗周通封畿甸下顏注一段今

毛詩王風譜疏引之以為臣瓚注孔穎達與師古同時目

睛舊注知其為臣瓚而引之師古據為己有此類非一近

日長沙王氏亦略及之

高紀隆準 玉篇頤之劣切漢高祖隆頤龍顏按今史

漢竝作準不知玉篇所據何本注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

準頤權準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李說文

氏曰服但云音拙耳權頤之名又出漢後也廣雅類頤類  
頤也則鼻莖頤權字竝可作頤急就章頭頤頤頤頤頤  
目耳准師古本作頤注曰頤兩頤之權也然則頤權進字  
亦可作準頤之規應未為通論惟史記秦皇蜂目長準自  
當指鼻言當以李說為長服音必漢世相傳之音亦未可  
遽非  
常繇成陽師古曰咸陽秦所都 史記索隱引韋昭語同  
蓋顏襲之也顏取舊注多有拚其名者茲為別出之  
坐上坐注上坐音才卧反次如字下亦同 史記正義上  
在果反下在卧反與顏相反  
因舖之注舖音必胡反宋祁曰舖當作必故反 案說文  
大徐引唐韵博狐反小徐不吾反玉篇補胡反廣韵博狐  
反又音步則顏音不必改  
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見如字讀為是  
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 索隱引稱韋昭  
攻下邑師古曰下邑縣名 索隱引稱韋昭  
乘城師古曰乘登也 韋昭語見索隱  
抵罪師古曰抵至也當也 應邵語見史記集解  
臧荼注鄭氏曰荼音荼毒之荼如滄曰音舒師古曰鄭音  
是音大胡反 案荼古音讀舒禮玉藻諸侯茶鄭注讀舒  
遲之荀子大畧篇諸侯御茶注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年  
表荆荼是徵索隱荼音舒左傳哀五年傳子荼音舒又音  
徒是舒音甚古師古不知古音故反以鄭音為是古人相  
傳之音各從其傳授不得偏主一音也  
得劫五諸侯兵 五諸侯共有十二說應邵曰雍翟塞殷  
韓此一說也按顏曰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

侯之數所駭是則此說非也如清曰塞翟魏殷河南徐廣說同此一說也洪氏頤煊曰案上文明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關中謂塞翟三河謂魏殷河南也此所謂五諸侯也雍時在廢丘被圍張耳雖降未得常山之地韓本屬漢不得云劫皆不在數中當以如清之言爲正周壽昌以洪說爲是按顏謂塞翟不當在數中全氏亦不以此說爲是則此說亦非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此一說也按惠定宇取此說而以顏注推之則此說亦爲非也顏注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二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

五諸侯

故知謂此爲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奔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此一說也按史記正義取師古之說惠定宇云觀下文塞王欣翟王翳殷王卬則章說近之師古數常山非是張耳從韓信何由同伐楚耶遣兵助漢乃陳餘非張耳按張耳從韓信在彭城敗後惠說不足以折師古第張耳但與大臣歸漢安得有兵則此說亦非也史記索隱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願皆意畧同乃以陳餘兵爲五未知孰是鄙意韓王鄭昌拒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不下而破散也韓不在數五諸侯塞翟河南魏殷也此一說也按索隱蓋酌取如徐兩家然謂韓不足數而史表明言從漢伐楚且此時漢已立韓太尉信爲韓王從漢伐楚者乃韓王信非鄭昌安得云破散耶則此說亦非也以上五說乃漢唐舊說也劉邠

刊誤云河南韓魏殷趙也常山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王益之西漢年紀考異畧同此一說也按劉王用顏說而以趙易常山然河南殷終不當在數中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塞翟魏韓趙也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降卬以其國爲河南郡鄭昌降卬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卬破虜其地自爲河內郡此三人皆已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並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爲五諸侯此一說也是說亦主有塞翟二國者似亦非也以上二說宋人之說也至國朝說者董教增曰顏氏牽引諸王以足五數於義亦非蓋此處五諸侯有河南韓魏殷等而項籍傅贊云遂將五諸侯滅秦又係何人尋其條貫當據故七國以其地言不以其王言也漢定三秦卽故秦地項羽

五諸侯

王楚卽故楚地其餘韓趙魏齊燕爲五諸侯劫五諸侯兵猶後言引天下兵耳故漢伐楚可言五諸侯楚滅秦亦可言五諸侯也此一說也說甚巧王氏非之說見下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吳氏以史記雖云元年八月降塞翟二王置二郡而漢書云二年六月卒亡後始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則前此塞翟必如未亡以是爲史記之誤塞翟未亡足充五諸侯之列不知史記於元年書二郡者漢滅二國定其疆漢書於二年書置五郡者漢盡定三秦通正其地界故漢書異姓王表亦云元年八月置二郡與史記同且功臣表云棘巨侯以上郡守擊西魏事在二年三月敬市侯閻澤赤以河上守邊殷相擊項籍事在二年四月則翟奉之不得有其國可見矣蓋魏王從軍見其傳韓王從軍見異姓王表陳餘以兵從亦見其傳而合齊擊楚則見

淮陰侯傳蓋齊人亦以兵從合殷爲五諸侯也或謂漢時置河內殷不在諸侯之列不知此高紀誤也功臣表閻澤赤遷殷相擊項籍殷尙有相則卽尙有國蓋殷已降漢故漢爲之命相而以兵來從卽死始置郡耳合史漢陳平傳敘殷王事觀之知殷時尙未亡史漢二紀及表並誤又曰五諸侯當爲燕趙韓魏衡山燕趙不奉楚令恐楚既平齊而討之故助漢衡山楚之所貶亦怨楚助漢也按此前後兩說不同是以一人而爲兩說者亦可見此說之不易定周壽昌曰項羽傳亦云劫史紀作部王益之西漢年紀從之荀紀止云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無五諸侯三字蓋以其難確指通鑑云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從荀紀不從漢書此一說也以其難定而不定當是闕疑之意王先謙漢書補注曰董以五諸侯爲卽天下兵古籍既無是義此與項籍傳五諸侯亦不同雍塞程常山河南不在諸侯之列諸說允矣全說前後兩歧臧荼聽命在韓信破趙之後吳芮在軍並無確證據理考實前說爲近此一說也其駁董說及全氏後說甚明了而取全氏之前說也已上五說今人之說也與漢唐宋之說又各不同通凡五諸侯爲十二說今按此條歷漢至今迄無定說紀云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豹本傳漢遣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擊楚於彭城韓王信傳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鄭昌昌降漢迺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月表於二人並書從漢伐楚陳餘傳漢二年東擊楚餘遣兵助漢時餘爲趙王相韓信傳亦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是當日彭城之役實有趙兵此三諸侯者並在五諸侯之列確實無疑者韓信傳

言令齊趙共擊楚惠定宇謂是時項羽方擊走齊田榮弟橫復收散兵反擊羽何暇遣兵助漢當日傳檄天下齊亦在內特齊方敗北安得有兵助漢全氏謂齊人亦以兵從在五諸侯之內恐不然也陳平傳漢王遣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事在彭城之前平傳言擊殷降漢攻下殷皆無王字全氏引平傳而妄加兩王字以實其卽尙有國之說然卽之降漢表在二年二月紀則云二年三月下河南虜殷王卽與平傳攻下之事相合是卽降漢後復降楚故漢攻下之至被虜與河南魏之降不同豈能尙有國哉漢表閻澤亦下遷殷相史表作假相乃字之譌且由二月至三月爲時甚暫故平傳云居無何尙有置相之事全氏謂卽尙有國恐又不然也然則全謂齊殷在五諸侯之數而王氏取之其說究亦未可從也全又謂功臣表棘丘侯襄以上郡守擊西魏事在二年三月閻澤亦以河上郡遷殷相擊項籍事在二年四月考之史漢二表二事皆不言年月且襄之擊西魏當在豹叛之後事在二年八月閻澤赤之擊項籍亦當在後非必彭城之役全所言不知何據皆未足以證塞翟之失國惟史記月表於漢元年八月書塞王欣降漢國除爲渭南河上郡翟王翳降漢國除屬漢爲上郡漢表同此爲塞翟失國之確證失國之王何兵之有則謂塞翟不在五諸侯自是定論第舍塞翟河南殷常山五國又別無可以與此數者故周氏有難確指之說而通鑑不言五諸侯蓋有所見矣或云此當以韓信傳爲據信傳云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

共擊楚彭城蓋漢于元年五月襲雍八月塞翟降關中早定兵皆屬漢河南於二年冬十月降殷於二月降雖皆置爲郡其兵新降故仍稱爲諸侯兵齊兵不至五諸侯者魏河南韓殷趙也姑記其說於此

漢王跳注史記作逃 史記集解索隱竝作跳正義無注當亦不殊未知此注所言何本

梟故塞王欣頭師古曰梟縣首於本上 說本臣瓚

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王維楨曰信本王孫楚地其故有者故曰復得故邑 按故邑猶言故鄉信家在楚意欲復得其故鄉而王之耳信傳之言王孫猶言公子不過當時之尊稱非謂信爲大王之孫子且非楚裔安得云楚地其故有耶王說非

縣隔千里 按此言秦地之廣相縣隔千里而遙注似不

分明

蕭何治未央宮 此事史記紀表皆在八年

王厄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厄字作甝說文厄圍器也一名甝所以節飲食象人卍在其下也解鄉飲酒甝從角單聲禮曰一人洗舉解甝受四升甝禮經

解內則鄭注厄酒漿器燕禮鄭注古者甝字或作角旁氏按許鄭之說厄甝義殊應合爲一非也文選三都賦序劉注厄一名解誤與應同 厄有大小項羽本紀之斗厄厄

之大者也解受四升此厄甝之殊不可合爲一者也玉篇厄下云受四升而解下轉不言亦誤廣韻厄酒甝爵受四升或作解尚不誤

通捕師古曰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日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劉攽曰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

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 按劉說分別細矣然下文言并捕趙王敖敖必不亡是劉之第一說於史意未必合顏之第二說固不足采其第一說於字義可通

將趙利 趙利先已爲王何此時復爲將疑別一趙利故加將將二字以別之

惠紀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 史記己已立太子按己已丙寅後四日也高帝以丙寅葬太子卽位必不能與之同日當以史記爲是

外郎蘇林曰散郎也何義門曰外郎宜對在中者而言非員外之散郎也後世散郎稱外郎者乃借用舊名 按百官表郎中令所屬諸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四郎而無

外郎若如何說則外郎亦是諸郎之一何以表竟遺之續漢書志亦無此名似以蘇說爲是外字之義則可從何

或謂續志云議郎不在直中外郎卽議郎不在直中故稱外也然議郎秩六百石郎中秩三百石不應其賜轉薄其說亦未可從

及內外公孫耳孫注應劭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會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元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鞞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呂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世則與晉說

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 按李晉二家蓋依諸侯王表為說平紀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為王表耳孫作會孫也然平紀又云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王子侯表十一人為宣孫二十五人為宣帝會孫則耳孫統孫以下言之猶詩之稱會孫正義謂自孫以下至於無窮皆得稱會孫也顏之規班似未盡然

高后紀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戚傳 按諸呂之封史記詳具紀中此云在外戚傳故不詳然外戚傳中亦不詳四王封年及六侯之名攷異姓諸侯王表四王封年月皆具外戚恩澤侯表六侯則東平侯庀不其侯種贅其侯勝勝侯更始呂成侯念祝茲侯瑩也史記庀作莊瑩作榮

文紀或曰陳粟師古驚淖糜也淖溺也考證臣照按宋本無溺也二字以溺訓淖理不可通溺字當為泥字之訛 按楚辭七諫怨世王逸注淖溺也則漢人有此訓不必以疑師古惟淖糜而訓為溺則理不可通耳顏注淖糜之訓本於爾雅釋言郭注釋文驚字林云淖糜也淖字林云瀟甚也則注瀟字或當為瀟字之訛凌本毛本瀟作瀟當又為瀟之訛

河決東郡 溝洫志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師古曰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按酸棗屬陳留此言決東郡者殆以金隄潰而入於東郡乎

中大夫令免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 索隱言是顏游秦之說

目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按三十

六日之制繫於已下之下乃謂既葬之後非就始崩而言文帝七日而葬則為四十三日矣景帝十日而葬武帝十八日而葬昭帝四十九日而葬宣帝二十八日而葬元帝五十五日而葬成帝五十四日而葬哀帝百五日而葬并而計之奚止三十六日哉應劭以日易月之說顏劉已駁之

景紀六月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 史記在此年春名係同史漢兩表及蕭何傳並名嘉封武陽錢氏大昭謂當作嘉

惟陽王宮正殿災 史記天火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徐廣曰雒一作淮按淮陽王宮殿災不當書於紀以雒陽為是雒陽故都故為災惟王字或是衍文

十月戊午日有蝕之劉放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亦誤 五行志及史記並無

春三月雨雪 五行志同史云雨雪按三月雨雪未足為災作雹是

車朱兩轡 按轡即周官巾車之蔽鄭注蔽車旁御風塵者其字應作藩左傳以藩載樂盈說文車部軒曲轡藩車是也說文無轡字注中應劭以車耳反出之較釋轡輶與輶實兩物師古非之是也師古云許慎李登說轡車之蔽也李登說殆出聲類許慎說則說文所無當有誤玉篇廣韻並不以轡為車蔽字續漢書輿服志注車有轡者謂之軒其說與叔重同可知藩轡為古今字

至高闕師古曰山名也 此臣瓚說

置五屬國以處之 元狩二年困學紀聞曰注不載五屬國之名原注表考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郡治龜茲云三年

天水治勇士接治勇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聞注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注可見屠繼序集證宋錢文子補漢兵志武帝征伐之餘夷狄衰耗於是即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為屬國置屬國都尉領之陳元粹注引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按與問說合考宣紀五鳳三年始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王氏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接匈奴傳元鳳三年張掖屬國都尉郭忠發兵擊匈奴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忠封成安侯自是匈奴不敢入張掖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矣翁元圻注按景武昭宣成哀功臣表成安侯郭忠以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斬犁汗王侯昭帝元鳳三年二月癸丑封與匈奴傳合考證臣召南按杜佑通典曰安定上郡天水張掖五原為五屬國以地理志核之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蒲福五原治蒲澤而張掖屬國都尉後書郡國志云武帝置知通典之說甚確但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則此時豈容先置都尉乎胡三省注通鑑云五郡故塞外以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當之蓋有由也 按五屬國之說以杜王之說為是閻陳取西河而遺張掖蓋未攷西河之置在宣帝時也齊氏以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為疑然未置未分之先其地必屬於他郡如張掖自武威酒泉分則其地本屬於武威酒泉安定天水不詳所分亦必有所屬何妨先置都尉且屬國都尉與郡尉異郡尉必有郡若都尉屬國乃武帝所創置不因

於郡則與郡之或置或分無與也地理志一郡而數都尉者甚多如武威酒泉敦煌北地雁門竝有兩都尉治朔方五原代郡遼東有三都尉治蓋邊塞之設都尉與列郡異何足疑哉胡氏別為一說轉非其實矣至張掖屬國都尉之治日勒亦非無據匈奴傳言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是可知都尉治日勒故匈奴甫入而兵即發也地理志日勒下奪屬國二字不知是班漏書抑傳為奪去至張掖郡居延都尉治乃郡都尉見後書郡國志則日勒之為屬國益無可疑

諸侯王十五人地節二年按諸侯王表是年諸侯王存者廣陵王之外則城陽王順菑川王終古梁王定國清河王年河間王慶魯王慶忌平干王元長沙王建德中山王福膠東王音六安王祿真定王由泗水王綜廣陽王建也凡十四人此云十五人與表不合

列侯在國者八十七人 按是年列侯王子侯表得七十六人功臣表得二十人恩澤侯表得十二人此云八十七人與表不合  
今擊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蘇林曰痲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痲如瀆日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痲師古曰痲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 按如說是下文不及飢寒說文無痲爾雅痲痲病也釋文痲本今作痲痲爾雅之痲痲即毛詩之愈愈小雅正月憂心愈愈毛傳愈愈憂懼也然則愈痲其正字痲其別體耶  
置金城屬國 地理志不載金城屬國都尉趙充國傳至至西郡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

皆失其中 中如字讀師古音竹仲反非

元紀眾僚久慮師古曰慮古曠字曠空也 按此古段借字說文慮闕也廣大也曠非其義

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師古曰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 按此蓋言盜賊並起而吏不能隨時禁止之類說非

成紀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章以忤王鳳而下獄何嘗有罪此書法之未當者

先帝劭農蘇林曰劭音翹 潘岳河陽縣詩劭與遼韻蓋亦讀為翹

迺者地震京師 是年地震五行志不載 哀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之讖考證臣召南按讖字始見於此高祖以斬白蛇旗幟上赤然張蒼謂漢本水德公

孫臣非之至武帝時猶謂以土德王未有言火德者也赤精子之說亦起于此張平子謂讖起哀平之間信哉 按

趙世家言秦讖於是乎出則讖字非始見於此許叔重說文所錄皆李斯小篆已有讖字是讖之由來久矣且賀良

之言實受之甘忠可忠可成帝時人則平子謂讖起哀平何義門謂賀良為漢人內學之祖豈其然乎

單于不說詔在匈奴傳 按匈奴傳無是事恐紀誤

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 按王子侯表是年封侯者宣帝孫十一人宣帝曾孫二十五人復封者三

人一宣帝孫二宣帝曾孫凡三十九人疑此六字誤信封嚴鄉侯東平煬王子先免而復封者胡三省通鑑注謂按

表陶鄉侯恢等十五人皆以二月丙辰封不及三十六人之數又無信名蓋恢等皆宣帝曾孫今按陰平侯子一人

樂平侯子三人栗鄉侯子五人桑扈侯子十二人皆隨其父嚴鄉侯信等三人皆先免而復封胡氏偶未檢及故有此疑至陶鄉侯恢等十五人其四人宣帝曾孫其十一人宣帝孫也胡氏未細核

夏四月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至廣德王

王子侯表是年四月丁酉封侯者四人紀未及

諸史瑣言卷五

漢書二

異姓諸侯王表考之於天 師古注本韋昭

譜十八王月而列之攷異曰長沙王吳芮漢高所封不在

十八王之數 按吳芮初為衡山王安得云不在十八王

之數漢高時特改封長沙耳此言十八王蓋不數漢漢書

自應尊漢不容與十八王同列

田榮擊都降楚考證臣召南按此表書事較史記每移前

一月如此事史記在五月此文則在四月 按此事史表

亦在四月未嘗移前一月也齊說誤

十月歇以陳餘為代王城成安君 史表在十一月

高后元年初置魯國四月王張偃始 按張耳傳偃之王

在高后六年元年時張敖尚在偃未必先為王

諸侯王表穀泗以往臣瓚曰穀在彭城泗之下流為穀水

按水經泗水篇無穀水之名未知瓚說有所受否地理

志沛郡縣穀陽注應劭曰在穀水之陽然則穀在沛不在

彭城

城陽共王喜徙淮南四年 傳作五年

元始元年王偃以雲弟紹封 元始乃永始之譌成紀

可證

孝王橫考證橫小宋板作烘 傳亦作橫

荆王賈高祖從父弟六年正月丙午立 傳言高祖從父

兄此言弟未知孰是

代頃王陽嗣二十五年 傳作二十四年誤

河間頃王緩 緩傳作授與史記世家年表合疑是授請

為授緩又請為緩也

魯文王峻嗣十九年 傳為十八年按峻以陽朔二年嗣

至建平二年為十九年三年王閔紹封於事固合然傳言

峻薨無子國除則中間或絕一年亦未可知難遽定為孰

是

廣世王宮以易王庶孫盱眙侯子紹封 傳曰立建弟盱

眙侯子宮為廣陵王紀曰立江都易王孫盱眙侯子宮為

廣川王按廣陵廣川廣世三處不同說詳攷異考王子侯

表盱眙侯蒙之江都易王子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自元鼎

五年至元始二年計百十四年何以其子尚在此可疑也

平干繆王元嗣二十四年 傳作二十五年是此表誤

廣德夷王雲 紹封一年薨 傳作三年誤

廣平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

廢 紀傳皆名廣漢或表奪廣字傳云廣平薨無後平帝

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

莽時紹廣川王傳云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

子瑜為廣德王奉惠王後接倫即瑜也既為惠王曾孫自

應奉惠王後不得奉靖王後此傳文踏駁之甚者瑜即靜

王瑜見後

廣德靜王瑜紹封四年 傳作二年誤

泗水戴王賀紹封二十年 傳作二十二年蓋自太初三

年至始元六年實二十二年也然元鳳元年紀云泗水戴

王前薨究難定其薨在何年

東平王開明嗣立五年 傳作三年未明孰是開明兄子

匡居攝元年為東平王或當以表為是

王子侯表德哀侯廣封十年薨官本作七年八月薨考證

日監本作十年薨凡數目字監本多舛今並以宋本是正

按德以高祖十二年立高后二年薨實十年各本不誤  
官本改之轉誤矣

上邳侯郢客封七年為楚王 七史表作八是

管侯偃嗣十年 史表十下有一字

營平侯廣嗣十一年 史表一作二是

宛胸侯執師古曰執音菽 據史記索隱此蕭該音

句容考證臣召南按表下注某地指侯國所在也此文可

疑句容縣屬丹陽會稽但有句章無句容也 按此恐是

句容初屬會稽後屬丹陽表就其初封時言耳地理志丹

陽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此侯以元光

六年封其時尚無丹陽郡故句容屬會稽也

龍三侯代菑川懿王子 史記作江都易王子此云在琅

邪則非江都王子矣

戴侯骨 骨德本官本作骨凌本作貴按作骨為是骨者

胥之別體與骨形近而譌猶七發胥母之場之譌為骨母

也胥之作骨當因篆文而省楊慎以為古字未必然

距陽憲侯句封十四年薨元鼎五年侯淩嗣坐酎金免

史表侯劉句止八年元狩五年侯渡元年元鼎五年侯渡

有罪國除與此異

陪繆侯則封十一年薨元鼎二年侯邑嗣 史表繆侯十

二年元鼎三年侯邑元年

胡母侯楚濟北式王子 按自上五據以下五侯此表為

濟北式王子而史表並為濟北貞王子未知孰是濟北貞

王子成王無式王則式疑成之譌史記索隱謂漢表自安

陽已下是濟北式王子史表陪叢二侯在富之後合之凡

八侯為濟北式王子與今本又不同

濕成後更為端氏侯 端氏屬河東此疑以其近邊塞而

改封也離石蘭臨河土軍千章當亦同時改封代王改封

清河在元鼎三年代既徙故其子孫亦從之徙也惟邵與

利昌未改封

博陽頃侯就封薨 史表十二年

侯終古嗣史表元鼎三年侯終吉元年

被陽穰侯偃二十八年薨始元二年頃侯壽嗣 偃史作

隅按元鼎五年至始元二年為二十七年疑始元二年當

為三年

簡侯陽都 史表元鼎三年今侯都陽元年

春陵戴侯熊渠嗣五十六年 六當作五

原洛侯敢封二十六年 二十六當作三十三

挾術侯昆景 昆景史作昆吾攷證臣浩按此侯弟即挾

釐侯霸封又同日不應有兩挾侯疑有一誤按此當從史

作扶滯為是

封十六年 十六當作二十七

甘井侯光封二十五年 二十五當作三十一

襄隄侯聖封五十年 五十年當作五十六年按自麥侯

昌以下二十六侯此表作元鼎元年封史表作元狩元年

封故年數全差惟餅侯不差耳恐是此表誤也

皋虞煬侯建元封元年五月丙午封九年薨 皋虞志屬

琅邪按以下三侯史表元鼎元年封此作元封恐此誤侯

建史表立三年元鼎四年今侯處元年此奪侯處一代侯

建年亦不符

王子侯表下新鄉 按王莽傳作信鄉志信鄉侯國屬清

河 侯佟嗣元始五年上書言王莽宜居攝按莽傳信鄉

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其上書言莽宜居攝乃泉陵侯慶與佟爲二人二事此表誤

祚陽下注廣平 志無按左傳昭七年與之萊柞注柞山名此柞字疑應作柞其地在柞山之陽也

賁鄉 左傳僖二年注梁國蒙縣西北有賁城當卽其地高陽 史記高紀注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圍縣按圍縣志屬淮陽國志琅邪有高陽侯國

嚴鄉侯信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舉兵立信爲天子兵敗死 翟義傳義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都試日朝觀合然則嚴鄉武平皆當在東郡境內又云義與信奔軍庸亡捕得義卒不得信則不當云兵敗死也又信兩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志不錄其居攝時所封歟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 侯六百戶 史作千八百戶爲是封六年薨高后五年共侯祿嗣十八年 二侯之年互譌史表可證

曲周 志廣平國曲周縣武帝建元四年置按曲周侯寄以景中二年有罪免國除至武帝時始爲縣也

蓼夷侯孔聚 聚德本凌本官本作聚與史記合按索隱姚氏案孔子家語云子武生子魚及子文文生取字子產說文以取爲積聚字此作聚不同據此則作聚爲是

汁防終侯桓嗣不得年 史表孝景中六年終侯桓元年何以此言不得年且上言侯野嗣十年薨此侯以耐金免則終非諡猶言未代耳

海陽哀侯昭襄 昭襄史作招攘

柳丘 以三隊將侯八千戶 柳丘索隱云縣名屬勃海今志勃海柳縣無丘字汪遠孫疑志奪三隊將史作二隊將千戶上無八字按侯角免時戶三千不應封時戶數轉多八衍文

臺 縣屬濟南索隱以爲臨淄郡之臺鄉縣非也臺鄉屬齊志無臨淄郡

樂成中涓騎從洪邁曰中涓騎從史記不載此官名 按此蓋以中涓而爲騎也從字下屬史表同洪說誤

鄒成師古曰鄒音陪又音普肯反 史作蒯成索隱音苦壞反按說文蒯讀若陪右扶風鄒沛城父並有蒯鄉則未知縹所封在何處此表云在長沙志無

安平敬侯鄂秋封十二年 簡侯嘉嗣九年 二侯之年互譌史表可證

北平文侯張蒼千二百戶 史二作三

高胡 封二十五年 五應作六

厥次侯爰類 爰類史作元頃按東方朔傳平原厥次人則厥次前漢縣屬平原後廢故志不具

復陽康侯拾嗣二十三年官本作二十五年考證臣照按監本別本俱作二十三年非也計孝景六年至元朔元年恰二十五年知宋本是從之 按史表亦作二十三年孝

景六年至元光六年也卽并元朔元年數之亦不足二十五年况元朔元年侯彊已嗣乎考證以宋本爲是何也

朝陽 侯國屬濟南索隱以爲南陽之朝陽縣非也三月壬寅史作丙寅

棘陽 二千戶 史作千戶

宋子 五百三十六戶 史作五百四十戶

猗氏 千一百戶 史作二千四百戶

清簡侯室中同室中同史作空中徐廣曰一作室索隱空中同空一作室室中姓見風俗通按漢韓敕後碑庫室中即寂室為室是室室古人通用廣韻引藝文志室中周著書十篇以室中為漢複姓今藝文志逸此文

平嚴侯張瞻師 史為繁侯彊瞻按平已封工師喜不應復封張瞻師宜從史為是

禾成公孫昔 史昔作耳水經濁漳水注亦作耳

陽平與大樂令中可 史中作無按中可人名為大樂令者

廣阿 夷侯敬 敬史作竟為是其子諡敬侯必不以父名為諡

戴敬侯祕彭祖 左傳隱十年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釋文故國在陳留志梁國留縣故戴國

中牟 二千二百戶 二百史作三百

博陽 史云千四百戶

穀陽共侯熊嗣十八年 孝景二年隱侯卯嗣三年 懿侯解中嗣十二年 史表共侯十九年孝景三年隱侯卯嗣二年獻侯解十五年與此異此十二年則明是十五年之譌

高粱 志闕按左傳僖二十四年高粱注高粱在平陽楊縣西南當是其地

偶陵 二千七百戶 史無二千字

十二月封 當從史表作十二年中為是十二月已見前

不得六月後又稱十二月

十二月封 鹵縣屬安定十二月史作十二年六月

是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建陵哀侯 史哀作敬與建平互

異

建平敬侯 史敬作哀 侯回嗣四年 據史表四年乃

元光四年非侯回嗣四年也

江陽中二年懿侯盧嗣八年 中二年當從史記作中三年方合八年之數

翁侯 元朔二年擊匈奴官本作三年考證三年訛二年

從宋本改 按三年無擊匈奴事此宋本之譌史表亦作

二年

左王商推曰監板作左右王疑非史記作左賢王是也按

趙安稽從驃騎將軍擊匈奴與左賢王接戰為元狩四年

事匈奴傳兩言左王可證左賢王之稱左王亦如右谷蠡

王之稱右王也各本皆衍右字惟毛本不誤右王見下合

騎軹從平三侯表

從平 以從長平侯功封故曰從平

宜冠 二年五月庚戌封 史表作正月乙亥志疑本作

正月形近而譌殷術正月壬申朔無庚戌而在丙戌後疑

皮戌之譌 按霍去病傳從票宜冠之封在元三年之夏

以武紀攷之元狩二年去病春出隴西夏出北地北地役

返始行賞然則梁氏謂五月本作正月者其說非史亦誤

輝渠 二年二月乙丑封 按此侯與從票宜冠同時所

封則二月為五月之譌然五月既有丙戌不得復有乙丑

必有誤

下摩 六月乙亥封 按此侯乃匈奴禪王從昆邪王來

降者降在是年之秋不得六月已封必有誤

濕陰 三年七月壬午封四月薨 按昆邪王以元狩二年秋來降當時侈張其事必不遲至次年秋始封梁氏志疑以七爲十之調似爲近之

開陵侯成婉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不得封年 按西域傳在天漢二年然開陵已封東粵建成侯敖侯祿至延和三年要斬國除恐成婉之封當在三年之後

丞父侯孫王四年三月乙酉封 按丞父即前承父也三月當爲五月承父侯續相加以延和四年四月癸亥要斬至五月而以其邑封孫王也

弋陽 百官表宣帝地節四年弋陽侯任官爲太常四年坐人盜茂陵園中物免而此表不言爲太常此表漏也史表亦言爲太常及行衛尉事

外戚恩澤侯表漢陽高后元年九月丙寅封 史作五月

九

九

志疑云五月九月皆無丙寅按梁氏言五月癸巳朔丙寅在其前二十七日在四月則此九字當作四也侯種以四月乙酉封沛侯產以四月辛卯封浚侯平以四月庚寅封扶柳祿既同時所封自當同在一月也丙寅至乙酉二十日至庚寅又五日至辛卯又一日

昌平侯大二月癸未封 二月上史有四年二字此奪以下並四年所封

蓋元光三年頃侯克嗣 史表元狩三年侯偃元年無頃侯克及下侯受按侯信立二十五年兩表同自孝景中五年盡元狩二年其數正合不得元光三年已有頃侯克元光蓋元狩之譌元狩三年盡元鼎五年爲九年史表不數免年故侯偃書八年此有克受兩代未詳孰是

發于 志于作干按莽曰戡楯則千字是

博陸 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 按河間已別爲國何以得爲光食邑所未詳也

陽都 陽都縣屬城陽國然城陽別爲國未必以其縣封彭祖當是別有陽都

將陵 三月乙未封 按將陵平臺博望樂成博陽並以元康三年封宣紀可證三月上奪元康三年四字故平臺

等四侯之年皆不合 封五年神爵四年薨 元康三年盡神爵四年凡六年五四二字必有一誤

褒新莽篡位爲信遷公 信遷當作新遷王安先爲公後爲王莽傳可證

賞都莽篡位爲天子 天當作太莽傳可證

殷紹嘉侯孔何齊以殷後孔子世吉適子侯 元紀封孔吉爲殷紹嘉侯紀表不同

新甫 罔上下獄 罔上當有坐字 褒魯節侯公子寬 平紀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不言公子寬紀表不同

防鄉 五年閏月丁丑 按防鄉與紅休等凡十二侯皆同時封下表並作丁酉則此丑字誤平紀封在正月此言閏月紀表不同

蒙鄉侯逸普 莽傳作同風侯逸並按同風或莽所改普字本作替譌奪爲竝

百官公卿表上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 攷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六卿三孤爲九卿按詳班語意以三少與六卿爲九說與康

卿與六卿爲九焉 攷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六卿三孤爲九卿按詳班語意以三少與六卿爲九說與康

成合商權請班以三公六卿爲九似未得班意

郎中令秦官注臣瓚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秦策君篇請新城今臣處郎中鮑彪注郎廊同漢官表注主廊內諸

官吳師道正曰廊字通作郎不謂郎爲廊衛策至郎門而

反衛使客吳師道補注按韓非子使郎中自開道於郎門

之內愚恐郎卽廊按鮑彪以郎中爲主廊內諸官其說固

非而以郎爲廊其說是說文廊字見於新附曰東西序也

是小篆本無廊字後漢申屠剛傳注廊殿下屋也廣韻殿

下外屋也是郎官因居於郎中故卽謂之郎耳續漢志謂

羽林郎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是可見郎之命名其

本義如此韓非之語尤爲明確董仲舒傳游於巖郎之上

注晉灼曰堂邊巖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司馬相如傳築郎

臺師古曰郎堂下周廂也後漢韓勅後碑庫室中郎廊作

郎並可見漢人皆用郎

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屬官

有行人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爲太行令 按典

客所掌蓋周時司儀象胥之職景帝雖更名大行然與周

官之大行人不同此行人亦與春秋時行人不同春秋時

之行人則周官小行人行夫之職也

少府 屬官有尙書符節太醫太湯官導官樂府若虛

考工室左七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

十二官令丞劉攽曰按此凡十官言十二誤也 按尙書

一符節二太醫三太官四湯官五導官六樂府七若虛八

考工室九左七十居室十一甘泉居室十二左司空十三

右司空十四東織十五西織十六東園匠十七實十七官

此云十二疑有誤劉言十官亦未是也左七居室是二官

或以爲一官者非觀武帝更名可見

居室爲保宮 續漢志守宮令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尙

書財用諸物及封泥按守宮卽保宮也避順帝諱爲守宮

初置尙書員五人考證文獻通考曰其一人爲僕射四人

分爲四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又置三公曹是爲

五曹臣召南按後志及宋志尙書令尙書僕射尙書丞皆

秦官而漢因之此表言初置者謂尙書之分五曹自成帝

始也 按後志尙書令注曰承秦所置尙書成帝初置未

嘗云皆秦官也蓋秦時有尙書令丞漢初因之成帝始置

尙書員五人其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然則尙書僕

射尙書皆非秦官矣後志云尙書令武帝更爲中書謁者

令而此表尙書令中書謁者令並列亦不言武帝更名似

與後志稍異然後志又言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

此表言成帝更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則成帝時尙書

令中謁者令並有武帝時有中書謁者令無尙書令表文

未及分析言之

水衡都尉 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

七官長丞皆屬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劉攽曰都水官處

處有之按表少府三輔皆有焉水衡屬官先敘九官令丞

矣後列長丞又云上林計令長不當並置然則甘泉上林

長是一官甘泉都水是一官自衡官已下凡六官言七者

誤也 按如劉所言則顛倒表文恐無是理且旣言令長

不當並置何以又云甘泉上林長是一官乎詳表文前已

列上林令丞此必不又稱上林長丞都水亦不應重見竊

謂甘泉上林都水乃專主甘泉上林之水官故用一又字

以別於他處之都水七官者衡官一水司空二都水三農

四倉五甘泉都水六上林都水七也上文言郡國諸倉農監是農倉爲二官劉謨合爲一故疑七字誤

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按周秦官名雖同而職掌及位之尊卑不同

是爲長吏 與下文少吏對言則長讀上聲 百官公卿表下高帝五年太尉盧縮 史年在二年

軍正陽成延爲少府 功臣表梧侯陽城延以軍匠從起 邠入漢後爲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侯史表

城作成然則成乃成之譌軍正亦當作軍匠延以作宮築 城侯益長於工事者

中地守宣義爲廷尉 高二年置中地郡服虔曰中地石 扶風也

李惠六年絳侯周勃復爲太尉 史表在高后四年

七年典容馮敬爲御史大夫 史表在九年 十四年內史董赤 史記紀表並云內史樂布而布傳不

言爲內史赤成侯謀子 孝景四年御史大夫介 史表介作蚡介蚡未詳孰是然

非田蚡 中二年中尉考證臣照按中尉下脫一字蓋中尉某也古

本亦脫 商摧疑此爲衍文按上文郅都爲中尉三年免 計都之免正在此年則考證以爲奪一字者其說是

後二年中尉廣意 中六年甯成爲中尉四年遷建元元 年爲內史不得又有中尉廣意此不知何處之文錯簡在

此 建元三年 按元年書灑夫爲太僕二年爲燕相則此年

應書代夫者而表缺也攷二年石慶爲內史此石徧爲內

史而不書慶之遷免慶傳言爲太僕而表亦不書疑慶爲 內史一年卽代 爲太僕爲太僕三年徙爲齊相而賀代

之如此則表傳並合矣 元狩四年成侯李信成爲太常二年坐縱丞相李蔡侵道

免宋祁曰據功臣表合在五年 信成威侯李必會孫功 臣表元狩五年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按信成

爲太常二年而以五年免則此表在四年不誤道上當有 神字

元鼎六年少府豹爲中尉 武紀是年王溫舒尙爲中尉 豈溫舒往擊東越而豹卽代之耶

太初三年牧丘侯石德爲太常三年坐廟牲疲入數贖論 功臣表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

天漢二年新時侯趙第爲太常五年 功臣表新時侯趙 第太始三年坐爲太常鞠獄不實入錢百萬贖死按是年

至太始三年爲六年不知功臣表誤抑此表簡錯也 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 功臣表光乃容城攜侯徐盧

之孫按據此功臣表攜字當從史記作唯在侯字下徐當 作涂唯涂姓也

四年江都侯新石爲太常四年坐爲謁問囚故太僕敬聲 亂尊卑免 功臣表江都侯石汾陽侯靳彊之曾孫也太

始四年坐爲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太僕敬聲繫以謁 聞赦免與此表異江都自是江都之謁四年恐亦有誤

征和三刑侯李壽爲衛尉 功臣表壽以征和二年封三 年誅則爲衛尉二年

孝昭始元元年執金吾河東馬適建子孟任職六年坐殺 人下獄自殺 昭紀元鳳元年適建尙與韓增田廣明擊

武都氏則云六年誤也

五軍正齊王平子心為廷尉四年昭紀始元二年稱故廷

尉王平是平前已為廷尉而表失書也平以元鳳三年要

斬則四年當云五年

元鳳元年左馮翊賈勝胡二年 勝胡以三年要斬則此

二年當云三年

六 便樂成為少府四年卒 恩澤表樂成以本始元年

封一年薨自是年計之為三年而云四年誤也 便侯表

同杜周傳作史霍光傳作使師古以便為誤然恐是便誤

為使使又誤為史耳廣韻便姓引樂成

地節元年水衡都尉朱輔為右扶風博考證監本風字下

衍博字今刪 按博字非衍為字衍也朱輔代于定國博

代朱山拊與上文相應上文于定國為水衡都尉二年遷

不得復有朱輔故知輔代定國者也

孝元初元元年水衡都尉考證曰監本脫馮奉世三字從

宋本補 按商推以此為衍文未免武斷考證以為奪馮

奉世三字亦非奉世以元康四年為水衡都尉十四年遷

至黃龍元年已得十四年是年為執金吾矣安得復書奉

世之名此水衡都尉乃代奉世者失其名耳此可見宋

之不足盡信

建昭三 按元年書韋元成為少府二年則此年當有代

元成者不書闕也攷儒林嚴彭祖傳授琅邪王中為元帝

少府此表無王中當即代元成者當據以補之自四年少

府延後元帝之世少府無缺人者故知必是代元成者

永始二年二月丁酉特進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按二月荀悅漢紀作三月非也下書翟方進為御史大

夫言三月丁酉則二月不得又有丁酉矣紀書二月癸未

癸未至丁酉十五日

孝哀建平二中尉趙玄為御史大夫 按中尉乃中少府

之譌上文可證

元壽二五月甲子大司馬衛將軍賢更為大司馬六月乙

未免 按乙未當作己未哀帝以戊午崩賢即以己未免

六月有戊午不得有乙未

孝平元始元年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子心為光祿勳三年

遷 三年似當作二年

古今人表彙祖 大戴禮帝繫篇史記五帝紀作嫫祖山

海經作雷祖

昌僕 大戴禮僕作濮

嬌極老童如生重黎 大戴禮老童娶於竭水氏竭水氏

之子謂之高緇氏產重黎及吳回世本老童娶于根水氏

謂之駢福並與表異

陳豐帝學如生堯師古曰即陳鋒是也 大戴禮帝學次

如曰陳豐氏產帝堯詩生氏正義引大戴曰次如陳鋒氏

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檀弓正義引大戴鋒作豐史記曰陳

鋒氏女

女潰 陸終紀生六子 大戴禮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

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索隱引世本作女嬭 按潰隤嬭

同聲相通宋本潰作潰

四日會乙 按此文悉本楚世家則乙當從史記作人大

戴作節人

女嬭 大戴禮作女偃帝王世紀作女英

朱旰柏譽 書作旰旰伯與

東不訾 四八目日或云不識

秦不虛 四八目日或云不空逸士傳作不空 按注虛

或作宇宇疑空之譌

后夔元妻楊慎曰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中出后夔于上下

是以一人而二之謬甚矣考證臣召南按表中品目乖違

誠可訾議若此文恐是連元妻讀不謂后夔是弟七等人

也 按后夔元妻有仍氏女見左傳昭二十八年

有仍君 左傳作有仍

韓泥 左傳作寒泥

稟 論語作稟左傳作燒

殛 左傳作禮燒弟

柏封叔 左傳作伯封后夔子

楚熊錫 盤子 史記熊勝以弟熊揚為後索隱鄒誕本

作熊錫一作煬 按錫當作錫

共王伊扈 世本同史記作繁扈

陳慎公 史記慎公圍戎富周厲王時

秦嬴 非子子 按史記非子號曰秦嬴實一人也此以

為二人與史記異

魯厲公 史記名擢世本名翟

燕惠公 邵公九世 此據燕世家為言由此推之班多

本馬而與馬差互者傳寫之失

齊武公 厲公子 史記獻公子此厲字謬表前無厲公

宋父 家語名周

秦中伯子 史記公伯子也此云伯子而表無公伯傳寫

奪也

晉獻侯 史記名籍世本及譙周作蘇

晉繆侯 史記名費王鄒誕本作弗生

曹惠伯 史記名兕孫檢曰或云雉或云弟或云第

宋大金 考父子 家語無此一代

陳厲公 春秋名躍史記名他而此云桓公弟其襲史記

之說化桓公弟躍桓公子史記以為太子免之弟

惠王母涼 與世本同史記名闕

衛戴公 史記名申

宋方叔 嘉子 家語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

夷生防叔與此異按此小字則上父宋孔父下奪嘉字矣

方防古通方叔畏華氏之逼奔魯而此以為嘉子與杜氏

左傳注孔父嘉子奔魯之說合防叔已奔魯不得復稱宋

下伯夏同

秦共公 春秋名稻史記年表名和索隱云名猥

周定王榆 史記榆作瑜

楚嚴王 春秋名旅史記名侶

娟子 名淵見藝文志史記作環淵

郵無恤王良 左傳杜注以郵無恤王良為一人以傳文

稱子良又稱郵良也此以為二人與杜異

計然黃履翁曰計然為范蠡所著之書也蔡謨之注審矣

而表既書范蠡又書計然何考訂之不精耶 史記貨殖

傳集解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

計彌案范子曰計然者蔡上僕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

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按計然即吳越

春秋越絕之計倪蔡謨之說師古於貨殖傳注中已駁之

黃舉以規班似未見顏注也

貞定王 元王子 史記為定王介按世本敬王子貞王

介貞王介子元王赤此表以元王爲敬王子貞定王爲元  
王子與史記同而元王之名則與世本同史記集解引皇  
甫謚曰元王二十八年崩三子爭立立應爲貞定王索隱  
非之然據此表則貞定之稱實有所本非謚杜撰  
晉定公昭公孫定公已見前此定字誤也後文晉幽公  
懿公子而表無懿公則定當爲懿之謚昭公孫當云哀公  
子史記年表有哀公忌懿公驕而世家則稱哀公驕而無  
懿公恐是世家之誤

周夷烈王喜 史記無夷字

宋辟公 史記名辟兵按不得以名爲謚索隱云謚桓

衛聲公 史記名訓世本日聖公馳

衛成公 史記名邀世本名不逝前穆侯已名邀則世本  
是時衛貶號曰侯當云成侯

聖字

十九

周顯聖王扁 史記無聖字

漢書三

律應志而五量嘉矣 攷工記與氏嘉量既成方尺而圍其外 卓氏文

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 論語所言乃車衡非權衡

銅爲物之至精劉云當爲銅之爲物至精宋祁曰當去之字 按如文讀亦通

六物者歲時數日月星辰也攷異云數字衍 按錢說是此卽左傳士文伯所言者

故漢志曰 此漢志不知何人所撰當在劉歆之前禮樂志樂官師瞽註諸侯者追繫其地劉攽云顏云追繫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 按齊地

左傳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太公以前不曰齊也太公始

都營邱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後徙都臨菑蓋三徙矣秦自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始爲附庸邑於秦谷是非子已前

其地乃谷名非國名也周之前蔡亦無聞惟荆楚之名殷時已有耳劉之規顏豈其然乎

制宗廟樂 按叔孫通所定諸奏猶存古意惟其音不傳卽傳亦莫能知與古合否通因秦樂人制氏當卽秦樂官

既云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則或尙存古音魏文侯言端冕而聽古樂可見六國時古樂未盡亡也惟房中樂

爲楚聲則不免鄭衛之譏然非通所造

金支秀華注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 文選顏延年宋郊祀歌金枝注引此注作應劭金枝下有銅鎗二字

都務遂芳窻窳桂華 以酌求之二句疑倒

青陽三鄒子樂 此章暨朱明西顯元冥三章並有鄒子樂之文未詳其義恐是撰者人名此四章蓋分春夏秋冬

四時 歷無草 楊用修以歷爲樞草爲阜曲說不可從不如舊注爲得

刑法志於盛德臣等所不及 於歎美辭猶後之言甚盛德也

凡此五疾許應元曰五疾者謂禮教不立隄防凌遲一也死刑過制二也生刑易犯三也民窮斯濫四也豪傑務私

姦有所隱五也 許說非補注云禮教不立一也刑法不明二也民多貧窮三也豪傑務私姦不輒得四也獄狴不

平五也按王說是今隄防凌遲以下卽申明禮教不立數語之意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至亦猶此矣乃申明狴獄不平之意而始以凡此五疾結之可見獄狴不平當在五疾之一

食貨志 此志本平準書惟馬以平準爲主故言貨而略食此分食貨爲二視馬爲整贍矣陵夷至於戰國至盡地

力之教數語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至猶未足以澹其欲也一段漢興至歲不過數十萬石一段其後上郡以西旱至

固其變也一段秦兼天下至使放鑄一段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至烹私羊天乃兩皆本平準書字句雖有增損

大旨同也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平準書云自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

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又云禹貢九州各因其

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  
倦又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  
刀或龜貝按夏后氏之言貨者禹貢所稱厥篚厥貢是也  
司馬所言實本禹貢固非靡得而記者逸周書言湯時四  
方獻令卽殷之貨也則其略亦可言也說又見考證  
歲有凶穰至百倍其本矣 見管子國蓄篇國蓄輕重篇  
之六也蓄買蓋如今之國戶

故萬乘國之至千金之買者 見管子國蓄及輕重甲篇  
利所有并也至不得豪奪吾民矣 見國蓄篇

古者天降災戾師古曰一日戾至也 此注見國語  
吏發兵誅之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 按去兵字則

文難通史記亦有兵字  
廢居居邑 師古說本史記集解

夫周禮有賒貸 師古注悉本周官文及注而注中其從  
官貨物者以共以共二字未詳當有譌奪

郊祁志以爲宗應劭曰宗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

傳曰虢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馬於四墉竝  
非宗伯及大宗也劉敞曰子按春秋外傳曰夏父弗基爲

宗自稱曰我爲宗伯宗伯非宗何哉何義門曰宗人宗伯  
之屬周禮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 胡氏匡衷儀禮釋官

曰案掌禮之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  
無宗伯唯立宗人而已禮記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雜記

云宗人納賓是諸侯謂之宗人也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  
宗伯而左傳稱魯夏父弗忌爲宗伯似魯獨立宗伯之官

然魯語止云夏父弗忌爲宗又云宗人夏父展哀二十四

年傳云使宗人魯夏獻其禮定四年傳稱分魯以祝宗卜

史杜氏解宗爲宗人則魯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

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爲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

韋注云宗宗伯蓋以諸侯之宗人與周禮宗伯職掌同耳

弗忌云我爲宗伯亦僭稱按胡氏之說可以申顏而抑劉

然尙書顧命授宗人同傳宗人小宗伯是小宗伯稱宗人

則諸侯之宗人卽王官之小宗伯故亦得稱宗伯弗忌之

言當有所承未爲僭也則臣瓚之說未爲誤也雜記云大

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孔疏引皇氏云大小二宗

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是以又謂宗人爲大宗曾子問

云大宰大宗大祝皆禘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

人從孔疏云宗人卽大宗又祭統云大宗執璋瓚亞裸是

也據此則應劭之言大宗卽宗人耳顏以二說皆非亦拘

墟之見  
黷齊師古曰齊讀曰齋 楚語作民瀆齊盟章昭曰齊同  
也按此當依國語爲齊盟詩黃鳥不可與明箋明當作盟  
使復舊常亡相侵黷 自民之精爽不貳至此竝國語觀  
射父之詞  
禮于六宗 注孟康所載四說第一說爲鄭元弟二說爲  
孔光劉歆弟三說爲賈逵皆見於書疏第四說蓋卽歐陽  
及大小夏侯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  
間助陰陽變化之說而又變之近人多以屬孟康然康稱  
或曰則非康語可知劉昭續漢書注稱引十餘家而不及  
此未知爲何人之說  
後十三世世益衰 考證臣召南按自成王至幽王歷康  
昭穆恭懿孝夷厲宣幽凡十一世封禪書作十四世此文

作十三世並說 按此文十三世蓋承上文後三世來上

三世數至紂此十三世當為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

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考證臣召南按封禪

書作其後十六年以十二諸侯年表核之周平王元年秦

襄公之八年也初立西時及文公十年作鄜時恰十四年

此文是也史記札記曰案襄公十二年卒文公四年至汧

渭之間會則十六年是 按二說不同據此文十四年下

云卜居汧渭乃文公四年事則札記說是下文屢言作某

時若干年而此弟言其後若干年是不從作西時之年數

起也

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考證臣召南按封禪書

云作鄜時後七十八年以年表核之自文公作陳寶祠至

德公元年止七十一年若自文公作鄜時討之當作八十

年凡此類皆班氏密於史記 按史記年表文公十年作

鄜時此年不算其後文公十一年至五十年為四十年寧

公十二年出公六年武公二十年卒而德公立實七十八

年史文未嘗誤也此志上文言作鄜時後九年作祠陳寶

作祠陳寶在文公十九年是亦不數作鄜時之歲也而此

文公七十一年則上并作祠陳寶之年下連德公元年方

合七十一年之數

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考證臣召南按封禪書曰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以年表

核之秦宣公之元年周惠王之二年也宣公四年作密時

此云後四年似亦訂正史記之失 史記攷異志疑並謂

其後六年四譌六然史文其後六年上承七十八年而言

則德公二年宣公四年是為六年未為誤也此言後四年

或是承作伏祠而言德公二年初伏

後十三年秦穆公立 封禪書作十四年按此史記之誤

秦宣公四年作密時其後八年而宣公卒成公立四年卒

而穆公立為十二年則當云後十二年方合乃云十三年

必上并作密時之年或下并穆公元年方合十三年之數

若斯之類史例多不盡一

後百一十歲周赧王卒 當云百十二歲他本作百二十

歲二十即十二譌倒

幾二十八年秦并天下茅坤曰史記百一十五年而秦并

天下漢書誤 按此承上文周祀絕而言初不誤

春秋六十未見皇孫 按元后以本始三年庚戌生至永

始三年丁未年五十八此云六十舉成數為言耳

天文志辰星殺伐之氣戰鬪之象也 至軍急約戰 按此

段乃述辰星應從天官書在辰星之下為是天官書無首

十一字

辰星 此段文視視諸星為略益知前文當在此

名天宗 史記宗作泉按史記下文曰江池其昌則作泉

是

然用之一決房中道宋祁曰朱子文云房字當作於字蓋

言月之行其道雖多然皆決於日之中道也故其後云至

月行則以晦朔決之又曰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

之也如此則一決於中道為允 天官書月行中道索隱

案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房有四星若人之房三間有四表

然故曰房南為陽間北為陰間則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故

房是日月五星之行道然黃道亦經房心若月行得中道

故陰陽和平案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

宮也又為四表中間為天衢為天關黃道之所經也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則所謂房中道者即中間天衢也朱改為於失之未考

五行志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即下所謂作為姦詐以奪農時李說是按下文妄與繇役以奪民財作為姦詐以傷民財本文又加一及字則奪農時與姦謀自是兩事不得如李說

又執公師古曰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喬如之譜而止公按春秋成十六年書不見公三傳皆無止公之事此子政之誤而小顏既引沙隨之會何亦增止公之

先是四國共代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魯郭門按春

秋三傳並無此事桓十年郎之戰乃齊衛鄭三國非四國仲舒學公羊或別有據

事王子猛師古曰猛景王太子按景王太子名壽先卒

王子猛杜預以為次正非太子

火災應之自然象也以上皆春秋時事而入漢志失於限斷

不敬而備霧之所致也按備霧愚蒙也其字說文人部

佞下作佞務段注改子部毅下作毅務為膏楚辭九辯作恂恂

王篇引作恂恂人部心部作恂恂荀子儒效作溝督此志上文霧恆風若注應劭作設督廣韻五十侯作嬰督又作替督其音則作寇茂也山海經郭注又作穀督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按此下所引乃二傳文言經誤二傳穀梁作太室與左氏同公羊作世室

弗過之矣師古注用杜預按此句注言不過三歲必滅亡則上句注當引易三歲不覲句其說方明

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按春秋公至自晉在叔弓敗莒之先此所言與左傳不合師古注亦即正文為說未以春秋傳文核對

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成按漢都長安高帝時未築城至惠帝三年始城長安城三十日罷歷三年而城乃成其用民力可謂寬矣不得以為大旱之應紀不書此事

文帝三年秋天下旱紀不書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紀書夏旱按武帝紀建元四年六月旱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暍死此並不及

元狩三年夏大旱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征和元年夏大旱紀皆不書

神爵元年秋大旱紀不書

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紀不書按成紀建始二年夏大旱此不及

後三世周致德祚于秦晉灼曰赧王奔秦獻其邑此謂致德祚也按此謂顯王九年致胙于秦三世者安王烈王顯王也祚當作胙說文祚字見新附祚福之祚經傳多作胙晉說誤

操之急矣師古曰操持也謂執持所虜獲也按操之急者言晉之敗秦不念舊恩其事持之過急耳非指虜獲言劉歆以為蝶蠶蠶之有翼者說文蠶部蠶蠶大蠶也按說文虫部蝶下左傳言十五年釋文並引劉歆說蝶蠶蠶子也與此異

董仲舒劉向以爲蝶螟始生也一日螟始生 此文重言  
螟始生談也按說文虫部蝶下左傳宣十五年釋文並引  
董仲舒說蝶螟子也則上螟字當作蝶爾疋釋蟲蝶螟均  
郭璞注蝶子未有翅者則亦謂蝶始生也

不實澤注實穴也 國語注實決也  
則區霧無識 區霧卽備霧也詳上

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 按公觀  
魚于棠左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是蓋盤于游佃之一  
端非貪利之事

有隼集于陳廷師古曰隼鷲鳥卽今之鴉也說者以爲鴉  
失之矣 按爾雅釋鳥鴉鋪枝說文作鴉鋪枝也與隼絕  
非一類師古之說或唐時方言鴉凌本官本作鴉爾雅釋  
鳥鷹隼醜疏引陸璣曰鴉屬也則師古以爲失之者正舊

說也國語注隼今之鴉也

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 按是時劉單未嘗專權也若  
專權則尹氏亦不能立王子朝矣左傳云葬蔡平公蔡太  
子朱失位在卑是懦而非驕也董語與左氏異

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按此志春  
秋日食劉歆所言多差前二月蓋歆自用太初曆以夏正  
推之故也

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 上文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下云楚乘弱橫行八年之  
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按其文與此大  
同而師古注六侵伐前則舉宣八年以前事此則舉宣十  
二年以後事何也竊謂文十四年季入北斗以叔服之言  
爲允

地理志任土作貢 此下師古注頗用舊說而掩其名  
冀州既載師古曰載始也冀州堯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  
始也 按既載當下屬爲句舊說皆上屬爲句非也載字  
當從鄭韋訓事也不當訓始至胡朏明謂載無始義則書  
益稷鄭注詩駟鍊皇矣諸詩鄭箋孟子滕文公萬章趙注  
爾雅釋天孫注皆訓爲始不起於顏也

厥田中中 師古所引二說前乃鄭說後乃王肅說

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商榷曰按郡國志注前志  
有鼎湖此大字湖字之上脫鼎字小字胡應加水旁建元  
之下脫一字更名之下又脫鼎字 史記武紀索隱鼎湖

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故  
曰鼎湖卽今之湖城縣也按小司馬之說可以輔王氏之  
說矣然封禪書索隱又云案三輔黃圖鼎湖宮名在藍田

章昭云地名近宜春案湖本屬京兆後分屬弘農恐非鼎  
湖之處與武紀之注自相矛盾武紀集解晉灼曰在湖縣

韋昭曰地名近宜春使漢志本有鼎湖何晉韋二家皆未  
見及耶則武紀索隱之語甚可疑也此書武紀太子自殺  
于湖武五子傳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宣紀故皇太子在湖

然則武宣之世縣名湖不名鼎湖章昭之注蓋指前志湖  
下小注而今本奪耳鼎湖或是湖名也若湖本名鼎湖司  
馬彪不應但曰故屬京兆也 晉志湖故曰胡漢武續志林

慮故隆慮殤帝改固始侯國故廢也光武中興更名臨睢  
故芒光武更名竹邑侯國故竹若湖縣前志名鼎湖當云  
故鼎湖而司馬彪不言則未嘗更名可知前志凡言有者  
並城邑鄉聚山水名則有鼎湖云者亦其比耳  
漢澤應劭曰有漢澤在西北汪校曰案御覽州郡部九無

澤字觀應注縣名不當有澤字疑涉注文而衍俟攷 按續志漢澤侯國晉志漢澤並有澤字恐非衍字縣自以漢澤得名不必以應注為疑水經沁水注沁水又東逕漢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立武獲澤者也據此則漢澤不當無澤字也

沾大鵬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官本邑成作阜城考證臣召南按宋本監本及別本俱作至邑成入大河非也漢無邑成縣名阜城則勃海郡屬縣也尚書孔疏史記索隱並引此條曰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可為確證今從之商榷曰邑成當作昌成後漢改阜成故鄭注禹貢作阜成詩抑鄘衛譜疏引此志作阜成者非元文又尚書後案曰據志清漳至邑成入河不言邑成屬何郡鄭則云至安平阜城入河疏則云至勃海阜城入河攷前志

信都國注引應劭云安帝改曰安平其屬縣有昌成續志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其屬縣有阜成故昌城然則前志上黨沾縣清漳至邑成入河邑字謬當為昌成鄭據東漢地理故云安平阜城若勃海郡之阜城雖載前志卻與信都之昌成非一地即與安平之阜城無涉孔穎達因其名同而誤合之非也 汪校本亦以為當作阜成與考證說同按詩譜疏周禮職方氏疏引志阜成上有安平字書疏引志則有勃海字史記索隱引志惟言阜成不言郡名當是元文也王氏之說與齊相左今以水經注考之漳水逕鉅鹿南宮堂陽扶柳之後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此昌成屬信都者也自是又逕十縣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逕建威縣故城南又東右會楊津溝水自枝水東逕阜城南此酈元以為勃海之阜城也

禹貢雖指阜城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然則漳水先經信都之昌成後經勃海之阜城班云至此入河則當以後經者為是王說甚辨而未可信也信都勃海壤實相接東漢信都為安平國有阜城志云故昌成而勃海無阜城晉志則勃海有阜城而安平無之可知阜城實為安平勃海接壤之地故時而屬安平時而屬勃海則謂其必非一地恐亦不盡然也志言過郡五王氏以為上黨郡魏郡廣平國鉅鹿郡信都國也段王裁說文水部注則數勃海而無廣平今攷水經注清漳水所經涉縣武安而與濁漳會又經鄴梁期即襄斥丘平恩此魏郡之縣也列人斥漳曲周南曲曲梁此廣平國之縣也鉅鹿鄴新市堂陽此鉅鹿郡之縣也南宮解陽信都下博扶柳昌成西梁桃樂鄉武邑東昌此信都國之縣也武隧弓高樂成此河間國之縣也

扶領志作脩市阜城成平建章武平舒勃海郡之縣也是所過之郡廣平勃海並有合之上黨為過郡六矣此恐志之誤耳王氏以阜城為昌成故不數勃海然漳水所過勃海屬縣凡七不止阜城則不得舍勃海而不言矣 又按水經注衡水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信都有昌城縣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差為侯國關駟曰昌成本名阜成矣應邵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成故縣也按據關駟之言則武帝未封侯國之時昌成本名阜成疑昌城本分阜城以為國莽時國絕東漢遂廢其地仍并入阜城改屬安平耳據應劭之言知東漢之阜城亦非西漢故昌成之地續志因其屬安平乃曰故昌成也魏書地理志武邑郡阜成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安平汝南郡莽曰汝汾分為賞都尉考證臣召南按汝汾當是

汝墳之訛分爲賞都尉當是賞都郡之訛蓋莽改汝南郡曰汝墳郡又分置賞都郡耳商推曰按此郡屬縣宜祿縣莽曰賞都亭則此分爲賞都尉者疑即賞都之尉別治者非以都尉連文也 按如王說則尉者郡尉乎縣尉乎如爲縣尉則其秩甚卑不足言分如爲郡尉則郡尉漢改都尉無單稱尉者則其說非當以齊說爲是莽傳有賞都大尹王欽此其確證

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中二年復故吳按高帝元年楚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卽南郡故地也本項羽所封史家繫之高帝耳其五年敖子尉爲漢所虜則復爲南郡矣 按錢說是臨江郡當作臨江國恐是傳寫之譌景帝二年立皇子闕爲臨江王四年闕薨七年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中二年

榮自殺是後國復爲郡矣然當四年闕薨之後七年榮未廢之前中間二年必復爲郡志不言略也

夷道莽曰江南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宋祁曰巫字下當添山字 按應劭謂夷水出巫者卽據巫縣下所稱夷水云云也山字不當添江南水經江水注作江湖

巫夷水東至夷水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 水經江水注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按水經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佷山屬武陵是夷水實過郡三巴武志云二者未得其實汪文盛本二作一者尤誤商推徒見應劭夷水出巫之說謂巫與夷道俱屬南郡二當作一而未考水經水經注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縣有巫城晉承孫氏分南郡立建平郡治巫城然則夷水自魚復至巫自巫自

佷山也志原未言夷水出巫應劭強爲之說耳

高成流水流所出東入餘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按水經注澠水出高城縣澠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入油水也孱陵屬武陵故云過郡二商推欲改二作一非繇水當卽水經之油水酈元以爲澠水入油油入江說與志合而段氏說文注則以酈爲謬其說甚辨然今不得繇水所在則是非正難定也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注校曰元年水經淮水注作六年 按淮南王安於元狩元年謀反自殺則作六年者誤

昌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 按昌邑國以昭帝元平元年復爲山陽郡此不言缺也事詳昌邑王傳

濟陰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 按景帝中六年立梁孝王子不識爲濟陰王一年亡子國除是年爲景後元年此後無封濟陰者則其地

爲郡可知宣帝甘露二年始以其地立皇子躡爲定陶王更爲定陶國四年徙楚則其地當復爲郡河平四年山陽王康徙定陶當復爲國哀帝建平二年定陶王景徙信都此後復爲濟陰郡故哀紀建平二年稱帝太后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也志皆不言

東海郡注應劭曰秦郟郡 按水經沂水注秦始皇以爲郟郡漢高帝二年更名

平曲侯國莽曰端平汪校本曰案齊氏召南曰東海一郡平曲二邑同名殊不可曉以莽所更名推之一顛一倒或者第二平曲是曲平史記稽疑證以水經注誤引平曲作西平益信齊說之確 按王子侯表平曲侯曾以本始元

年封卽此所謂侯國也周勃子堅亦嘗封平曲侯見功臣表則平曲似不誤或縣與國不妨同名乎

都平侯國汪校曰案都平疑誤倒史惠景間侯者年表平都孝侯劉到索隱曰屬東海 按王子侯表都平侯上以甘露四年封卽此國也則非誤倒上郡有平都劉到所封當是彼縣

會稽郡 越絕二漢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

豫章郡志但曰高帝置不言何年晉書地理志漢改九江曰淮南卽封布爲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惟布傳四年秋七月立爲淮南王項籍死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焉籍之死在五年衡山本吳芮國此時方以益布何以六年復分立豫章豈地分而仍屬布耶水經贛水注贛水又逕南昌縣故城西於春秋屬

楚秦以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爲豫章郡治此卽灌嬰所築也灌嬰官本趙本均改作陳嬰蓋以史漢表皆云陳嬰定豫章也第元和志洪州南昌漢高帝六年置虔州南康本漢灌嬰所置南壘縣也袁州宜春縣本漢舊縣灌嬰定江南所築城寰宇記略同二書皆言灌嬰是舊說相承如此其言六年置與水經注晉志合豈豫章之地至六年而始定本是廬江南部故分立爲郡以益布耶

廬江郡文帝十六年封廬江王賜景帝徙衡山則廬江已復爲郡志略

天水郡勇士屬國都尉治滿福莽曰紀德師古曰卽今土俗呼爲健士者也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遂改注校本曰案據顏說志本作滿福避諱改勇士作注者遂綴原

女於此耳水經河水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酈注云地理志曰滿福也屬國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然則酈所見志作滿福矣又水經注諸刻作滿福侯攷 按隋文皇太子名勇豈有避諱而反改勇士之理顏注謂改勇爲健耳隨固無太子名滿福者漢沿邊都尉治不必皆在縣城志中言都尉治某地者非一滿福蓋勇士縣地故列于勇士之下酈元之注或有訛奪滿浦字形近而譌典籍中最多未能定其孰是汪說謬續志勇士屬漢陽郡晉志無此縣蓋省并矣

敦煌郡淵泉宋祁曰一本作拼泉 按續志作拼泉晉志作深泉者避淵字

上郡襄洛莽曰上黨亭 按上黨郡襄垣莽曰上黨亭似不應二亭同名恐此有誤

涇陶 按涇說文汪之本字隸省作汪耳乃孟康曰音汪恐陋不至此音汪景本作音枉當是也段玉裁據集韻三十六養作姬往切謂丁度所據志作音枉其說可從別本注作音注則譌甚

遼東郡襄平 遼東郡治見水經大遼水注

沓氏應邵曰沓水也音長答反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汪校曰沓字毛本誤作氏商榷曰觀師古注卽解應注宜從毛刻 按應音長答反其作沓字甚明王說非

合浦郡合浦莽曰桓亭 按趙國莽曰桓亭不應相複合浦郡莽曰桓合則此當曰桓合亭奪合字耳

趙國景帝三年復爲邯鄲郡汪云三當爲四史景紀四年冬以趙國爲邯鄲郡 按趙王遂以景三年正月反相距

七月城破自殺即除為郡猶未踰年故班云三年不必以馬改班

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 按諸侯王表真定頃王平元

鼎三年以常山憲王子紹封此云四年不同也真定蓋本

常山之地常山為郡而真定方別為國也

中山國高帝郡景帝三年為國 按中山王勝以景三年

封至宣帝五鳳三年絕國除當復為郡此後十二年清河

王充徙中山復為國十五年成帝建始四年又絕國除當

復為郡此後六年陽朔二年信都王興徙中山復為國班

不言略之也

信都國 元帝建昭二年立皇子興為信都王陽朔二年

興徙中山信都當復為郡後十九年哀帝建平二年定陶

王景徙信都復為國此即略言之亦當云元帝建昭二年

為信都國志略

河間國故趙文帝二年別為國 按河間王辟疆以文二

年封十五年絕後十年景二年始封皇子德為河間王中

間九年其地當入漢為郡志略

留川國 後并北海劉敞曰按留川與漢俱不見并北海

時至建武年乃省留川入北海耳 按留川以文十六年

別為國至莽時始絕其并入北海在建武十三年凡後漢

所省併前志俱不言後并北海四字非班語

高密國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

為高密國 按膠西于王端元封三年薨亡後國除為膠

西郡見景十三王傳此後三十五年本始元年始封廣陵

胥少子弘為高密王

廣陵國 武帝元狩二年更名廣陵 接江都王建以元

狩二年謀反自殺國除為廣陵郡見景十三王傳元狩六  
年始封皇子胥為廣陵王此但言元狩二年更名廣陵未  
備

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商榷曰秦以京師

為內史京師之外分三十六郡河東郡太原郡上黨郡三

川郡東郡潁川郡南陽郡南郡九江郡泗水郡鉅鹿郡齊

郡琅邪郡會稽郡漢中郡蜀郡巴郡隴西郡北地郡上郡

九原郡雲中郡雁門郡代郡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遼

西郡遼東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邯鄲郡碭郡薛郡長沙

郡見班地理志但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秦初并天下分以

為三十六郡裴駟注歷舉三十六郡之名雖與班志約略

相同而無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卻以內史充數又添入鄣

郡黔中是為三十六晉書地理志同愚謂班志裴注各有

誤何則始皇本紀又云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墻賈

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南越尉佗傳亦云秦時

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則三郡為秦置無

疑然并天下係二十六年事其時已定三十六郡南海等

三郡是三十三年所置相去已八年不應入三十六郡之

數班志疑誤後書南蠻傳秦併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

下即有領外意置南海桂林象郡詳蔚宗意亦非謂一并天

是說後來所置亦漢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

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躡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

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

道塞不通因其眾王滇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

屬置吏焉十餘歲秦滅漢與皆弃此國巴郡雖在三十六

郡數內而黔中更荒遠略通置吏僅十餘歲而秦已滅則

下亦已久矣自不當在三十六郡數內裴注亦誤至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此一郡則班志裴注皆未之及此置郡亦必在始皇三十年後非初并天下事且秦雖置郡仍爲無諸與搖所據秦不得而有之所以漢擊楚二人卽率越兵來助故不當在三十六郡數也然則於班去三外應入內史蓋班志郡國一百三連三輔數則秦三十六郡亦應連內史數外尙少二姑闕其疑郡亦似非又曰鄣郡或係楚漢分爭之際暫置復廢按王氏駁班志其說頗確錢竹汀段懋堂並以班爲是者殆以三十六郡舍南海桂林象郡難得確數而班數適合遂以爲不可易然究難逃王所議也至王所言黔中郡之誤則是王之誤而非裴之誤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

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續志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水經沅水注晉書地理志說並與范同然則黔中郡之屬秦在未并天下之前其地初非荒遠略通置史僅十餘歲者也西南夷傳所言自謂西南夷諸國與黔中無涉王氏誤會史文而撰此說殊非段懋堂謂黔中郡志不之數不可爲典要則是太史公之文亦不足信矣其言尤武斷無理竊謂黔中在三十六郡之數裴說無可疑者至鄣郡亦見於漢初續志及晉宋二志並以爲秦置雖無他確證然裴說正未可廢也秦郡之置其有可考者漢中惠文後十三年南郡昭王二十九年黔中三十年南陽三十五年三川莊襄元年太原二年東郡始皇五年潁川十七年會稽二十五年並見於秦紀及始皇紀又如魏納上郡在惠文十年司馬錯滅蜀在後九年盡有韓

上黨在昭王四十八年不知是卽年爲郡抑在後也秦郡之名亦有因於舊者上郡故魏郡上黨故韓郡巴黔中漢中故楚郡並見史記世家雲中雁門代郡趙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燕置並見史記匈奴傳此外河東太原上黨南陽琅邪鄣郡雖因舊名是否先已爲郡則不可考晉志始皇初并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是與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其語爲王說所本近人以是說爲唐人所造前此無言之者然諸郡名續志宋志並與晉志說同豈得謂唐人所造耶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按合縣邑道侯國計之凡千五百八十七而此志所列實千五百七十九尙少其八東郡縣數乃二非史之闕文必傳寫訛奪也侯國二百四十一志所言者一百九十四蓋有奪

侯國二字者矣汾陰侯周昌曾孫明爲沃侯國土伍而志無沃國表無沃侯此又志表皆奪者又後文趙地下曰南至浮水浮水不見於志或卽班所遺漏者也鍾代石北鍾貨殖傳作種正義種在恆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粵地牽牛葵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會稽按會稽之越屬吳與粵地風馬牛不相及此文上云今之蒼梧云云接云其君禹後云云是混吳越兩粵爲一是班之誤而何氏讀書記謂西漢會稽一郡吳共之故前以會稽爲吳分此仍敘封於會稽明百越所始乃曲爲之說也會稽郡與南越九郡壤隔數千里其分星亦異漢時會稽自屬揚州南海諸郡自屬交州何嘗共之哉太史

公分東越南越爲二傳正以其壤地不同種姓亦異不能合爲一耳注中瓚非班類非瓚劉又非類其說紛紛而皆不知區東越於南越是猶以東越爲百粵之一而不知東越與百粵不相涉也若凌氏稚隆以句踐之粵爲楊粵尉佗之粵爲荆粵則又失考史記南越傳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是楊越正謂南越而非句踐之越荆粵之名史記所無不可爲典要句踐之後爲閩越王無諸東海王搖說文閩東越蛇種也則東越可稱閩越然已非會稽舊壤矣

溝洫志 自井田之法壞溝洫之制已不可復易河渠爲溝洫非其實矣補注云用論語盡力溝洫之文

皇謂河公兮何不仁張晏曰皇武帝也 按武帝作歌不得自稱爲皇史記皇作我爲是

藝文志中庸說二篇 按此則中庸一書西漢時已單行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按劉歆七略無揚杜此班氏所

入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按此列於魯仲連子後虞氏春秋

之前蓋卽戰國時平原君趙勝非朱建也朱建至文帝時尙在必應列於孝文傳後且史記附建於酈陸傳後乃辨

士非儒家也疑朱建也三字乃後人妄增非班語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按上文凡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七篇數不符未詳

而辟者又隨時抑揚師古曰辟讀曰僻 按辟猶偏也 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 按六國時人何以列在武帝時

人之後 張蒼十六篇 漢人何以廁於容成子鄒奭子之間

五曹官制五篇 漢制似賈誼所條 按漢之尙書五曹

始於成帝時而此言賈誼所條似五曹之名肇于漢初矣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 按今史記孟荀列傳作劇子處劇形近而譌徐廣所引應劭氏姓注亦云處

子 尉繚二十九篇鄭樵曰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爲諸子類

實於稷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 按兵形執類別有尉繚

三十一篇此二十九篇恐非兵書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劉奉世曰又少十篇 按

實千三百九十篇此少數十篇也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按以下文推之此下

當有圖十三卷四字 右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按上文凡卷四百七十七而

易卦八具不在內當有譌奪

請史瑱言卷七

漢書四

項籍傳角弟間故將 史記作故齊將凡馬勝於班者略

記於此

夫擊輕銳 史作夫被堅執銳

羽軍漳南 按下文言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

則此時羽未渡漳疑南字誤

田榮者背梁 史作數負項梁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 按賈生過秦論太史公以贊陳

涉班合陳項為一傳並合二贊為一然班書既斷自漢代

則論秦者不應若是之繁

張耳陳餘傳燕以為然 史記燕下有將字

魏豹田儂韓信傳 按三人同傳以其皆舊國之後也史

記魏豹與彭越同傳皆王梁地也田儂自為傳統諸田也

韓信與盧縮同傳而陳稀附之皆降匈奴者也各有義例

竊謂魏豹之於漢旋畔旋虜諸田未臣漢韓信則定天下

之後始入匈奴雖皆舊國之後而在漢則蹤迹不同史記

有六國世家則三人皆舊國後可以合傳漢書當以漢為

主不必以其為舊國後而強合之

田儂傳嗟乎有以 史以下有也夫二字

韓彭英盧吳傳 淮陰之功豈彭英諸人所可疑與諸人

同傳非其倫矣

黥布傳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 按涉

史記作渡涉渡義一也國語吳語銜枚潛涉注涉渡也廣

雅釋詁二涉渡也是其證也師古注蓋據爾雅無舟而渡

水曰徒涉及說文櫂徒行厲水以為訓然未免拘墟之見

項羽傳言湛船破釜則當日非無舟楫

留項王於齊 劉氏放謂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

虞是則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子齊及隨何自

明已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

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按劉氏所言與隨何語合而與

本紀不合本紀何之說布在漢敗彭城之後至次年而布

始歸漢恐當以紀為是也傳文於齊字有誤隨何之語或

經刪削而失其真耳如在未至彭城之前則上文不當言

漢王出梁地至虞下文不當言項王留而攻下邑矣劉說

未確 張良傳亦言此事在彭城之後

項王留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 地理志下邑

縣屬梁國梁國故秦碭郡按高紀是時周呂侯將兵居下

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故項王留而攻之也上文

出梁地至虞虞縣地理志亦屬梁劉氏放謂此時漢與楚

相持碭陽傳云留而攻下邑非事理蓋未攷紀文而妄疑

之

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 按黔布在楚時功最多入漢

後惟舉九江兵會於陔下耳他無奇功可紀安得與信越

為同功一體竊謂漢之立國信之功無可與並越數反梁

地絕楚軍食其功亦偉然其才遠不若信布特梟將耳漢

因其故王而封之非以其功也

楚元王傳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 地理志魯國故

秦薛郡高后元年為魯國按薛郡高帝時既已屬楚而高

后時又別為魯國豈一郡析為二乎地理志魯屬縣六東

海屬縣三十八彭城為楚國屬縣七凡五十一縣與三十

六縣之數不符蓋非漢初之舊矣

削東海薛郡 按吳王濞傳及史記世家但云削東海郡  
楚本有三郡不應還削其二恐薛字衍

胥靡之劉敞曰胥靡說文作縉靡謂拘縛之也 按說文  
及字書無縉字恐有謬

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 按劉澤事在始元元  
年見昭紀

遷大中大夫後復為宗正 百官表元鳳元年大中大夫  
劉德為宗正數月免按德先為宗正丞至是方為宗正不  
得言復復字疑衍

歲餘復為宗正 百官表往元鳳三年

弑君三十六 按注所引春秋弑君不數晉之哀侯奚齊  
故符三十六之數然奚齊已成為君不當遺

亡國五十二 按注所引春秋亡國不數極宿鄆陽温甲

氏留吁陳蔡並見九國及鄆瞞鐸辰夷虎芮賈荀六國而  
有須句道房然見於經者惟陳蔡滅而復封餘皆不得遺

也須句則邾滅之而魯復之道房則靈王遷之而平王復  
之其滅也經傳無明文皆不必數五十二之數於春秋經  
傳考之其說難合類說亦非定論

人膏為鐙燭 史記作人魚膏按此當從史記秦雖虐未  
必用人膏

戍帝待詔官者署 待上當有時字

城陽景王章傳 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宋祁曰越本作十  
年 按表武以元封三年嗣天漢三年薨也越本非表言

十二年亦一之謬

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 表作雲弟

曹參傳攻轅戚 史記作爰戚山陽縣左傳晉作爰田國

語作轅田古爰轅通

與南陽守齡 水經注三十一以齡為呂姓

陳平傳諸將盡讞 史記索隱云漢書作皆怨

王陵傳十年而薨 十年史記作七年按功臣表陵以高  
后七年薨十字謬

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耶劉敞曰盜賊數亦  
自有主者謂不當問細故也 按盜賊頭數不可得知故

以彊對詰之盜賊非所宜有安得有主者劉說非

周勃傳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  
西北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

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  
攻不知遂失實也 按此時亞夫堅壁不出非兩陣相向

蓋既堅壁不出則壁之四面皆可攻吳聲言攻其前而潛

兵襲其後亞夫知之故奔東南而備西北果如所料若東  
南與西南皆在前一面救應尚易未為奇也劉說拘

臺詣廷尉廷尉責問 百官表景中六年廷尉瑕更為大  
理亞夫下獄在後元年則當稱大理方是瑕者不詳其姓

氏觀責問亞夫之言其人可知

傳寬傳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師  
故曰敖地名敖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敖郟之間 按

左傳杜注敖郟二山在熒陽縣西北而灌嬰斬歙二傳言  
擊項冠魯下敖當為魯之敖山至韓信之破龍且虜周蘭

其地又在齊

婁敬傳敬脫輓輅師古曰二音同聲也宋祁曰注文當刪

作音同耳 按二音指上蘇孟二音不當刪

見齊人虞將軍 史記此句上有衣其羊裘一句與下不

敢易衣相應

通傳說范陽令事本史記張耳陳餘傳而徐公之名則班所補說韓信事本史記淮陰傳而未一段則班所增

劇伍江息夫傳贊宰詔語胥夫差喪注其明年越滅吳按子胥死八年而吳滅明年誤

直不疑傳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按此當以朝字句見字句疑字句言於入朝之時公卿廷見而人於眾中毀之也而劉氏敞曰朝廷見之謂達官也補注取劉說以見人為顯者然他無可證

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汗君子譏之史記曰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為其近于佞也按史記君子譏之句單承周文處謂說故下申之曰為其近于佞也班

刪塞侯微巧句而增石建之澣衣然建之行不失為孝與周文之佞不同相提並論過矣

梁平王襄傳有鬪尊師古曰鬪古雷字按說文木部鬪籀文攝然則非古雷字也史記作鬪欄之或體

梁餘尚有八城考證臣召南按史記作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以地理志證之梁國統八縣則此文是也按元

延中削梁王立五縣使此時止餘八城又削五縣僅有三城與地理志亦不合疑王襄時所削後復稍與之故王立時既削五縣而志尚有八縣也

賈誼傳已矣國亾人莫我知也按亾同無或以亾字句絕者非

般紛紛其離此郵今蘇林曰般音槃孟康曰般音班師古曰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按佩觿般音班從丹青之

丹出漢賈誼傳是顏與郭所據本字並丹然說文無般字惟司馬相如傳般般之獸師古曰般字與班同從丹青之

丹餘無所見字書惟玉篇丹部般古班字賦也而廣韻即不收疑般乃般之譌體玉篇般字在丹部之末亦必宋人所增而非顧氏之舊也史記文選並不作般此注蘇林音

槃史記集解孟康曰盤桓不去索隱槃桓也其作般字甚明則不得謂今本作般為誤相如傳之般般史記文選亦不从丹般般文采之兒乃說文辨字之段借亦不當从丹青之丹

可為流涕者二王氏應麟曰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于傳而載之食貨志姚氏鼐曰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後論匈奴一事而疊出可為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遂于起處增一為二按

二說似姚為勝一二為二或是傳寫之誤或又弟二句可為流涕前賈別有云云班刪去而誤留無以證之

可為長太息者六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直取其切要者耳王氏應麟曰賈書言庶人上僭班氏取為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為太息而班氏取為太息之二論教太子是為太息之三體兒大臣是為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篇不取而載銅布篇于食貨志故六太息止載三篇按師古謂長太息至三而止者以傳中可為長太息句止三見也然預教太子禮治體兒大臣實是三事真西山以夏為天子至此時務也止為太息之四凡人之智能至以觀之也止為太息之五其說是也惟六太息尚闕其一西山先生引新書

諸侯官名制度同于天子者補之姚姬傳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爲眞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爲論積儲卽載于食貨志者是已按積儲一疏王伯厚以當流涕之一姚氏又以當太息之一似姚說近之伯厚取新書以校正傳文然新書非賈子原書其編次不足深信則其乖異之處未必本傳非而新書是也秦俗經制實是一事而新書分爲二篇其謬可見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按疑之言擬也周官司服注言樹國太大則勢與天子相擬也

故迺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按趙岐孟子注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較師古說爲長說文孩小兒笑也提挈也王莽傳師古注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與趙說不殊

豫讓畫面吞炭鄭氏曰畫漆面以易兒師古曰畫熏也以毒藥熏之劉奉世曰畫謂以物塗之取以畫鼓故謂之畫爾訓熏與漆皆非也按戰國策稱漆身爲厲滅鬢去眉則當以鄭說爲是顏劉所言並與本事不合殺性以血塗之爲畫呂覽賞能注以香塗身曰畫齊語注故以漆塗身亦得言畫也

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姚氏解曰弛者解去其職師古說非案左傳莊二十二年注弛去離自弛自去離其職也姚說是弛無死義中罪亦不至死也刑法志云中刑用刀鋸故蘇注

云然然此中罪亦不專主刀鋸言爰益電錯傳電錯音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賁通請錯匪躬之故呂韻而言音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續爲錯雜之錯不可依也按古音去入同韻近人論之詳矣顏未解去音

張釋之傳其後拜釋之爲廷尉百官公卿表釋之爲廷尉在文帝三年按釋之由騎郎爲謁者中郎將爰益請之爰於文帝卽位後始爲郎中則其爲中郎將而請釋之必在元年以後釋之以騎郎不三年而至九卿文帝用人之不次如此釋之爲騎郎爲郎中同在郎署故知其賢也賈山傳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按中當如字讀凡中字顏多讀爲竹仲反

枚乘傳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按景三年漢之郡除內史外則有河東上黨河內河南東郡潁川南陽江夏沛郡魏郡鉅鹿清河涿勃海平原千乘泰山東萊琅邪東海桂陽武陵零陵漢中廣漢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九原定襄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中山凡三十九郡諸侯王除吳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七國外則有齊濟北淮南廬江衡山燕梁代河間臨江魯汝南廣川長沙凡十五國皆與乘所言不符

韓安國傳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梁孝王傳無此事史家兩傳各見者多如此惟安國見大長公主鄒陽傳以爲在漢捕詭勝之時與此不同魯恭王餘傳子文王陵嗣十八年薨十八表作十九按陵以陽朔二年立至哀帝建平二年爲十九年陵弟閔以

建平三年立則表作十九與閃之立年相接然陵以凶子  
國除則中絕一年亦未可知傳與表難定其孰是

江都易王非傳爲廣陵王 按廣陵當依表作廣世時廣  
陵厲王胥後國尙未絕不得以封宮也

膠西于王端傳爲膠西郡 宣帝本始元年爲高密國凡  
爲郡者三十四年

董仲舒傳詩人美之而作 疑作下有奪字

對亾應書者 按此言賢良所對無能應詔書之意者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考證臣召南按仲舒對策之  
年先儒疑而未定漢書武紀載于元光元年與公孫弘並

列既失之大後通鑑據史記武帝卽位爲江都相之文載  
於建元元年與嚴助並列亦失之太前若以仲舒此文推

之則在建元五年計漢元年至建元三年爲七十歲而五  
年始置五經博士卽傳所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

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卽傳所謂  
州郡舉茂才孝廉也若在建元元年豈得云七十餘歲乎

按置五經博士但爲立學校之官未見所爲抑黜百家  
也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

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見武紀繫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之士之後此所謂抑黜百家蓋其說仲舒發之而綰

復請之然則仲舒對策之年當從通鑑爲是至本傳七十  
餘歲之文或傳寫有譌耳攷本傳仲舒爲江都相久之中

廢爲中大夫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時建元  
六年也六年已中廢居家不得五年方對策齊說恐未是

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考證臣召南按泄庸  
師古無注疑卽國語所謂舌庸與苦成文種范蠡舉如並

爲大夫稱五大夫吳晉之會黃池也舌庸與蠡率師沿海  
沂淮以絕吳路泄庸與舌音相近而字異耳 按左傳哀二

年吳洩庸如蔡納聘是洩庸乃吳臣故杜氏世族譜列泄  
庸于吳雜人中仲舒乃以爲越大夫殆先事吳後入越歟

黃池之會乃哀十三年事哀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傳並稱  
越后庸石經宋本后作舌然則泄舌音近通用齊說是也

不必疑其爲二人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稟  
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攷異按主父偃傳元光元

年西入關而高廟高園殿災乃在建元六年其明年始改  
元元光計其年月似不相應 按建元六年仲舒家居推

說災異故主父偃得候仲舒而竊其書次年爲元光元年  
偃西入關因奏之其年月相接可不必疑

司馬相如傳師古曰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 按  
隋志百賦音上卷宋御史褚詮之撰史記索隱引作褚詮

此作諸詮之恐誤新舊唐志作褚令之令又詮之譌  
相如歸而家貧 按相如以貧爲郎則其家本富豈以入

官而耗其資財遂至於家徒四壁立耶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鼉師古曰鼈音徒河反又音

大河反宋祁曰徒河大河二反是一音疑上云徒丹反丹  
何近而相亂上林靈囿亦有注 按宋說是上林

正作徒丹可證鼈從單聲徒丹乃其本音故與鼈爲韻馬  
融廣成頌亦以蛟鼈與鼈鼈爲韻集韻有唐干反鼈之音

陀乃音之變  
的饒江靡師古曰江靡江邊靡池之處史記集解郭璞曰

靡涯也索隱應劭曰靡邊也張揖曰靡涯也 按小顏依

文爲說非是郭應張三說近之而未盡也靡者涓之段借字爾雅水草交爲涓郭注詩曰居河之涓疏李巡曰水中水草交謂之糜釋文糜本又作涓左傳僖二十八年余賜女孟諸之糜疏釋水云水草交爲涓古字得通用故此作糜是涓字段借可作糜亦可作靡古音眉聲與米聲非聲同部此同部段借者禮記少儀疏荀子富國注皆云糜讀爲糜此米聲與非聲相段借亦可證糜之爲糜而靡之爲涓又何疑哉

批杷檠栳張揖曰檠檠支香草郭璞曰檠支木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雜以香草也檠郭說得之按說文

檠酸小檠史記索隱引徐廣曰檠檠也與許說合此文屬檠於批杷栳之間當以檠檠之說爲是淮南子云代檠檠

以爲矜亦以爲檠檠香草之說劉向九歎用之然曰檠支則非檠檠郭以爲木名當亦指檠檠

亭柰厚朴張揖曰厚朴藥名按自盧橘夏孰以下八句皆是果類不應雜入藥名恐別一物

立萬石之虞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虞以縣鐘也說文虞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豕象形其

下足錄虞或从金康虞篆文虞段氏玉裁注戴氏攷工記圖曰虞所以負筭非以羸者羽者爲虞下之附也引西京

賦洪鐘萬鈞猛虞趨負筭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薛注云當筭下爲兩飛獸以背負張揖注上林賦曰虞獸重

百二十萬斤以依鐘旁俠同夾此可見虞制師古改其注云以縣鐘則昧於古制矣廣韻引埤倉錄樂器以夾鐘削

木爲之與張注同今本廣韻云形似夾鐘則非矣按釋名

釋樂器所以縣鐘鼓者橫曰筭從曰虞虞舉也在旁舉筭也與薛綜之說同然則筭以縣鐘鼓虞以負筭師古不分筭虞之制段氏譏之誠是詩靈臺傳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栳考工記注橫曰筭植曰虞西京賦薛注縣鐘格曰筭植曰虞爾雅木謂之虞郭注縣鐘磬之木植者曰虞毛鄭薛郭之說與許劉同皆不謂虞爲獸名師古襲張揖之說與諸儒乖異恐未是本賦檠飛遽張揖曰飛遽天上神獸史記作蜚虞遽虞一文未知孰爲天上神獸之本字不必牽合爲一段氏云長卿謂虞爲神獸與許說不同未見其爲然也千石之鐘猶西京言洪鐘萬鈞極言其重耳亦非必果爲千石及萬鈞也

匪唯偏我偏我史記作濡之文選作偏之我按偏我是與下句汜布護之相應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雨澤非偏

於我普徧布散無所不溥之也似史記本亦作偏我故索隱引故廣說也文選考異曰徧當作偏之字不當有讀以四字爲一句漢書正如此也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雨澤

非偏於我最爲明晰是史記亦作偏我與漢書同當據索隱訂正

殷殷之獸師古曰殷字與班同耳從丹青之丹殷史記文選作殷說見前

卜式傳按史記載式事於平準書中具有深意孟堅裁取爲傳事頗與食貨志相複殊爲失之

張安世傳肅敬不怠十有三年按安世以元鳳六年封三當作二

杜周傳郡吏大府舉之廷尉注如涓曰郡吏太守也文類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曰章劾付廷尉治之也

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  
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 按上文言詔獄益多是漢時天  
下之獄不皆之廷尉惟以章劾付廷尉者廷尉得治之當  
合孟顏二說方明

小卞之作可爲寒心考證按今詩作小弁與孟子同蓋卞  
弁二字古通用故師古音盤與陸氏毛詩音義同 按卞  
者弁之俗體後人強分爲二唐時蓋尙未然故師 言  
異同

合陽侯梁放舉欽考證臣召南按漢代列侯具見於表此  
合陽侯梁放功臣恩澤二表不見何也師古亦無注 按  
功臣表合陽侯梁喜元康四年封四十一年薨建始二年  
侯放嗣然則放之嗣侯正在成帝之世齊偶未檢及  
張騫李廣利傳 按張李傳乃裁取史記大宛傳文然史

記序於大宛傳中事具首尾最爲得體班采爲傳轉令西  
域傳文首尾橫決且騫傳自騫卒後千餘言乃西域事與  
騫無涉何義門謂西域之開自騫導之故於其傳終言漢  
武以兇戲敝中國以深著其罪未免爲班氏左袒史固有  
因一人而終敘其事以著褒譏者然不過以數語結之未  
有長篇累幅如此傳者也

立其夫人爲王宋祁曰古本夫人下有太子二字考證臣  
召南按史記作立其太子爲王外國固時有女王然以下  
文推之似史記是 按據宋校是此文本亦作太子古本  
衍夫人二字後人誤刪太子存夫人遂成今本非班與馬  
異又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云夫人爲王是史記亦有兩本  
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 車令  
卽上文所云壯士車令也中郎將朝疑與車令同出使者

贊曰 此仍用史記大宛傳贊文然與張李何涉益可知  
采張李事自爲傳者大失史公之意

司馬遷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按失當讀爲佚下同  
嚴助傳建元三年閩越舉兵 而上書以聞 此一段見  
史記東越傳

時武帝年未二十 是時武帝年十九  
主父偃傳見衛將軍 按青以元光六年拜車騎將軍此  
時尙未爲將軍史追稱之或疑衛將軍不薦士而獨言偃  
不知言偃之時青尙爲侍中迨後日貴卽不肯妄言天下  
士矣

東方朔傳今壺齋老柏塗伊優亞狝吽牙張晏曰齟音植  
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亞音烏加反  
按注音非古音也古音且聲涂聲與亞聲牙聲並在魚  
虞模部不在歌麻詩三百篇可證此因亞牙而并改齟塗  
之音謬矣

辛慶忌傳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  
吾 按百官表成帝建始二年任千秋爲執金吾一年遷  
而三年不書何人爲執金吾河平元年執金吾輔中間虛  
位二年蓋卽慶忌初爲執金吾左遷酒泉太守表失書也  
其後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則在河平三年表書  
迺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坐小法左遷雲中大守  
表作四年

復徵爲光祿勳 表在陽朔四年  
其後拜爲右將軍 百官表於陽朔四年書慶忌爲光祿  
勳四年遷而次年鴻嘉元年卽書光祿勳辛慶忌爲右將  
軍而不書何人代慶忌爲光祿勳鴻嘉四年又書右將軍



諸史瑣言卷八

漢書五

韋賢傳勒諛厥生師古曰諛歎聲音許其反楊慎曰方言云楚謂然曰諛說文諛謔也離騷云歛秋冬之緒風說文歛磨也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語也 按用修所稱說文方言並誤說文言部諛可惡之詞一曰諛然欠部歛皆也皆不曰磨惟口部唉應也用修蓋以唉之訓屬之諛歛也方言歛警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歛或曰警其字作歛不作諛也歛秋冬之緒風乃楚辭惜誦語亦非離騷也明人引用古書好改原文博洽之士不免此病最為誤事說文選作唉許諛字二訓前說可惡之詞顏注義頗與之相合史記項羽本紀索隱曰唉歎恨發聲之詞楚辭惜誦注歛歎也廣韻十六哈歛歎也其義皆相引伸後一說

與方言歛字之義及口部唉磨也之義合然則諛唉歛三字前後二說音義皆同得相通用用修所引誤而其說則未誤惟此句如云勤然厥生頗為費解不如仍用顏說為得

恭儉淨壹 淨文選作靜按說文灑無垢穢也靜審也娉

亭安也此詩當為安娉之娉淨靜皆借字

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守正持重不及父賢

謂與石顯共事而不能有所匡正也文采過之謂前所錄

二詩及後毀廟諸議也

夏侯勝傳益千戶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 按

關內無國而有食邑勝益千戶亦食邑也漢時列侯之國

戶有極少者如邢侯李壽侯一百五十戶高昌侯董忠坐

法削戶定七十九戶是也關內侯食邑有極多如婁敬以

二千戶為關內侯是也勝益千戶亦云優矣

京房傳目好學得幸梁王 梁王敬王定國

翼奉傳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孟康曰金之

為物喜以利刃加于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

曰寬大也 按西方主殺而曰情喜殊不可解孟注亦甚

牽強利刃所加安有可喜之事於理難通

李尋傳問者春三月治大獄 季夏舉兵法 秋月行封

爵 按哀紀建平元年皆無其事

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考證臣召南

按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

一千二百八十八與此文大相懸殊蓋元始中戶口一倍

於宣帝時矣 按敞之自山陽之膠東在元康二年之後

下距元始纔六十餘年不應戶口繁滋一倍之多疑山陽

屬縣元康之後有從他郡改屬山陽者屬縣增故戶口亦

增耳又按定陶共王康初封濟陽後徙山陽又徙定陶康

為元帝愛子所封必大國疑山陽屬縣爾時所增迨康徙

封而山陽復為郡屬縣仍王國之舊故與元康時不同

蓋寬饒傳時執金吾議 錢大昭曰據公卿表名廣意按

寬饒自殺宣紀在神爵二年執金吾南陽太守賢非廣意

蕭望之傳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 按初即位當云初親

政事

馮奉世傳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考證即公卿表所云繁

延壽也此文作李此人有一姓 按公卿表初元三年書

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子惠為執金吾九年遷建昭二年

書執金吾李延壽為衛尉三年書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

夫三年卒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然則表本曰李延

壽而附書一姓繁三字以存疑耳蕭望之傳作繁延壽

楚孝王昭傳 平陸侯術宋祁曰陸一本作陵 按楚元

王子禮會封平陸侯此侯亦楚王子則作平陸為是

史丹傳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為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

幸劉奉世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陽夏公謂如顏讀

亦雅胡三省曰以下文大意觀之顏注是也考證臣召南

按臣子二字連上連下讀並通 按臣子二字上屬固通

然下句無臣子二字則文義不明自當以劉說為勝

國東海鄉之武彊聚戶千一百 表作干三百戶

薛宣傳刑罰惟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按中如字即大

禹謨民協于中之中也不當音竹仲反師古凡中字多讀

竹仲反疑是沿隋時舊讀隋人諱忠同音之字或亦改讀

也

谷永傳誠修後宮之政至息白華之怨師古曰永言此者

譏成帝專寵趙昭儀也劉奉世曰按永後疏云建始河平

許班之事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天所不享則建始四年未

當有趙昭儀也 按班婕妤傳云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

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為婕妤又云其後趙飛燕

姊弟亦從自微賤興又云鴻嘉二年趙飛燕謂告許皇后

班婕妤然則趙昭儀之入宮當在鴻嘉元年永對在建始

三年與趙昭儀無與許后傳云自為妃至即位常寵于上

後宮希得進見永所言乃指許后之事故有賤者咸得秩

進之語

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呂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

權 按蓋指許嘉永附王氏故排許是時嘉雖已策免而

許后之寵未衰

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 按日食地震在三年冬而此云

其夏當是四年夏矣惟上文無四年之文前永所對云乃

十二月朔戊申日而不著其年是必為當年之言又云今

二年之間災異鋒起尤其明證後又云待詔一旬然後得

見日食地震在月朔而永待詔僅一旬則尚在三年可知

然則永對在三年冬而此言其夏不言四年乃史文之疏

也

此欲目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 按丞相父子

匡衡及子昌也事見衡傳建始四年罷中書官見成紀

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至是信是使 師古以為今文周書

泰誓之辭然是牧誓之辭

揚雄傳孝成帝時容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

泰時汾陰后土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

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何義門曰按成帝紀永始二年春

正月王音薨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

陰后土諸祠則雄雖嘗為音門下吏及薦之待詔又別一

人故自序曰客贊誤又曰據文選注此客字指蜀人楊莊

但雄所與劉歆書疑非真耳 按何說是復甘泉泰時河

東后土成帝紀在永始三年冬十月而郊祀志載元始五

年王莽奏言永始元年三月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

與紀乖異紀書行幸甘泉河東始於永始四年則莽所言

誤也文選甘泉賦注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

泉七略同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

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按自敘正月奏甘泉賦其三

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濤汾陰既祭還上河東

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是甘泉河東

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是甘泉河東

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是甘泉河東

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是甘泉河東

羽獵三賦乃一年所上而不言何年成紀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而是年紀不言羽獵惟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冬行幸長楊從胡容大校獵三事在一年與自序之文頗合七略以甘泉爲永始三年正月所上則爾時甘泉汾陰未復其誤顯然

距魂負沄服虔曰沄河岸之坻晉灼曰沄沄也說文沄水不利也段注按坻礙水冷水不行故謂之沄按沄與坻義相引伸與服晉之訓合說文坻小渚也

河靈嬰踢蘇林曰試郎反服虔石象反師古曰嬰踢驚懼之兒踢二音並通按踢毛本從易他本从易以蘇音推之則其字从易說文有踢無踢踢跌也吳都賦魂魂氣懾而自踢跌者劉曰踢跌頓伏也與驚懼之意正合集韻音

尸羊切嬰踢驚懼見正據此也服虔之音蓋讀爲後漢書馬援傳嬰鏢之鏢嬰鏢勇兒不知服之義如此否惟讀爲石象反與易聲不相附當是所見本從易作踢也顏謂二音並通似欠分曉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目多禽獸還上長楊賦文選注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卽校獵之年也班欲敘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容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前上綏和在後獵後四載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按大校獵在元延二年賦云今年獵長楊則亦當爲是年所作七略以爲綏和元年上者誤

謂之茲耶謂上奪何字衍之字說詳胡氏文選考異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宋祁曰司馬溫公云李宗吳皆作遐光謂當作假劉敞曰案本書云吾寡見人之好假也則假當從光音遐假卽遐也其首章曰吾寡見人之好假也指此矣按假言與下文絕于邇言句相對法言作遐言李軌注遐遠寡見篇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僂焉李軌注歎人皆好視聽諸子近言近說至於聖人遠言遠義則僂然而不視聽音義好假音遐本或作遐李訓爲遠言正與邇言相對顏監溫公之說非矣其字當從法言音義作假說文無遐字古多以假爲之楊統碑文懷假冥又假爾莫不隕涕繁陽令楊君碑假爾僉服武斑碑商周假藐善山碑思登假之道魏孔羨碑洪聲登假皆作假禮樂志假秋合處注假卽

邇字假假形近最易相混列子黃帝篇登假汗假當爲遐蓋本亦假字也

淵騫第十一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黎去序按上文訖于漢道句有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訖作迄旣言無此序何以又云訖作迄其語相矛盾矣李軌注法言本音義引柳宗元曰按漢書淵騫自有序文語俗近不類蓋後人增之或班固所作疑是柳本無此序耳今李軌本有此序及注但不知是原本否班此所錄旣云自序必無所增益於其間恐法言本傳寫脫去

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召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宋祁曰通鑑考異云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元

延元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 按雄奏甘泉羽獵乃元延二年事傳言歲餘奏羽獵賦則其待詔當在元延元年王音以永始二年正月薨何義門有薦雄待詔非王音之說也至考異以為王根然根為票騎將軍非車騎也又不盡符周壽昌以古四作三傳寫時誤加一畫三遂誤為三其說可采雄生于甘露元年使其為王音門下史在永始元年則相距三十八年而此云年四十餘恐自序不至有此誤也

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 按莽傳大將軍鳳病且死曰莽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永始元年五月封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則永始元年五月後莽已不在黃門而此云奏羽獵賦後始除為郎給事黃門則在永始四年十二月後何以得與莽並乎据音薦莽並之文則雄之

給事黃門在永始元年之前据奏賦除郎之語則又在永始四年之後史文抵牾此其甚者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通鑑輯覽注曰上元焦竑曰漢書揚雄傳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相牴牾矣又考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而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然則雄之終或在平帝末正年七十餘也世謂班固早卒曹大家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竑之論如此而寧都魏禮亦引證各書謂雄賣文自贍又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多為竄益至劇秦美新則劉棻作也紫陽綱目特書莽大夫揚雄死是舉褚淵

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矣據焦魏二家之說班史所載幾不足信今考外戚傳元后崩莽詔雄作誄雄傳雄按閣京師為之語其所載甚詳文選任昉王文憲公集序李善注引劉歆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甘露元年戊辰至天鳳五年戊寅正得七十一年然則此文未嘗誤惟上文年四十餘句則有誤耳雄之至京不知的在何年其所作反騷自嶧山投諸江流在陽朔中王音之代王鳳在陽朔三年九月則陽朔三年已前雄固未至京師有文可證乃焦氏欲自建始改元數之至有將近百年之說而又云在平帝末正年七十餘不且自相矛盾耶居攝元鳳五年止孟堅之撰漢書始永平中歷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此傳末云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則此傳乃永平中所作天鳳五年至永平中約四十餘年實孟堅所自撰非曹大家所

附益焦謂班固早卒曹大家傳失其實豈其然哉雄投閣事在始建國二年雄作元后誄在始建國五年史傳皆有明文又敘傳稱其父彪幼與從兄嗣共游學父黨揚子雲目下莫不造門年二十遭王莽敗夫當莽敗之年彪年僅二十則天鳳五年亦止十六齡耳雄且造門與之友已云早慧若在天鳳以前則彪年未十齡豈遂能與父黨相晉接哉彪之父穉與雄交彪又與雄交則孟堅所言雄年及雄卒之年必不至舛誤焦氏之言未見其有一是也魏氏之言未詳本於何書其謂劇秦美新乃劉棻作亦不知有何的據班固典引曰揚雄美新典而亡實是東漢之時初不以此為非揚作近人海昌朱子培超之亦謂以法言考之莽於平帝元始元年稱安漢公法言稱漢公並未及新莽篡位事然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孺子嬰居攝時雄仕

歷成哀平故云三世不徒官若復仕莽則孺子嬰爲五世矣可知雄未嘗仕莽元后諫及劇秦美新或亦劉歆甄豐輩假記以取媚耳其爲雄瀚雪如此然自來媚人者自獻之不服豈肯假託於人則魏謂茶作朱謂歆豐作其說皆非至朱執三世不徒官語爲證尤爲疏舛考本傳言三世上文明云當成哀平間初不計孺子嬰與莽也下始云及莽篡位曰耆老久次轉爲大夫然則雄之爲諸吏中散大夫正莽世所徙之官豈得云未嘗仕莽哉法言孝至篇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莽未卽真己貢諛若此則龜鼎既移其歌功頌德又何足怪若王安石謂美新投閣是谷子雲非揚子雲尤爲不根之論考漢書谷永傳王根爲驃騎將軍薦永爲大司農歲餘永病數月卒於家百官表元延四年永爲大司農一年免計其卒在綏和元年是年十一月莽始代爲大司馬及其篡也谷子雲下世十餘年矣又安有美新投閣之事乎

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曰商瞿姓也史記索隱商姓瞿名字子木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以瞿爲名家語亦索隱說是師古非字書以商瞿爲複姓實承師古之謬

田何子裝考證臣召南按史記作子莊班氏當以避明帝諱而改曰裝耳按漢書避明帝諱皆改莊爲嚴後漢明帝紀注伏侯古今注曰莊之字曰嚴是以莊爲嚴是當時功令班必不改莊爲裝此當是傳寫異文

田廣明傳傳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按廣明爲淮陽太守而陳留別爲郡何以傳至陳留廣

明得發兵捕斬之疑陳下衍留字地理志淮陽屬縣弟一曰陳也陳縣蓋太守所治故傳止傳舍而欲俟太守謁見收取之耳

至圍師古曰陳留圍縣按地理志圍屬淮陽不屬陳留且圍屬淮陽故下云上呂廣明連禽大姦也

尹賞傳舉茂材粟邑令按粟上當有爲字

貨殖傳穀糶千鐘糶史記作糶糶糶二義迥異

奈干大斗考證顧炎武曰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餼貨耳臣召南按史記但云奈干斗無大字按索隱引漢

書作奈大斗然則唐時漢書本日奈大斗無千字故小顏小司馬皆爲大斗作解此千字後人據史記以校漢書遂

誤入正文耳此文所言餼貨甚多皆不言大斗而獨於奈言之甚屬可疑恐漢書本同史記傳寫譌千爲大而說音

強爲之解也

游俠傳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按春申非公子

揜擊而游談者師古曰揜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說文

擊手擊也从手取聲揚雄曰擊握也段玉裁注握者揜持也揚說別一義凡史漢云揜擊扼腕者皆疊字言持手游

民也按顏注用許弟一義據段說當爲弟二義也

陳遵傳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師古曰既關閉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爲館云門之館篇妄穿鑿耳館

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按轄車軸端鍵也謂以鐵鑲母軸頭而制之也故可去而投之館蓋卽說文之轄字轄

輦皆館也輦孔之外以金表之曰輦此非若轄之可去而投之也儀禮既夕木館注今文館爲館似館館爲一字然

鑿以制軸錯則冒於轂端者其爲物實不同至管籥之管古書無从全者說者欲改轄爲錯而又解爲門之錯籥謬矣

爲裳所稱師古曰裳者呂輒爲裳者也或以裳爲裳失之說文裳大盆也發井壁也是裳豈義異不得以豎訓裳廣雅裳裳也賈卽鑑字說文鑑大盆也急就篇甌裳甌甌項嬰盧裳次于甌甌甌項之間其爲盆甌之屬甚明甌玉篇大盆也廣韻太盆似盆然則以裳爲甌未爲失也顏子急就篇注曰裳大盆而此乃爲異說何耶

匈奴傳詩人美大其功曰轉伐檢允至于太原六月詩毛詩亦以爲宣王詩與此合史記則序於襄王時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按此出車之詩毛詩亦以爲文王時詩此以爲宣王時詩與毛異史記又序於襄王時

厚遇關市饒給之史記關上有通字

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温敦爲義陽侯通鑑考異曰宣紀呼遼累單于帥眾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幕單于子左大將率眾降侯義陽侯温厲敦以匈奴諱速累單于率眾降侯此卽屈與敦也未嘗爲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按烏厲屈序於父烏厲温敦之上豈當時降漢時屈之意耶屈以五鳳二年封温敦以三年既父後于子屈封干六百戶温敦封干五百戶亦父薄於子惟屈既爲温敦子何以表又云烏桓屠幕單于子此又不可解者呼遼累師古以爲官號匈奴未見有此官號且紀表明曰呼速累單于師古不引以爲證何耶惟呼速累單于與烏桓屠

幕單于既不見于傳故考異疑之然紀中凡匈奴來降者皆不書惟呼速累以單于而書且形諸詔語恐非降時自稱及紀表誤也當時五單于之外又有閭振單于伊利自單于呼速累或卽其比或又如烏藉呼揭初稱單于後去其號未可知也又按爾時呼韓邪單于新破屠耆單于車犁單于亦降呼韓邪單于何以呼韓邪單于之左大將反來降漢疑此文呼韓邪或是呼揭之譌呼揭或作烏揭表文烏桓亦烏揭之譌而屠幕字子字皆衍文也

二世稱藩按自呼韓邪單于款塞迄元始五年匈奴凡五易單于而稱二世者雕陶莫皋且麋胥且莫車囊知牙斯並呼韓邪子兄弟相及故稱二世本或作三世者非南粵傳長沙兩將軍按兩將軍降慮侯周竈博陽侯陳

西域傳及山北六國後書云車師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按據此本傳東且彌西且彌卑陸卑陸後國蒲類蒲類後國其卽山北六國乎後書之移支此傳所無後書移支國居蒲類地則移支之號乃後所改其地卽二蒲類之一

至疎勒南與蔥嶺屬至疎勒三字上下疑有奪文烏食訾離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按下文云東與單桓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單桓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西且彌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東且彌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烏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則四十一戶之烏食訾離安得曰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哉恐萬字爲九千二字之譌前文云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食訾離地

目處之其地必與車師相接車師後王國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則此國相距必不遠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考證臣召南按後漢班勇為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書西域傳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安所居為

率疑即此柳谷也王氏雜志曰狐胡當依太平御覽所引作孤胡字之誤也狐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

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按如王說則齊說非矣後書云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陶其

北又有柳中皆膏腴又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然則柳中乃車師前王庭之地在伊吾之北

唐為縣屬西州交河郡初非狐胡國王治也 孝武李夫人傳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詩大雅哲婦 傾城列子周穆王篇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

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 王莽傳釐合部與大司徒光宋祁曰徒當作馬 按孔光

未嘗為大司馬宋說誤 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

四十八人胡三省曰見在之王五人謂淮陽王續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也列侯二十八人謂

廣戚侯顯陽侯寄陵陽侯嘉高樂侯修平邑侯閔平纂侯况合昌侯侯輔伊鄉侯開就鄉侯不害膠鄉侯武宜鄉

侯恢昌城侯豐樂安侯馬陶鄉侯恢釐鄉侯褒冒鄉侯旦新鄉侯鯉部鄉侯光新城侯武宜陵侯豐堂鄉侯護成陵

侯由成陽侯眾復昌侯休安陸侯平梧安侯譽朝鄉侯克扶鄉侯普方城侯宣當陽侯益廣城侯楚春城侯允呂鄉

侯尚李鄉侯殷宛鄉侯隆壽泉侯承杏山侯遵嚴鄉侯信

武平侯瑛陵鄉侯會武安侯授富陽侯萌西陽侯偃桃鄉侯立栗鄉侯元成金鄉侯不善平通侯且西安侯漢湖鄉

侯開重鄉侯少柏凡五十人而廣戚侯顯孺子之父栗鄉元成先已免侯止四十八人耳 按廣戚既為宣帝曾孫

安得除之而不數栗鄉先免表亦無明文地理志山陽郡書栗鄉侯國則國未除可知胡說未確表尚有陰平侯詩

承鄉侯闕外黃侯圍高陽侯竝平陸侯寵皆宣帝曾孫合之凡五十五人而此云四十八人恐有誤

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劉奉世曰河南當榮陽莽所分以為六隊之一也下文自有河南大尹更

為保忠信卿 按劉說是莽以河東為兆隊河內為後隊弘農為右隊潁川為左隊南陽為前隊並見地理志榮陽為新隊見下文

更始將軍史謙行諸署劉奉世曰或言更始或言寧始未知孰誤商摧攻莽官本有更始將軍但上文言拜皇后父

史謙為寧始將軍其事已在劉聖公收元為更始之先當是寧始而此乃作更始并下文更始將軍史謙度渭橋恐

皆寧字之訛也 按前文甄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豐自殺姚恂孔永侯輔戴參廉丹相繼為寧始將軍天鳳六

年莽下書復呂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呂順符命是寧始即更始故廉丹始稱寧始後稱更始也追丹戰死而史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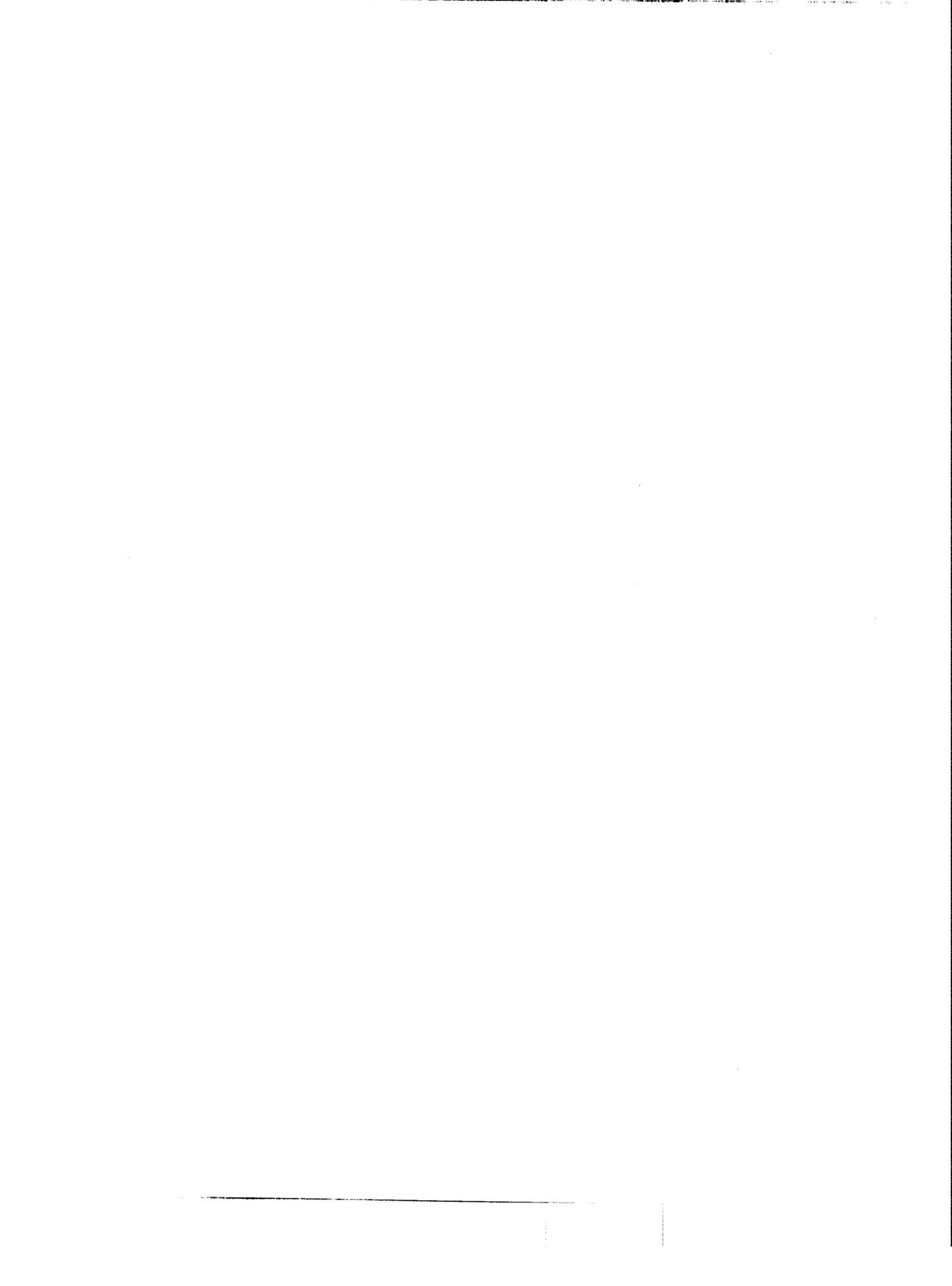
為寧始將軍當是以漢方稱更始元年莽惡之而復收更始為寧始也王以更為寧之訛其說是

敘傳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闞班亦為楚令尹胡三省曰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門班殺令尹子元而門穀於菟為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何義門讀書記

日按春秋傳作般與班同非殺令尹子元之申公門班也  
按左傳宣四年門般爲令尹杜注般子文之子揚何說  
是莊三十年之申公門班杜氏世族譜以爲若敖孫乃別  
一人上文言楚人謂虎於禘此又云謂虎班豈楚人於虎  
有兩稱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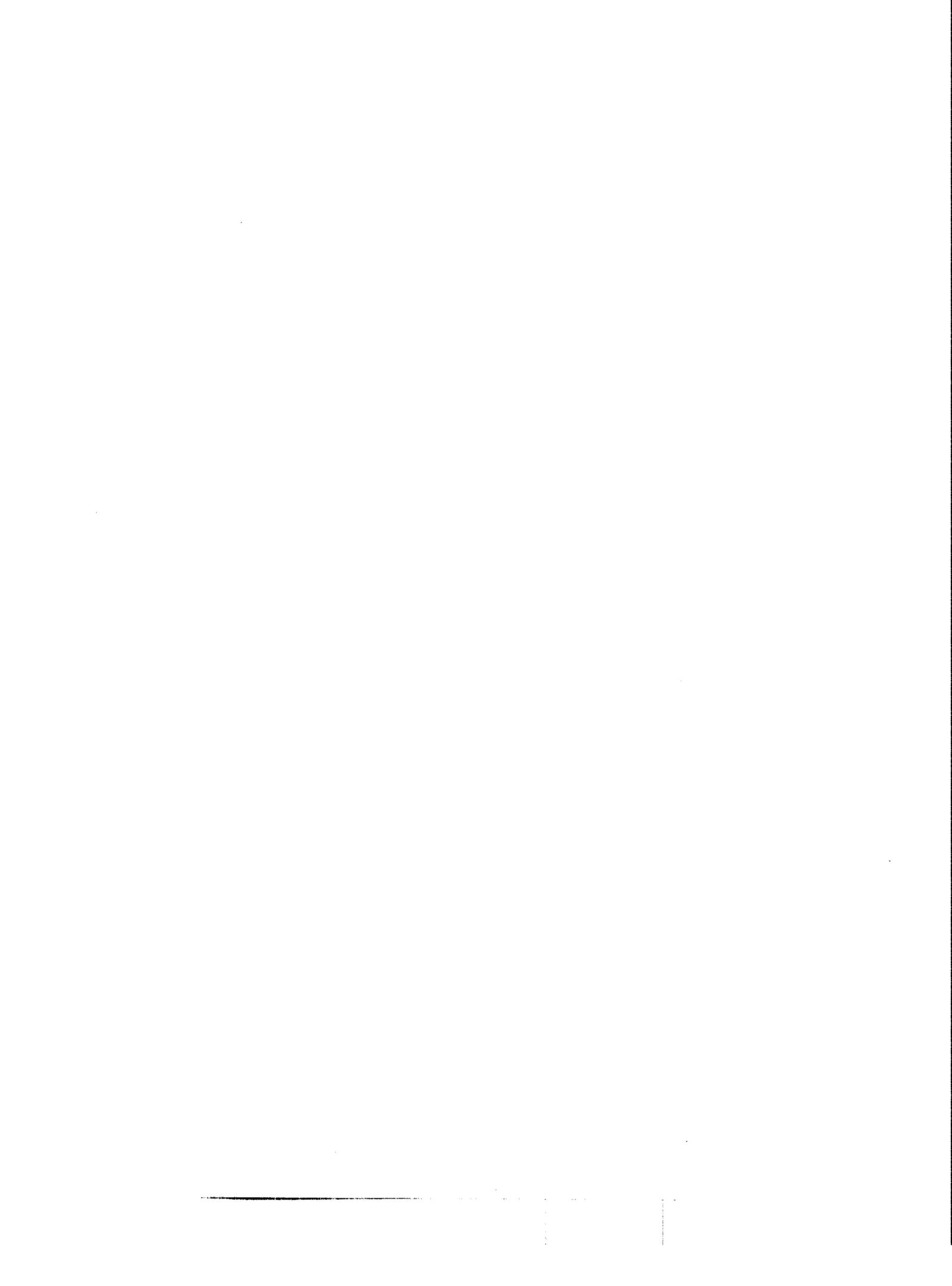
不知神器有命劉德曰神器靈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  
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文選注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  
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也劉奉  
世曰神器者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 按諸說不同李善  
注爲有根據其義則劉所言者是餘三說非

丁丑八月讀史記畢接讀漢書人事紛拏時讀時輟閱二  
十二旬有奇始讀一周每遇疑難輒甲己見錄爲一編以  
備他日之參訂云戊寅四月三日家本自識  
是書與史記並多古義古字非精通訓詁者不能讀且書  
成迄今千八百年傳寫既久魯魚亥豕訛謬難免雖經明  
人校訂再三而仍多闕疑之處豈淺陋者所能妄參未議  
哉然墜露輕塵未必無裨山海故過而存之家本又識





後漢書瑣言



# 後漢書瑣

## 言三卷

諸史瑣言卷九

後漢書一

光武紀更始元年光武爲太常偏將軍注東觀記曰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 前書無定武未知是班

奔抑東觀記誤也

故趙繆王子林注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 按前書諸侯

王侯表平干頃王偃以趙敬肅王小子封元鳳元年繆王

元嗣王鳳二年薨不得代然則繆王元者雖出于趙自封

平干何以稱趙繆王耶且元爲景帝二世孫非七代孫也

又王鳳二年下距更始時將八十年恐繆王子未必尙在

王昌傳趙繆王子林注景帝七代孫是又以林爲景帝七

代然是元子亦非七代

二年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注東觀記曰王莽分

鉅鹿爲和戎郡 按邳彤傳戎作成注引東觀記亦作只

此傳誤水經濁漳水注引作和城城成書多通用也和亦

作禾濁漳水注斯汶水又東南逕和城北漢高帝封邯中

公孫耳爲侯國史漢侯表並作禾成禾和古亦得通用也

於是北降下曲陽 按邳彤傳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

舉城降注引東觀記王莽分鉅鹿爲和成居下曲陽然則

下曲陽卽和成郡治上文言彤舉降郡而此又言北降下

曲陽者蓋彤降後尋與世祖會信都故下曲陽復反爲王

郎也又彤之舉郡降彤傳在王郎未反之前此敘于後恐

此誤也

建武二年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注武帝封周後姬嘉爲

周子南君成帝封姬延爲周承休公常卽延之後 按前

書恩澤侯表延作延年疑此注奪年字常者延年四世孫

書恩澤侯表延作延年疑此注奪年字常者延年四世孫

也惟表云更爲周承休侯又五月庚辰表作戊辰並與此異

十二年冬十一月戊寅吳漢滅官與公孫述戰于成都大破之述被創夜死辛巳吳漢屠成都續天文志十一月

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按戊寅至辛巳四日丁丑次日即辛巳志云明日漢

入屠城公孫述傳亦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亦云旦日城降則戊寅當從續志作丁丑

十五年春正月丁未有星孛於昴丁未有星孛於營室按重書丁未必有一誤續志云正月丁未孛星見昴稍

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二月乙未至東壁滅然則乃一事紀誤分爲二耳

封皇子輔爲右翊公焉爲左翊公考證目召南按左翊公當作左馬翊公脫焉字以中山簡王焉傳證之可見按

光武十王傳是年輔封右馬翊公焉封左馬翊公而紀稱右翊左翊者乃當時之省文非史奪文觀後屢稱右翊左

翊可見齊氏於焉疑其奪字而於輔不言何耶

二十二年匈奴莫鞮日逐王比遣使漁陽請和親使中郎李茂報命按南匈奴傳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

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則此文莫鞮日逐王比六字乃衍文中郎下奪將字二十三年匈奴莫鞮日逐

王比率部曲遣使詣西河內附方書此事與傳正合

二十八年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詔郡縣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注時更始子鯉因沛獻王輔殺劉盆

子兄恭故王侯賓客多坐死按事見沛獻王傳與沛太后薨無涉而紀下一因字未詳

論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按太初下當有元將二字事詳前書

明帝紀中元二年惠於蠶寡注書曰惠於蠶寡按書無逸惠鮮蠶寡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引並作惠于舊說以

爲用今文尙書也明帝受尙書於桓榮樂習歐陽尙書者故此詔亦用今文

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縲二十四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匹按肉刑久除而此言右趾者前書刑

法志云當斬右止者棄市蓋律文尙不沒右止之名與死罪有別其得贖者亞於死一等此文是也志又言考自昭

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二倍有餘此可見右止之刑除而名未除也

章帝紀其以憲爲太傅融爲太尉注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尙書事按前書張安世以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

在宣帝地節二年此云武帝誤也同時霍山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不知孰先孰後紀傳無明文

章和二年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三按帝即位時年十九在位十三年則年三十一此云三十三者誤也

安帝紀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按上文書正月甲子下文書二月癸酉甲子與己卯相距十六日似此文

三月乃二月之譌然續志所書日月相同恐三月癸酉日食爲衍文而此文已卯爲第一己卯與甲子相距七十六

日故得書三月也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按是年又書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不應一年兩食續志無三月癸酉日食之文疑此衍

三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地震續志云郡國十地震此奪

十字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乙巳續志作乙亥按下文書乙卯大赦天下乙巳乙卯相距十一日若乙亥則相距二十一日不得同在一月此志誤

壬戌武庫災 續志言是十月八日壬戌與此異

建光元年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圻裂 續志書九月己丑此紀後文有冬十二月不得重言冬上文

書九月又書戊子戊子與己丑相接然則冬十一月四字乃衍文也

甲子初置漁陽營兵 按甲子距上文己丑三十六日疑

上奪某月二字

延光元年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 甲戌志作戊申

高句驪降虜人羌反攻殺羅城度遠將軍耿夔討破之

按虜人羌反云云與年終之文頑出應刪其一西羌傳但云是歲虜人種羌與上郡胡云云無月日似此文當在年終也

二年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續志作三十二地震疑此奪

十二兩字

三年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將馬翼討破之

按南匈奴傳叛者乃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非左日逐王

順帝紀永建元年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司徒李郃免

注馮石字次初 按此注已見上卷此重出馮石傳劉熹

作劉喜

永和二年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丙申志作庚申按以

上文三月辛亥推之丙申是

五年 丁亥徙西河郡居離石土郡居夏陽朔方居五原

按續志夏陽屬左馬翊五原屬五原郡

漢安二年 擊燒當羌於參縣注參縣屬安定郡 按

續志參縣屬北地故屬安定

桓帝紀諱志注志之字日意 按志之上當有伏侯古今

注日六字

建和元年司徒趙戒為太尉注戒字志伯蜀郡人也 按

此注已詳前卷此複出

永壽元年南匈奴左臺且渠伯德等叛寇美稷 按張奐

傳及南匈奴左下奪莫鞬二字臺下奪耆字

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

於羅亭破之注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在

今鄯州也 三年閏月燒當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

追擊於積石大破之 按事詳段熲傳二年已書燒當等

八種羌叛則三年不必復書叛字疑衍文

八年 西南宮嘉德暑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 按續志

無見字則黃龍亦殿名也志於是年不書龍見明此見字

為衍文

九年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按續志作辛卯紀文下書

己酉則當從志作辛卯為是

靈紀熹平六年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續志作癸酉

朔按下文書辛丑辛亥癸丑距辛亥五十八日癸酉距辛

亥二十九日皆不合疑是癸巳之誤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二十

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按皇甫嵩傳角因遣弟子八

人使于四方曰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

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

聽命

畢應遂置二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據此則此文師當作帥萬當作方傳寫誤注引續漢書三十六萬餘人此以大方萬餘人約略計之也三十六方又見續五行志五義門讀書記已言不知何時譌寫爲方

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 續志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按此卽是年所書事若注中所引乃光和二年事

四年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注劉艾紀曰土西門外劉倉妻生也 按二年洛陽民生兒兩頭四臂及此條皆續志所無注中所引卽元年事疑此本二事紀中複書遂爲四事耳

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 按南匈奴傳南匈奴之叛在靈帝崩後則當在七年下文七年書冬白波賊寇河東或一事而歧出也

獻帝紀靈帝中子也注協之字曰合 按協之上當有伏侯古今注曰六字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 前卷兩稱光熹此稱光熹喜熹未知孰是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續志作十月癸未朔

十一年濟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 濟北北海攷異所據本作濟北海其說曰通鑑作齊北海閩本亦是齊字今本作濟轉寫之譌也明帝子濟陰王長早薨無後安帝廢太子保爲濟陰王其後入承大統卽順帝也此後無封濟陰者必濟北之譌 按齊北海濟

北下邳常山平原甘陵七王傳並云建安十一年國除阜陵王傳云建安中無子國除錢說是

十八年復再貢九州注省兖州并荊州益州 案兖字乃交字之訛續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可證

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此日食志不書三月改元延康 按紀中凡改元者俱冠於年首此獨不然未免自亂其例或者以延康乃曹操死後曹丕以新嗣位而改漢年號非出于漢之意故稍變其例歟宋書禮志載魏明帝詔曰先帝卽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可見延康之改元爲魏非爲漢也

皇后紀衷窈窕而不捨其色注衷窈窕 衷別本作哀文選亦作哀毛詩關雎序哀窈窕鄭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釋文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

是也鄭氏改作衷恕本又作念按對宗此序未知其果從何說章懷注惟引毛而不及鄭則其本作哀無疑

官備七國爵列九品 文選官作官九作八按注云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是章懷所據本實作官然當以作官爲是李善云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入品焉 九品亦當從八品注中所引前

書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實八品也 貴人金印紫綬 按續書輿服志諸侯王赤綬貴人與諸

侯王同疑光武與本紫綬其後增秩而綬亦改也明德馬皇后紀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

綬可見爾時貴人尙無赤綬者故太后特賜之也又賈貴人傳及太后崩迺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又和熹鄧皇后傳

賜馬貴人王赤綬

賈貴人 攷異曰世譏范蔚宗創為皇后紀非也晉書稱華嶠作漢書志九十七卷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改皇后紀次帝紀之下然則皇后之紀乃嶠自出新意蔚宗特因之不改耳讀書記曰東京皇后竇鄧閻梁竇何臨朝者六其間殤帝北鄉侯冲帝質帝皆未嘗親政鄧后既立安帝復臨朝者十六年遂終身稱制作皇后紀為得其實雖後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議也按此紀以紀名實傳體也何說頗為有見然如賈貴人虞美人之屬未嘗臨朝稱制而亦附入又豈為得其實耶外家郭况閻顯鄧康之類皆附見紀中豈本紀體耶恐于義終未安也華嶠為配天作合之說不知其所著皇后紀體例何如此紀既有賈虞及董后之屬則亦非配天作合之說所能該也

漢書

卷九

錢二千萬 陳仁錫本此下有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十一字  
和熹鄧皇后 太后諒闇既終 陳仁錫本此下有久早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石趾已下至司寇三十八字按永初六年五月事見安帝紀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通軼侯注軼志作軼音伏按軼當從王霸傳作軼其字從大注中從大從夫並譌音伏亦當從霸傳作音大其字無伏音也浚儀公主霸傳作浚義長公主  
皇女利九年封臨穎公主 按賈復傳作長公主

諸史瑣言卷十

後漢書一

劉玄傳前鍾武侯劉望起兵 按前書王子侯表鍾武哀侯霸亡後元延二年節侯則曰霸叔父紹封其後闕然則望者則之後也

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陽王 舞陽李通傳及光武紀作舞陰

與赤眉戰于務鄉注續漢志弘農有務鄉 按續志作務鄉

劉盆子傳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 按前書王子侯表憲薨哀侯霸嗣亡後萌以霸弟紹封

因擊王莽探陽侯田况大破之殺萬餘人 按前書莽傳翼干連率田况素果敢發民年十八日四萬餘人授曰

漢書

卷九

庫兵與刻石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疑此文大破之奪一况字遂至與前書乖異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 按前書王子侯表西安侯漢東平思王孫而城陽近屬無封西安者亦無名孝者

李憲傳攻殺安風令注安豐縣名屬廬江郡劉放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考證臣會汾按郡國志安豐安風皆屬廬江郡安風為侯國而安豐則縣也傳言殺令似當從注作安豐 按考證之說似矣然據實融傳曰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則融未封之前安風安豐並為縣注作安豐而正文作安風難定其孰是前志安豐安風皆縣屬六安國  
盧芳傳芳復入居高柳注高柳縣名 按續志屬代郡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陳仁錫本此下有注囂音五高反五字此本在前目錄下

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 按前文囂所有者者天水安定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九郡此時河西五郡竇融領之武都屬公孫述下文又言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則安定一郡囂未能全有蓋囂所據者非復前時之故地矣後志又云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是當時囂所據者實有四郡除河西五郡外蓋無武都而有北地與故地殊不同

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注涇陽縣名屬安定郡 按涇陽縣東漢省故續志無

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 按前志天水郡領縣十六與此數合然後文云於是安定北地天

水隴西復反為囂則當時降者不止天水一郡史文不具耳

囂將妻子奔西城注西城縣名屬漢陽郡 按續志西城屬隴西無城字前志亦無城字此言西城猶云西縣之城

耳西城縣屬漢中郡時漢中屬公孫述非囂所有而田奏李育保上邦 田奏陳本作田與上文合是也

上邦續志屬漢陽故屬隴西

於是安定之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 按光武紀言天水隴西復反歸囂來欵傳言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似囂所據止二郡然朝那高平鳥氏涇陽西漢並屬安定是囂所據實有安定屬疑北地或亦然也馮異傳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是囂有北地之證

區區兩郡 按此與上文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之語相乖未為篤論

公孫述傳成將垣副注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為姓秦始皇有將垣齧 按今史記作桓齧

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注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劉放曰案文少一魚字 按魚復縣西魏改人復隋唐因之此奪人字非奪魚字張堪傳注可證

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按續志河池縣屬武都郡

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 按虜上奪威字馮駿時為威虜將軍

江州岑彭傳但云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未嘗被虜也述復令刺殺岑彭 令下似應添一字

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為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

威官所破戰死 按光武紀吳漢斬史興在正月威官斬公孫恢在九月漢斬謝豐之後此總敘於此未得其實

齊武王續傳臨泚水阻兩川間為營 泚光武紀作泚是也

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注宜秋聚名在泚陽縣 按續志宜秋聚在平氏縣

城陽恭王祉傳春陵康侯敞之子也 按前書王子侯表

敞無謚敞於王莽時奪爵故無謚建武時始追謚也子考侯仁嗣 前書表考作孝後安城孝侯賜傳亦稱孝侯

李通傳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注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

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 按安眾侯崇前書注子

侯表長抄定王六世孫舉兵爲王莽所滅則安有隨光武河北破王郎之事謝承書多失實此其一也

來歙傳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 按後文而陛下之外兄也注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然則仲所娶者非光武祖姑恐祖字譌也歙女弟爲劉嘉妻嘉于光武爲族兄故得娶歙女弟

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 按前志汝南無當鄉縣

朱偃注偃音丑良反 按偃前已音丑羊反此重出而又改羊爲良

鄧禹傳從至廣阿注劉發 發陳本作奉

從光武追賊至滿陽 光武紀作蒲陽注曰本或作滿陽陳俊傳亦作滿陽馬成傳亦有滿陽按蒲滿古書多譌此當以作蒲者爲是

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 按王匡已封比陽王不應尙稱定國上公

樊崇爲驍騎將軍 按樊崇與赤眉賊帥尤來賊帥並同名

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請廣降 按聖公傳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卬斬之是爾時已無成丹疑此二字衍

定封禹爲高密侯何義門曰帝王世紀禹字高密仲華之封邑世祖殆以相啣耶 按禹字仲華未必別號高密皇甫謐之言未可信也

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 怨恨宜更有烏桓字

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 按西

羌傳曰章和元年章帝紀亦在元年書護羌校尉劉盱盱盱蓋卽張紆之譌也

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 按西羌傳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然則號下衍迷字惟號吾乃迷唐父迷吾弟伯父字恐亦有誤

寇恂傳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歸於冀 按是時圍隗囂於西城非冀也冀字誤

馮異傳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尙書注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 按前書無曹竟事聖公傳亦無左丞相前書二字必有誤

青丘胡率萬餘人降異注青山在北海參巒界劉放曰注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巒 按前志續志並作參巒巒巒皆非

岑彭傳更始遣立威王張卬 按聖公傳卬封淮陽王而此曰立威者殆先封立威王更封淮陽歟

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注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劉放曰注長史案長史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 陳本作吏

蓋延傳永將蘇茂佼疆姓名也周大夫原伯倭之後也 按此注疑本風俗通氏姓篇今左傳作原伯綏

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注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 按春秋隱十年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防本屬宋魯取之後以別於臧氏之防故曰西防則不得曰宋之西防城也平敵光武紀劉永傳並作平狄

臧官傳官因從擊大破之劉放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 按從讀作縱不必改字古書縱字多作從

耿弇傳曰尤來大形十餘萬眾商雅曰尤來大搶皆賊之名號而耿弇傳兩處皆作大形劉植傳伏隆傳亦然未詳按大形亦賊之名號光武紀與大搶並列非傳文之誤及故大形渠師重異等兵注重姓異名 按光武紀注引東觀記作樊重

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放曰案官無車騎都明行車子考證臣承蒼按是時竇憲為車騎將軍故夔之官轉為車騎都尉其後憲為大將夔之官又轉為大將軍左校尉車字非衍也商雅曰愚謂此車騎將軍之都尉劉謂衍文非也 按將軍官屬無都尉恐當以劉說為是

乃封夔粟邑侯注粟邑縣名屬左馮翊 按前志續志並作粟邑

乃以恭為戊己校尉 陳本無己字是也

恭亦終填牢戶 按恭卒于家似不得曰填牢戶

姚期傳攻拔樂陽稟肥臬 按前志稟城縣屬真定國此傳及郭皇后紀並作稟無城字攷異以為省文然縣名似不可省一字

耿純傳奉迎於育注育縣名 按前志續志並不見此縣朱祐傳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 按前書王子侯表復陽侯延年長沙頃王子與春陵同宗故祐得往來也

杜茂傳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滅死一等劉放曰案王平顏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故杜元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嘗反也 按劉說是事在永平十三年四字亦誤

馬武傳獨與武登臺注在今潯州郡鄆城中 按唐書

地理志鄆郡貞觀元年隸洛州則潯乃洛之譌也

鄆太后紹封武孫震為鬱亭侯注鬱音胡巧又力彫反按胡巧下奪反字

定封為揚虛侯攷異曰注不言揚虛所在按漢書齊悼惠王子將闡封楊虛侯 按揚虛當作揚虛縣名屬平原前志誤為樓虛據水經深水篇注地理志曰揚虛平原之隸縣知今本地志譌也

竇融傳下詔曰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劉放曰蓼安按文多安字此縣名蓼而已 按前志四縣並屬六安國蓼下無安字續志並屬廬江郡稱蓼侯國亦無安字明此安字乃衍文

目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 按前志六安國屬縣五六蓼安豐安風陽竇融已食四縣則劉盱所封蓋即六

縣為六安侯國故動欲以女妻之悉據故六安國也封勳弟嘉為安豐侯 按續志廬江郡安風侯國而安豐自為縣則嘉所封實安風亦融所食四縣之一而其名則

不同矣此豐字蓋因上文而誤遂臨私渠比鞬海 比陳本作北論中亦稱北鞬和紀私作和比作北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 和帝在夏六月按此蓋六月出師七月克敵故銘與紀異也

理兵於朔方 文選理作治按此蓋章懷遜諱而改後人因之

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

交選東下有胡字三萬作十萬按是時南單于三萬餘騎

義從羌胡八千騎三萬十萬並非其實

雲輜蔽路 文選雲作雷

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通鑑胡三省注郡國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憲蓋封此 按憲是時辭封詔許之後又封冠軍侯然則郡國志之南武陽侯國非憲所封也

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 安豐應作安風按萬全以列侯而還京師是東漢列侯不皆就國但食其租稅而已

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居貧蓬戶蔬食 按章乃列侯子何以貧如此疑安風國戶二千後因憲事所削者已多耳

擢章為羽林郎將注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 按續志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羽林郎比三百石無羽林郎將

注引羽林郎為解然章以貴人故擢用必不為羽林郎疑郎上奪中字

遷屯騎都尉 按續志有屯騎校尉無屯騎都尉

馬援傳防乃引兵與戰于索西注索西縣名 按前志續志並無索西縣

嚴少孤注東觀記曰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

安乃將兄弟西 按前書王子侯表梧安侯譽元始元年封八年免建武三年之梧安侯不詳其為何人援于建武

四年冬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此云東征豈即指東海耶習騎射注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劉劭曰

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 按嚴父余為揚州牧此當是父之門生故曰故門生也

徵拜侍御史中丞 按前志續志並稱御史中丞疑此行侍字

卓茂傳劉宣字子高安眾侯之從弟 按前書王子侯表

安眾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紹封建武十三年侯松嗣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為侯也較此為詳惟宣作寵不同

馮勤傳建初八年呂順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 按韋彪傳建初七年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

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是曹湛已續封平陽何以馮順

亦封平陽所未詳也 韋彪傳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 按前書

功臣表平陽十世建武二年侯宏嗣以本始子舉兵佐軍紹封十一世侯曠嗣今見是班固撰漢書始于永平而成

于建初其時平陽侯曠見在何以又有曹湛豈建初二年曠已先卒亡後而湛又紹封班氏未及詳耶

趙典傳非功臣不封注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 按史

記功臣侯表無是語漢興以來諸侯王表曰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語亦

與此注異 桓譚傳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劉敞曰按傅喜非皇后弟當是嘉讀書記曰董賢求傅氏罪事與前書參差不合高武侯

傅喜孔鄉侯晏之從兄弟安得復有后弟名喜為侍中者也大抵范史事未核 按前書傅喜傳董賢傳外戚傳並

無此事又別無傅嘉其人劉氏亦胤揣之詞何說得之馮衍傳君長據位兩州加呂一郡注衍集鮑永行將軍事

安集并州擁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並力 按鮑

永傳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此言兩州并州與朔方也建武十一年始省朔方刺史屬并州一郡則謂河東

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境注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按河東郡屬未嘗有諸國此云畔國者謂背畔國家耳注說非逮至晚世按孝武時尚不得云晚世

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廣之於青尚不得云見排

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讀書記曰二十餘年疑有訛否則據位上有脫文也

按二十餘年謂為更始將軍以迄為司隸從事耳衍為將軍在更始二年詔捕王侯賓客在建武二十八年凡二十九

十九年故得曰二十餘年也後自論亦云歷位食祿二十餘年

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家注札記曰畜馬十乘不察於雞豚按今大學篇乘上無十字本或作百乘或作千乘尤誤

沮先聖之成論今類名賢之高風字典心部類下引此賦注曰言時人沮敗聖論而戀陵賢風也按此注未詳何氏

鮑昱傳後為泚陽長按比陽縣屬南陽前志續志並同此作泚乃泚之誤然比泚亦不同也

鄧暉傳時左隊大夫遂竝按前書王莽傳作遂竝恩澤侯表作遂普普本作普普竝形近未詳孰是竝為莽大司馬封同風侯後策免就侯位此云左隊大夫殆策免之後復居是官歟

臣聞聖王闢四門王陳本主

前七年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注續漢志曰延熹元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按續漢志稱延熹九年而此注引作元年恐元字誤桓紀亦書于九年冬十二月是紀與志頗合而此稱七年與紀志相乖然稽以九年自家詣關上疏則是年十二月之事未必即得入疏中所未詳也

襄楷傳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按續志稱六月壬子而桓紀書於秋七月辛卯之後此紀誤

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延嘉七年三月癸亥事見續天文志

今隕扶風注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按續天文志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是扶風鄠隕石是兩事桓紀惟書隕石于鄠是遺其一注殆因之而誤合為一事故言鄠屬扶風孔奮傳或曰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辛苦耳劉攽日案文益字當在徒字上按劉說非

張堪傳拜顯為魚復長注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比亦甲城是按唐書地理志夔州屬縣奉節本

人復貞觀二十三年更名章懷注書在高宗時何以尚襲貞觀時舊名耶隋書地理志巴東郡人復舊置巴東郡縣曰魚復西魏改曰人復

廉范傳故事虜人過五千人劉攽日案虜人當作虜按虜人疑當作虜入不如劉說

蘇章傳承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按軍下有奪字當是官名

賈琮傳唯襄陶長濟陰董昭 按此即魏志之董昭也

陸康傳轉守桂陽樂安二郡 續志樂安國高帝西平昌

置爲千乘永元七年更名按質帝紀本初元年徙樂安王

爲勃海王故康於光和元年得守樂安郡也

樊儵傳經傳大之注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祭蔡叔 按

蔡今左傳作蔡依說文當作蔡說詳釋文及孔疏此作蔡

亦蔡之譌與今本不同豈據陸孔改耶

朱浮傳臨人親職 人文選作民此章懷避唐諱改下伯

通與吏人語亦同

捐傳世之慶祚 世文選作葉當亦李善避唐改也凡避

諱之字後來傳寫有改正者有未改正故參差不同

虞延傳二十三年司徒玉况解焉 注引謝承書言况爲

陳留太守當永平十五年章和元年爲司徒按光武紀建

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玉况爲大司徒二十七年章章紀

章和元年司空袁安爲司徒謝承所言大相乖異足見其

謬

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目非辜沈身迺作悼騷賦 按子

胥死于屬鏤不得以賜夷投江遂謂之沈身也騷屬屈子

亦與子胥無涉

張純傳高祖父安世皇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

注臣賢按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

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卽位但益封萬戶耳

按安世爲大司馬衛將軍實在宣帝時此連言之故不分

晰耳

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注臣賢按平帝元

始五年春禘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

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禘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名安得通據純言則禘祭乃漢舊

制元始時始爲禘祭恐是前書疎耳

鄭興傳將軍據七郡之地注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

泉敦煌金城 按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爲河西五郡

是時領于竇融不得在七郡之數也醫之所據可考者天

水隴西之外惟安定北地見醫傳恐此言七郡者誤也醫傳

云區區兩郡與此尤相乖謬

客援闕鄉注閱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聞 按閱字本

從門從曼說詳前書武五子傳注廣韻闕俗作閱而此注

云古字恐非

桓榮傳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 按注引謝承書所言湯

守開陽門侯事與鄧曄事正同此恐本一事而誤傳也謝

書多譌則當以范爲信

桓典傳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二遷羽林

中郎將注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鈞盾令羽林中郎將也

劉放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今誤準爲津

因轉令爲都尉也典又爲鈞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

按靈帝中平元年置八關都尉官其一在小平津見帝

紀及皇甫嵩傳卽華嶠書所稱平津都尉劉氏蓋未之考

及也惟都尉比二千石鈞盾令六百石當先爲鈞盾令後

爲平津都尉注文或誤倒

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 陳本祇下有宜字

下鴻傳朔日辛卯 日當詩作月

張宗傳何遽其必敗乎 陳本遽下有策字

度尙傳鳥語之人注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

按島夷應作鳥夷此引書以證鳥語之人如作島則與此文何涉尙書島夷鄭元王肅本作鳥夷正義曰孔讀鳥爲島知孔傳本亦作鳥後人因傳而并改正文耳據羣經音辨北宋時孔傳尙作鳥

劉平傳楚郡彭城人也考證臣會汾按彭城屬楚國至後漢章帝改楚國爲彭城國則兩漢豈無楚郡之名疑此二字後人妄增也 按下文云楚國劉曠則郡字訛耳非後人所增

承宮郇恁考證郇字一本作荀 按黃憲傳作荀

劉般傳同產弟原鄉侯平 按前書王子侯平封安陸侯

非原鄉也楚思王子侯者十八人無封原鄉者

趙谷傳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 祗官本作祗

朱祗蕭建送喪到家劉歆曰朱祗案一傳中祗祗不同當

從一 祗官本作祗按祗者祗之俗寫非有一也惟官本作祗從示毛本陳本作祗從衣難定其孰是

班彪傳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注廣平郡今洛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 按前書敘傳稚爲廣平相是時廣平爲國非郡也此言太守誤廣平隋開皇初爲縣仁壽元年改爲永年見隋書地理志唐書地理志洛州屬縣永年則此注平字誤也

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注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衛稽少孫史孝山之徒也 衛官本衛按據史通則衛衛乃人姓名二字並有

下迄獲麟注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 按前書武紀太始二年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自饋宗廟文言往者是追述前事獲麟在元

狩元年此刪去往者云云遂以爲太始二年事殊失其實使僕中允 允續志作盾

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文選下有眾流之隈汧涌其西二上反字目蓋戴注爾雅曰蓋戴覆也 按爾字乃小之訛蓋爾寫作尔遂誤爲小也小雅即小尔雅文選注中多稱小雅此所引乃廣詁今本文選注亦誤爲爾雅矣

采罔連絃注絃采之綱 綱當作網

於是乘鑿輿 按鑿字衍文說祥文選攷異劉氏刊誤亦云然

鶴鳴鳩鳴注鳩似鴈而大音保 按鳴文選作鳩說文作鳩從鳥阜聲重文作匏包聲若從凡聲則與阜聲包聲皆不合矣廣韻有鳩無鳩玉篇則有鳩無鳩蓋鳩即鳩之譌體此及玉篇恐皆傳寫之謬非其舊矣

招白閒下雙鶴揄文竿出比目注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鷗謂鳥也 按文選作白鷗然以揄文竿二句例之當以注中前說爲是

至乎三五華夏注三五未詳 文選李善注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于鎬毫也

是以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文選無鳳皇一字以下文例之無者是

鍾離意傳不勝愚慙征營考證征當作征 按說文無征字古止作征前書王莽傳作正

何敞傳故鸚鵡來巢注文武之世 武當作成

徐防傳其年目災異寇賊策免 按防之免在永初元年 按此傳上言延平元年又言安帝即位而不著永初元年

則其年云者似即延平元年未免稍疎

袁安傳 湯長子成左中郎 魏志袁紹傳注引華嶠漢

書成爲湯次子左中郎下有將字此書紹傳云父成五官

中郎將並相乖異

董卓忿紹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紹

傳注引獻帝春秋曰卓使司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

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獻紀注引亦同此傳云二十

餘人恐二字誤也

周榮傳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 按下文榮自言

蒙先帝大恩巨厯幸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是榮舉明經之

後嘗爲令長史文不具

陳寵傳永初元年目雨水被稼策免 按張禹傳以寇賊

雨水策免防勤勤即尹勤也此僅言雨水被稼文不具

班勇傳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

勇往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 按武帝取匈奴昆邪

休屠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是爲河西四郡金城郡則

昭帝時分天水隴西張掖二縣置東漢初稱河西五郡則

并數金城此稱四郡不當去武威而言金城也

楊終傳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注廖子防及光俱爲黃門

郎 按光防乃廖弟非廖子註謬此傳上文言廖不訓諸

子下文言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誘廖目就國則終所

稱黃門郎即指廖子豫廖傳不言豫爲黃門郎史文不具

耳下文視成任性注引馬防傳云云亦誤

王符傳石山隱飾 石山依注當作山石

仲長統傳撓擾百姓注撓音火高反 火陳本作大前書

屍錯傳注亦作火高反

陳敬王羨傳遺詔徙封爲陳王食淮陽郡考證食淮南郡

臣會汾按諸本或作淮南或作淮陽皆非前後書志兩漢

並無淮南淮陽郡名前漢之淮陽國卽後漢之陳國也陳

與淮陽既爲一所則徙封陳王之下不須更言食淮陽郡

以上下文義參之明是汝南郡無疑也前云徙爲西平王

分汝南八縣爲國至此雖徙封陳王而所食租稅仍兼汝

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刺史部也下云坐

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又坐削圍宜祿扶溝三縣據郡國志

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則監本僅誤一淮字別本作

淮陽尤爲謬矣考吳淮南當作淮陽和帝紀改淮陽爲陳

國遺詔徙封西平王羨爲陳王是其證也淮陽王兩以章

和元年薨未爲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羨參攷紀傳左驗明

白或疑淮當爲汝者非也後見嘉靖閩本果作淮陽私喜

予言之不妄 按毛本作淮陽與嘉靖閩本同此當以錢

說爲是考證所言謬也考淮陽高帝置郡宣帝時始爲國

東漢之初當復爲郡建初四年中山王兩徙封淮陽王章

和元年薨未立嗣故羨得徙封考證謂兩漢無淮陽郡者

弟據兩志而言而未思漢時實有淮陽郡汲黯爲淮陽太

守卽其證也和帝紀改淮陽爲陳國下云西平并汝南郡

是羨旣徙封西平卽屬汝南而謂其兼食汝南其信然耶

至謂陳國屬縣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爲兼食汝南

之證不知淮陽王兩傳言以汝南之新安西華蓋淮陽國

則新安西華先隸汝南後改屬淮陽耳汝南無新安當卽

新陽之誤然則新陽西華項宜祿四縣中屬陳國後坐削

復屬汝南非陳國兼食汝南也淮陽本不名陳至是始改

故此傳於徙封陳王之下復云食淮陽郡初無可疑必欲

謂淮南爲汝南之誤轉滋疑耳

封鈞六弟爲列侯注千秋爲新平侯 按郡國志凡縣爲侯國卽屬他郡不屬本國而新平志仍屬陳者當是千秋國絕其縣仍來屬也

諸史瑣言卷十一

後漢書三

橋玄傳七世祖仁成帝時為大鴻臚讀書記日前書百官公卿表無仁名 按前書百官表平帝元始二年大鴻臚橋仁則此傳成乃平之譌何氏但檢百官表成帝時故曰無仁名耳

從同郡戴德學 按前書儒林傳云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此傳戴德當是戴聖之譌聖亦梁人故曰同郡

崔駰傳勒景襄之鍾注國語曰晉魏顛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鍾此兼言襄也 按左傳成十年鄭子罕賂以襄鍾杜注襄鍾鄭襄公之廟鍾襄鍾或用此事然左傳不言銘勳與魏顛事難合為一也

周穆有關甫侯正刑注為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

按此注本孔傳訓暢本或作訓正非也

黃憲傳林宗曰奉高之器注奉高閔字也 按袁閔字奉高見王龔傳袁閔字夏甫見袁安傳並汝南人又同時此文既稱奉高則上文袁閔自應如劉放所說作閔為是注文當亦本為閔傳寫誤也

楊秉傳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注左傳曰邾庶其以濼閔邱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按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考證臣曾汾按左傳文公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但杜氏注不言莒僕名黎比又與此文不相當 按傳文言魯多盜自是用邾庶其事庶其黎比疑是古人通假考證引莒僕事文不相當本不待言其說贅矣

按前書百官表平帝元始二年大鴻臚橋仁則此傳成乃平之譌何氏但檢百官表成帝時故曰無仁名耳

關於鄭門乃子儀時事注所引洪範五行傳誤屬之昭公賜為此語蓋承五行傳之文也班固五行志用左傳說蓋已正舊說之謬

楊彪傳光武官洛陽於今亦十世矣 魏志董卓傳注十世作十一世是也此奪一字

種暉傳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遷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考證監本無相字臣份會接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為太尉皇甫規歷職邊郡官止度遠將軍未嘗為相也相字舛誤無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為字亦誤今姑仍從宋本 按此言暉為稱職之相耳非指玄與規也相字初非舛誤讀者自誤會耳

張衡傳枉尺直尋注如何君子不待其招而妄見也 待字毛本奪誤作大字在下文於心有猜之下陳本官本作

得似孟子注證之當作待也

我不忍以歛肩注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考證臣會份按章懷所引孟子每與今本大同小異此注二語尤不相合或別有所本 按此疑是孟子注家語或孟子逸文也

志團團以應懸兮注團團垂貌 按團團文選作搏搏舊注垂貌善引毛詩曰勞心團團憂勞也今毛詩作搏搏此傳文陳毛本作團團非也

執雕虎而試象兮 注引尸子文有訛奪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文選注作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自試跡賤作疏賤

號馮夷俾清津兮注為水仙龍魚河圖曰劉放曰為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 按為河伯

言馮夷爲河伯也龍魚下屬龍魚河圖緯書名也

含嘉禾以爲敷 禾陳本官本作秀與文選合然此注引說以解禾字則章懷所據本實作禾不作秀

嘉會氏之歸耕兮注歸耕來日 日當從選注作兮

馬融傳揚金髮而地玉瓊注蔡邕獨斷曰金髮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鬣前髮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友 按髮當作麥字之誤也說文麥鬣蓋也讀若范大徐亡范切續

書輿服志乘輿金鍍劉昭注引獨斷四寸作五寸下云上如五華形在馬鬣前薛綜注東京賦同段懋堂謂在馬鬣

前則正在馬之鬣蓋其字本作金麥或加金旁耳麥或誤作麥或誤作鍍玉篇又誤作金駿皆音子公反非也說

文髮歛足也誰難醜其飛也髮从文兕聲與麥截然兩字注中之無犯反即大徐之亡范切其音是矣而又云一音

子公反蓋唐時已有誤作髮者故注家遂有此音而不知其非耳

蔡邕傳不寢寐者七旬官本七作十考證宋本作七旬按陳毛本並作七旬

邕乃自書冊於碑考證冊字何焯校本改丹 按玉海四十三引邕傳冊作丹鄭元水經注 十六注亦云邕乃自書

丹於碑 立於太學門外注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劉攽曰注論語

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按舊本論語三碑誤爲二碑故劉氏云然觀注云本碑四

十六枚尙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凡四十三碑是論語實有三碑毛本此注不誤陳本官本並誤矣

荀淑傳字季和穎川須陰人也

字衍

荀昱附祖淑傳 案淑傳云淑兄子昱則祖字說 陳蕃傳營惑聖聽考證何焯校本營改熒 按熒惑字書傳亦有作營者似不必改

黨錮傳土曰二君次日八俊次日八顧次日八及次日八厨猶古之八元八愷也 世說 五注引英雄記曰彈中人

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又猶古之八元八愷也八又之名此所無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

八俊 世說注引薛瑩漢書列入俊名有荀緄杜楷而無荀昱杜密朱寓作朱寓

羊陟傳司隸校尉許永考證永毛本作冰監本作水今從宋本 按毛本作永不作冰不知考證何以云然陳本亦

作永

范康字仲真渤海重舍人也再遷穎陰令 按荀淑傳云穎陰令渤海苑康似范字應作苑此傳及前敘文並作范

與淑傳乖異竇武傳又稱尙書郎苑康而此傳不言其爲尙書郎何也魏志荀彧傳注引漢紀劉表傳注引漢末名

士錄並作苑康

郭太傳魏之名賢注親禽顏庚 按左傳作顏庚庚庚形近而訛

所在能治 治官本化

何進傳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 案靈紀皇后紀並稱三年此二字論

孔融傳拜中軍候劉攽曰案漢官無中軍候唯有北軍中候耳明字有脫誤也刊誤補遺曰郭仲奇碑額云北軍中

侯况陸碑云北軍軍中侯然仲奇碑中但云拜軍中侯不

言北軍與額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者蓋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海傳當云軍中候其文倒耳無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軍中候之稱其辭或省則云北軍中候軍中候云按續志北軍中候一人六石石本注云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但置中候目監五營然則北軍中候不得省北字亦不得增軍字碑文所言或當時流俗沿用非其實也魏志崔琰傳注引續漢書稱融為北軍中候

左丞祖者稱有意謀案左丞祖人姓名也又見魏志崔琰傳注中所引續漢書本或於祖上增黃字非也毛本蓋先有而後剗去其痕跡尚可尋今金陵局本反據誤本增黃字失之矣

譬如奇物瓶中注說文曰瓶缶也按說文餅饅也瓶餅或從瓦此注言缶也疑傳寫奪爛其半耳瓶字本或作甌者誤說文無甌字也

皇甫嵩傳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按尚書大傳略說篇大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張角等蓋襲取以為號也

收功於末冬案靈紀嵩破黃巾訖於十一月非末冬也封尸刻石案封尸即上文所云築京觀於城南也尸本或作凡魏志賈詡傳作尸並誤

因亡去注梁州賊統三十六郡魏志注梁作涼郡作部此誤

朱隲傳左髭丈八按魏志袁紹傳注髭作髮丈八陳本官本作丈八袁紹傳亦作文八魏志注作文八

董卓傳殺護羌校尉冷徵靈紀冷作伶

又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按此事在中平四年與靈紀合前注引獻帝春秋謂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劫質邊章韓遂殺金城太守陳懿其事則在元年與此傳乖異

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注下數百萬膏腹美田皆屬讓等按下字不可解當依魏志卓傳注作京畿諸郡四字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劉放曰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倒之案魏志作置家令丞

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玘注英雄記玘作玘按魏志作玘

穎川張咨注獻帝春秋咨作資按魏志作資

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注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何焯校本榮改策按魏志引三輔決錄注亦作榮此注錄字下

疑脫注字又封子萌津亭侯魏志注作澹津亭侯有人書呂字於布上云云御覽八百二十一引華嶠後漢書作書回字

主簿田儀注九州春秋儀字作景按魏志作景

斬輔送首長安注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按魏志稱獨與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與此注

云待之過急相反未詳孰是支字難解似當從魏志作友

李催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注袁山松書曰允謂催等云云按子師數語魏志注引張璠漢紀作獻帝語

右中郎將劉範獻紀劉焉傳及魏志卓傳蜀志焉傳並作左中郎將此右字誤

催乃自為大司馬注歌謳擊鼓下神祭魏志祭土有祠

字此奪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按魏志注作李固

與郭祀相攻連月死者目萬數 按魏志此下有催將楊  
奉與催軍吏宋果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眾叛稍  
衰弱一段

車駕即日發適注是天子非 非魏志注邪

夜乃潛議過河注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 按舊故河師  
當有脫字魏志注作有師猶有傾覆

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注太僕端之子也 端陳本官本

作瑞考證曰舊本毛本作端按魏志楊阜傳及劉劭傳注  
引文章敘傳並作端當以舊本毛本為是

劉虞傳右北平田疇注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則

案止當作上則當作剛魏志可證今魏志剛作剛

公孫瓚傳太守奇其才目女妻之注魏志云侯太守妻之  
以女 按魏志云故太守奇之以女妻焉與此注不同

魏志

七

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讀書記瓚遼西人安得先  
墓在北芒 按此疑於北芒設位進祭其先耳下文便當

長辭墳塋魏志與先人辭於此此陳勝於范也 趙一清  
謂遼西亦有北芒未知所據但瓚此時隨劉守請廷尉不

得在遼西也

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魏志此下云鮮卑懲艾不敢

復入塞遷為涿令

中平中目瓚督烏桓突 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 按

此中平二年事突騎下疑有奪字或是從字或是屬字魏  
志云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

將之 靈紀中平五年九月遺中郎將孟益率騎都尉公

孫瓚討漁陽賊張純等十一月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

大破之

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 魏志云遷中郎將封都亭

侯 按疑瓚先拜校尉後遷中郎將二史各舉其一耳

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案魏志張燕傳拜平北將軍

此蓋誤倒

陶謙傳仕州郡注嘗舞屬謙 按嘗下奪以字當據魏志

注補

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 魏志云舉茂才除盧令遷

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與此不同

下邪閭宣自稱天子劉放曰紀作闕宣仍云闕黨童子之

後此作閭誤 按魏志亦作闕宣

袁紹傳以紹為佐軍校尉 注引山陽公載記作中軍獻

紀注引亦同魏志亦作中軍案時有上軍下軍則作中軍

是也何進傳亦作中軍又云淳于瓊為佐軍校尉與載記

亦不同

執金吾胡毋班注漢末名士錄曰胡毋班字季友 友魏

志注作皮案皮字是漢敘傳楚人謂虎班名班字季皮猶

春秋時鄭罕虎字子皮也

又亡人二女 魏志注作亡人子二人案下文云匡抱班

二子哭則作二女者非也

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 魏志紹傳注羞作眷

進擊諸賊左髡文八等 魏志注作左髮文八

魏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 獻紀興

平二年袁紹遣將魏義與公孫瓚戰于鮑丘瓚軍大敗瓚

傳同按據此則紹之殺義當在二年之後此敘于二年之

前誤也

世授說紹曰 按世授說紹蓋用獻帝傳見魏志

屬郭圖而此傳則郭圖實阻斯議正相乖異

乃先宣檄曰 按檄文與魏志注所引魏氏春秋及文選所載多有同異

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案魏志武紀操破譚尚在三月

無忌游於二壘注左傳作無極 魏志注引魏氏春秋作無極

况我疾類而不痛心耶 疾字疑誤

今仁君見憎於天人 魏志注天人作夫人是也

又與尚書諫之注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 魏志注尤上有為字傷下有義字

以平先公之恨 魏志注平作卒 以斃管蔡之獄 魏志注斃作蔽是也

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 郭圖魏志注引漢晉春秋作逢紀按紀與配皆與尚比故紀為譚所殺郭圖與譚比則

妄畫蛇足者當是郭圖然彼注所引原文下有將軍奮赫然之怒一段范氏刪之而改逢紀為郭圖刪潤不同故其辭遂異

審配將馮札為內應 札魏志作禮按此蓋禮書作札遂為札也

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 魏志公孫度傳奮作武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誅議號為八顧 日知錄曰

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 按黨錮傳儉鄉人朱竝上書告儉儉列八俊而表列八顧八顧姓名與魏

志注中所引張璠漢紀正同蓋當時稱號本有兩說非前後不同也魏志云號八俊則與此書二說皆異其注中漢

紀亦曰八交漢末名士錄曰八友交友疑皆及字之訛 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 何焯校本坐改生按魏志注

從事中郎南陽韓嵩 案從事中郎六百石將軍屬官見續志時劉表為鎮南將軍故得有此官屬魏志呂布傳有曹操從事中郎許汜王楷操時行奮武將軍也

劉光尚書令 光上文作先謂亦亦作先 侍中從事鄧義 侍中從事魏志作洽中案侍乃洽之誤

諸州皆有從事員職略與司隸同其功曹從事為洽中從事見續志 義魏志作義

劉焉傳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 魏志撫上無龍字則撫納離叛云云謂焉也疑此衍龍字

殺中州豪疆十餘人注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 按蜀志威作咸

袁術傳天下提挈 下魏志注子 呂布傳二將軍親扶大駕 何焯校本扶改按魏志注

王渙傳每食輒弦歌而薦之注古樂府歌曰 按此注所載歌辭不全全篇宋書樂志載之 本自益州廣漢蜀人

宋志作本自益州廣漢民蓋章懷避民作人行蜀字 少行官學官宋志作宦是 化行致賢宋志下有擁護百姓

子養萬民二句內懷慈仁宋志下有文武備具料民富貧二句 五篇著里端宋志下有傷殺人比伍同舉對門禁

錙子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決辜詣馬市論六句 念在理免宋志下有敕吏正獄不得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

竿賢哉賢哉我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

得其人臨部居職不敢行恩十句

宦者傳其能者則勃貂管蘇讀書記云勃貂當作勃鞞因齊寺人貂而謔 按章懷注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

字伯楚是蔚宗原文自作貂非傳寫之誤又選李善注云史記以勃鞞為履貂報任少卿書注亦引史記履貂而今

史記作履鞞是史記亦有兩本也 孫程傳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于西鐘下 按下封

十八侯而此云十八人未詳其故 儒林衛宏傳光武以為議郎 按許冲進說文解字書稱

給事中議郎衛宏此不言給事中者畧也續志云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則宏之稱給事中乃加官也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曰授同郡

后蒼 按前書瑕丘蕭奮曰禮至淮陽太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蒼是奮授卿卿授蒼此云奮授蒼誤

蒼授梁人戴德注德字近君 按前書作延君釋文敘錄同此作近者以形近而謔

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 按前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篇出于魯淹中蘇林

注中里名釋文序錄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並不言

是安國所獻未知范氏何所據也隋書藝文志禮類亦云又有古經出自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

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 傳論猶鞠躬昏主之下注昏主謂獻帝也 按昏主當指

漢帝張綱是謂昏主於靈帝時靈帝幼也獻帝幼即位初

無失德安得謂之昏主

禮衛傳臺牧者之所食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掌牧 注掌牧汪文盛本作堂牧按文選作掌技掌堂

技牧字形相近而謔 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注後至八月朝普天闕試鼓節 世

說注 引文士傳普天作會大此誤也 獨行譙立傳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風俗者八人時並舉

立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憚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立於是縱使者車

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曰隱遁 前書平紀元始四年二月遣太僕王憚等八人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五

年太僕王憚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冬十二月帝崩恩澤侯表常鄉侯王憚望鄉侯閭

遷南鄉侯陳崇邑鄉侯李翁亭鄉侯郝薰章鄉侯謝毀蒙鄉侯遂普盧鄉侯陳鳳八人並以五年閏月丁酉封按當

時班化風俗八人於平帝未崩之先封侯且八人未嘗少一人似不得更有譙立事未終而隱遁之事或立乃王憚

等八人之副憚等先歸受封其所置副留治未竣之軍事未終而莽即居攝平王憚作任憚亦傳寫之謔

李充傳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讀書記按魯平傳平以永元三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但不傳不云為博士或

是並為侍中也平刻作平誤 按下文云延平中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魯平傳則云永元十二年遷為

侍中免永初二年鄧騭舉不再遷復為侍中是延平中不在朝安得與李充同為博士恐此傳魯平別是一人也

方術傳北海王叔平 按此段全太典論典論前有光

中三字

東夷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目伐宗周西至河上 按檀弓云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豈卽此事乎

穆王後得驥騫之乘乃使造父御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考證臣會汾按魯莊公四年楚武王卒子熊賁立是爲文王時周莊王四年也莊王爲繆王十世孫相去三百餘年安得有滅偃王事此范氏沿襲異聞之誤 按史記秦本紀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趙世家亦載之博物志

則云穆王命楚伐之是楚伐偃王之事非盡無稽但非文王時耳當穆王時楚君應是熊勝熊揚其時亦未稱王也秦本紀正義引古史考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不知譙周所據何書楚文王在春秋之初使其同時有徐偃王不應左傳無一語及之恐周言亦未可信

高句驪傳古鄒大加 魏志鄒作雛無大字而曰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與注所言不同觀後大加小加之稱則無大字者是

優台使者帛衣 魏志作優台丞使者阜衣

南蠻傳和帝永元四年冬漢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 和紀郡兵破蠻在五年其冬漢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 按此永和元年事帝紀永和元年十二月象林蠻夷叛而書此事於二年春

冬延熹二年 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請

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 於是目右核令度尚爲荆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軍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

並皆降散軍遣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 按桓紀延熹二年冬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尚

討長沙蠻平之與此傳相合而五年又書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討之十一月馮緄大破叛蠻於武陵緄傳亦云延熹五年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

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荆州平定度尚傳亦稱延熹五年謁者馬睦督荆州刺史劉度擊長沙賊軍敗睦度奔走尙自右核令擢爲荆州刺史進擊大破之則是延熹五年事緄傳既不言兩討武陵蠻紀書五年事又與二傳吻合疑此傳三年乃五年之謬而桓紀二年事乃史駁文而未及刪正者也陳奉事紀書於六年與此傳事亦相接

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 按同川而浴尙未見交趾之義王制雕題交趾鄭氏注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卧則僻孔穎達疏卧則僻者言首在外而是相鄉內釋文僻昌戀反周禮典瑞疏僻而同邸者案王制注卧則僻彼僻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此交趾之舊解也

雞羽三十緃注儀禮矢緃一乘 按此引儀禮既夕篇今本作猴矢一乘

板楯蠻夷傳桓帝之世板楯數反 紀不書

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 紀在二年

西南夷傳遣將莊豪 莊豪史撰作莊躒

桓帝時郡人尹珍自目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考異按許慎與應奉不同時奉仕桓帝朝而慎之卒蓋在安帝之世不得到桓帝也華陽國志作明章之世則與許慎時代相及矣但珍既受業許慎豈能更與應奉同朝傳聞異辭要皆不足信 按許冲于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上書云今慎已病是慎尚在也應奉于桓帝永興元年己為武陵太守距建光元年凡三十年雖隔三朝尚不甚相遠或珍耄而好學故先從慎受業後更從奉游未可遽斥其誤也

慎王傳追至不韋注徒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劉放曰資當作實 按郡國志注作居則資乃居之譌不當作實

哀牢夷傳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 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 光武紀建武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即此事也按建武時哀牢既內屬何以永平時又稱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大約賢栗乃哀牢之別種故其種人若柳貌時戶止二十分之一口止十分之一且賢栗內屬但封為君長柳貌則置為縣其事亦不同也

邛都夷傳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 光武紀作任貴前書亦作任貴

姑復夷復叛 按姑復縣名屬越嶲郡

蘇祈叟二百餘人注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嶲郡 按

續志作蘇示前志同 非都夷傳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繪等 和帝樓

作獲

齋黃金旄牛牀 按牀從耳與牀異各本並誤

攻零關 紀志作靈關

靈帝時以蜀郡屬國都尉為漢嘉郡 紀志皆不及此晉

志云漢嘉郡蜀置宋志漢嘉令劉氏立為漢嘉郡

冉駹夷傳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紀志亦不及宋志云劉氏又立

西羌傳遂伐西落鬼戎注周王季 按周王季當作周公季歷

更伐始呼翳徒之戎注捷其三大夫 按捷當作獲

秦伐義渠虜其王注即厲公二十二年伐也 按當作三十二年

義渠侵秦至渭陰 史記表作渭陽紀作渭南

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於洛 史記不載此事

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 按史記

年表乃惠王七年事自義渠侵秦至渭陽至此首尾百年義渠遂臣于秦 惠王十一年事

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郿郿後二年義渠敗秦師于李伯 史記無此一事

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 按此上文云後八年又云後二年此又云明年凡十一年而史記自義渠臣秦至此為十四年

滇良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 按

上文云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與此語相矛盾 非帝者之功注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 按括死而

軍始降此誤

秋號吾先輕入寇虜西界 紀在冬十月

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

紀在秋

而遭元元無妄之災鼠羌內潰 按元元當作元二謂永

初元年二年也

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懸北界 按懸當作懸注同

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立等 按上文言馬立遂疑此立

下有奪字是時趙冲為護羌校尉而又有領護羌校尉未

詳其故

復以段熲為校尉 按桓紀延熹七年冬十月護羌校尉

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八年春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

之六月段熲擊當煎羌於湟中大破之三事此傳皆失載

又靈紀建寧元年春使護羌校尉段熲討先零羌熲大破

先零羌於逢義山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復破先零羌於

涇陽二年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大破先零羌於射虎塞

外谷東羌悉平此傳不書蓋下有事已具熲傳語故不詳

然敘於永康元年之下年月亦不符

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

具熲傳 按此事在永康元年其時熲為護羌校尉非破

羌將軍也且所破者西羌非東羌也建寧元年熲破先零

羌始拜破羌將軍至二年而東羌始平此處殊欠分晰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

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按事已見前此重出

西域傳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按耆字衍說詳王氏漢

書雜志

拘彌國居寧彌城注續漢書曰寧彌國王本名拘彌 按

前書扞彌國王治扞城今名寧彌扞拘形近不知孰誤魏

志注引魏略作扞彌

德若國 前書無

自皮山西南經烏耗 按耗當依前書作耗

安息國居和積城 前書作番兜城

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 章紀云月氏國遣使

獻扶拔師子與此不同

大秦國一名犁鞞 犁鞞前書作犁軒魏志注引魏略作

犁軒

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 二百餘日漢書作可百

餘日魏志注引魏略作二百餘日

天竺國一名身毒 前書作捐毒

東離國 按此國及下文栗戈國嚴國漢書無魏志注引

魏略東離作車離嚴作嚴

疏勒國疏勒王與漢大都尉于獵中 按上文拜臣警為

漢大都尉而此言疏勒王與漢大都尉其文相抵牾

焉耆國居南河城 前書治員渠城按南河漢書考證引

此作南柯未知所據何本

南匈奴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注屬國胡數千畔在

參蠻 按蠻當作緜下同 又遣母樓且王求人五原

按盧芳傳母作無此作母乃母之譌且下奪渠字王下行

求字

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 按前書匈奴傳更始

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

是劉颯是更始所遣非建武六年事此傳誤也陳遵傳亦

云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

俱使匈奴

對使者辭語悖慢一按注引更始二年事在韓統報命之前此范氏序次失序不必謂是章懷之誤

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 光武紀十四年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將報命注中郎將劉襄也按此事失書

單于畏漢乘其傲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 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莫韃曰逐王比

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與此傳異乃紀之誤

遂斂所主南邊入郡眾四五萬人 按入郡當八部下文云八部大人是其證也

元初元年注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 按六年當作八年

秋吾斯與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注莫鞬或作莫韃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 按紀作莫鞬

五年右部醯落與休著各胡 休著各紀作休屠如丙暴滋深注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云云 按韓

統報命乃六年事云二年誤 烏桓傳遼西烏桓大人郝且等九百二十二人 魏志注

魏書且作且九百二十二人作九千餘人 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 魏書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

國 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

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注甯城縣名 續志上谷屬縣甯無城字

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 按明紀永平元年遼東太

守奈彤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魏志引魏

書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貢帥種人叛鮮卑遣爲寇

害遼東太守奈彤募殺志貢遂破其眾即元年事也

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 按南

匈奴傳永元七年封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爲率眾王鮮卑

傳永甯元年封鮮卑大人烏倫爲率眾王是鮮卑非烏桓然烏桓自有率眾王第不知何時所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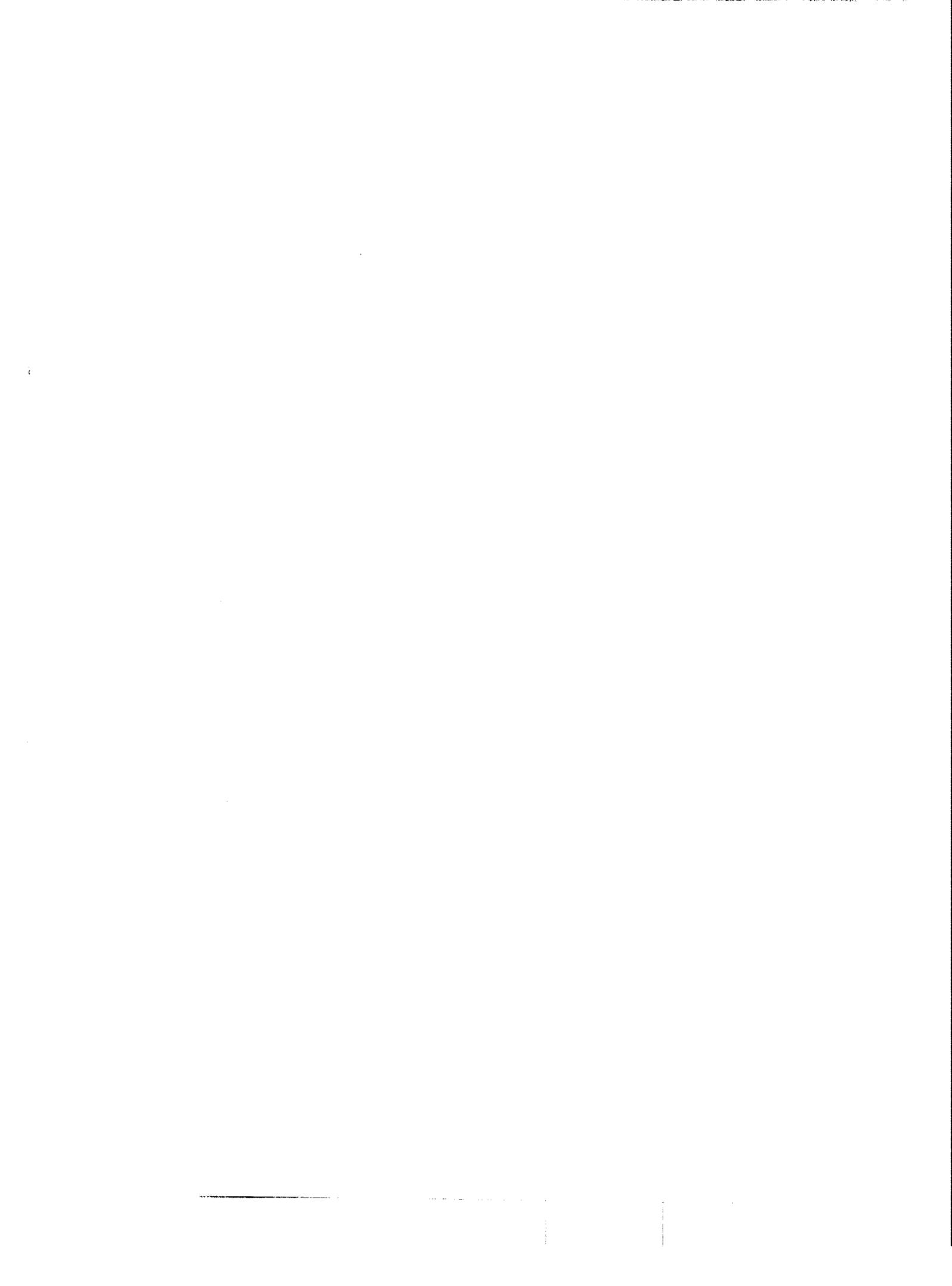
戎朱廆 魏書朱作末 鮮卑傳時漁陽赤山烏桓欽志貢等 魏書欽作欽

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 按趙稠紀作王稠匈奴上奪

使字



續漢書志瑣言



# 續漢書志 瑣言一卷

諸史瑣言卷十二

續漢書志

律歷志上音不可書目時 按宋書作音不可以書曉疑

此目字誤倒在書字下曉誤爲時

律歷志中爲歷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 宋書作歷當以

甲寅爲元不用庚申按此志當以二字誤爲用字故遂難通

術術無常是目承秦歷用顛項 宋書作術無常是句漢

與承秦歷用顛項按宋書是

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 按黃帝二字當依宋書作昔

字下文言漢事此不當云黃帝也

而光晃歷呂考靈曜 宋書下有爲本二字

律歷志下中星日日所在爲正注遂開治亂 開宋志作

闕禮儀志上絳領袖緣中衣絳綺練 說文練純赤也玉

篇同按練乃純赤之色非服飾之名疑練下有奪字

禮儀志中舞僮二佾住周禮曰聖舞帥而舞早曠之事鄭

立日聖赤草染羽爲之也早曠注陽也 按聖舞上當有

奪字今本周禮聖作皇注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與此所

引絕異早曠注陽也五字疑亦有奪誤

拜諸侯王公之儀注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維元初六

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 按安紀永初三

年夏四月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勤爲司徒與此年月迥殊

恐漢儀所載有誤元初六年時司徒乃劉愷非夏勤勤曰

元初二年十二月己酉罷拜罷書月日紀當無誤

注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 紀作癸丑

歐使天能之圭入成吹黃鐘之律聞等或撞黃鐘之鐘

或度磬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一十五弦宮處于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正義曰按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注從八能之士謂選於天下人眾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調黃鍾者縣黃鍾於子其目大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呂為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聲調五音者金為鍾革為鼓石為磬竹為管絲為弦皆有聲變舒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弘殺緩急凡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已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英調律歷者

律歷謂六莖也調陰陽者謂雲門咸池調正德所行者謂之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此鄭云五英謂顓頊樂名云六莖者帝譽樂名按八能之說此志所注所引樂叶圖徵皆不明晰故引禮記以證之然此乃讖緯家言東京崇信圖讖故有八能言事故事未必有所受之也

甲作食粥 廼玉篇廣韻並云古文凶說文無 祭祀志下迎春 三時不迎讀書記曰三時不迎自漢始

按上文言自永平中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其服飾歌舞器具注引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份是四時之迎至建安中尚行之禮

儀志亦云先立秋十八日迎氣於黃郊立秋之日迎氣於白郊五行志四有靈帝立冬之日迎氣於黑郊惟立夏之日不言迎氣於赤郊當是闕文耳然則漢時未嘗廢三時之迎而此三時不迎明與前文乖異

天文志上軒轅始受河圖關苞按規日月星辰之象困學紀聞曰關苞似是人 氏全謝山云河圖苞恐是緯書名目故曰受深寧疑為姓名者非萬氏集證按劉恕通鑑外紀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蓀占星關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尙儀占月車區占風關苞與鬼臾蓀等並稱五官其為人名氏可知或曰關苞受河圖篇名見文選石正容與孫皓書注志蓋誤闡為關也 按或說是授亦當作受句絕規字屬下句文義方明通鑑外紀及羅泌路

史引此文日月上並有正字然深寧所引亦與此同恐劉羅皆旨意增也

所引除穢而布新也注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便伯常驚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 今本晏子無此段 又一曰景公彗星出而泣 按景公有奪字晏子其文甚繁

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 按范書吳漢傳稱護軍高午疑此衍將軍二字 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考證臣永祚按公孫述在西南北字疑誤 按北字恐是涉下文而行 天文志中長一尺所稍北行至九南百二十五日去 明紀注引伏候古今注曰彗長三尺所見二十五日乃去與

此異

後廣陵王荆與沈涼 荆傳不言沈涼事

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 公孫弘

見范書虞延傳黃初名姓延英二傳皆未見

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蕉唐城 按范書西

南夷傳作哀牢王類牢蕉唐作嶺唐唐縣名屬永昌蓋此

志奪誤也

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

侯馬光有罪自殺 按范書和帝紀永元六年春正月已

卯司徒丁鴻薨二月許侯馬光自殺秋七月京師旱與此

志異

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成王宗皆薨 范書樂成王

傳宗作崇范紀失書宗薨

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遵叔元茂等 范書章傳不言王

遵叔元茂

五月丁酉沛王牙薨 牙范書紀傳並作正

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為濟陰王目北鄉侯懿代 按安

帝紀北鄉之立在安帝既崩之後非廢太子而以北鄉侯

為太子也疑此誤

使匈奴中郎張國 郎下當有將字

又定遠侯班始尙陰城公主堅得 范紀注引東觀記名

賢得

後一年會稽海賊會於等千餘人燒句章 會於一本作

會于按范書順紀作會旌於于恐皆誤

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 章何范書作章河

天文志下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 殺蕃武等 范書

帝紀作辛亥作丁亥

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功盜賊苴康 范

書紀作陳寅

已已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范書紀已

已作庚午

五行志一光和三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

餘間 范書靈紀引此作四十餘間

五行志二十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火殺人

范書桓紀在十一月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范書紀注引此火作災

庚戌樂城門災延及北闕道 范書紀注引此樂城門作

樂成殿北闕下有度字

更外迎濟北王子嶺立之 范書作北鄉侯懿安紀注云

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嶺今懿蓋二名按天文志

中亦稱北鄉侯懿何義門以為懿是改名不曰畜牲之意

是也

時直臣何敞目為羽孽似鳳翔殿屋不察也 目范

書敞傳證之不察上當有不可二字

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近赤祥也 范書紀注或

大如手無近赤祥也四字有五行傳云棄法律逐功臣時

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管赤祥數語

五行志三二年大水注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

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則水不為災也 五行志一和帝永元六年注安帝古今

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

雅陽寺錄囚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  
去旱得水無救爲災按兩處注相矛盾

延光三年大水 紀云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三十六雨水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 紀注引此文有云

時出大魚二枚各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此志別在後  
三年秋雒水出 出上當有溢字

四年夏郡國三水 紀云郡國七大水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注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

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則是七郡 按紀云郡國七大水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 紀云是歲郡國二十八大大風雨雹

二年雨雹 紀云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大大風雨雹  
三年雨雹 紀云是歲京師四十一雨水雹

三年延光雨雹 紀云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十六雨水疾  
風雨雹

和帝永元四年蝗注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  
歲水旱蝗蟲爲災 按本紀是 夏蝗注失引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 紀云夏四月六州蝗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 紀云三月十州蝗按注引

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蝗二處互異  
七年夏蝗 紀云八月丙寅京師大風蝗蟲飛過落陽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 紀云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五行志四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紀

永初七年不言正月壬寅地震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 紀在十一月疑此

奪一字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 庚申當以紀作丙申爲

是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 都字疑衍或是都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紀云北海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紀云京師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 紀作己未按紀文上書二月  
辛亥朔則不有辛未辛乃己之譌也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紀云戊寅又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 紀不書

熹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恆山崩 紀作河東垣山  
崩注垣縣今絳州縣也按紀是也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

西漢屬常山郡東京屬中山國距河東甚遠也  
延光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 紀不言蜀郡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乙巳紀作己巳  
按紀文上書五月甲戌晦又書六月戊寅戊寅爲六月四

日下距乙巳二十八日如六月大建則乙巳爲七月朔此  
不言朔乃二日也下紀文又書甲子甲子七月二十一日

也後五日方爲己巳紀書己巳於甲子之前明是乙巳之  
誤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 戊申紀作甲戌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紀不書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按大風拔  
樹紀皆不書惟書大風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師大風拔樹 紀作三月癸亥京  
師大風此二字謬

五行志五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 弓箭射北闕注  
引風俗通言劭時爲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按鄧盛於中

平元年爲太尉則夜龍事當在是年

五行志六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郡以聞  
注本紀都尉翊以聞 范書本紀無此語當是司馬本紀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本紀乙未作乙亥  
十三年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紀作壬辰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元和當作章和方與  
紀合上文注引古今注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蝕之所  
以補司馬之缺此不作元和明甚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紀乙亥作乙巳按紀文下書  
乙卯王戌則作乙巳為是

鄧太后崩注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 按  
下文云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則去年二字有誤考本紀地

震日蝕同在六年 建光二年鄧太后崩 按和熹崩  
在建光元年且建光止一年即改延光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紀作庚申晦按紀文  
上書丁酉乙巳則作庚申者是

六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 按紀作癸丑朔下文又書  
辛丑辛亥癸酉朔癸丑朔是月並不得有辛亥未詳孰誤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紀作三月丁卯朔按此疑  
是涉下文而誤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  
非其月 按諸災異紀皆不書惟初平元年白虹貫日書

郡國志一河南尹 梁注曰陽入地 按此文不完據秦  
本紀地下當有賜周君奉其祭祀七字 考證齊氏

榮陽注楚潘黨逐魏錡及熒 熒下奪澤字  
登有滄水注左傳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滄 按左傳

作皇

新城有鄆聚古鄆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鄆  
子杜預曰縣東南有蠻城 按左傳作蠻氏  
河內郡朝歌注有鹿腹山 袁紹傳腹作腸注引續志亦  
作腸則腹字誤魏志注作場

左馮翊池陽注郭璞曰縣瓠中是也 按爾雅注曰今扶  
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此注刪去五字以縣字起則文不完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 按司隸部屬縣前

漢有而後漢省并者河南一故市河東四左邑長修狐謀  
驃京兆四船司空下邳南陵奉明馮翊九櫟陽翟道谷口

鄆武城沈陽襄德徵雲陵扶風六渭城蓋屋郁夷好時號  
繁然下邳桓帝時復在永和後故司馬不載好時侯國耿

弇所封弇卒子忠嗣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延光中位  
至侍中良卒子協嗣豈良協皆不永年協又無後至永和

中國已除耶

郡國志二潁川郡襄攷異曰前志無此縣 按襄疑郊之  
訛前志郊縣此志未見晉武帝分潁川立襄城郡統縣七

郊其一也 見晉書 是晉時尚有郊縣 水經汝水篇注魏青  
之摩訶此魏其為承漢魏之舊為復置雖並無明文而光

武紀十七年有五鳳凰見於潁川之郊縣在六年省并省  
四百餘縣之後可見郊縣在東漢時未經省并志不應不

載 又襄下云有養陰里攷水經注汝水篇云又東逕沙  
亭南故養陰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襄城有養陰里京相

璠曰在襄城郊縣西南是養陰里實在郊縣尤為確證而  
酈氏引稱襄城者恐是涉下文而訛 襄縣為前志所無

晉以後志亦未見此縣名恐涉下襄城而訛耳 馮劭傳還  
鄆西征魏置潁川盜賊羣起郊城延熹

輪氏建初四年置考證臣召南按前志潁川郡有輪氏疑縣不自建初置也但前志作輪此志作輪按本書陳寔傳亦作輪 按疑置字爲復字之訛

汝南郡北宜春 前志無北字

思善侯國 按前志城父莽曰思善此侯或襲其名

陳國扶樂 前志無按光武封劉隆爲扶樂鄉侯在建武十七年是扶樂本鄉名也隆於十九年被交阯還改封長

平侯阜陵王延初爲淮陽建武二十年呂汝南之扶樂縣

益淮陽國今傳誤爲扶桑則不知何時爲縣先屬汝南後屬陳國也

右豫州刺史部郡國六縣邑侯國九十九 按豫州部屬

縣前漢有而後漢省并者潁川四郡疑誤爲說審高成安

周承休汝南六陽城歸德安昌博陽成陽定陵沛十軹與

建成粟扶陽高高柴漂陽東鄉臨都祈鄉前漢無而後漢

增立者汝南五征羌思善襄信原鹿定潁梁一穀熟陳二

扶樂武平又潁川之襄疑爲郝之誤說已見前

鉅鹿郡南蠻 前志作南繇此本誤也陳本不誤

常山 樂城 前志無按前志真定國有棗城縣建武十

三年以真定屬常山而志無此縣疑樂城乃棗城之誤魏

書地形志鉅鹿郡領縣棗城前漢屬真定後漢屬晉罷太

和十二年復此其確證也前志趙郡統縣並列樂城棗城

唐以後因之

安平國阜城故昌城攷異按前志昌城縣屬信都郡而勃

海郡卻有阜城縣 按魏書地形志武邑郡阜城前漢屬

勃海後漢屬安平是早城即前志勃海郡屬縣而司馬氏

曰故昌成者蓋西漢昌城本分勃海阜城之地以爲侯國

而別屬信都東漢廢昌成入阜城而仍屬信都故司馬氏云然也說互詳漢書地理志內

觀津商推司馬氏無注按當注云故屬清河建初四年呂

清河之觀津益樂成 按前漢觀津本屬信都不知何時

改屬清河至建初中又來屬故司馬氏略之而不言

經攷異曰前志無安平孝王得子理封經侯 按前志鉅

鹿郡堂下注曰嘗分爲涇縣涇經聲同形近則亦承前漢

之舊也

右冀州刺史部郡國九縣邑侯國百 按冀州部屬縣前

漢有而後漢省并者魏四卽裴武始邯鄲會邯溝鉅鹿二十

一廣阿象氏宋子臨平黃新市安定敬武歷鄉樂信武陶

柏鄉安鄉及故廣平國之張朝平南曲曲梁廣鄉平利陽

臺城鄉常山九石邑桑中封斯樂陽平臺棗城肥纍絲蔓

中山三深澤新處陸成安平故信八厯辟陽經高堤樂鄉

平隄西梁東昌河間一侯井清河入清陽信成懋趙東陽

信鄉繚棗疆復陽勃海十三童定中邑高樂參尸柳臨

樂重平修市景成建成章鄉蒲領

郡國志三陳留郡已吾有大棘鄉有首鄉注左傳宣二年

鄭破宋師大棘杜預曰在襄邑縣南左傳桓八年齊侯師

于首止杜預曰在襄邑縣東南有首止城考證臣召南按

此一鄉注皆應在上文襄邑有承匡城之下大棘首鄉皆

襄邑地非已吾地也不知何以脫入於此又首鄉注左傳

桓八年齊侯師于首止應作僖五年齊侯會于首止杜預

曰有首止城應作有首鄉 按劉昭注例凡引杜預注在

本縣下者皆曰在縣云云此一鄉不在本縣之下故曰在

襄邑縣云云初非奪誤下文考城故菑注引杜預曰戴在

外黃東南卽其例也齊說非至桓八年云云乃桓下奪十  
字亦不應如齊說首止城應作首鄉據桓十八年僖五年  
兩注自當以齊說爲是

兩注前書今高陽 按今字難通當是過字前書高紀云  
沛公西過高陽

東平國壽張故聚屬東郡 按聚字衍

泰山郡鉅平侯國有亭禪山注卽古所謂禪亭亭亭者也

按有亭禪山當作亭亭山前志云有亭亭山祠禪字蓋法  
注而訛

羸有鐵山在侯國攷異曰山字當是連下句山在縣名也

按晉宋魏三志並作山在魏志太原郡領縣山在二漢  
晉屬泰山後屬此可目證錢說今前書亦無山字各家皆  
無說

右兗州部刺史郡國八縣邑公侯國八十 按兗州部屬

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陳留二成安長羅東郡四睥觀黎  
利苗樂昌泰山十肥城柴東平陽蒙陰華棗丘富陽桃山

桃鄉式山陽十三薄都關城都黃爰戚郿成中鄉平樂鄭  
留鄉栗鄉曲陽西陽濟陰三呂都葭密程前漢無而後漢

增者陳留一已吾東郡一穀城泰山二金鄉防東濟北一  
成 商推云案前淮陽國屬兗州今續志無其縣有入陳

留者 按淮陽國後漢改爲陳國屬豫州其入陳留者止  
圍扶溝二縣

東海郡合城攷異前志有合鄉無合城晉書地理志東海  
亦祇有合鄉縣此城字必鄉之譌 按魏志蘭陵郡領縣

合鄉二漢晉屬東海後屬此足以證錢說之確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一 按徐州部屬

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東海十五平曲蘭祺山鄉建鄉容  
巨東安建陽于鄉平曲都陽部鄉武陽新陽建陵都平瓊  
那三十九梧成靈門虛水臨原祓柅餅邾零段雲計斤烟  
阜虞橫魏其昌茲鄉箕棹高廣高鄉柔卽來麗武鄉 鄉  
新山高陽昆山參封折泉博石房山慎鄉望安丘高陵  
臨安石山故城陽一慮故泗水二泗陽于下邳故臨淮十  
三凸猶開陽贅其富陵西平高平開陵昌陽廣平蘭陽襄  
平海陵樂陵至東海之合城爲合鄉之誤說已見上西海  
爲海曲何氏錢氏之說並同自可從也

郡國志四樂安國注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攷異按文當  
云高帝置不應有西平昌其爲衍字無疑後讀宦香傳彭  
愷爲西平昌侯注云西平昌縣屬平原郡乃悟此三字當  
屬上文平原郡而平原郡九城當爲十城因此三字錯入

樂安注中校書者遂改十爲九以合見存之數耳 按宋  
志平原太守領縣平昌合漢舊縣後漢晉太康地志曰西  
平昌亦其證也

北海國拒注地道記曰養澤在西幽州藪有萊山萊王祠  
按前志琅邪郡長廣下原注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  
西幽州藪此不注於長廣而注于此何耶養上奪奚字

右青州刺史部郡國六縣六十五 按青州部屬縣前漢  
有西役漢省者濟南三陽巨隃宜成平原九重丘羽瑗阿  
陽朐合陽樓虛龍維安樂安故千九東鄒涇沃平安建信

琅槐被陽高昌繁安延鄉北海十八劇魁輒平望平的柳  
泉樂望饒對桑犢平城密鄉羊石樂都石鄉上鄉新成成  
鄉膠陽故高密二石泉成鄉故膠東三昌武郁秩鄒盧故

留川二劇樓鄉東萊九腫平度臨胸育犁不夜當利陽樂

陽石徐鄉齊六鉅定廣饒昭南北鄉平廣臺鄉前漢無而後漢增者東萊一葛盧

右荊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 按荊州部屬

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南陽四杜衍新都紅陽樂成南郡

二郢高成江夏二襄此志疑鍾武桂陽一陰山武陵二無

陽義陵前漢無而後漢增者南陽三成前志山陽襄鄉

南鄉江夏二平春南新市零陵二湘鄉昭陽桂陽一漢寧

武陵二沅南作唐長沙一醴陵

會稽郡章安故治 治當作治按前志作治宋志州郡一

臨海太守下引續志作治而州郡二建安太守下則云本

閩越秦王立為閩中郡漢武立為治縣張勃吳錄云閩越

王治鑄地故曰安日安二字難曉疑是閩王治此不應偏

巨受名蓋越句踐治鑄之所故謂之治乎據此則字當作

治作治者誤也

東部侯國攷異按宋書州郡志侯官前漢無後漢曰東侯

官屬會稽此東部侯國當是東侯官之謬漢時未見有封

東部侯者也又鄭巨君傳注引太康地志云漢武帝名為

東治後改為東侯官是章安為回浦東侯官為治各不相

涉太康志本自瞭然志以章安為故治疑未可信 按東

部侯國乃東部侯官之謬侯為侯而不知者并改官為

國耳張掖屬國龜茲屬皆有侯官侯軍侯官舍也續志

軍侯六百石此軍侯之官舍故曰侯官志中左騎千人官

武威千人司馬官千人官張掖屬國凡稱官者其義同也此乃

會稽東部都尉之侯官鄭宏傳注引謝承書鄭吉之弟為

東部侯吉當宣帝時已有東部侯特未立為縣後因舊名

為縣故曰東部侯官亦稱東侯官吳志孫亮黜為侯官侯

見孫休傳又虞翻傳有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城不受是

其證也通鑑注引隸釋云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

侯官故治閩越地武帝更名于文乃足此郡之末有東部

侯國四字卻是衍文侯與侯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

亂是宋人已見此惟以為衍文恐未必然此疑是錯簡字

又傳寫誤耳然章安下之文宋志所引已然則其誤久矣

晉志建安郡下云故秦閩中郡漢武帝滅之徙其人名曰

東治後改為東城後漢改為侯官都尉侯官當為侯官之

謬隋志建安郡下云閩舊曰東侯官唐志福州侯官此東

侯官之名歷見諸志不可泯也史記東越傳都東治索隱

曰章昭以為在侯官今本亦是章昭亦以侯官為故治其

說又在太康地記之前不應司馬氏反未見及此恐是蕭

梁以前其傳寫錯誤耳舊唐書志地理三臨海漢回浦縣

屬會稽後漢改為章安吳分章安置臨海縣閩漢治縣後

漢改為侯官都尉其說與太康記相合惟侯官作侯誤與

晉志同

右揚州刺史部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 按揚州部屬縣

前漢有而後漢省者九江四橐臬東城博鄉建陽丹陽一

宣城廬江三椹陽湖陵邑松茲會稽一錢唐前漢無而後

漢增者會稽一永寧豫章三石陽臨汝建昌至會稽之東

部侯官即前漢之治章安即前漢之回浦說已見前

郡國志五漢中郡錫有錫春秋時曰錫穴注左傳文十一

年楚伐麋至于錫穴 按前志錫注應劭曰音陽師古曰

卽春秋所謂錫穴左傳作錫釋文錫音羊或作錫星厯反

是前後志既不同左傳又有二本未詳孰是惟此有錫之

文必有所據則似錫字為長

房陵注巴漢志曰建安十三年別蜀新城郡商推蜀當作置按蜀乃屬之剝文不當爲置

巴郡充國永元二年分閬中置按前志巴郡有充國縣而志云云者當是永元之前充國已廢入閬中和帝復置耳

蜀郡汶江道注孝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爲郡按本紀

無立郡事史記西南夷傳曰馳爲汶山郡集解應劭曰今蜀郡汶江後漢書西南夷傳曰馳夷者武帝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考董卓於桓帝末爲蜀郡北部都尉是爾時尙未立郡之證恐華陽國志誤也

八陵前志作蠶陵按安帝元初元年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注蠶陵縣屬蜀郡是八陵乃蠶陵之譌

六

七

越嶲郡闡前志作闡宋書作蘭云漢舊縣作闡段懋堂曰華陽國志作闡蓋字作闡而音闡今集韻類篇失此音按闡之爲闡恐直是傳寫之誤

廣漢屬國都尉注故北部都尉屬蜀郡考證臣召南按

屬蜀郡應是屬廣漢之訛陰平甸氏剛氏三道舊屬廣漢陰平道即廣漢北部都尉治也前書可證案文帝紀永初二年分廣漢北部爲屬國都尉即此注所謂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三城也齊說是都尉二字攷異以爲行文蓋志中屬國下並無都尉字也

蜀郡屬國後漢西南夷傳靈帝時以爲漢嘉郡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一百一十八按益州部

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漢中三旬陽武陵長利

都郎堂琅牂牁一郡夢越嵩一橋街益州一來唯前漢無

而後漢增者巴三平都宣漢漢昌廣漢一德陽健爲一漢安永昌二哀牢博南至荷節疑即符之譌八陵疑即蠶陵之譌也

張掖屬國注安帝時別領五城考證臣召南按下列候官左騎千人司馬官千人官皆名非城名也前志張掖領十縣後志領入城其居延別爲居延屬國顯美改屬武威郡未知張掖所領之五城爲何名也按候官以下雖是官名而各居一城城即以此爲名如武威之左騎千人官居十四城之一上郡之候官居十城之一可見其各居一城至五城而僅列其四者其一即屬國城合之爲五城上郡之龜茲屬國與候官各爲一城同在十城之數此其證也吳志虞翻傳太守王朗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其所言候官即會稽東部都尉之候

六

七

官自有城自有長而即以候官爲名亦城無別名之證

右涼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候官九十八按涼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隴西一予道漢陽水天六街泉

戎邑道罕开縣諸道清水奉捷武都三平樂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安定十一復累安俾撫夷涇陽臨涇陰密安定爰得岫卷月氏道北地十三馬領直路靈武响衍方渠除道五街歸德回獲略畔道郁郵義渠道大戛酒泉一天陝前漢無而後漢增者隴西一郡漢陽一顯親武威一左騎千人官酒泉一延壽張掖屬國五城

五原郡河陰前志作河陰

右并州刺史部郡九縣邑侯國九十八按并州部屬縣

前漢有而後漢省者土黨一余吾太原二獲人汾陽上郡

十四獨樂陽周木禾平都淺水京室洛都襄洛原都推那

高望雕陰道望松宜都西河二十二富昌驕虞鵠澤徒經  
廣田鴻門宣武千章增山武車虎猛穀羅饒方利隰成臨  
水土軍西都陰山觥是博陵鹽官五原六固陵蒲澤南興  
相陽莫野河目雲中四陶林楨陵積和陽壽定襄大都武  
襄陰武阜定陶武要復陸雁門一沃陽朔方六脩都臨河  
呼遵窳渾渠搜臨戎前漢無而後漢增者上郡一候官雲  
中一箕陵

右北平郡上垠 前志作土垠

右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縣邑侯國九十 按幽州部屬  
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涿十五穀丘容城廣望州鄉樊輿  
成利鄉臨鄉益昌陽鄉西鄉阿陵阿武高郭新昌廣陽一  
陰鄉代五延陵且如陽原參合靈已上谷四泉上夷輿日  
居茹女祁漁陽三要陽白檀滑鹽右北平十二平剛石

廷陵贅字白狼夕陽昌城驪城廣城聚陽平明遼西六且  
慮新安平柳城狐蘇文成桑遼東三遼隊武次西安平樂  
浪八吞列東曉不而蠶合華麗邪頭昧前莫夫租前漢無  
而後漢增者樂浪一樂都

右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 按交州部屬縣前漢有  
而後漢省者鬱林一雍雞九眞二都龐餘發前漢無而漢  
漢增者南海一增城蒼梧一都平交趾二封谿望海  
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 按最前漢縣爲後漢省并者四  
百五十七建武後復置者二十馮翊三殺都陽粟邑扶  
風二武功杜陽潁川一輪氏汝南二官波宜祿清河一靈  
勃海一陽信東海一贛榆北海六淳于朱虛昌安夷安壯  
武下密南郡一郡代一北平邑上谷一潘此省并之大數  
也

又所省縣漸復分置 按已省而復置者凡二十而舊無  
增立者凡五十二

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 按以前所標每部總數合計  
之實千一百八十一此奪一字

百官志一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 皆字疑誤

百官志二太史令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 按下  
文所列人數得四十六疑此有誤

明堂及靈臺丞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 按下文  
所列人數止四十一上下文必有一誤

太祝令 前志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爲祠祀武帝太初  
元年更曰廟祀按武帝既更曰廟祀而此仍稱太祝者蓋

東京復其舊名

太子樂令注員二十五人 按下文所列人數止二十四

必有一誤

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祝令一人後轉屬少府 按祠祝  
令前志屬詹事不知何時屬太常又轉屬少府也

中興以來省前凡十官注案前書十官者太宰均官都水  
雍太祝五時各一尉也 按太宰見有不得云省以前書

攷之所省者太醫太卜均官都水雍太宰太祝雍縣名五  
時在焉故

特置二官五時各一尉凡十一官而志云十官恐有奪誤

光祿勳注員吏四十四人 按下文所列人數凡四十五  
必有誤

左中郎將注蔡質漢儀曰中郎解其府次五官 按下府  
字乃衍文

虎賁中郎將注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  
有勇士孟賁故名焉孔安國曰若虎賁獸言其甚猛 按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虎賁氏周官莽好做古襲其名乃謂以孟賁故名近於鄧書燕說矣孔安國說乃禮記注亦見樂記釋文如虎之奔小顏注漢書亦云然蓋亦舊說然周官有虎賁氏有旅賁氏漢亦旅賁令丞虎賁可言如虎賁獸旅賁可言如旅賁獸乎虎賁可言如虎之奔旅賁可言如旅之奔乎是二說皆未是惟樂記正義曰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前志旅賁令丞小顏曰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爲奔走之任也如此說方兩通也

中散大夫 前志無

諫議大夫注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爲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爲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 按此文與前志不合恐有錯誤依前志當云光祿大夫本爲中大夫武帝太初元年更爲光祿大夫元狩五年置諫議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

有請室令 前志無請室令

衛尉注員吏四十一人 按下文人數凡四十二必有誤

右屬衛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 按當云

省旅賁令丞衛士一丞

考工令 前志屬少府

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廄皆六百石令注前書曰有大

廄未央家馬二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

令丞晉灼曰六廄名也 按前書一令作三令與此所引

異亦無晉灼注

右屬大鴻臚本注曰中興省驛官別火二令丞 驛當作

譯

百官志三右屬宗正本注曰中興省都司空令丞 按前

志尙有內官長丞諸公主門尉

本注又有稟犧令 按此與雒陽市長熒陽教倉官前志

所無

給事黃門侍郎 按給事二字誤在前一行之末宋志云

漢東京曰給事黃門侍郎此其證也隋煬帝時始去給事

之名見隋志

祠祀令 前志屬詹事

濯龍監直里監 前志有上林中十池監即此職也建都

既異故官制亦殊

尙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

書謁者令 按前志有尙書令又有中書謁者令是一官

據此注乃一官也未詳

右屬少府 按本注列所省之官前志尙有若盧左右司

空東園匠四令丞均官長丞此皆未及前志武改永巷曰

掖廷而此永巷令掖廷令分職又中藏府令前志所無

百官志四中宮僕 按蓋即前志之中太僕前志云不常

置

中宮謁者令 前志無按疑即前志之中長秋令

中宮尙書 前志無石顯弘恭爲中尙書未知即此官否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 中宮署令 中宮藥長 按前志

無此三官

右屬大長秋 按前志有中長秋倉廩食官令丞皆不見

當是中興省也

太子庶子 按下文之中庶子乃前書之庶子此庶子前

書無

太子倉令

前書無

太子食官令 卽前書之厨長

太子門大夫本注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郎建武以來省之 按前書無太子左右戶將太子既無郎將恐不得有左右戶將門大夫職比郎將則左右將當卽門大夫所行之職

右屬將作大匠注前書曰屬官又有左右中候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士令丞成帝省 按右當作石土當作七傳寫誤也以前書核之成帝陽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後中校五丞是石庫東園主章令丞及左右前後中五校今非成帝所省此見有左右校令則中興省者石庫東園主章令丞前後中校三令又主章長丞注欠核 城門校尉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注李尤銘曰平城司午厥位處中御覽一百八引作平門督司午位處中

津門注銘曰津名自定位季月未 玉海引同初學記引作名有定位惟月在未

小苑門 按李尤十二城門銘注所引缺其一當是此門御覽玉海皆不全無以補之玉海於此下注一午字然平城實居正南午位此玉海之誤也

耗門 玉海同御覽作旄門按門不當以耗名則作旄者是也

中東門注銘曰中東處仲月位當卯 御覽引作東處仲月厥位當卯

穀門注銘曰穀門北中位當于子 初學記引與此同下二句曰太陰主刑殺伐爲始玉海子下注曰一作丑御覽引作丑下二句始字作首按穀門既爲北中則子字是百官志五成帝更爲收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

按秩二千石下當云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沿革始備

太傅但曰傳注全國之難誠固財物之富作衛之益亦既得之於前矣 固字疑當作因

輿服志上書曰明試目功車服目庸 按注引孔安國曰云云今書傳未見又一通以下則與今書傳同豈梁時孔傳有兩本乎

金鐵 按鐵當作鍍卽說文之交字下同

耕車 置轉 按轉字說文玉篇廣韻並無蓋班之謂也說文班車答間皮篋也古者使奉玉所目威之从車珣讀與服同班本目威奉使之玉耕車置班目威來耕戎車置班目威胃胃弩凡卷內轉字皆當作班

輕車 洞朱輪輿 張安世傳注引彫朱輪輿此洞字乃周字之譌

轉輒弩箠注徐廣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 按轉輒弩漢書張安世傳注引作班弩此班譌爲轉又衍輒字遂不可解小顏曰班皮篋威弩也音服文選東京賦班弩重旃

李善注置弩於班曰班弩徐廣謂置弩於軾上非也輿服志下續其顏却摠之 玉篇廣韻並無摠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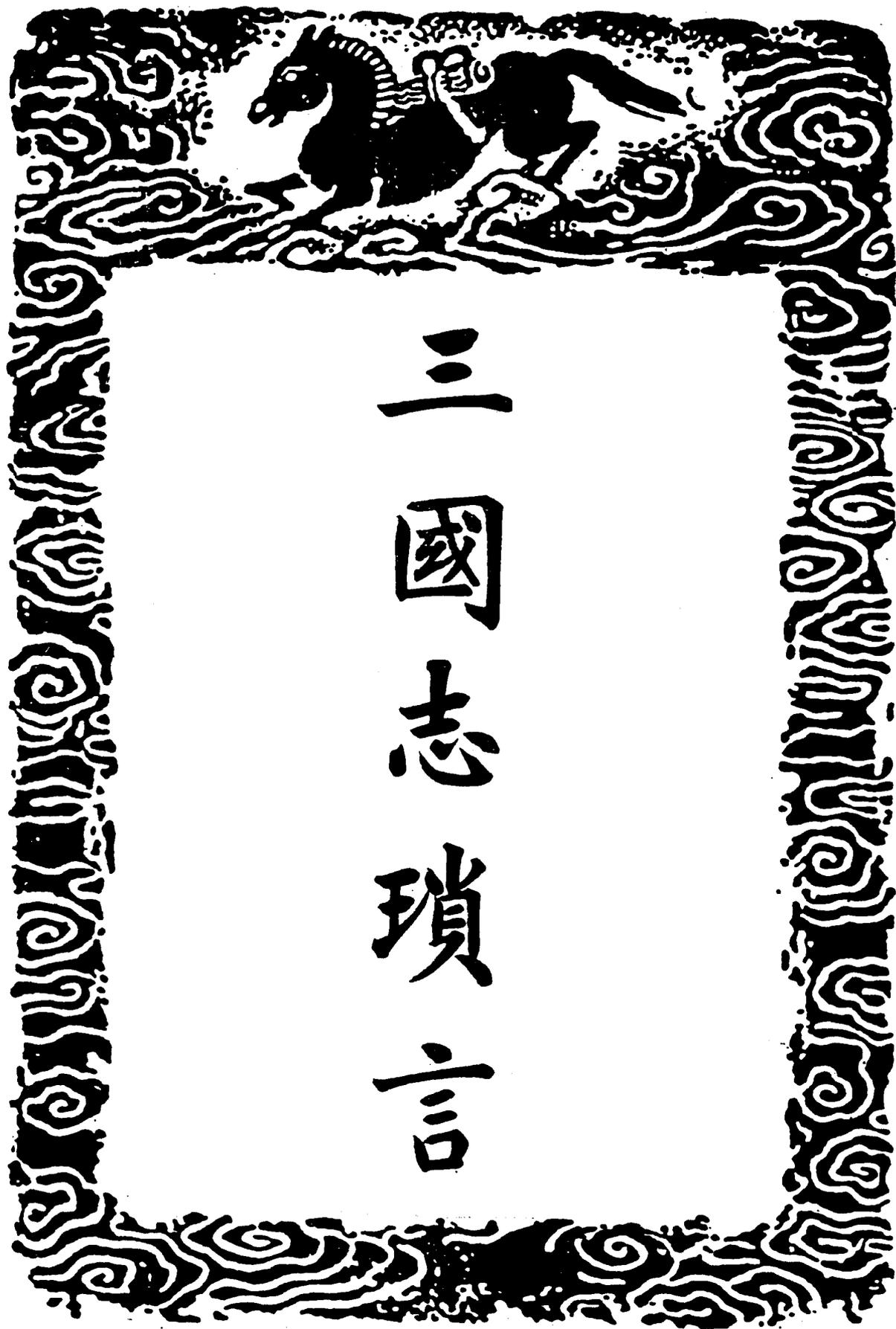
皆曰白珠鮫爲劍口之飾注通俗文曰刀鋒曰劍 按劍者鏢之俗體然說文鏢刀削末銅也削者刀鞞也刀室之末以銅飾之曰鏢鞞用革故其末飾銅以上段與通俗文所言不同高誘淮南天文訓注鏢讀刀末之鏢與通俗文

之說略近然刀鋒而飾以珠鮫恐不堪用矣其說未可從也說文鏢下引唐韻撫招反

藤絲各如其印 藤集韻胡故切類篇佩印系按類篇之

訓當卽用此志竊疑標卽縉之訛或書夸於左旁遂成此  
字玉篇以縉爲古文絢絢糾絞繩索也縉縉者謂以繩糾  
絞之也





三國志瑣言

---

--	--	--

# 三國志瑣 言四卷

諸史瑣言卷十三

三國志一

三國志目錄 隋志有敘錄一卷當即指目錄

武帝紀光和末黃巾起 按後漢書靈紀及皇甫嵩傳並

云中平元年黃巾起與此異

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沈欽韓曰續漢志濟南國領十  
縣此餘字衍 案續志濟南郡十城不曰國濟南安王康

以建武中封至桓帝永興元年國除至靈帝熹平二年復  
封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此曹操爲相之濟南國也

考濟南安王康傳云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臨陰  
重邱六縣益濟南國而志所載十城此六縣之中止右朝

陽一縣祝阿臨陰安德西平昌仍屬平原重邱志不載當  
已省併可見國除爲郡之後屬縣亦割隸不同迨郡復爲

國屬縣必有更變故得十餘縣恐餘字非衍文也

徵太祖爲典軍校尉 按後漢書靈紀注引山陽公載記  
曰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據注中引魏書蓋操拜東郡太

守不就拜議郎告歸故此時尚稱議郎也

河內太守王匡注謝承後漢書曰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  
祖并勢共殺匡考證臣清植按後文所列諸人屯兵處獨

缺王匡鮑信信名位微又其傳協規太祖其統屬於操無  
疑匡所以缺如必是見并於操如謝承之說 按此說非

也後文紹屯河內句後河紹傳作紹與王匡屯河內董卓  
傳云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河湯縣屬河內是王

匡與紹同屯河內傳有明文陳壽偶遺之耳至匡之見殺  
事在爲卓所敗之後謝承紀其後事非謂此時即見并于

操且操此時雖行奮武將軍然未據有州郡故兵甚少

信方爲齊北相無由統屬於操觀後信諫劉岱或其時信兵少而統屬於岱乎時信爲齊北相與太守同爲二十石不得謂之名位微岱爲兖州刺史濟北屬兖州故信得屬於岱至傳言其協規太祖乃指信迎操爲兖州牧事非謂起兵時事

是時紹屯河內邊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佃屯潁川馥在鄴後漢紹傳云紹與王匡屯河內佃屯潁川馥屯鄴與此詳略不同

術使將劉詳屯匡亭 按續漢書郡國志匡亭在陳留郡平邱縣

術退保封丘 按前志封丘縣屬陳留郡後志無當已省併而此退保者或縣廢而城猶在也下文襄邑宜陵前志並屬陳留後志宜陵改屬梁國

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 按太壽有城當爲縣名續漢志無

謙守城不敢出 謙傳云退守郊

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 按注中引世語吳書兩說當以吳書爲是

太祖陣亂馳突火出 按陣中何自有火此語未明注引袁曄言太祖入城燒其東門軍敗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足補傳文之缺

建安十一年 省昌慮郡 郡國志注云并東海

鑿渠自呼沱入泲水名平虜渠又從河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董昭傳云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水經泲水篇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於海清河者泲河尾也注清湛漳洹滎易涑濡泲池同歸於海故經

曰泲河尾也說文泲水起雁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段

注戍天山即秦戲之山也北山經曰秦戲之山葦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濃郭云今葦沱水出雁門鹵城縣南武

夫山李吉甫曰秦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繁峙縣東南葦沱水出焉通典葦沱水出繁峙縣東南葦山明統志謂之

小泲山大泲山然則戍夫即武夫即秦戲也泲水即葦沱水之源也按據段氏之說則泲即呼沱而此云自呼沱入

泲則泲與呼沱又似二水矣俟考水經之泲河尾鄭元注亦不能詳泲水之原委 水經鮑邱水篇注又東與洵河

合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逕平谷縣屈西南流獨樂水入焉又東左合盤山水又東南逕平谷縣

故城東南與洵河會又南逕鞅城東而南合五百溝水又東南逕臨河城北屈而歷其城東側城南又南入鮑丘水

又東合泉州渠口故濱上承宰池水於泉州縣故以泉州爲名北逕泉州縣東又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一

百二十里自葦池北入其下歷水澤一百八十里入鮑丘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曰曹太祖以蹋頓擾邊公將征

之從河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今無水按鄭注所言洵河源委綦詳而不言入潞河蓋其時渠已淤廢

故不能詳至其所引此書與今不同者或鄭已刪潤非原文矣泉州縣屬漁陽兩漢志並同

百城八郡 按郡國志荊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此云百城舉成數而言至所稱八郡與續志不合後

漢書劉表傳荊州八郡注引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夏武陵南郡章陵等則七郡之外有章陵然

章陵之名晉宋志皆不見不知何時立又何時省也劉表

傳注引傅子言劓越為章陵太守此有章 郡之 祖  
子射為章陵太守見稱衡傳趙儼為章陵太守見本傳又  
武紀建安二年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又續百官志注  
引獻帝起居注曰省交州以其郡屬荊州荊州得交州之  
蒼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  
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凡十三郡

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  
陵平原凡十郡封為魏公 按是年并十四州為九州故  
冀州屬郡與續漢志不同然續漢書百官志注所引漢儀  
冀州得郡三十二獨無中山豈彼注有謬奪歟

十九年 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 楊阜傳同案南  
安續志不載晉志云靈帝置龐德傳云南安狽道人狽道  
本漢陽郡屬縣然則南安蓋分漢陽置也何承天以為南

安郡魏分天水立 然建安中已有南安則晉志之說  
可據何志非也獻帝起居注雍州領郡有東南安蓋衍一  
東字徐邈為南安太守在建安中見本傳

文帝紀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元年二月 後漢  
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月改  
元延康 案三月始改元而書元年二月追書也操以正  
月卒則一月以後之事當繫于丕延康雖漢號而不所改  
也

庚午王升壇即阼 注引獻帝傳稱辛未受禪辛未月二  
十九日也與前注合庚午月二十八日也差一日宋書禮  
志亦言庚午登壇受禪碑則言辛未受禪

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案  
楊俊傳注引魏略曰王象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

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  
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據所稱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  
與紀言千餘篇相合象時領祕書監故屬之象非象一人  
手撰也劉劭傳云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隋  
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穆卜等撰史記五帝紀索隱  
云皇覽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  
人王象穆襲等撰曹爽傳注桓範延康中以有文與王象  
等典集皇覽御覽六百 三國典略曰祖珽言昔魏文帝命  
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羣言區分義別是王象之外可考  
者有劉劭穆卜穆襲桓範章誕諸人即紀所謂諸儒也李  
善文選注引皇覽聖賢冢墓誌當是皇覽之一篇非別一  
書索隱所引亦即是書但云記先代冢墓似皇覽專記此  
一事其說非也

明帝紀太和元年 初管宗廟 按後文三年十一月廟  
始成迎神主於鄴是文帝之世未嘗立廟矣而文紀黃初  
四年夏五月注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  
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  
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毀也是黃初時已立廟與此  
紀不符將無黃初時造廟于鄴此時始立於洛陽耶觀此  
紀云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此鄴有廟之證黃初  
四年六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舍宋書五行傳云  
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帝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官  
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常於建始殿饗祭如家  
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而員巨方澤南北郊社稷等神位  
未有定所此其罰也此又洛陽未有宗廟之證也顧操死  
于洛陽而神主在鄴者蓋操於建安十八年為魏公即立

魏宗廟于鄴故死而神主亦送至鄴魏略言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可見文帝之世尙未定都故時而幸許時而幸洛終歲無常所既立廟于鄴自不必于洛陽別起宗廟至明帝定都洛陽自不得不別營宗廟宋書謂文帝不起宗廟者似未得其實惟廟在鄴而身未嘗至鄴則其簡宗廟廢祭祀誠難免議矣

三少帝紀正始五年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廷趙一清曰三年所詔定從祀廟廷者自曹真以下至典韋二十人後卽繼以荀攸其中並無程昱且終魏之世程昱並未升配而裴注以爲升程昱而遺郭嘉未詳厥趣案明帝紀青龍元年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是程昱之配饗最先趙氏偶未檢及遂有此疑

嘉平六年以避皇位注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潘眉曰此曹演也曹仁傳仁弟純封高陵亭侯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案曹演襲爵高陵亭侯官至領軍將軍並與此不同恐非曹演也鍾繇弟演文帝封爲列侯但不詳侯名官號此當存疑

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攷異云當是甄溫趙一清曰又昭甄皇后傳云父逸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邈孫像襲爵像薨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韡爲列侯裴注引晉諸公讚曰成熙初封溫本國侯領射義校尉似此時暢既失爵溫附司馬氏故得還封本國侯以支庶而奪太宗又文德郭后云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后父永後封安陽亭侯進爵鄉侯又進爵觀津侯甄本始封於安城不應言郭氏安陽之號抑或表旣進封觀津而以安陽鄉

封溫乎然云本國侯則固是安城而非安陽也疑陽字是城字之誤案甄后傳暢以嘉平三年薨子紹嗣是暢初未失侯嘉平五年紹尙在也惟郭表以青龍三年進封觀津侯溫封侯亦在是年其爲表改封而更封溫事正相接初非甄氏冒郭氏之號陽字不悞趙說非

正元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母已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何焯曰案乙丑癸未之中不應有戊戌當是戊辰之說案儉欽以乙丑起兵自淮至許必數日方得反問又必粗爲部署方能出師乙丑至戊辰纔四日恐不能如是之速何說非也晉書景紀作戊午是月有乙丑不得有戊午則晉紀亦誤當是戊寅之訛戊寅在癸未前距乙丑十四日十四日而師出已云神速且晉紀下文云倍道兼行甲申次於灑橋甲申在戊寅後七日若戊辰則相距十七日又何倍道兼行之有

景元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案諸紀日蝕漏書者多今以宋書五行志晉書天文志校之明帝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注云見吳歷齊王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宋志注云絕無三年四月戊戌朔同六年四月壬子朔十月戊申朔九年正月乙未朔嘉平元年二月己未高貴鄉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陳留王景元三年十一月己亥朔宋志作凡日食九紀皆不書

景元三年破維干侯和明史地理志洮州有侯和城四年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師諸軍趣甘松沓中元相志甘松嶺在松州嘉誠縣西南明史地理志洮州西南有古沓中成

三國志一

后如傳文昭甄皇后及東鄉公主注諱等自隨夫人諱字蓋明帝諱獻字魏書乃魏王沈所作故以諱字代之

董卓傳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案廣武縣名續漢志屬雁門郡蜀郡北部都尉後漢書西南夷傳云冉駝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卓遷此官在桓帝末故尚為北部都尉也

以贈卓注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按後漢本傳言為州兵馬掾

韓遂等起涼州後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碛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潘眉曰西拒遂句絕時張溫別使卓討先

零羌於望垣碛北為羌胡所圍韓遂自在榆中非拒遂於望垣碛北也榆中屬金城郡望垣屬漢陽郡案潘說誠

是然范書云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拜卓破虜將軍與邊章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屯美

陽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目為不祥欲

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于級章遂敗走榆中此西拒遂之事此傳略

而不言遽接云於望垣碛北為羌胡所圍語太簡則不明也

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案續漢志公主每立家令一人丞一人此豈比其母于公主乎范書作置丞令劉敞以為當作令丞

戰關長安中注祀妻懼惟與祀婢妾而奪己愛考證袁宏漢紀婢妾下多私字案漢紀云祀妻懼與惟婢妾私而奪己愛文意與此不同此注妾下不當有私字

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范書拜胡才為征東將軍韓暹為大將軍與此异

袁紹傳由是勢傾天下注湯四子長子平平弟成案范書袁安傳以成為湯長子注引風俗通云湯有子十二人並與此异

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注紹叔父隗閭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范書云叔父太傅

隗閭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與此注不同

諷長史耿武別編閱純治中李愿諫覆范書同時諫覆者無李愿有沮授

卓遣執金吾胡母班至王匡殺之范書獻紀袁術王匡殺胡母班等在初平元年六月而紹得冀州在二年七月

此敘殺班等于得冀州之後與范書不同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時紹方得冀州地在大河之北而併關東者對關中言也范書本傳卓

之誅隗等在紹起山東之時此敘於紹得冀州之後先後不同獻紀書此事於初平元年二月戊午日月皆備似范

書為是然卓傳注引英雄記卓既死諸袁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于郿首范書紹傳注引卓別傳悉埋青城門外東

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青城門東都門並長安城門見黃圖又似諸袁之死實在卓既入關之後者或者卓先驅之入關後又殺之乎袁術傳注引吳書紹與術議立劉虞為帝事紹術書中有室家見戮

門戶滅絕之語是隗等之死在紹等議立劉虞之先武紀兩書袁紹韓馥謀立劉虞爲帝一在初平元年一在二年春並在紹得冀州之先然則隗等之死范書所載年月不誤

備奔紹注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 文選檄首有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案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首曰告巴蜀太守荀彧檄吳將校部曲文首曰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此檄首之體也此文左將軍云云如爲所告之人則其時徧檄州郡不應獨舉豫州如爲立言之人則檄乃紹之辭不應稱左將軍云云也未詳其義

袁術傳歷職內外 復爲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 范書云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

劉表傳長沙太守張羨叛表 羨之叛表用桓階之說見階傳

呂布傳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 范書云袁術待之甚厚與此异

北詣表紹 范書布去術從張楊方投紹與此异

張邈字孟卓 案呂布張邈事首尾相連故合傳范書附邈于布此句上云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方接邈字孟卓云云文法頗密此以張邈另提而敘布過邈于後與范不同錢大昭以此爲校者之誤

靈等聞布至皆歛兵 至術欲結布爲援乃索布女 案上文言術拒布不受而此云靈等聞布至歛兵又云術爲子索布女情事不相接范書於劉備拒術之下採英雄記補

枚術報布書一事方爲完密

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 案注中典略言宮有妻子不獨女也宮言不絕人之祀則有子明甚恐此傳有誤范書從典略

臧洪傳舉孝廉爲郎 范書云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舉孝廉補郎

公孫瓚傳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 范書詔拜瓚降虜都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與此异

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 范書云虜自此之後遂遠鼠塞外與此不同以范書劉虞傳證之此傳爲是

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 下文皆稱劉虞此獨稱字不免參差

虞以功卽拜太尉封襄黃侯 范書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巳侯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黃侯與此异

瓚奮武將軍封薊侯 范書瓚拜奮武將軍封薊侯在初平二年瓚破青州黃巾之後靈紀瓚破黃巾在二年十一月而卓劫帝西遷在元年二月此敘封侯于西遷之先與范書乖异當以范爲是瓚破黃巾而封侯於情事爲得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 至瓚遂止不出 瓚遣子求救于黑山賊以下一段范敘于三年與此不同者此承祚力求簡嚴不復分敘也

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應注使陳琳更其書 讀書記曰注採獻帝春秋云云按更其書者所以誦瓚在昔

衰周二十四字後漢書卽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更也 旁證陳琳更下當有脫文在昔衰周以下二十

四字無關要害非琳所更也後言紹侯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則琳所更書必使續緩進之計以遲其期也 案范傳載瓚書較注中典略所載為詳章懷注曰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辭即此書然則此書已非瓚之原文蓋瓚書不傳所傳琳所更書此注陳琳更下未必有奪文也且瓚與子刻期書中必有刻期日月而此書無之則非瓚之原書尤為顯然

陶謙傳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 范書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

西討韓遂注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為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 案范書靈紀中平元年隴州

義從胡北官伯王與先零叛呂金城人邊章韓遂為帥二  
年北官伯王寇三輔遣佐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秋  
七月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免八月司空張溫為車騎將  
軍討北官伯王嵩傳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  
回鎮長安章等遂復入寇二輔使嵩因討之然則嵩溫所  
討者並是章遂等非二時一事吳書分為二疑誤又嵩時  
為左車騎將軍非征西也嵩為征西將軍在董卓被誅之  
後此亦誤

廣陵太守琅邪趙昱 范書云字元達

張楊傳為武猛從事 案州從事無武猛之名此蓋漢末

臨時所置如張燕傳之將兵從事也  
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注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  
夏牟滄于瓚為左右校尉 范書帝紀注引山陽公載記

曰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  
牟為左校尉滄于瓚為右校尉視此為詳惟馮芳作馬方  
必傳寫有誤未詳孰是

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 錢大昭曰英雄記云楊  
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布圖布者為董卓既誅  
故催汜等欲殺呂布為卓報仇也是時催汜等用事以楊  
為將軍太守必非董卓明矣 案呂布傳布殺卓後先詣  
袁術次詣袁紹次走河內與張楊合范書則從術後即從  
張楊楊下諸將欲圖布後投袁紹是呂布出關之初楊已  
在河內非至催汜等購募始為河內太守也卓字未必誤  
公孫度傳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明紀太和四年春  
二月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此缺 吳志注稱淵為  
缺

置百官有司 明紀云稱紹漢元年此缺見注引漢晉春

秋  
屯遼隧 案前漢志作遼隊縣屬遼東續漢志無

張燕傳燕剽悍趙氏一清曰或疑剽悍當作剽悍非也潘  
氏眉曰悍與悍訓勇者異義史記貨殖傳雖悍少慮注云

如靡性之捷悍即此悍字 案悍字之訓衛也 左氏文六  
禦也 國策西敵也 左氏成十距也 漢書董仲 突也 同上文

張也 淮南原 扞格不入也 禮記學 扞格堅不可入之見禮  
學記 鞞也 廣雅挽也 山海經大 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

則注 堅兒 管子地 引也 塞注 伎也 說見於諸書者如  
此無訓為持者攷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屬國捍

索隱亦作悍楚世家豐悍春申君傳索隱作悍然則悍悍  
古書通用貨殖之雕捍亦當訓作勇悍之悍此傳剽捍亦

當作剽悍解且下文方言捷速過人如捍已訓為捷無乃重沓乎趙潘二說未是

張魯傳祖父陵客蜀 范史張魯附劉焉傳傳云順帝時客於蜀

夏侯惇傳林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趙一清曰兩漢志皆無河陰顧祖禹謂平陰魏文帝改河陰杜陽為令時不應有河陰之名蓋史家追改之 案前志五原郡河陰續志作河除疑除為陰之譌杜陽為令者五原之

河陰乎若河南郡之河陰始見于晉志宋志以為魏立曹仁傳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 錢大昭曰勾陽當即句陽然屬濟陰郡在今曹州府城北二十里布在下邳未必有別將在句陽疑為曲陽之誤曲陽在今淮安府安東縣西北 案此傳敘征呂布於迎天子都許之前乃

張邈陳宮迎呂布為兖州牧時事濟陰郡屬兖州也武紀興平二年襲定陶定陶為濟陰太守治則仁攻句陽當亦在是年

夏侯尚傳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 案以蜀志劉封徐證之上庸三郡之入魏乃孟達降魏使達與夏侯尚徐晃共襲封非由尚建策與此傳异

荀彧傳叔父爽司空注皇甫謐逸士傳 案後漢書荀淑傳注及御覽並引作高士傳而御覽八百一十及世說五注引作逸士傳未詳孰是

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 何焯曰此書即陳琳所作檄也 案范史亦以為琳所作檄書然琳書乃檄州郡非

與操者恐別有與操書今不傳也且下文云眾皆謂失利子張繡故是此書在興平二年操敗於張繡之時而陳琳檄文則作於四年紹并公孫瓚之後其時實不同也

改封愷南頓子注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顛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顛還稱太子德謙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遺荀勗其餘語時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顛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實當之 案荀顛卒於

泰始十年而和嶠為侍中在太康元年吳平之後其時顛沒已七年裴氏所駁誠是至荀勗為中書監嶠為中書令晉書至太康中勗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而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嶠亦為侍中是勗嶠同在中書同為侍中未嘗不同班勗之稱侍中亦未為非也荀愷雖曾為侍

中而武帝時不問信任諸書亦無及愷者裴氏揣測之詞轉失其實世說劉孝標注亦引干寶晉紀及晉陽秋之言而以孫盛為得其說卻是至晉書和嶠傳采一家之說並舉顛勗則大誤矣

張範傳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 范史帝紀桓帝建和三年冬十月大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注歆字敬讓靈帝中平二年太僕河內張延為太尉注延字公威歆之子

涼茂傳卒官注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案劉表傳注引漢末名士錄八友之名無茂

王修傳百姓稱之注及聞袁軍師 案聞袁軍師蓋謂袁

渙渙傳云為丞相軍祭酒

張珩傳 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以溢涌激波奮

揚寶石負圖 錢氏大昭曰宋書符瑞志四年作三年  
案明帝青龍三年注引魏氏春秋亦言是三年事與宋志  
合至搜神記則云始見於建安形成于黃初文備于太和  
其說為不同也

崔琰傳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 案續漢  
志冀州領郡國九共戶九十萬八千有五百口四百一萬三  
千三十三此永和五年戶口數也此云三十萬眾則不及  
十之一也

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 荀攸傳云袁氏據四州之  
地帶甲十萬而此云百萬者彼舉帶甲者而言此言其民  
眾之數上文言冀州得三十萬則四州之眾不過如此

又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 案初平元年山東  
義兵起鮑信已稱濟北相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在初

平二年此恐魏書之誤

司馬芝傳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 潘眉曰區字當為匡  
管子有大匡中匡小匡而無區言 沈飲韓曰管子自任  
法第四十五至內業第四十九為區言 案大匡諸篇不  
得併匡言潘說誤區言四治國篇言富民積粟事即其所  
本也

鍾繇傳楷效度矩注近見南陽宗惠叔 錢大昭曰疑即  
宗承見荀攸傳注 案宗承字世林事詳世說三注引楚  
國先賢傳恐惠叔別是一人

因荀仲茂轉言鄙意 李善文選注荀氏家傳曰荀宏字  
仲茂太子文學

王肅傳改封恂為承子注虔子康隆 旁證音書王雅傳  
云雅王肅曾孫也祖隆然則隆亦肅子疑虔子之子字本

是弟子 案上文先曰虔後曰弟愷則不得復云虔弟某  
某矣梁說未諦惟與晉書乖異未詳

木歷注經傳頗傳于世注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 潘眉  
曰漢武帝置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漢陽郡晉復  
為天水郡此郡前漢為天水後漢為漢陽魏亦為漢陽晉  
復為天水也薛夏漢末人當併漢陽人魏略以為天水人  
據晉時郡名追改之然述太祖言則曰漢陽兒輩述其勅  
子則曰無還天水彼此歧說則判若兩地矣 案晉書地  
理志魏書地形志並云晉復為天水郡此潘說所本然考

明紀太和二年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應亮曹真張郃傳  
諸葛亮傳並同衛臻傳諸葛亮寇天水閻溫傳天水西城  
人楊阜姜維傳並云天水冀人鄧艾傳有天水太守王廙  
景元 姜維傳亦有天水太守 魏略云 是魏時已復名天水  
不名漢陽矣裴潛傳注引魏略嚴幹傳馬超破為漢陽太  
守事在建安十六年武紀建安十九年南安趙雲漢陽尹  
奉等討超其時向併漢陽也張既傳其後與曹洪破吳蘭  
於下辯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  
動又云令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破  
破吳蘭在二十三年徙民當在此時郡名之改亦當在此  
時故張既傳疊見魏略述操語尚併漢陽在郡名未改之  
時其勅子併天水在郡名已復之後非彼此歧異潘未深  
考耳

程昱傳封安國亭侯 案張燕封安國亭侯傳子方孫融  
在昱之先同時侯者而亭名相同未詳其故

郭嘉傳表為司空軍祭酒注公有十勝 案此注所併十  
勝其度勝謀勝德勝武勝與荀彧傳所言四勝大略相

同豈一事而傳之者異邪賈翊傳翊亦言四勝曰明勝勇勝用人勝決機勝其語雖不詳而其大意與或所言亦同三人之言何以若合符契邪

蔣濟傳加散騎常侍注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 旁證景初二年滅公孫淵始以遼東昌黎帶方元菟樂浪五郡為平州後合為幽州不應太和六年已有平州刺史且豫是時為烏丸校尉持節屯平亦不為平州刺史也 案田豫傳轉豫為汝南太守加珍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眾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即此事也時豫固非平州刺史亦非護烏丸校尉此注平當作并豫後為并州刺史此追書之耳 今雖有十二州 案十二州以杜恕傳考之乃充豫司冀

荆揚青徐幽并雍涼也此疏在景初二年公孫淵未滅之先故不及平州而晉志謂魏文帝即位分隴右為秦州中間暫廢而此云十二州是亦不數秦州也豈太和中秦州已廢邪

劉馥傳注吾統荆州十郡 錢大昭曰郡國志荆州七郡此多二郡疑為魏興新城上庸耳 案此西晉之荆州與後漢及魏不同錢說未是攷晉志武帝時荆州統郡二十一至惠帝時桂陽武昌安城三郡屬江州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屬梁州懷帝時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屬湘州當西晉之末荆州所屬郡則有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及惠帝分立之隨新野竟陵凡十四郡而此云十郡未詳 又案晉書敘宏此事在惠帝幸長安之前則其時荆州未立隨新野竟陵襄陽

并長沙等五郡計之為十六郡與十郡之說亦不符

賈逵傳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諸郡長吏二千石以下 潘眉曰御史當為刺史此傳寫誤也秦置監御史掌監郡秦之御史即漢之刺史賈逵言六條詔書察諸郡長吏是言漢制不應以漢世之法屬諸先秦之官知今本作御史者非也 案潘說未是本文云以御史出監諸郡實指監御史而言如改御史為刺史則不得云出監矣刺史之制本于監御史故逵統而言之耳

杜畿傳河東有三萬戶 案續漢志河東郡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三此云三萬大較存三之一也下文云河東最先定少耗滅而戶口之存者已如是則他郡之耗滅可知矣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 案此與下文十州擁兵語皆稱十州而下文又詳十二州之名何邪

甄繇而放四凶 趙一清曰以繇不在四凶之列與先儒說異 案四凶見左傳渾敦窮奇檮杌杜預以驩兇共工鯀當之而務伯之言如此出是父子異說也 徒章武郡 章武漢縣屬勃海

卒于徙所 案晉書杜預傳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此傳不言諱之也

鄭渾傳渾見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 何焯曰注探張璠漢紀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案後漢書作與何顛荀攸共謀誅卓為得其實 案此傳與注异而與范同以王允董卓諸傳考之誅卓時無鄭泰名則何說誠是

以子崇為郎中 趙一清曰宋書鄭鮮之傳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會祖襲大司農南史同豈崇有二名耶 案襲或

倉慈 咸爲良二千石注常爲雍州十郡最錢大昭曰雍州獻帝時置卽司隸所部七郡後雖有分置顏斐時當仍舊制十疑當作七 案後漢書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復再貢之九州雍州郡得宏農京兆左馮翊左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張掖張屬國酒泉敦煌西海漢興永陽東安南凡二十二郡則錢云卽司隸所部七郡者非也其時涼州省入雍州迨魏文帝卽王位又置涼州見張則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張掖張屬國酒泉敦煌西海九郡已不隸雍州永陽建安十九年省見武紀漢興郡劉昭續志注曰曹公分關中置以游楚爲太守事亦見張既傳迨魏氏受禪宏農改屬司州見晉漢興爲漢之嘉名魏時必省雍州僅得京兆馮翊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南安十郡

善書

十三

顏斐爲京兆太守在黃初初其時雍州向十郡故魏略云然迨後又分隴西爲秦州以三輔屬司隸則雍州屬郡不得而詳矣錢氏以後漢制擬魏制故往往多訛張邈傳文帝卽王位孫權復叛邈還屯合肥黃初二年孫權復僭藩邈還屯雍三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 趙一清曰權無再服再叛之事前後疊出史家贖詞承祚亦刊落不盡耳 案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二年春權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爲丞相魏王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鄧筑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黃初二年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黃武元年魏欲遣侍中辛毗尙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解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云云傳文先書

請降後書稱藩是當日實有再服再叛之事曹仁傳文帝卽王位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權傳注魏略載魏三公奏曰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憫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又載權與魏王晟曰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驚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爲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此魏吳有之責事也其又稱藩者有西顧之憂耳于禁傳吾知禁三十年 案上文太祖領兖州禁爲都伯操領兖州在初平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爲二十八年言三十者舉成數也徐晃傳今假臣構兵注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僭臣傳

善書

十四

寫者誤也 案漢時下之於上輒稱臣晃特沿舊習耳李通傳江夏平春人 晉書李重傳作江夏鍾武人重通曾孫封建功侯 錢大昭曰陳氏景雲疑建功下脫亭字予謂建功侯卽魏武所置名號侯之一也 案魏氏列侯多由亭侯進封鄉侯不應通獨由亭侯改都亭侯錢說固是惟魏武置名號侯在建安二十年而通之封在二年未必卽爲名號之一且通子基襲侯恐名號侯不能襲也 鹿清傳初清外祖父趙安云云 御覽引漢魏春秋語與此全同 閻溫傳注孫賓碩家素貧 案賓碩有車騎有別田舍非是貧者 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 衡弟名玳見後漢書

不修敬於京兆尹 時京兆尹延篤

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 後漢書稱

趙岐劉表共上為青州刺史與此異

南極赤岸 趙一清曰赤岸亦壁也亦壁亦作赤圻圻或

圻之誤 案文選注七發曰凌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曰

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案此

則南極赤岸指操征孫權時事不必定是赤壁之役

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注引魯連書言曹

沫事案文選注引史記為其本事所出不知裴氏何以遺

彼而引此

武文世王公傳彭城王據 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

千六百戶 旁證按前鄧哀王冲傳云命宛侯據子琮奉

冲後又後那戴公整傳云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則據

必非無子者本傳不言薨於何時子某嗣恐有脫文

此傳諸王薨于魏世者皆書謚其不書謚者據及燕王宇

趙王幹楚王彪樂陵王茂也楚王彪以罪自殺故無謚其

餘不書謚者皆逮及晉世故本傳無薨年及子某嗣之文

非有奪也惟趙王幹薨於景元二年見二少帝紀而傳不

書薨年子嗣則真缺文也

燕王宇 常道鄉公與宇之子入繼大宗 旁證魚既入

繼大宇而本傳亦不言薨於何時子某嗣此與彭城王傳

同一疏脫 按說已見前且宇為常道鄉公之父故三少

帝紀於燕王表賀稱臣詳載有司平議苟薨于魏世不應

不書也梁氏於趙王傳之疏漏未會糾及而此傳及彭城

王傳反議之何也

邯鄲懷王邕 案邯鄲及下清河廣平二王紀不書薨

評曰注魏氏春秋載宗室曹阿上書曰 何氏焯曰段成

式語資篇載元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蔡六代亦言曹植

案元首不以文章名世安得宏偉至此意者陳王感愴孤

立常著論欲上以身屬親藩嫌為已地至身沒而元首以

胎曹爽歟 案此論有云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

則當在齊王芳正始四年上也陳思薨於太和六年下距

正始四年凡十二年而謂預作此論恐未然且陳王於陳

審舉之義疏中曾言廣建藩王幾一百言亦何嘗以身屬

親藩為嫌哉

王蔡傳蔡恆典之注摯虞注疑要注 案決疑要注一卷

摯虞撰隋志在儀注篇此注所引蔡玉佩事是記物之書

非紀事之文也旁證云疑要為決錄之誤非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率意皆巧麗考證記下疑

有脫文 旁證文選繁休伯與魏文帝牋注引文帝集序

云上西征余守誰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笏同音

牋送與余而盛歎之雖言過其實而其文甚麗按即是薛

訪車子事而訛脫其字也 案注文云皆巧麗則非指一

事而言疑此注當以書字句絕率字句絕喉轉即薛訪車

子事而意率別一事故曰皆其書不傳無可考矣

劉虞傳奔揚州注考刺過蒙分過榮授之顯 考刺之愛

已衰 潘眉曰此兩云考刺當是虞之父名刺 案虞與

表牋似不得自稱其父名此當闕疑

盧毓傳珽泰山太守注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 旁證兩

胡字衍一字 案卒于胡句絕胡中下屬非衍

和洽傳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注愨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

保加散騎卒于官贈光祿大夫 晉書和嶠傳云惠帝即

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與此異

常林傳注魏略時苗傳乘薄音車釋名牽藩也藩蔽水雨也

崔林傳寇竊寢息注今涿郡領戶三千案續漢志涿郡戶十萬二千二百一十八此永和五年戶數經亂之後存者不及三分之一

司隸校尉屬郡晉書地理志魏氏受禪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合五郡置司州潘眉以續漢志之三輔三河弘農七郡當之非也惟既置司州而不置刺史仍以司隸校尉治之耳

辛毗傳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明紀太和六年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毗上疏乃是年事故尚有諸葛亮講武治兵語

高堂隆傳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積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趙一清曰鯀九載禹十三載乃同合父子共得二十二載孟子史記及馬融諸儒之說不同案此極言其災甚役久故合鯀禹治水之年言之文用前後二字其長顯然史記夏本紀言禹居外十二年河渠書言禹抑洪水十三年蓋據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以為言然則此合鯀九載而云二十二載未嘗與史記不同也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馬融以為禹治水三年八州平見禹貢正義其說與史記異然羅莘路史注云八年于外特記過門不入之年則孟子所言原非謂治水止此八年馬融之說不知河本夫以九州之大且又鯀治之九載之久而未能平乃

謂三年而畢其役恐未必若是之速終當以史記為是牽招傳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陳景雲曰塞北無平州招時守雁門控御北荒以上文故平城故馬邑二事觀之則平當為武州亦雁門屬縣也史記單于入武州塞崔浩云在平城西百里案此西河郡之平周州古字通陳說未必然

王凌仍徙為揚豫州刺史趙一清曰此揚字似誤衍是年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誕傳云出為揚州刺史王凌之陰謀也司馬宣王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以是知凌不兼領二州也蓋都督或兼二州如王和都督荆豫諸軍事王基都督諸軍是也若刺史則無兼領二州之例案傳云仍徙是既徙揚州又徙豫州非謂兼二州也下句云咸得軍民之歡心曰咸得正與仍徙相應非指一州也揚字似非衍至諸葛誕之為揚州刺史在正始初時凌已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乃趙云是歲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誤矣

鄧艾傳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二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四萬南監北監毛同官改四千考證四千監本訛作四萬臣龍宮案淮北二萬淮南三萬共五萬人以十二分休計之止應有四千有奇不得云四萬也今改正案李說非也十二分休者以五萬人十分之其二分休其八田守故得四萬人其分休之萬人乃四萬人之衛也且下文云計除取費歲完五百萬斛使出者止四千人是一人之所田歲完一千二百五十斛即曰土下田良亦安所得此毛官及御覽八百二通典通鑑所引並同計除取費歲完五百萬斛案魏時屯田輸穀之制於今

無考以四萬人計之是一人之田歲完一百二十五斛通  
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則一百二十五斛當四十一  
斛有奇此但以所完之數而言未及眾費也嵇康養生論  
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康以魏人言一事則艾  
之所籌當亦如是計歲完之數加之以眾費每人所田大  
約不能過二十畝今日江南水田一人之力能種十畝而  
已卽有兼人之力亦未有過二十畝者與魏時情事尚不  
甚殊也晉書傳元傳云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  
而今日收穫之最多江湘不過畝六石卽以一爲三亦不  
過十八石安得有數十斛之多哉

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 潘眉曰魏朝爵士無封二萬  
戶者宗室諸王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曾封萬戶正始中  
曹爽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羣臣惟張魯以客禮封閭中

侯邑萬戶滿寵封昌邑侯前後增邑至九千六百戶艾同  
時鍾會破蜀進封侯增邑萬戶亦不過萬戶艾獨增邑二  
萬戶若非傳寫之誤則特典也 案艾先封鄧侯邑六年  
六百戶會封亭侯邑三百戶破蜀之功艾多于會會由亭  
侯超封縣侯邑萬戶艾不過增邑稍多耳未嘗厚於會不  
得以此爲疑

鍾會傳注正始八年會爲尙書郎 案會以黃初六年生  
至是年二十二矣

與山陽王弼 世說注三引弼別傳山陽高平人

管輅 清河令徐季龍 住引輅別傳季龍字開明則季  
龍是雙名此東漢時罕見者

烏丸傳自稱汗魯王注引英雄記作汗盧魯盧聲相近蓋  
塞外譯音本無正字也

紹矯制賜賜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注紹遣  
使卽拜烏丸三王爲單于 案烏丸三王下文所稱遼東  
率眾王願下遼西率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魯也遼  
東率眾王未書名卽峭王也惟正文尙有上谷烏谷大人  
難樓英雄記未之及似傳文難爲衍文且難樓亦不得但  
僻難也後文亦但稱三郡烏丸其不及上谷明矣

夫餘傳出名馬赤玉貂狔美珠 狔毛同官狔說文無狔  
狔二文多部狔鼠屬善旋从身穴聲段桂並云从穴散之  
穴从穴者誤也爾雅釋獸雌叩鼻而長尾郭注雌似獼猴  
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卽自  
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  
許書無雌段云狔者狔之俗省雌狔古今字王云字林狔  
俗作狔此以狔狔爲一字而狔者狔之譌也玉篇狔黑猿

狔狔屬淮南覽冥訓高注狔狔屬吳都賦劉注引異物志  
狔狔類玉篇區狔狔爲二字而狔屬之訓則與淮南注異  
物志同廣韻十九省狔獸名似狔狔同上又以狔狔爲一  
字而皆無狔字此穴旁譌爲穴而狔字遂不見于篇韻二  
書也集韻狔或作狔狔雖未辨正从穴之譌而狔字猶存  
焉此僅見者也范書夫餘傳作狔章懷注狔似豹無前足  
音奴八反鮮卑傳注音女滑反狔屬也案爾雅釋獸狔無  
前足郭云晉太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  
有角兩脚卽此種也或說狔似虎而黑無前兩足釋文狔  
本又作豹說文狔獸無前足从豸出聲漢律能捕狔狔購  
錢百廣韻狔作狔據此則狔與狔非一物尋釋此傳狔與  
貂並言士文亦言大人加狐狸狔白黑貂之裘若狔屬之  
狔狔聞有以其皮爲衣者甚明廣雅狔狔也王氏疏證爾

雅釋文引字林云狢謂之狢厥經音義卷二十一引倉頡篇云狢似貓博鼠出河西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竝引倉頡篇云狢似狸據此則狢狸屬非狢狢之狢也狢狢之狢自似獼猴不似狸故廣雅狢狢也狢狢也二條相連狢與狢皆狸屬也其似獼猴之狢則于下文始釋之訓則此爲狢彼爲狢字則此从牙彼从犬所以爲別也據王氏此說則狢狢字又異而廣韻因以狢狢爲一字惟廣韻狢下云似狸蒼黑無前足善捕鼠與蒼頡之說正合爾雅攷證引異物志云狢出朝鮮似狸狸蒼黑色無前兩足能捕鼠其說亦同且朝鮮與夫餘相鄰故因有此物矣然則此傳當爲似狸之狢亦名狢狸屬故其毛可作裘范書鮮卑傳所謂貂狢屬子其毛柔蟬也其注云猴屬與夫餘傳注自相乖異或猴屬乃狸屬之譌歟

東沃沮傳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 案漢書地理志無沃沮縣或元始時已省并也不耐志作不耐而東部都尉治其下五縣曰靉合善麗邪頭昧前莫夫租疑此五縣及不耐沃沮卽所謂領東七縣也

倭人傳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 范云自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

劉焉傳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  
案西漢王子侯王莽時俱已失國東漢初續封者寥寥  
安得有徙封竟陵之事范云肅宗時徙竟陵焉為得其  
實 又案范史城陽恭王社建武十一年薨十三年封社  
嫡子平為蔡陽侯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後  
傳四世然則徙封竟陵者乃城陽恭王之後裔或此傳有  
譌字歟

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 范云進攻雒縣殺郗儉案東  
漢益州刺史治雒縣見續漢志然雒縣益州非二地此文  
既曰破又曰攻語意重沓 淨者也

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 案是時騰與範等謀 李  
推非反也此承祚承舊文之誤范已刊正

兄瑁平寇將軍 旁證按焉傳言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  
治書御史瑁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惟小子別部  
司馬瑁素隨焉則瑁乃瑁弟稱兄瑁誤 案焉四子而瑁  
字季玉則瑁乃焉季子似不得遂謂瑁為瑁弟也范史亦  
稱兄瑁其稱小子者或是庶孽之子

先主傳因家焉注典略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 案漢表  
無臨邑而中山靖王子有臨樂敦侯光典略所言或即指  
此然與傳文異矣范史北海靖王興傳子復為臨邑侯注  
臨邑縣屬東海然則臨邑侯乃齊武王之裔非中山枝屬  
惟臨邑國在東海不聞遷涿典略之說非也

解綬繫其頸著馬柳 說文柳馬柱玉篇廣韻並云繫馬  
柱

彼州殷富戶口百萬 續志徐州部戶四十七萬六千五  
十四口二百七十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三此稱百萬已耗  
其十之六七矣夫徐州經曹操屠戮之餘而遺黎尚有是  
數則先時之殷富可知若冀州則操克譚尙之後僅得二  
十萬其屠戮更何如哉

先主轉軍海西楊奉韓暹寇徐揚聞先主邀擊盡斬之  
通鑑考異曰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

案范史董卓傳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并州  
道為人所殺注引九州春秋曰為張宣所殺是奉為先主  
所斬而暹則非也魏志董卓傳亦云暹奉為劉備所殺而  
注引英雄記所言與范史同恐此傳及魏志卓傳特約略  
之詞耳范史所稱明年指建安二年而證之魏志呂布傳  
先主屯小沛之後布尙與暹奉共破袁術則暹奉之死又

在其後此敘于屯小沛之先誠為顛倒不免如考異之所  
議至魏志卓傳敘此事於建安元年則終言之詞又不必  
議也

故議郎陽泉侯劉豹 旁證宋書州郡志云廣漢太守領  
縣有陽泉蜀分綿竹立 案續志廬江郡有陽泉侯國未

詳所封何人疑豹即是其後蓋以王子封侯而傳國者至  
廣漢之陽泉蜀時所分非此侯國邑先主未稱尊之時惟  
張飛封新亭侯黃忠封關內侯至如漢壽之封出于孝愍  
馬超為都亭侯亦因其舊他未聞承制封拜此陽泉侯必  
非蜀所封其國邑不必定在蜀續志既有陽泉侯國約是  
其後可無疑也下青衣侯向舉當亦東漢末所封其始終  
不可得而詳矣

偏將軍張裔 裔傳不言為偏將軍

後主傳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沈氏欽韓曰三都尉謂奉車駙馬駙都尉也並漢武帝置 案二主妃子傳承及駙並拜奉車都尉封侯餘無可考

諸葛亮傳侍中侍郎郭攸之 案攸之本書無傳附見於董允傳中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注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 案前注引郭冲五事云十二更下在者八萬冲言雖不可信而後主降魏之時帶甲將士十萬二千乃蜀兵實數也此稱五萬蓋非其實至建興五年詔中稱統領步騎二十萬眾乃是虛數

關羽傳曹公即表封羽爲漢壽亭侯 漢壽乃亭名也王氏鳴盛趙氏翼並謂續漢書志武陵屬縣有漢壽關所封即其地熊方後漢書年表異姓侯內有壽亭關羽其下格

注云武陵壽上少一漢字當是傳寫脫去是熊方亦謂漢壽在武陵也然武陵之漢壽乃縣名非亭名亭侯之號不得襲用縣名恐別有漢壽亭不可考耳

馬超傳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 吟胡計切說文怒視也

趙雲傳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 旁證爲字誤同先主傳 案爲讀去聲詩鳧鷖箋爲猶助也此言助楷拒紹非誤字也

龐統傳後郡命爲功曹 案此傳統爲功曹在周瑜領南郡之先不言何人所命當在劉表之世而世說注引蜀志云周瑜領南郡士元爲功曹與今文不同下文注引江表傳亦云統爲公瑾功曹疑統先爲功曹至瑜領郡時尙任事故瑜卒而統得送喪也御覽二百六引荆州先德傳

云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爲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是統爲功曹由瑜所逼恐未可信 有似汝南樊子昭注然觀其齒齒牙樹頰肢吐唇吻 三語本東方朔傳

竝爲軍師中郎將注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 案郡國志益州部戶一百五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七口七百二十四萬二千二十八此云百萬未分別是戶是口後主降魏時惟有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恐此所言百萬者是口而非戶也

時年三十六 唐庚曰龐德公以孔明爲卧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二年則士元物故尙未三十也 案卧龍鳳雛祇是當日品題如此非以年之長少分也傳明言統卒年三十六安得云尙未三十乎

許靖傳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 旁證引典論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至於手足相加 案范史許劭傳稱劭南到廣陵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及孫策平吳

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吳志劉繇傳注引漢紀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不如豫章繇從之是劭渡江後始終在劉繇所繇先以揚州刺史駐曲阿不在吳郡則劭亦未嘗保吳郡何緣於吳郡太守前與靖爭論哉典論之言恐非其實

又考靖與曹公書言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迫於袁術津塗四塞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衛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是劉繇與孫策相持之時靖已在會稽不在吳其不得與劭相遇明矣

秦必傳仲尼嚴平會聚眾書嚴平不慎案嚴君平而曰嚴平史中罕見

今之汶山郡是也案汶山郡武帝置宣帝省靈帝復置見范史冉驩夷傳故三國時有汶山郡也據陳震傳則非靈帝時復置說見下

陳震傳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案宋書州郡志亦云汶山郡劉氏立而范史西南夷傳則稱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未詳孰是攷異曰或漢末仍復省并至先主定蜀後復為郡也

董允傳允既與父和同傳自當并於和傳之後中間不應隔以劉巴等三人如謂允位望重於一時應立專傳似不便與父和同在一卷此似可議裴氏回互之辭未必是也何義門以為允事關蜀存亡故與和傳別出其說誠為有

見惟既別出即不當同卷也呂父傳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父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錢大昭曰典曹疑典農之誤案此鹽府校尉所請則非典農事者曹字未必誤王連傳云遷司鹽校尉於是簡取良材以為官屬若呂父杜祺劉幹等此典曹都尉官屬也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趙一清曰羅侯地名水經渭水西過長沙羅縣西又注羅子自枝江徙此世猶謂之羅侯城也又傳言繼統羅國豈寇恂之後有封於羅者乎案范史寇恂傳恂封雍奴侯子損徙封扶柳侯損卒子釐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嗣損庶兄壽封汶侯襲及壽之後

史並不具或其後有徙封者莫可考矣下文言繼嗣羅侯又言繼統羅國則羅為國名實有明證續漢郡國志長沙

郡屬縣羅不言是侯國則羅國之封在永和五年後也廖立傳如向明文恭案文恭即杜微傳之文仲寶也華陽國志有丞相參軍文恭字仲寶梓潼人

楊儀傳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案落度當與落魄落薄落託義同漢書酈食其傳注落魄失業無次也史記酈生傳集解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

霍峻傳寵侍有加注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晉書羅憲傳不言先封萬年亭侯

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晉書言卒後追封西鄂侯與此不同

薦蜀郡常忌杜軫壽長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案忌疑常播之後軫乃縣竹台杜雄之子見晉書軫疑高翔之後雅父子見

父傳國疑許慈之後恭禕子見禕傳京亮孫見亮傳裕疑陳到之後

王連傳遷司鹽校尉呂父傳作鹽府校尉案司鹽校尉領鹽府故亦稱鹽府校尉

楊洪傳况吾但委噫于元儉元儉蓋岑述字孟光傳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案此文稱長於漢家舊典則所謂三史者皆屬漢史惟後漢書並魏晉以後人所作必不在三史之數豈馬班之外兼數東觀漢記歟

來敏傳來欽之後也父豔案范史欽傳豔為欽之來孫則敏乃欽之舅孫

文王果崩注蜀并子魏梁州建首為別駕譙周至八月而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案晉志泰始三年分

益州立梁州於漢中若據此注則梁州之立在泰始之前

矣李恢傳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趙一清曰此交州是  
遙領顧祖禹謂蜀分益州置交州非也 案下文云建興  
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蓋是年與吳  
盟交分天下見後主及陳震傳交州屬吳故遙領之職亦  
因之而改也晉書地理志云蜀以李恢爲建寧太守遙領  
交州刺史此趙稱遙領之證據顧說誠誤

馬忠傳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  
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 續漢志平夷屬牂牁郡  
味縣屬益州郡建興二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治味縣見  
水經溫水注晉因之

王平傳若賊分向黃金 潘眉曰黃金者谷名元和郡縣  
志黃金谷去黃金縣九里其谷水陸艱險語曰山水艱阻  
黃金子于南齊書高帝紀云黃金山張魯舊戍南接漢川

北枕驛道險固之極 案晉書地理志漢中郡有黃金縣  
疑此縣是蜀置而晉因之

張嶷傳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案續漢志充國永元二年  
分關中置注巴記曰初平四年復分南充國縣是此縣由  
充國而分故加南字以別之迨後至梁代改曰南部而南  
充國之名遂廢至隋志巴西郡之南充縣乃安漢縣改名  
與漢時之南充國異地旁證疑國字爲衍文者非也

輒有籌畫戰克之功注至他里邑 潘眉曰他里汶山縣  
名 案晉宋二志汶山郡屬縣皆無他里縣名未詳潘氏  
所據

費禕傳值前軍師魏延 趙一清曰文長未嘗爲軍師或  
是帥字之誤 案延傳建興八年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  
軍假節則此傳未嘗誤趙氏豈未見及耶

故維遂與母相失注但繫保官以延之 旁證官當作官  
漢書蘇武傳老母繫保官少府官屬有保官令丞主領工  
徒役作按彼時刑獄繁多郡邸官寺皆別置獄故保官有  
獄也 案魏書明紀太和元年注保官空虛初無資任何  
義門曰魏制凡鎮守部曲將及外官長吏並納質任有家  
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此資當作質然則保官乃收質任  
之所未必爲保官之誤

楊戲傳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  
在平篇者也 攷異追謚猶言追美也蔣公琰費文偉鄧  
伯苗宗德藍馬德信王子均張伯 之屬皆卒于延熙四  
年以後故不著於贊 案白虎通謚之爲言引也則此云  
追謚猶言追引耳訓謚爲美書傳未見

三國志四

孫堅傳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注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 范史靈紀熹平元年十一月會稽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注引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攻破郡縣賊洪傳文與東觀記略同案此文傳注不同與范史尤乖異恐當以范史為是范史蓋本東觀記東觀記乃當時官撰之書以視傳聞之詞為有據也

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破之 范史朱雋傳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人即此事也范史不及堅者統於雋耳

上拜堅別部司馬注察孝廉舉進士 旁證朱雋察孝廉進士此與後人由科甲出身者相仿史傳言舉進士者此為始見矣 案兩漢無進士之名而此云舉進士未詳其義至梁氏欲以今制擬之殊非其實

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遣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 案范史靈紀中平二年張温破北宮伯玉於美陽因遣邊寇將周慎追擊之圍榆中又遣中郎將董卓討先零羌慎卓並不克董卓傳三年冬徵温遣京師然則温以被徵而還非軍勝而還當時之不斷功賞自以師出無功非以軍未臨敵且其時温破賊於美陽不得謂軍未臨敵章遂敗走榆中亦無黨眾離散皆乞降之事此傳與范史全不符合恐是承祚之謬

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 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 案范史靈紀中平四年零陵人觀鶴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而無區星及周朝郭石事

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 范史卓傳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于梁與戰破堅生禽頰川太守李旻亨之即此事時初平元年也 堅復相收兵合戰于陽人大破卓軍 范史獻紀卓傳此事在二年

孫策傳堅薨還葬曲阿 讀書記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大元元年秋八月大風吳高陵松柏斯拔參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於吳也 案二傳不應矛盾或堅先葬曲阿後徙吳也

乃攻破虎等注許昭 旁證於上文會稽妖賊許昌之子韶下引此以證韶當作昭案妖賊許昭於熹平元年起旬章三年賊旻破平之獲昭父子是昭久已破滅策之破虎在與平元年土距昭破之時已二十一年則是時之許昭當別一人非許生之子注云許昭有義於舊君舊君謂盛憲憲為吳郡太守則此許昭乃吳郡人妖賊許昭則會稽人明非一人梁說非

策以書責而絕之 注引策與袁術書與范史術傳文頗異蓋彼乃蔚宗刪潤之 自歸曹公注領桂陽太守征虜中郎將呂範 行武鋒校尉黃蓋 範傳不言領桂陽太守蓋傳不言行武鋒校尉 又命揚州刺史嚴象 旁證按魏志荀彧傳在亦有嚴象

而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八引吳志作嚴眾眾即眾字蓋宋本作嚴眾今本或訛眾為象耳 案或傳注引三輔決錄象字文則是其名當作象不應作众鮑本御覽作象未知旁證所據何本

孫權傳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 章廬陵 案孫策時已得廬江而此不及者豈以李術不肯事權耶 案建安十九年權征皖城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是權雖破李術未能得其地也

八年使呂範平鄱陽 案範傳平鄱陽在策征江夏之時與此傳不同

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案是時韓當為樂安長周泰為宜春長呂蒙為廣德長然恐是總敘之詞未必皆一年之事

黃武元年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 御覽一百十八引欲作乃案辛毗桓階二傳並無使吳事蓋以權辭讓不受欲遣而未行也欲字不當作乃旁證以乃字為是者非也下文文帝報書云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是毗階未至吳之證

有如大江注朱橫海 朱橫海不知何名朱靈為後將軍附徐晃傳不言為橫海也

太元二年 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 案是年既改元為神鳳則此文二年當改書神鳳元年乃仍承太元稱二年似於史例不合

孫亮五鳳元年吳侯英 英孫登子見登傳 二年兵進于蒙舉 春秋哀十二年公會吳于蒙舉杜注

在淮南送道縣東南

太平元年獲呂據於新州 據傳云據自殺與此異

鳳皇元年注江表傳初陪游善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云云 案下文云陪聞知後因會以毒酒飲或傳酒人私滅之及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慙月餘亦死而獨不及奉蓋奉已先卒故也奉傳建衡三年或有毀之者陪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傳不言所毀何語殆即善里之謀歟

劉繇傳齊孝王子少子封牟平侯 案漢表牟平共侯傑齊孝王子

士燮傳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 侯康曰晉書地理志建安八年張津為交州刺史士燮為交阯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藝文類聚卷六引苗恭交廣記曰建安

二年南陽張津為交阯太守士燮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為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為十二州者獨不可為十三州乎詔報聽許拜津為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與中州方伯齊同自津始也按二書所載事同而一以為建安八年約亦以為一以為二年攷孫討逆傳注引王範交廣春秋建安六年張津已為交州牧則云八年者非也又此傳上文稱交州刺史朱符此是史臣追稱符為刺史時實未名州也揚雄有交州條此乃交 案晉宋二志並以交州之名改自建安八年然以兩漢志攷之班氏於南海鬱林蒼梧交阯合浦日南六郡並注云屬交州獨九真郡不言屬交州蓋奪文也班所據乃元始二年版籍是元始時已名交州矣揚子雲十二州箴有交州姚姬傳以為漢武帝元封

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晉書地志以冀幽并充徐青揚  
荆豫益涼及朔方交趾是爲十三部至平帝元始五年始  
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其州名史亦不詳獨賴子雲  
是箴而知之爾蓋設雍州以易涼州而朔方所部歸於并  
州而交趾謂之交州王莽奏改州名云漢家十三州州名  
及界多不應經此箴首必引禹貢所謂應經也平帝元始  
二年黃支國獻犀牛其交州箴內亦述及焉然則其文必  
平帝時作當時王莽既改州名頗張其事蓋使人定爲地  
理之書今漢書地志所本者是也故地理志書戶口獨舉  
元始二年知其與州箴同時有也由是言之則侯氏以子  
雲之箴爲非實錄未免孟浪而交州之名實起西漢之末  
固信而有徵也司馬氏續志據順帝永和五年版籍稱交  
州刺史部疑東漢之初已承用元始之制矣是兩漢志與  
晉宋志頗相抵牾或順帝以後交州之名曾經改易故復  
有建安之事乎

步騭傳注秦漢之際有爲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 案漢  
功臣表無姓步者

延康元年 范書獻紀書建安二十五年而不冠延康於  
歲首觀此稱延康元年則當時海內實遵用之

張紘傳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 何焯曰漢地理志會稽  
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趙明誠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會  
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在未分吳郡之前蓋班書略之也  
其居是官者惟紘見于史焉 案續志會稽郡屬縣有東  
部侯官宋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孫亮太平二年  
立建安太守本閩越後立爲治縣屬會稽後分治地爲會  
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此並會

稽有東部之證也惟分治爲東南二部不知始於何時班  
志不書疑西漢尙無東部東京始分立耳非班氏之略  
周瑜傳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尉 范史附見景祖  
父榮傳後

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 案兩漢志下雋屬  
長沙州陵屬南郡而無漢昌劉陽宋志長沙郡吳昌侯國  
後漢立曰漢昌吳更名錢晦之曰周憬碑陰有長沙漢昌  
寔祇字宣節碑立於靈帝熹平時此縣必桓靈時置也晉  
志長沙郡屬縣有劉陽以此傳證之疑亦漢末所立孫氏  
以後承其舊耳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 奮威孫瑜

黃蓋傳遷丹陽都尉 孫策傳注載策表稱行武鋒校尉  
黃蓋是時策討黃祖於沙羨縣蓋從行乃建安四年也本

傳不敘爲武鋒校尉及討黃祖事攷策表同列名者周瑜  
呂範程普孫權韓當各傳皆敘征劉勳討黃祖事而蓋傳  
獨未之及乃史文之疏也

蔣欽傳注引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  
慕祁奚耶 案此與呂蒙傳權謂蒙語相同恐一事而傳  
之者不同耳

丁奉傳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  
軍事徙奉家於臨川 孫皓傳鳳皇元年右丞相萬或被  
譴憂死注引江表傳初皓游華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曰  
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  
泄皓聞知以或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  
酒飲或傳酒人私滅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  
不死或自殺平憂慙月餘亦死案或平與奉同謀而奉先

卒故皓之毒酒獨不及飲奉然奉家之徒當以此或之毀蓋泄其密語也宋書五行志亦載其事言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温家屬皆遠徙此傳不言殺子温事恐陳氏之疏也又奉與陸凱丁固謀廢皓不果事見凱傳

朱然傳赤烏五年征相中 魏志明紀景初元年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荆川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案景初元年吳之嘉禾六年也在赤烏之前此傳及吳主傳並不書

九年復征相中 吳主傳有魏志少帝紀正始七年注引漢晉春秋載此事

虞翻傳到東部侯官 侯康曰部字衍東侯官者會稽縣名與東部無涉或據下文注引會稽典錄朱育之言曰漢元鼎五年除東越以其地為治而立東部都尉御覽一百

七十引郡國志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居侯官以禦兩越是侯官即治實東部舊治安知此時不仍治此不知後漢東部治安亦是治縣故地至東侯官則南部都尉所治非東部都尉所治也 案班志會稽郡屬縣錢唐西部都尉治回浦南部都尉治南部御覽州郡部十七引作東部揚雄傳東南一尉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宋書州郡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郵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續漢志章安注引太康記曰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中立是西漢之回浦縣東漢廢而為鄉至章和中復立為縣而更名章安為東部都尉之所治由此言之班志之南部乃東部之誤西漢固有東部而無南部范書鄞宏傳注引謝承書會祖父三子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

護少子舉孝廉理刺東部侯郎吉當宣帝時而其弟為東部侯此又西漢有東部之明證都尉治章安而其侯之官舍在治故曰東部侯官後立縣時承其名而不改耳侯氏以部字為衍文者未必然也宋志又云建安太守本閩越漢立為治縣後分治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東南二部之分史不言在何時南部都尉所治亦不詳何所而南部實由東部而分則其地本東部之地故縣名仍之而不改正不必以侯官屬南部而疑之也

妻子得還注元鼎五年除東越因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郵或有寇害復徙句章 案東越以元封元年滅元鼎五年尚不得云除也御覽職官部三十九引臨海記曰漢元鼎五年立都

尉府於侯官以鎮撫二越所謂東南一尉者也州郡部引郡國志則云元鼎六年立都尉居侯官以禦兩越五年與六年雖不同而曰鎮撫曰禦則都尉為兩越未滅時所立朱育之言固不足信矣且兩越未滅侯官既為治地則閩越王所都漢安得即其都立都尉哉則臨海記及郡國志之言恐亦未足信也東部之立諸書既並言在元鼎中其言或有所據弟都尉所治未必在侯官漢志東部都尉治回浦疑都尉初立即在其地至東漢時更曰章安始終未嘗徙也 賀齊傳注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 案范史黃瓊傳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楊厚傳云永建二年順帝特徵純既與瓊厚同徵

自當在順帝時非安帝時也

陸凱傳願階下留意注攘災以德 考證攘疑當作禳

案古攘禳通用左傳昭十七年注欲以禳火釋文禳本亦作攘禮記月令九門磔攘周禮占夢注作九門磔禳周禮女祝注禳攘也是禳本取攘除之義故得相通用此注不必改字

胡綜 將恢大繇 考證繇疑作猷下同 案繇猷通詩

巧言秩秩大猷漢書敘傳注作秩秩大繇文選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猷兮注猷或作繇爾疋釋詁云繇道也釋宮云猷道也此繇猷相通之證也